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洪麗完博士·陳文玲博士



西螺溪下游地區之宗教活動與人群關係
——以西螺街媽祖信仰為中心

研究生：楊朝傑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六月

本論文係在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訪問期間（2011.08.01-2012.07.31）完成
特此申謝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班

楊朝傑 君所撰之碩士學位論文

西螺溪下游地區之宗教活動與人群關係
—以西螺街媽祖信仰為中心

業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

論文考試委員會 委員

洪善元

廖文良

王志宇

張均

指導教授

陳文玲

系主任

張中復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摘要

祭祀圈研究透過地方廟宇與人群關係的觀察，解釋臺灣漢人族群、地方社會與信仰文化的發展，這一方面的研究已經累積相當豐富的成果。儘管透過祭祀圈及信仰圈概念的運用，可以對當代或特定時間內的信仰狀況提供表象的解釋，但是就祭祀圈及信仰圈概念的本質而言，應該更進一步思索地方社會背後所蘊含的歷史、文化、經濟等因素，以及其社會網絡如何形成的問題。本論文〈西螺溪下游地區之宗教活動與人群關係——以西螺街媽祖信仰為中心〉針對西螺溪(今濁水溪)下游地方社會作一貫時性的討論，一方面透過文獻研究，從歷史演變的過程，討論西螺溪下游地帶埔漢、閩粵族群關係，以及西螺地方社會發展的複雜性；另一方面輔以田野現況的調查，剖析西螺街媽祖信仰活動背後的人群、商業與交通網絡的形成，試圖全面性掌握人群、宗教與地方社會的形塑過程。換言之，本論文從地域史與族群關係史的觀點，透過古文書、廟宇碑記、地方士紳文集與日人宗教調查等資料，輔以田野調查與口述歷史，勾勒西螺溪下游的地方社會特色，從而考察現今西螺地區媽祖信仰之遶境活動範圍與村際網絡形成的歷史由來。

本論文以西螺福興宮「螺陽迎太平」的媽祖遶境活動為例，考察遶境範圍何以集中於今日二崙、崙背、西螺、荊桐四鄉鎮。福興宮媽祖遶境範圍的形成，與清代西螺商業街肆的發展，以及西螺溪下游村落的互動關係皆有密切關聯。本論文透過漢人移民拓墾活動的討論，一方面由西螺街肆的成立，檢視交通網絡、交易活動與媽祖信仰傳播、擴散的關係；另一方面分析西螺地區以「詔安客」為主的漳人勢力的形成，以及其對地方社會發展，特別是福興宮、廣福宮信仰人群網絡的影響。

根據本論文的研究可以得知：日治時期日人調查西螺溪下游所見「西泉東漳」的人群地理空間分布，為十八世紀以來逐漸形成、十九世紀上半確立的現象，而其中的漳人乃是以「詔安客」為主的人群。換言之，西螺地區「詔安客」優勢人群的出現，為十八世紀以來地方社會人群整合的歷史結果。本論文不僅釐清現今全臺最大「詔安客」人群分布形成的歷史由來，也討論「詔安客」中張廖、李姓宗族的收族方式，說明了西螺地方社會之宗族建構的策略不同，其對於地方影響力所出現的差異；並證明以詔安客為主的漳籍人群之社經地位，及其對於現今本地媽祖遶境範圍所具有的深遠影響。福興宮與廣福宮信仰範圍的形成，乃是西螺溪下游水陸交通、「詔安客」為主的漳籍人群網絡，以及西螺商業街肆發展的相互影響之結果，其表現在「謝平安」、請「頭香」與「貳香」等活動上，明顯地與麥寮街拱範宮為主的泉人勢力圈有所區隔。總之，西螺街媽祖遶境活動所反映出的，其實是「詔安客」為主的漳籍人群活動與西螺街肆商業發展的這一深層結構，以及兩者相互影響發展的歷史過程。

關鍵字：西螺、詔安客、西螺社、貓兒干社、媽祖信仰、族群關係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2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資料.....	6
第四節 分析架構與章節安排.....	12
第二章 清代閩粵移民開墾活動與社會發展.....	14
第一節 開墾活動與農業經營.....	14
第二節 聚落形成與閩粵移民分佈.....	19
第三節 地方墾戶與家族勢力發展.....	24
第三章 埔、漢關係與平埔信仰變遷.....	33
第一節 埔、漢族群勢力變化.....	33
第二節 埔、漢交流與部落社經風貌變遷.....	45
第三節 部落傳統信仰變遷：以番社福德祠為例.....	52
第四章 西螺商業街肆發展與地方信仰網絡關係.....	59
第一節 交通網絡之建立.....	59
第二節 市場圈之形成.....	68
第三節 街肆發展與信仰關係.....	79
第五章 西螺地域之社會整合與媽祖遶境活動.....	96
第一節 從祖籍到地域認同.....	96
第二節 遶境活動展現之人群網絡.....	110
第三節 社會整合：「螺陽迎太平」遶境大會香.....	126
第六章 結論.....	133
附錄.....	136
參考文獻及引用書目.....	166

表目錄

表 2-1 西螺、布嶼稟、海豐港保管下各期街市村莊表.....	23
表 2-2 乾隆 23 年張方高兄弟鬮分在臺產業分布.....	26
表 2-3 清代西螺地域土地租佃關係.....	31
表 3-1 荷蘭時期新、舊濁水溪附近平埔村落戶口數.....	35
表 3-2 「番社」泛稱出現時空一覽.....	42
表 3-3 西螺河流域附近村社贖金數額與熟番人口.....	46
表 3-4 昭和 12 年西螺 882 番地原野開墾決議代表名單.....	55
表 3-5 番社內公田出贖情形.....	56
表 4-1 清代西螺地域津渡、防汛一覽.....	63
表 4-2 光緒年間西螺地域物產分布情形.....	69
表 4-3 西螺街各街道形成年代.....	75
表 4-4 西螺街舖戶商號一覽.....	77
表 4-5 清代福興宮官紳贈獻匾聯.....	82
表 4-6 廣興宮官紳贈獻匾聯.....	89
表 5-1 清代西螺地域社會衝突事件.....	98
表 5-2 西螺地域各姓家廟與祠堂.....	100
表 5-3 張廖氏「七嵌」聚落地理分布.....	106
表 5-4 番仔庄及附近聚落人口狀況.....	116
表 5-5 民國 99 年番仔庄請「頭香」儀式及活動.....	118
表 5-6 正月初五「頭香」番仔庄迎請之西螺街神尊.....	119
表 5-7 布嶼保鍾姓「八股內」聚落人口狀況.....	123
表 5-8 民國 100 年浦底寮請「貳香」儀式及活動.....	124
表 5-9 正月初五「貳香」八股內參與迎請西螺媽祖神尊之村落暨駐駕地點.....	125
表 5-10 財團法人西螺福興宮 2010 年第 8 屆董監事名錄.....	126
表 5-11 民國 100 年太平媽遶境大會香參與人員所屬聚落與人數情形.....	131

圖目錄

圖 1-1 本論文主要探討區域之西螺地域範圍.....	7
圖 2-1 西螺溪下游漳、泉勢力分布.....	22
圖 3-1 西螺溪下游平埔村社分布情形.....	34
圖 3-2 西螺社及貓兒干社之新舊社分布情形.....	44
圖 4-1 西螺溪下游交通網絡暨街市分布狀況.....	66
圖 4-2 西螺街街道暨廟宇分布圖.....	76
圖 5-1 西螺溪下游漳州詔安移民各姓聚落分布.....	105
圖 5-2 福興宮、廣福宮之「頭香」及「貳香」村落分布.....	121
圖 5-3 福興宮「螺陽迎太平」遶境大會香.....	127
圖 5-4 「螺陽迎太平」遶境大會香隊伍順序.....	129

圖像目錄

圖像 5-1 東、西螺社迎婦圖.....	120
圖像 5-2 番仔庄請頭香之頭綵.....	120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近年來，學界相當重視區域史的研究；無論漢人開發史或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進行，由於各地自然環境與各平埔原住民社會文化的不同，均影響到漢人移民土地開發的過程、聚落分佈與宗教信仰的形成。因此針對小區域歷史的深入探討，除了可了解漢人社會形成的歷程外，更得以呈現不同區域間的特色，從而建構臺灣地方社會豐富、多元的文化面貌。

雖然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以來，區域研究風氣日趨熱絡，學界已累積了不少成果，但就宗教信仰與族群關係研究而言，部分地區仍缺乏全面性的討論。如本論文討論的雲林西螺地域，位在臺灣中部西螺溪以南、北港溪以北的交界地帶，長久以來相關研究有限。

筆者就讀大學時（2004-2007），為了撰寫鄉民社會研究課程的報告，經常穿梭於西螺地域，曾經在今崙背貓兒干（今雲林縣崙背鄉豐榮村一帶）聽聞「番城十八街」的相關描述；又在文獻上獲悉「孩沙里媽」（今荊桐鄉境）的分靈廟宇，與平埔族有關的紀錄。¹此外，西螺當地現存有「番社」、「新社」、「社口」、「番社頭」等地名。究竟西螺溪下游的平埔族社，在漢人移入後，歷經何種社經變遷？各社後裔目前是否仍在當地活動？從口述歷史與日治時期戶籍資料判斷，平埔族裔雖人數不多，但並非已遠離他鄉。²從今西螺鎮境的土地公廟番社福德祠帳簿、契約文書資料，也具體說明社人面對漢人優勢文化時，如何吸納異文化並發展出不同於傳統部落經濟與信仰的事實。以上有關西螺溪下游的平埔歷史研究成果有限，值得進一步討論。

其次，民國 93 年（2004）西螺福興宮開始舉辦「螺陽迎太平」的遶境大會香活動，據其印製的文宣品，指「西螺福興宮媽祖巡狩轄內西螺堡五十三庄，信徒遍及濁水溪二岸，包括今西螺鎮、溪州鄉、荊桐鄉、林內鄉、崙背鄉、二崙鄉、虎尾鎮、麥寮鄉等鄉鎮。」³就筆者多次參與福興宮廟會的觀察，其中參與遶境的廟宇以二崙、崙背、西螺及荊桐四鄉鎮為多，令人好奇的是：究竟此一現象係西螺溪下游地方社會長期歷史發展的結果？或地方人士的創新之舉？即便是當代的規劃活動，其背後的思考依據為何？而今西螺鎮境內同祀媽祖的廣福宮，其與福興宮遶境的範圍有諸多重疊，兩座廟宇在地方社會發展過程所扮演的角色有何同異之處？以上問題，應回到歷史的層面進行考證，始能釐清。

¹ 廖淑玲，《掌中崙背》（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5），頁 60-61。

² 筆者田野調查所得；《日據時期戶口調查除戶簿》（雲林縣西螺鎮戶政事務所提供），第 0046 冊 00009~00012 頁、第 0113 冊第 00091 頁、第 0116 冊第 00125、00193~00194 頁、第 0129 冊第 00024~00027 頁、第 0189 冊第 00054~00056 頁、第 0194 冊第 00050~00051 頁。

³ 福興宮編印，《螺陽迎太平遶境會香工作手冊》（雲林：西螺福興宮，2004）。

再者，本論文所討論的西螺地域（或西螺地境），並非僅西螺鎮一地，該區域涵蓋西螺鎮、荊桐、二崙及崙背鄉（前舉西螺街媽祖遶境最為密集所在），乃為全臺最大的漳州客語區。⁴ 過去對於西螺地域的「詔安客」研究雖累積不少成果，⁵ 都未說明以「詔安客」為主的人群何時形成？當地不同姓氏的宗族如何成立？收族方式是否相同？最後，西螺街作為「詔安客」的社經中心，特別是張廖姓聚集在西螺街最多的情況，如何影響地方信仰中心福興宮、廣福宮的發展，皆為筆者關心的重點。

根據人類學家 Emily Honig 指出，族群性（Ethnicity）是一種建構的過程而非純粹客觀的實體；建構族群的元素，無論語言、種族、宗教信仰、歷史經驗或籍貫等，都是可被形塑的。而族群關係的成立，與人群所在的環境、社會脈絡息息相關；族群的邊界，與外界界定社會人群的範疇和作為類別的媒介密不可分。⁶ 換言之，族群關係的建構是相對的，在歷史演變的過程中，人群對於地域和身份認同的詮釋經常不斷在改變。因此，Emily Honig 指出要瞭解族群關係的形成過程，需從整體歷史的角度入手，包括透過了解社區信仰、媒體和社群的發展等過程。其中民間宗教則是作為理解族群關係的重要取徑之一。

本論文「西螺溪下游地區之宗教活動與人群關係——以西螺街媽祖信仰為中心」，以西螺溪下游的地方社會作為研究對象，企圖透過漢人移民聚落形成、信仰網絡的發展，探討人地關係及平埔族群、各籍漢人在歷史時空流轉中之互動關係，從而考察今西螺地境媽祖信仰之遶境活動範圍及村際網絡形成的歷史由來。簡言之，本論文基於「地域史與族群關係」的角度，以當代西螺街的媽祖信仰遶境活動為中心，透過漢人聚落形成、宗教信仰發展與族群關係變遷的討論，考察西螺街媽祖信仰網絡的形成。其目的有二，其一釐清社會人群與媽祖信仰在西螺下游地方社會形塑過程中的相互關係；其二考察西螺溪下游番、漢族群勢力消長，以及地方社會形成過程特色。

第二節 研究回顧

近三十年來，從臺灣各地的區域研究，到各地方文化研究的多樣性探討，已累積十分豐富的成果。其中西螺溪南岸的雲林、嘉義地區，無論平埔研究、漢人開墾歷史及信仰活動的成果，累積不多，相關基礎研究仍有待開發。本論文主要在區域歷史研究的範疇下展開，藉由信仰與社會人群的互動關係，分析濁水溪下游地域信仰文化、村際關係的形成，並考察信仰之於不同人群間的社會發展，尤其埔、漢關係中的宗教議題與漢人地方社會的形成、特色。因此相關文獻回顧，

⁴ 邱彥貴、吳中杰，《臺灣客家地圖》（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頁 61-63。

⁵ 參閱本章第二節討論。

⁶ Emily Honig,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9.

將包括臺灣民間信仰與地方社會研究、西螺地方社會研究兩方面。

壹、臺灣民間信仰與地方社會研究

日本學者岡田謙〈臺灣北部村落之祭祀範圍〉一文，藉由今臺北士林的漢人村落社會祭祀活動，討論臺灣村落之祖籍團體、家族團體的特色，並指出祭祀圈與市場圈及通婚圈有所關連。⁷1970年代，學界推行「臺灣省濁水、大肚溪兩流域自然與文化史科際研究計畫」（簡稱「濁大計畫」），參與該計畫的人類學家施振民將祭祀圈概念化，並藉以分析彰化平原之信仰、族群與聚落三者間的組織模式。⁸許嘉明亦應用祭祀圈概念研究彰化平原，並提出祭祀圈範圍的界定問題。⁹爾後，林美容重新確認祭祀圈的概念及其內涵，¹⁰進一步提出信仰圈的概念，修正了祭祀圈無法解釋跨區域信仰的問題。¹¹然而由於林氏缺乏貫時性的考察，使得祭祀圈與信仰圈研究的進展有其困難。

隨著祭祀圈與信仰圈模式的建立後，學界開始思考該理論的適切性。其中張珣提出「後祭祀圈時代」，認為既有研究著重於宗教組織的解釋，應更進一步思索地方社會背後所蘊含的社會、文化、經濟等因素，及其社會網絡如何形成的問題。¹²

除了祭祀圈與信仰圈模式的討論外，信仰與地方社會關係的研究，涵括諸多層面，舉凡族群與聚落發展、商業經濟、文化變遷等均有著複雜、糾結的關係。學界已有相關成果，如洪麗完以清水平原三山國王廟為中心，討論閩粵漢人族群關係的演變。透過其分析，顯示地方廟宇研究係是作為理解族群關係的重要途徑。¹³宋光宇以霞海城隍祭典的觀察，提出寺廟祭典與地方經濟之關係；¹⁴王志宇以地方菁英參與慈和宮修建，作為自身影響力的提升途徑的分析。¹⁵此外，康豹（Paul Katz）運用西方理論（公共領域、象徵資本等），探討廟宇與地方社會

⁷ 岡田謙著、陳乃蔡譯，〈臺灣北部村落之祭祀範圍〉，《臺北文物》9：4（1960年12月），頁14-29。

⁸ 施振民，〈祭祀圈與社會組織——彰化平原聚落發展模式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36（1973年秋），頁191-206。

⁹ 許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6（1973年秋），頁177-184；許嘉明，〈祭祀圈之於居臺漢人社會的獨特性〉，《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1：6（1978年6月），頁59-68。

¹⁰ 林美容，〈由祭祀圈來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2（1987年12月），頁53-114。

¹¹ 林美容，〈由祭祀圈到信仰圈——臺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收入於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三）》（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8），頁95-126。

¹² 張珣，〈祭祀圈研究的反省與後祭祀圈時代的來臨〉，《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58（2002年6月），頁78-111。

¹³ 洪麗完，〈清代臺中地方福客關係初探——兼以清水平原三山國王廟之興衰為例〉，《臺灣文獻》41：1（1990年6月），頁63-93。

¹⁴ 宋光宇，〈霞海城隍祭典與臺北大稻埕商業發展之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2：2（1993年4月），頁291-336。

¹⁵ 王志宇，〈民間信仰與地方社會——以清代及日治時期的苑裡地區為例〉，《社會科教育學報》6（2003年7月），頁91-110。

關係，開啟信仰與地方社會的另一研究取徑。¹⁶

總之，從祭祀圈與信仰圈研究以來，學界藉由寺廟解釋漢人族群、地方社會、文化等議題，已留下相當豐富的成果。儘管透過祭祀圈與信仰圈概念的運用，可以對當代或特定時間內的信仰狀況提供表象的解釋，對於地方社會貫時性的討論，卻需透過文獻研究，從歷史演變的過程，討論族群關係與地方社會發展的複雜性，並輔以田野現況調查，剖析宗教活動背後人群網絡的形成，始能全面性掌握人群、宗教與地方社會的形塑過程。換言之，本論文將在文獻、理論與田野三者間掌握埔漢族群、民間宗教與地方社會三者間的關係，從而勾勒西螺溪下游沖積平原的地方社會特色，並釐清西螺街福興宮等民間宗教活動與人群關係網絡之由來。

貳、西螺地方社會研究

關於西螺地域的討論，梁志輝〈清代雲林地區平埔族討論〉一文，將雲林分為斗六丘陵、濁水溪沖積扇及海岸隆起平原等三地域進行討論，指出土地開發與平埔社群文化展現的地域關聯特色，並試圖提供不同的族群分類思考，乃針對雲林地區平埔社群較詳盡的討論。¹⁷

除了梁文外，絕大多數研究為以漢人社會為主體的陳述。其中以廖本全的討論較有系統。作者透過文化歷史脈絡的詮釋，分析原為平埔原住民巴布薩（Babuza）族的生活領域，如何經漢文化的入殖及現代化過程呈現的聚落，考察西螺人現代生活空間規劃的發展脈絡、內涵與轉變。¹⁸ 雖然受資料的囿限，其對平埔族西螺社的討論，僅限於生活型態上的描述，卻不失為西螺地方研究的重要參考。

近年由於受到客家相關研究蓬勃發展的影響，西螺地域的詔安客研究，已累積不少成果。如許瑛玳的〈雲林詔安客文化圈形成——以崙背、二崙兩鄉鎮為例〉，試圖跳脫因行政區域規範的地理空間限制，代以「詔安客文化圈」的概念，從詔安客聚落的開發、社會語言的使用、宗教信仰及祖先崇拜等面向，進行當代詔安客文化的觀察。¹⁹

其次，針對西螺地域的張廖氏家族研究，亦是目前雲林研究中受到最多人注意的議題。如李佳穎〈西螺地域「張廖」宗族特色與在地歷史發展〉，說明張廖家族在詔安客語、風俗習慣等呈現之族群文化特色。²⁰李雪湊〈西螺七欠發展之

¹⁶ 康豹，〈慈祐宮與清代新莊街地方社會之建構〉，《北縣文化》53(1997年6月)，頁71-78。

¹⁷ 梁志輝，〈區域歷史與族群：清代雲林地區平埔族群討論〉，收入於劉益昌、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頁141-162。

¹⁸ 廖本全，〈空間規劃與聚落空間性轉化之研究——西螺地方的構成〉（臺北：臺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

¹⁹ 許瑛玳，〈雲林詔安客文化圈形成——以崙背、二崙兩鄉鎮為例〉（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²⁰ 李佳穎，〈西螺地域「張廖」宗族特色與在地歷史發展〉（臺南：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研究〉，以張廖氏族人聚集的單姓村，即西螺「七欠」的二十五個聚落為研究範圍。作者從文獻的爬梳，輔以田野調查，整理出張廖氏渡臺開拓的時間，並透過河道變遷、埤圳的開發及聚落的形成時間等，分析張廖氏聚落基址選擇的考慮因素，並及其聚落聯防狀況。雖然該文企圖由「人地關係」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兩個面向，推衍出濁水溪沖積平原整體的開拓過程與族群勢力消長情形。²¹

廖婉粧〈張廖族人的移入大西螺地域與社群組織之發展（1683-1895）〉，主要以「大西螺地域」（今雲林縣西螺鎮、二崙鄉、崙背鄉）為探討範圍；該區域亦是張廖宗族在臺的主要發源與繁衍據點。作為一個閩南移墾的宗族研究，廖文著眼於張廖家族如何透過聚落、祭祀圈等地緣組織、宗族與祖公會等血緣和民間結社，藉以凝聚族人、結合人群，達到「收族敬宗」之效，並適應「大西螺地域」特殊的時空環境，以解決其所遭遇的種種問題。²²

此外，亦有針對詔安客鍾姓宗族的信仰個案研究。如張婉妤〈崙背鄉迎媽祖與著年輪祀研究〉，以今崙背鄉枋南新庄迎奉西螺街福興宮及廣福宮媽祖回莊遶境為例，透過遶境的產生、輪祀方式等，試圖解釋媽祖信仰如何內化為崙背地區庶民生活的一部分，並成為當地詔安客的主要信仰。²³

廖珠伶〈西螺——一個農業市鎮的社會經濟變遷（1895-1945）〉一文，從交通位置、商業機能的分析，說明西螺作為濁水溪下游各市鎮的樞紐角色，並論及地方菁英與地方社會的關係；²⁴有助於西螺地方歷史的整體認識，亦能提供西螺街作為詔安客信仰中心的脈絡思考。張奉珠〈詔安客家廟祭祖研究——以雲林縣崇遠堂為例〉，有別於既有成果，主要透過崇遠堂的祭祖儀式、祭品等進行討論，並比較詔安客的今、古禮節間的差異。²⁵

如上所述，近年西螺地域的相關研究，大多以詔安客——特別是張廖宗族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家族組織、勢力發展等議題，然而關於張廖等姓詔安客之形成，多認為詔安客的墾拓環境原為漳人所佔居，卻未顧及西螺地域人群變化的趨勢，孰不知詔安客的分布空間是多次械鬥後整合的結果。同時，張廖、李姓的收族也是在同樣的背景下產生。那麼究竟西螺溪下游詔安客人群於何時形成？值得釐清。另一方面，在從事張廖宗族研究時，忽略其與當地他姓重要家族互動關係，如同屬詔安客的李姓、鍾姓，以及泉籍墾戶張士箱家族等在地方社會形成中的角色。其次，作為地方人群互動關係的探討，埔、漢族群關係的釐清對於地方社會形塑過程的了解不可或缺。對平埔社群的歷史變遷，前述論文大多缺乏討論與分析。近來由於平埔文化復振運動，平埔族裔多願意面對本身祖源問題，積極找尋

²¹ 李雪濤，〈西螺七欠發展之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碩士論文，2008）。

²² 廖婉粧，〈張廖族人的移入大西螺地域與社群組織之發展（1683-1895）〉（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²³ 張婉妤，〈崙背鄉迎媽祖與著年輪祀研究〉（嘉義：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²⁴ 廖珠伶，〈西螺——一個農業市鎮的社會經濟變遷（1895-1945）〉（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²⁵ 張奉珠，〈詔安客家廟祭祖研究——以雲林縣崇遠堂為例〉（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本身歷史；加上筆者多年來持續從事田野工作，蒐集不少地方家族古文書資料，也發現一些平埔族裔的足跡，並進行口述訪談，均有助於其歷史變遷的討論。再者，清代西螺溪水患頻仍，其與宗教信仰發展的關係，如西螺福興宮、廣福宮為主的信仰是否與水災有關？以及西螺媽祖信仰所呈現的人群社會網絡，已有研究均無完整的討論。本論文擬針對以上研究議題的不足，進行分析，期以整體呈現西螺地方社會的宗教活動與人群關係。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資料

壹、研究空間

大致而言，介於今日濁水溪（舊稱西螺溪）及新虎尾溪之間，即今雲林縣北端的西螺鎮、二崙鄉全部、崙背及荊桐鄉部分地區，清代行政區劃包括西螺保與布嶼東、西保，屬臺灣西部濁水溪沖積扇平原之一部分。此一地理範圍正好與地方宗族，如「詔安客」張廖姓宗族的勢力範圍一致，²⁶也是今日西螺街福興宮、廣福宮媽祖遶境活動中最多廟宇參與的範圍。換言之，基於張廖姓宗族勢力範圍、清代行政區劃由來及媽祖遶境範圍等因素，本論文將研究範圍定為西螺溪下游沖積扇平原地區，並以清代西螺街的媽祖信仰為中心，試圖釐清今日西螺地方社會以西螺街福興宮為中心的宗教活動與人群關係的歷史脈絡，期以完整呈現地方社會的形成與特色。

²⁶ 即張廖家族的西螺「七崁」，是作為族群意義的祭祀圈輪祀組織。「崁」的用法源於詔安客語，本義為「角落」，而後逐漸成為人群聚集的聚落的象徵。參閱簡瑛欣，〈宜蘭廟群 KHIAM（示簽）祭祀圈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4），頁 18-23。



圖 1-1 本論文主要探討區域之西螺地域範圍

資料來源：筆者使用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 GIS 系統繪製。

貳、研究取徑

本論文主要採取的文獻分析及田野深度調查等研究方式，茲簡述如下：

1. 文獻分析

區域社會研究，首先應了解被研究區域的相關歷史沿革、地理環境，與地方生活習俗。是故透過文獻蒐集與史料的解讀，目的是由歷史視野來看待地方社會。相反地，亦可由地方社會來建構歷史，也就是藉由庶民史料（戶籍與地籍資料，以及公私藏古文書等）與政府史料交織辨證，釐清地方歷史特色。

簡言之，本論文將經由文獻蒐集與史料解讀，以釐清漢人移墾時期西螺地域的社經面貌，從移民人群的原鄉祖籍來源、在臺遷移史、族群互動情形，探索移民與原住者間的社會狀況及族群勢力消長、文化交流情形。

2. 田野調查及深度訪談

除文獻分析外，本論文尚須配合田野工作，收集文獻紀錄不足的相關資訊。田野工作是民族學、人類學界慣用的研究法，主要運用的策略為「參與觀察法」及「深入訪談法」。藉由長期的田野工作過程，以參與觀察法融入社區生活，再以深入訪談法，記錄當地的日常生活，諸如生活概況、生命史、人際互動情形、宗教信仰以及特殊節慶活動等，除了可了解社群生活的空間及社會文化環境外，透過民族誌採取的整體觀，可獲得被研究社群全面且完整的圖像。

有關具體田野工作，說明如下：

- (1) 聚落史的建立：記錄村莊開發的歷史。
- (2) 家族史的記錄：建立當地重要氏族之發展史。
- (3) 宗教信仰的踏查：由祭祀範圍的概念切入，以了解當地主要的宗教信仰，並以寺廟史為中心，分析其興建、遷徙、分靈等活動，作為分析人群互動方式。
- (4) 口述歷史的採集：透過生命史或一些代表性事件等歷史訪談紀錄，以作為呈現地方、族群意識形塑的參考。

參、研究材料

針對本論文研究重點，筆者主要收集清代檔案、方志等文獻資料。另一方面，也利用日治時期各類檔案資料。如臺灣總督府於明治 37 年（1904）完成土地調查事業後，隔年（1905）即利用地籍為地番，以達到「以地統人」的目標，建立了臺灣土地、人民和地理空間的社會秩序。因此日治時期的戶政與地政資料，是今日各鄉鎮最完整、最有規模的地方檔案，透過舊戶籍資料的閱讀，目的在建立對庶民社會的普遍性了解。²⁷ 此外，古文書、族譜、老照片、私文書、地圖等各種地方文獻的搜集，亦是完成地方史料建構的基礎。再者，廟宇牌匾、碑記等文物的記錄，亦可作為當地開發歷史的呈現，或為廟宇歷史書寫重要的資訊來源。茲簡介本論文利用之重要資料如下：

(1) 公私藏古文書：本論文主要運用保存於研究單位與民間私人手中的土地關係文書，對於區域開墾史、族群關係、熟番土地流失等問題，均提供相當珍貴的資訊。其中平埔關係文書除了可以釐清部落生活領域範圍、社群關係外，從文書上「舊社」、「新社」、「番社」等名詞出現的年代，也能勾勒部落村社位置的變動狀況與其生活空間受漢人壓縮的變遷情形。²⁸

如透過〈雍正 2 年 12 月彰化縣正堂談給簿昇燦執照〉、〈雍正 5 年 2 月張子彰等立合約〉、〈乾隆 2 年 2 月貓兒干社王官哮女等立賣契〉、〈乾隆 9 年 2 月歐愧武立繳賣契〉、〈乾隆 23 年長房方高等全立鬮書〉、²⁹ 〈乾隆 39 年南社番通事孩武力等立約字〉³⁰等文書，可釐清貓兒干社、南社生活領域範圍及埔漢族群關係的討論。

其次，筆者進行田野工作時，於西螺當地望族蕭家蒐集了一批史料，含帳冊

²⁷ 洪麗完，〈檔案利用與平埔研究：以日治時期之戶籍舊簿為中心〉，《臺灣文獻》50：1（1999 年 3 月），頁 17-74。

²⁸ 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臺北：聯經發行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 19。

²⁹ 王連茂、葉恩典整理，《泉州、臺灣張士箱家族文件匯編》（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頁 1-6。

³⁰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152 種，1962），頁 18-21。

六本及文書十三件，其中〈大正 15 年寺廟福德祠登記證明〉、〈昭和 12 年西螺土名番社寺廟福德祠所有地二關スル略歴及經過〉、〈西螺八八二原野開墾二關スル決議書〉、〈昭和 12 年度起至全 16 年度五個年間收支明細簿〉、〈昭和 12 年度福德祠所有基本財產五個年計畫經營抄簿〉，除了勾勒漢人拓墾西螺番社生活空間的過程外，更具體呈現顯示西螺社滿姓族人參與福德祠的建立與經營過程，對於平埔族人在參與漢人民間信仰活動上，提供非常重要的訊息，為目前討論西螺地域埔漢族群關係極關鍵的線索。

上述，除了平埔社域及埔漢關係的討論外，從古文書可具體呈現（1）漢人產業經營情形，如張士箱家族文書〈道光 11 年 2 月永豐館業戶張光盛訂定硬租字〉說明張氏家族經營土地的情形；（2）如〈光緒 18 年西螺添建成美街墾單〉，除了說明西螺建街與振文書院重修經過外，也呈現仕紳參與地方事務的過程及角色。

（2）調查資料：光緒 20 年（1894），雲林縣訓導倪贊元所輯《雲林縣採訪冊》，儘管其調查方式不得而知，然其內容可作為理解清末西螺地域的重要資料。³¹明治 35 年〈本島開發二關スル縣內調查報告ノ件〉，以街庄社名分別記載泉州人、漳州人、福州人、廣東人、熟番戶數及人口數，為清末日治初期西螺地域族群分佈狀況的參考。³²明治 43 年（1910），由蕃務本署所編纂之《熟蕃戶口及沿革調查綴》，亦是討論雲林地區平埔族的依據。雖然其調查也有可商榷之處（如人口資料的正確及各社歷史沿革的誤謬）以上資料為本論文第二、三章的主要分析依據。

（3）報紙：如《臺灣日日新報》、《斗六廳報》等，對於清末至日治初期西螺社會的瞭解有莫大幫助。尤其日治初期西螺溪氾濫的情形，若再透過清代方志對該溪的描述，呈現出慣時性的觀察，可勾勒出西螺溪由變動無常乃至定流的發展狀態。³³其次，明治 42 年（1909）《臺灣日日新報》的〈斗六の平埔蕃〉報導，記載西螺支廳、土庫支廳、崙背支廳等平埔人群戶數、種族、社名等歷史沿革，若配合戶籍舊簿的資料，對平埔族的了解更富有研究的脈絡意義。³⁴

以上資料為本論文第三、四章討論的主要憑藉。

（4）遊記、文集：此類史料多為地方士紳階級所作，內容載錄當時所見所聞，保留了當時社會經濟狀況、交通情形，是研究當代的社會極珍貴的材料（雖然部分內容需加以辨正）。如曾任贛江府吉江口巡檢、笨港三郊公醫魏照洲之《淡然

³¹ 倪贊元纂輯，《雲林縣採訪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方志彙刊第 36 種，2011；1895 年原刊），西螺堡、布嶼東堡、布嶼西堡，頁 166-177、269-289。

³² 〈臺灣發達二關スル沿革調査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5 年（1902）1 月 1 日，第 781 冊，文號 1，頁 207-209、227-229。

³³ 〈濁水溪の調査（一）〉，《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4 年（1901）3 月 27 日，第 2 版；〈濁水溪の調査（二）〉，《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4 年（1901）3 月 28 日，第 2 版；〈濁水溪の調査（三）〉，《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4 年（1901）3 月 30 日，第 1 版；〈濁水溪の調査（四）〉，明治 34 年（1901）3 月 31 日，第 2 版。

³⁴ 〈斗六の平埔蕃〉，《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2 年 7 月 3 日，第 2 版。

詩文集》，³⁵以及光緒 19 年縣庠生江藻如之《江藻如詩文集》，³⁶保留諸多清末社會、經濟環境的紀錄。魏氏是中部地區名醫，以載錄各地官紳往來情形為主。此外，書中錄有〈福興宮事略〉，對於沿革、例祭日、歷代住持、進香、匾額等有詳細記載；江氏因於成美街、仁和街經營布莊生意，留有〈江錦德寄錦德本號函〉、〈新溢榮號致錦德寶號江開漢老仁兄函〉、〈藻如稟繼母書函〉等文件，提供當時地方商業情形及社會的描述，尤其呈現廈門與西螺街店舖的貿易狀況，為清末關於西螺街肆、商業網絡與交通路線的重要文獻。文集中另載錄〈光緒 16 年祭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廣福宮天上聖母、福興宮天上聖母〉文，反映地方居民參與信仰的狀況。

(5) 族譜及相關資料：西螺當地大姓廖、李、鍾、林各姓皆有編纂族譜，甚至留有清代譜牒，舉凡家族遷徙紀錄、世系表等，可運用於移民開發、婚姻網絡等議題的討論。此外，咸豐 8 年（1858）廩生詹錫齡所編纂《河間詹氏族譜》，譜序中言：「我祖于乾隆四十二年浮海來臺，其姓寓在海邊，住居幾十年，因漳泉械鬥，遂遷于後湍庄，後復被水崩壤，爰徙西螺街焉。」可瞭解溪流、社會事件與各人群在西螺溪下游地方社會發展中的相互關係。

(6) 碑銘資料：此類史料的內容，大多數記載事件發生的年代、過程及參與者，是故透過碑文可以清楚的瞭解地方菁英的身份背景，或是參與地方社會的動機、過程與方法，甚至為了解一般民眾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的重要史料。如〈同治 13 年福興宮重脩碑記〉，記載了「南靖縣眾弟子」、「興郡張大眾弟子」等不同祖籍的信仰組織，及各縣移民參與廟宇的程度。³⁷其次，藉由〈同治 13 年廣福宮重興牌記〉及〈同治 13 年福興宮重脩碑記〉，兩間同時期重修的媽祖廟捐款人名，釐清該廟宇背後所屬人群的網絡關係。

此外，筆者於田野調查過程中蒐集了不少匾、聯等資料，特別是道光 13 年（1831）由北路協副將葉長春所頒，用以表彰鍾、廖、李、林各姓協助平定張丙之亂經過的「好義從風」匾，內含短篇告示，既含讚詞又述緣由與目的，提供了西螺保及布嶼保兩地區居民的社會狀況，藉由懸掛該匾的西螺街福興宮，也能思考該廟作為清代西螺地域信仰中心之面向。

另，福興宮保存了嘉慶 18 年（1813）之八仙螭虎神桌，為西螺街言記號、利源號、隆泰號等三十餘家商號所敬獻，乃相當難得的商業資料。若配合碑文、古文書等文獻，則更能呈現出貫時且有意義的商業活動與地方信仰關係討論。

以上遊記、文集與碑銘資料等，為本論文第四章主要研究資料。

(7) 《戶籍舊簿》：日治時期所留下、皮藏於各鄉鎮戶政事務所的戶籍舊簿資料，包括《本籍戶口調查簿》、《寄留戶口調查簿》、《本籍戶口除戶簿》與《寄留戶口除戶簿》。由於具有法律憑藉，戶口舊簿在史料上的可靠性，無庸置疑。就日治時期最初十年，乃至 19 世紀末的臺灣歷史，這批資料提供的研究憑藉，有

³⁵ 魏照洲，《淡然詩文集》（雲林：西螺輔材文庫，2006；1895 年原刊）。

³⁶ 江藻如著、鄭定國編，《江藻如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中心，2008）。

³⁷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6），頁 33-34、39-40。

助於追溯清末至日治初期的臺灣歷史，尤其在平埔研究資料極度欠缺人群移動資料的狀況下，從事平埔各族社的分布與遷徙活動，戶口舊簿提供極珍貴的訊息，有助於本論文對平埔族群移動狀況的釐清。³⁸

目前保留於西螺鎮戶政事務所之舊簿資料計有 207 冊，由於族群認同意識的變遷，從舊簿所見的西螺社後裔「滿」姓族人，皆由「熟」（即熟番）改為「福」（即祖籍來自中國福建省）。此與當地居民以「福」為主有關。³⁹此外，亦有傳統領域在西螺溪北岸的眉裏社「潘」姓女子嫁入西螺的例子。以上訊息，對於本論文關於埔、漢族群關係的討論，幫助甚大。若再輔以其他資料的運用，如番社福德祠的文獻資料等，則更能瞭解西螺地方社會的族群互動樣貌。

(8) 寺廟調查資料：明治 30 年（1897），臺灣總督府下令各地方政府對各地寺廟進行普查，調查內容頗為詳盡包括廟名、建地、廟地坪數、廟產收入、建立年度、地址等，足以反映清末日治初期各地寺廟概況。⁴⁰有關西螺地域的信仰狀況，從明治 40 年（1907）《西螺堡祠廟齋堂臺帳》、大正 4 年（1915）《社寺廟宇二関スル取調書：嘉義廳》、昭和 8 年（1933）《臺南州祠廟名鑑》等內容，除介紹廟宇沿革外，其在神明會的描述甚具特色，諸如南靖心香社、廖姓會等組織，有祖籍、姓氏等作為人群區分的資料，對於理解地方社會的人群網絡，以及人群之於廟宇的關係，提供了珍貴的訊息。

(9) 民間故事、傳說：筆者在西螺地域從事田野時，採集了諸多傳說故事，舉凡〈福興宮媽祖平定布嶼稟保瘟疫〉、〈福興宮、廣福宮之頭香及貳香由來〉、〈楊賢庄拾木刻太平媽〉、〈甘厝庄姑娘成神新街媽祖〉等，透過故事文本的分析，可理解西螺街作為清代西螺保、布嶼保之商業、信仰中心的角色。此外，乾隆 29 年（1764）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南社、貓兒干二社，其祖興化人，渡海遭颶風，船破漂流來臺，娶番婦為妻。」⁴¹又據今麥寮鄉光大寮聚寶宮的祀神傳說，提到主神大、二吏使公是由漢人與平埔族少年死後成神，⁴²反映了移墾初期埔漢關係的社會狀況。

以上為本論文第三、四、五章主要資料之一。

³⁸ 洪麗完，〈檔案利用與平埔研究：以日治時期之戶籍舊簿為中心〉，《臺灣文獻》50：1（1999 年 3 月），頁 17-74。

³⁹ 西螺、二崙、崙背地區，不論張廖姓、李姓及鍾姓，其祖籍皆為福建省詔安縣。雖然以上地區居民清代移入之初，多操客語，隨著歷史遞衍、族群接觸後，多已福佬化，尤以西螺街情況特別明顯。

⁴⁰ 溫國良編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明治二十八年十月至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 373。

⁴¹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中，卷十五·風俗三，頁 688。

⁴² 根據當地傳說，清初漢人入墾濁水溪下游地區，由於壓迫到原住民生活領域，時有互相殺戮的情形。當時有一漢人少年及平埔族少年，兩人因年紀相仿、志氣相投而結為至交好友，為化解雙方仇恨，日夜奔走，終於兩族合和互惠，但兩人不幸於一場瘟疫中喪生，先民感念兩人恩德，遂搭建草廟祭祀，光大寮居民稱他們為大、二吏使公。參閱光大寮聚寶宮第十五屆管理委員會，《光大寮聚寶宮沿革誌》（雲林：光大寮聚寶宮第十五屆管理委員會，2007），頁 23。

第四節 分析架構與章節安排

西螺溪是臺灣最長的河流，其下游也是彰化平原、嘉南平原人文、地理空間的重要界線，曾為漢人農墾灌溉主要的水源，卻也帶來無常的災害。從有文獻記載之始，其河道屢次改變，兩岸住民的身家性命飽受威脅。但早在漢人移居以前，濁水溪沖積扇平原已有平埔原住民生活其中。學者按照語言、習俗分類，將這些先住民歸類為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或 Malayo-Polynesian）。荷蘭時代的 Favorlang 人便是活動於當地的重要族群之通稱。⁴³為釐清西螺地域漢人社會形成的動態過程，本論文試圖重構西螺溪沖積扇平原西螺、貓兒干等社的空間地圖，除了作為填補平埔社群研究的缺口外，並進一步解釋西螺地方社會形成過程中，平埔原住民的角色與位置。其次，本論文企圖以西螺街的聚落形成與媽祖信仰網絡的發展為個案，勾勒自然溪流、民間宗教與人群關係的交互影響，從而長時段觀察西螺溪下游地區的人群互動、人地關係。

針對上述研究議題，本論文「西螺溪下游地區之宗教活動與人群關係——以西螺街媽祖信仰為中心」，除了緒論、結論外，共分三大部份。首先討論十八世紀（康熙四〇年代以後），漢人大量移入後，埔漢族群勢力消長暨部落傳統社經與信仰的變化。其中第二章討論漢人拓墾的過程外，並以清代與日治初期的人口統計資料，說明西螺地方社會人口組成與族群結構的特色，尤其著重在分析漢民各籍群體的分布情形。西螺地域成為有利的漢人移民環境，究竟是當地自然生態適合居住？亦或是移民定住後與環境間的互動，進而改變了居住環境？而因水利埤圳的興築，農耕環境改變，土地贍養力提高，有助於提高土地的經濟價值，所謂「利之所在，人所必趨」。隨著漢人開墾勢力擴展，地方家族興起。本論文擬從人地互動的角度探討閩粵移民與西螺溪下游開墾趨勢。此外，本章也將分析地方宗族勢力的興起。

其次，入清以來，臺灣西部平原的平埔族群常零散見諸於方志、遊記之中。今天雲林縣境已知的平埔族共有五社，分別為斗六丘陵地區的柴裡社、他里霧社，濁水溪沖積扇平原區的西螺社、貓兒干社及南社。十八世紀中葉漢人大量入墾後，平埔族人面臨漢人優勢文化的競爭，常有遷徙舊社的現象，究竟他們如何由舊社遷到新社，以及新社被勢力日漸超越的漢人冠以「番社」（本論文區另有「頂番社」、「下番社」、「番仔埔」、「番仔庄」）等帶有族群意涵的地名泛稱現象，均是本論文解析埔、漢勢力消長情形的分析重點。其次，漢人開發過程中的埔、漢社會衝突，以及平埔社群面對漢人優勢社會的回應方式與社經環境的變遷，特別是西螺地方民間信仰如何進入平埔社會。⁴⁴以上均是本論文第三章族群關係與

⁴³ 吳國聖，〈十七世紀臺灣 Favorlang 人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

⁴⁴ 十八世紀隨著墾務逐漸穩定、漢人日趨增加，社經地位漸漸超越原住民，乃成為臺灣多數族群。所為多數族群（majority）址居於社會主導地位的人群：（1）他們有足夠力量是自己為正常、具較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2）有能力正當化本身不平等對待少數族群的理由；

平埔信仰變遷的分析重點，目的在於釐清平埔族在地方社會發展中的處境與角色。

再者，西螺地域的漢人宗族，除了土地經營外，商業為其主要獲利的經濟活動之一。由於瀕臨西螺溪，得享航運之利。西螺街的商貿活動，除了與鹿仔港（今彰化縣鹿港鎮）、笨港（今雲林縣北港鎮、新港鄉境）互動密切，也與中國廈門地區往來頻繁。西螺溪的水流既有利於居民的商貿活動，也常泛濫危害，其流域變遷屢次左右居民生活。本論文第四章主要論述移民聚落形成與商業街肆的發展。除了釐清水文、交通網絡與區域發展之間的關係外，交通網絡與西螺街肆的形成、地方公廟的建立，以及西螺街與附近各區域間的互動關係，均為本章討論議題。換言之，本章以西螺街的形成與媽祖信仰的發展為個案，敘述西螺街的建立、變遷，以及街肆發展與地方信仰間的關連。企圖由民間宗教活動暨相關組織呈現地方社會的政治、經濟與信仰活動、社會網絡等社會生活面向。

西螺街福興宮於民國 93 年（2004）首度舉辦「螺陽迎太平」的大規模遶境活動。信徒遍及濁水溪兩岸，其中以今崙背、二崙、西螺等鄉鎮境內參與遶境的廟宇居眾。同街的廣福宮早在昭和年間已有遶境活動，範圍與福興宮頗多重疊。本論文第五章擬以西螺街兩間媽祖廟的遶境活動作為觀察對象。番仔庄迎請「頭香」與「八股內」的「貳香」活動，由來已久，且固定不變。每年農曆正月初五日，「頭香」番仔庄（今荊桐鄉義和村）到西螺街福興宮迎請媽祖及神農大帝前往作客。迨「頭香」迎請結束，再由「貳香」的今二崙、崙背地區八個村庄（又稱「八股內」）輪流迎請奉祀，村民稱之為「著年」；八庄分別為頂街仔、下街仔、新庄仔、崩溝寮（以上屬崙背鄉境）、頂番社、下番社、湍底寮、八角亭（以上屬二崙鄉境）等，各庄彼此空間接鄰，形成一個跨越行政區劃的特殊地域組合。究竟民間信仰與人群之間如何被組織起來？本章主要以福興宮、廣福宮作為個案分析，企圖從「螺陽迎太平」媽祖遶境活動之地域人群的整合與動員，回應清代以來、埔漢族群關係的形成、變遷及民間信仰在地方社會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從而整體考察清代以來西螺地方社會形成的歷程、面貌，並驗證本論文所謂清代臺灣社會民間信仰兼有社會整合，也是跨地域、族群間競合互動的主要機制看法。

(3) 有能力將自己的意願、標準與法律加諸整個社會，並否定或壓制不同於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方式的人群，並常是少數族群為能力低劣、不正常與危險的對象。請參閱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頁 130-131。

第二章 清代閩粵移民開墾活動與社會發展

十八世紀漢人大量移入西螺溪下游區域，埔、漢族群勢力明顯消長；部落傳統生活空間及社經與信仰均發生變化。本章討論漢人拓墾的過程，並以相關人口統計資料，說明西螺地方社會人口組成與族群結構的特色，尤其著重在分析漢民各籍群體的分布情形。西螺地域成為移民的有利環境，究竟是當地自然生態適合漢人居住？亦或是移民定住後與環境間的互動，進而改變了居住環境？由於水利埤圳的興築，農耕環境改變，土地贍養力提高，西螺地域逐漸成為臺灣中部重要的米倉。隨著漢人開墾勢力擴展，地方家族興起。

第一節 開墾活動與農業經營

本節先由漢人如何取得業主經營權談起，並藉由水利系統的興築，對於整個西螺溪下游地區帶來的影響，試圖說明農業開墾與水利關係，及農業環境改變，對於西螺地域的開墾活動之影響及其所造就的區域特色。

壹、開墾趨勢

依據康熙 56 年（1717）陳夢林的《諸羅縣志》，載：

自斗六門至雞籠山後八百餘里，……既險且遠。當設縣之始，縣治草萊，文武各官僑居佳興里；流移開墾之眾，極遠不過斗六門。……然虎尾、大肚，人已視為畏途；……自康熙三十五年吳球謀亂，繼之……，五年之間，數見騷動，皆在北路。於是四十三年秩官、營汛，悉移歸治；而當是時，流移開墾之眾已漸過斗六門北矣。自四十九年……蓋數年間而流移開墾之眾，又漸過半線、大肚溪以北矣。¹

十七世紀荷人治臺期間，漢人開拓工作主要以南部（今臺南市）為中心，北至今東螺溪（舊濁水溪）流域為止。² 康熙 43 年（1704）由於「秩官、營汛，悉移歸治」，因此漢人開墾的地區逐漸越過斗六門（今雲林縣斗六市）以北。至 49 年（1710）漢移民已及半線（今彰化縣彰化市）、大肚溪以北，故官方有「設淡水分防千總，增大甲以上七塘」之舉。隨著漢移民拓墾活動的展開，雍正元年（1723）官方在臺灣府下增設一縣二廳，一縣即彰化縣（割舊虎尾溪以北），此

¹ 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方志彙刊第 3 種，2005；1717 年原刊），卷之七·兵防志，頁 188。

² 參閱吳聰敏，〈荷蘭統治時期之贖社制度〉，《臺灣史研究》15：1（2008 年 3 月），頁 11-12。

後一連串的漢人人口遷徙與開墾工作，陸續展開。³至於西螺地方進入漢人拓墾時期肇始於康熙三十年代（1691-1700），由下舉墾照契文可知：

□□□□庄業戶□□□懇乞金批印炤，以杜爭佔事。□□于康熙三十三年間，□老爺任內，請墾西螺□仔腳，連茄苳腳草地壹帶，東至山，西至荷包嶼溝，南至虎尾溪，北至東螺溪。現招佃墾耕，年納正賦柒□□□□□□恐豪強混請圖佔。合情叩乞老爺恩准，批照蓋印，以免後來爭端。沾恩，切叩。

准照

康熙參拾陸年拾壹月初二日稟⁴

如契文所示，康熙 36 年（1697）漢人越虎尾溪北岸開墾，其範圍「東至山，西至荷包嶼溝（今雲林縣二崙鄉境），南至虎尾溪，北至東螺溪（即舊濁水溪）」，大致為觸口臺地（雲林縣林內鄉境）以西的濁水溪沖積扇平原。換言之，該土地範圍以舊虎尾溪及東螺溪兩大主流為界，橫跨西螺溪兩岸。爾後，西螺保成立，其範圍大致與此相符。⁵

關於西螺街，清代曾任笨港三郊公醫的西螺街紳儒魏照洲，在其撰寫之〈福興宮事略〉，提及：「乾隆初年，朱成功部將鄭時敏屯田街東，寄贈田園數甲，並隨身所奉莆田聖母神像一尊。」⁶所謂街東，指西螺街東面。昭和 15 年（1940）2 月，地理學家富田芳郎在西螺調查時，曾記錄了關於鄭時敏的傳說：

清乾隆初年有鄭氏遺將鄭時敏及張某率軍由臺南北向而至之地，當時為平埔蕃之巢居，佔之施以屯田之制而歸農者，在現之西螺北東約一里餘之樣仔腳而形成一部落。但在嘉慶年間大洪災時樣仔腳一帶悉遭汎濫流失至泯其跡，是以住民遷而著於現之西螺街頭。⁷

魏照洲與富田芳郎同樣講述了乾隆初年鄭時敏屯田一事，也就是說鄭氏屯田西螺街可能為清末以來流傳於西螺當地的開莊故事。即乾隆初年西螺街的出現，主要建立在鄭時敏及張某的開墾基礎上。雖然從墾照上看西螺保於康熙 36 年（1697）

³ 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 92-93。

⁴ 程大學總主編，《西螺鎮志》（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頁 1-68。

⁵ 「西螺堡……東以饒平厝、樹仔腳與溪洲堡分界，西以荷苞嶼、大北園與布東堡分界，南以吳厝莊、大埔尾與他里霧、斗六堡分界，北以水尾莊（今彰化縣溪州鄉水尾村）、菜公溝（今彰化縣溪州鄉菜公村）與彰屬北斗堡分界。」參閱倪贊元纂輯，《雲林縣采訪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方志彙刊第 36 種，2011；1895 年原刊），西螺堡，頁 166。明治 35 年（1902）11 月 25 日原屬斗六廳下西螺堡菜公溝庄、水尾庄、新厝庄、牛埔厝庄改為彰化廳管轄。參閱《臺灣史料稿本（明治三十五年十一月）》（臺北：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1902），無頁碼。

⁶ 魏照洲，《淡然詩文集》（雲林：西螺輔材文庫，2006；1895 年原刊），頁 63。

⁷ 富田芳郎，〈臺灣鄉鎮之地理學的研究〉，《臺灣風物》5：1（1955 年 1 月），頁 40-41。

被漢移民請墾，實際上卻必須到乾隆初葉才有顯著的進展。

據乾隆 33 年（1768），彰化縣知縣成履泰呈報民間續墾土地的文書記載，「西螺保墾戶鄭時敏、林佑朝報墾，請給第一號墾照一張」，⁸說明鄭時敏為乾隆 33 年（1768）的西螺保墾戶。顯然鄭氏並非朱成功（鄭成功）的部將，但其是否為鄭成功部將的說法對於地方社會並不重要，該傳說的意義在於鄭時敏為地方居民理解西螺街開墾過程的歷史記憶。此外，引文中所述「清乾隆初年有鄭氏遺將鄭時敏及張某率軍由臺南北向而至之地」，張某指的應是張士箱。按張氏渡臺初居臺南府城鎮北坊，雍正年間遷居雲林地區，並於雍正 13 年（1735）開墾大有圳、乾隆初年開墾鹿場陂圳，招佃耕墾。（參閱本章第二節）

依據乾隆 49 年（1784）張士箱四房方大的〈張母李氏為張源俊兄弟立分關鬮書〉所示，⁹其經手的三房源志經營西螺溪旁的饒平厝（今雲林縣荊桐鄉饒平村）等庄土地，及二房源价經營西螺保內臨近虎尾溪的鹿場（今西螺鎮公館里）等庄草地。就地緣關係而論，饒平厝位在西螺街東邊，鄰近鹿場庄，皆為西螺保轄理，說明乾隆年間，西螺保墾戶經營的土地主要集中於西螺街東、南邊一帶，並以臨近溪流取水方便的區域為優先開發之處。

至於與西螺保為臨的布嶼稟保一帶，薄昇燦於雍正 2 年（1724）向官方報墾：

臺灣府彰化縣正堂談 為懇給執以便募民招墾事，據薄昇燦稟前事詞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緣南勢布嶼稟等處荒埔一所，東至大坪，西至海，南至虎尾溪，北至海豐港為界。……盧姓、土官兩既無干，則開墾社課誠為允，協准薄昇燦開墾可也，……，為此示仰民、番人等知悉，不許於薄昇燦界內藉端生事，致悞餉課，如有地棍阻撓，查出定行拿究。該燦務須隨墾穀照例陞科，亦不得額外侵佔民番地界，致滋多事均干未便合宜，凜遵毋違，特示。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十日給 發布布嶼稟保長掛曉諭¹⁰

依契文所示，雍正 2 年（1724）薄昇燦請墾南勢布嶼稟，其範圍「東至大坪，西至海，南至虎尾溪，北至海豐港為界」，約為今日雲林縣褒忠、東勢、臺西、麥寮、崙背鄉一帶。其中「盧姓、土官兩既無干」，可見在薄昇燦請墾前，已有盧姓漢人在此活動，並與番社存在某種協議關係。¹¹ 按清領後，漢移民為了保有土地開墾的合法性，墾戶依據請墾法規向官府申請墾照，並在獲得官府許可之

⁸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岸裡大社文書〉，檔案編號 AL00953_026_01。

⁹ 王連茂、葉恩典整理，《泉州臺灣張士箱家族文件匯編》（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頁 15-16。

¹⁰ 〈斗六廳大租二關スル舊記書類〉，《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6 年（1903）1 月 1 日，第 4422 冊，文號 43，頁 403。

¹¹ 「自鄭成功集流亡、開屯戍，於時諸羅土曠，漢人間占草地，與土番錯。」參閱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之八·風俗志，頁 217。

後，始招募佃戶前來拓墾；在土地墾成之後，經由陞科手續、繳納地稅，而成為業主。¹²

雍正 5 年，薄昇燦將請墾的土地，分作十股售予張子彰、歐獻臣及歐家千等人。值得注意的是，契文提及「歷年正供及莊費俱照八股均出，不得互相拖累」、「所收租息均照八股均分」及「莊中所有事務須當協力辦理」，¹³說明此區域拓墾的方式，是透過「墾莊」的方式進行。¹⁴

貳、水利興築

由於臺灣地形東高西低，山地偏在東側，河短湍急，雨季又集中於夏季，水利設施成為土地開墾推展的主要因素。再者，康熙 41 年（1702）以後，由於時常發生荒災，米糧需求的壓力，造成米價高騰。又因臺灣人口日增及福建內地米市場的擴張，提升了稻米的商品價值，刺激了投資者在水利建設上的嘗試。此外，陂、圳改以溪流作為取源，提供了豐沛且穩定的灌溉用水，而掀起了耕地「水田化」的風潮。¹⁵

如康熙 40 年（1701），祖籍福建漳州府詔安縣二都官陂鎮廖朝孔入墾二崙，見大小凸出凹下之窪地高低不平，形成天然水路，乃在二崙東方竹篙崙尾（今二崙鄉境）築埤塘蓄水，並分鑿大小圳路以利灌溉，附近不毛之地遂為良田。¹⁶爾後廖氏累積了財富與水利技術，並參與了臺中地區的開發。¹⁷大致上，康熙 44 年（1705）開始，雲林地區陸續出現了中、大型的水利工程。¹⁸

康熙 53 年（1714），諸羅知縣周鍾瑄捐穀五十石，協助莊民引虎尾溪之水築圳，¹⁹其灌溉範圍大致為虎尾溪墘的區域（今西螺鎮境）。之後，康熙 55 年（1716）修築同樣取源於虎尾溪的打馬辰陂；道光年間，其灌溉範圍達二千餘甲土地。²⁰雍正年間入墾今雲林的張士箱，其長子張方高於雍正 13 年（1735），在布嶼西堡開鑿大有圳，並於崩溝蔡莊（今崙背鄉枋南村）另開把育溝，引西螺溪水之流入

¹² 黃富三、翁佳音，〈清代臺灣漢人墾戶階層初論〉，《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頁 119。

¹³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物權編》（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9 種，1963），頁 1680-1681。

¹⁴ 墾莊的概念為施添福提出，請參閱施添福，〈清代竹塹地區的「墾區莊」：萃豐莊的設立和演變〉，《臺灣風物》39：4（1989 年），頁 33-69。

¹⁵ 蔡志展，《明清臺灣水利開發研究》（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 28-34。

¹⁶ 廖寄彰，《臺灣詔安張廖氏大族譜》（雲林：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2010），頁 59。

¹⁷ 陳秋坤，《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 1700-1895》（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頁 38-41。

¹⁸ 參閱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之二·規制志，頁 115：「阿陳庄大陂築於他里霧社東南，康熙 44 年庄民合築」。

¹⁹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之二·規制治，頁 116。

²⁰ 周璽，《彰化縣志（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方志彙刊第 21 種，2006；1832 年原刊），卷二·規制志，頁 157。

虎尾溪，以宜濁水挾沙之壅塞。²¹水田的高利潤與穩定的收成，吸引了佃人與業戶共同集資興修水圳的意願。如乾隆年間，張家與佃人共同開鑿了鹿場圳，迨光緒年間已灌溉西螺堡內田園達四千餘甲，²²成為清末雲林地區最大的水利設施。

由於水圳彼此間皆相互通流，隨圳道的開通，灌溉網絡交織得愈緊密，「去年虎尾寬，今年虎尾隘。去年東螺乾，今年東螺澮」，²³盈涸無常的溪流變遷，因而獲得解決。上述，康、雍以降，濁水溪沖積平原陸續出現了鹿場圳、打馬辰陂、大有圳及十三庄圳等水利設施。截至乾隆末年為止，當地大部分地區的灌溉設施已完備。然而受限於降雨季節的差異，田園灌溉深受影響：

緣西螺保鹿場埤，原就觸口築筭欄水入圳，灌溉四十餘莊田禾；上供課帑，下資民命，所關匪細，久載府志。凡有竹筏由溪經過，從不敢沖犯課圳。向定以四月半後為期，必有溪水滿過埤岸，始許過筏；稍能傷碍，則應折筏抬過，歷來如斯。²⁴

說明虎尾溪除雨季能有豐沛且穩定水源外，其餘時間則需要「築筭欄水」。而隨著農業經營的需求，如附錄一所示，道光 5 年（1825），由大義崙庄（今二崙鄉大義村）李姓族人合股開鑿大義崙埤，取源自鹿場圳、十三庄圳，灌田一百餘甲。

雖然西螺地域水圳廣設，田園用水理應無虞，卻也經常受用水俗例及自然環境影響。茲引光緒年間西螺保秀才江藻如手稿，加以說明：

緣貢生廖仕職等具稟請祈開圳一案，實閩堡之攸關，非一人之創見也，蒙批宗粘。蓋向來圳路之設多以配灌之有無為分際。遇酷旱，居水尾之田畝即屬配灌之內者，往往點滴不通；其不在配灌者又為俗例所窘，扼腕而坐視秧苗枝枯槁。切思布東一保地勢洿下，向因虎尾溪水源壅塞，一切旱困，遇雨被浸，逢旱均枯慘狀叢生，實由圳路未設，旱無通流之資，雨鮮消納之路，以故慘狀環生，無從告訴。幸本年五月大雨浩瀚，濁水溪流半歸虎尾，乘此開圳，是天為閩保啟生路也。……蓋舊虎尾溪而論，現季隆冬，水勢尚覺瀰漫。無論添開一圳，水見有餘，即沿溪多開十餘條也不慮不足。且現在議開圳頭與大有舊圳相去四里餘，一切圳路委實毫無相碍，若趁此冬令農有暇隙，時無苦雨，此日興工開築，來春諒得告成也……。²⁵

²¹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布嶼西堡·水利，頁 283-284。

²²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西螺堡·水利，頁 172。

²³ 藍鼎元，《東征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12 種，1959；1722 原刊），頁 85。

²⁴ 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6），頁 140-141。

²⁵ 江藻如（1863-1929）手稿，江氏為光緒 19 年（1893）雲林縣學文秀才，此史料為其孫江槐邨提供（2011 年 12 月 1 日筆者於新北市板橋江宅採集）。

文中顯示，即便圳道經過之處，是否可通流灌溉，需視田畝是否位在「配灌」區域內，亦即是否具有「水份」。另一方面，水圳灌溉系統經常受虎尾溪河道淤塞所限，而效益減弱。而位於水圳與溪流末流的布嶼堡部分區域，又因地下水層過淺，容易造成「反鹽土」的產生，²⁶而形成不利水田耕作的環境。此印證《彰化縣志》所載：「彰化之田，膏腴固多，礮薄不少，惟二林、深耕、海豐、布嶼四保，田少園多，土少沙多，海濱廣斥，未濬吠澮，故土瘠而民貧也」的情形。²⁷

反觀位在水源上游的西螺街附近，因地下水層較高、水量供給豐沛，成為米糧產區。按清末雲林地區墾熟土地 25988.7536 甲，以西螺（4297.5888 甲）、布嶼（4334.3815 甲）、他里霧（3688.5496 甲）三堡為數最多，佔雲林開墾總面積半數以上。其中西螺堡近四分之三為水田，水田率達 73.72%，為全雲林之冠；布嶼堡以園為多，水田比例不及四分之一。²⁸西螺地域因水田化的優勢，奠定了其作為臺灣中部稻米產地的重要基礎。而西螺堡的核心西螺街也逐漸成為經濟中心。（參閱本文第四章第二節）此外，墾佃經濟收益提升，業主的地租收入也穩定成長，兩者同時在水田化的推展中獲益。本章第三節將進一步分析地方墾戶與家族勢力的發展情形。如附錄一所示，整體而言，西螺地域漢人較有規模的從事農業墾殖活動，大約出現在康熙末年至乾隆年間。水圳興築情形亦如此，說明水利設施與農墾活動的推進，密切相關。

第二節 聚落形成與閩粵移民分佈

由於便利的灌溉系統，帶來漢人移墾的熱潮，大量閩、粵墾民紛紛移入虎尾溪北岸。康熙 54 年（1715），粵籍墾戶黃利英向官方請墾西螺溪北岸西螺保的北端。²⁹雍正 5 年（1727），又招泉州人開墾三條圳（今彰化縣溪州鄉成功村）一帶，並與泉人張和中共經營潮洋厝庄（今彰化縣溪州鄉張厝村）附近區域。迨雍正末年，張氏取得西部土地的墾權，乾隆初年並從西螺保的新街招徠高宗基開墾。³⁰乾隆年間為西螺移民墾拓的高峰，當時的族群分佈狀況，可藉由乾隆 52 年（1787）因林爽文起事，福建水師提督參贊藍元枚派兵至西螺平亂，其在奏報朝廷的奏摺可略知一二：

奴才細查彰屬自條圳塘〔按：三條圳塘〕、東螺、西螺數十莊約計一萬餘人，

²⁶ 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場，《嘉義廳土性調查報告》（臺北：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場，1918），頁 71。

²⁷ 周璽，《彰化縣志（上）》，卷六·田賦志，頁 278。

²⁸ 西螺堡水田率最高為 73.72%，斗六堡 57.11% 居次，他里霧堡 51.43% 居三。參閱陳國川，《清代雲林地區的農業墾殖與活動形式》（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2002），頁 60-64。

²⁹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台灣土地慣行一斑（二）》（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8；1905 原刊），頁 52-55。

³⁰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65-66。

多係同安、漳州民人，……奴才隨令武生陳大用係同安人、武生鐘奇英〔按：鐘奇英〕係漳州人（硃批：此二人如出力，即可以武弁用之）。分頭前往，詳細曉諭各村莊人等，令其保守村莊，各安生業。……因西螺村莊係是廣東良民居住，被賊所佔，是以未令焚毀（硃批：好），以示區別。³¹

由此可知，乾隆末年，西螺、東螺一帶以閩籍泉州府同安縣及漳州府人為多。林爽文事件時，官方以泉州籍陳大用主要負責泉州人區域、漳人區域則由漳州籍鍾奇英負責。其中武生鍾奇英為西螺當地大姓之一，祖籍為漳州府詔安縣。值得注意的是，藍氏指「西螺村莊係是廣東良民居住」，亦即西螺當地有粵人聚居成莊的情形。此由至今仍遺留饒平厝、潮洋厝及廣興莊等地名，並被周遭閩人村莊包圍的情形，得以證明。換言之，乾隆年間西螺地域為閩、粵混居的狀況。

康熙 40 年（1701）閩籍詔安縣人廖朝孔入墾，包括西螺溪南岸的西螺保、布嶼保地區，西螺保埤塘（埤塘埔竹篙崙）、頂茄塘（茄苓厝）、下茄塘（下溝墘），及布嶼保塘仔面地區。³²然而漢人大規模開墾始於雍正初年，由王玉成、吳姓為首，開墾虎尾溪沿岸的鹿場莊（今雲林縣西螺鎮鹿場里）及荊桐巷莊（今雲林縣荊桐鄉境）等西螺保南端區域。³³爾後，吳、王兩姓無法墾成，於是將其墾區賣予閩籍泉人張士箱。乾隆初年，士箱的二個兒子——張方高與張方大於吳厝莊（今雲林縣西螺鎮吳厝里）前，開墾鹿場圳灌溉，招佃耕墾。同時，鄭時敏、林佑朝亦報墾西螺堡轄下範圍。³⁴整體而論，西螺保及布嶼保內廖、李、鍾、林、程、蕭等各姓，大致於康熙末年至乾隆年間陸續移民至此。各姓移民以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人數最多，其次為漳州府南靖、平和等縣，以及廣東省潮州府移民。

除了閩、粵籍聚集成莊外，西螺當地有所謂的「閩客」移民，也就是來自福建省汀洲府永定縣的移民而有「永定厝」的地名。如清中葉於西螺街開設錦德布戶的貢生江開漢，就是來自汀洲府永定縣高頭鄉的移民，其與族人徙臺時原居犁頭店（今臺中市境），後遷居西螺街。

依據周璽，《彰化縣志》，卷二規制志的紀錄：

凡有市肆者皆曰「街」；闐闐囂塵，居處叢雜，人煙稠密，屋宇縱橫。街旁衚衕曰「巷」。郊野之民，群居萃處者，曰「村莊」，又曰「草地」。番民所居曰「社」。³⁵

³¹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匯編》（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社，臺灣史料集成第 3 輯第 32 冊，2007），頁 314-315。

³² 廖寄彰，《臺灣詔安張廖氏大族譜》（雲林：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2010），頁 59。

³³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台灣土地慣行一斑（二）》，頁 70。

³⁴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岸裡大社文書》AL00953_026_01。又據笨港三郊公醫魏照洲，《淡然醫案》：「乾隆初年，鄭成功部將鄭時敏屯田街東，寄贈田園數甲，並隨身所奉莆田聖母神像一尊」可知當時鄭時敏報墾區域為街東一帶。參閱魏照洲，《淡然詩文集》，頁 63。

³⁵ 周璽，《彰化縣志（上）》，卷二·規制志，頁 128。

同書又載：「彰化草萊漸闢，村莊日增，原十三保半，今增為十六保。」³⁶按保即保甲；隨漢人人數增加，官治組織隨而成立。如表 2-1 所示，十八世紀四〇年代，西螺保有九莊，並形成西螺街；布嶼稟保有十一莊，及海豐港街。十九世紀三〇年代，西螺保增為五十三莊；布嶼稟保增為六十一莊。保數的成長，以及漢人街市、村莊的數量擴增，均說明漢移民總數的成長；漢人的墾拓成果於此可見。

然而隨著各籍移民人口的增長及土地拓墾結果，不同祖籍的移民仍各分氣類，嘉慶 14 年（1809），終於引起彰化縣境的漳泉械鬥，³⁷並殃及粵人。原居西螺街的粵籍人士將土地賣給泉州人，逐漸遷往武西堡永靖街（今彰化縣永靖鄉）及揀東上堡東勢角（今臺中市東勢區）一帶，³⁸僅部分粵人留下。由於泉州人陸續移住西螺街，逐漸發展成以閩人為主的勢力範圍。

根據明治 35 年（1902）日人調查資料，西螺保內以漳人為優勢，布嶼保阿勸、中厝庄（今崙背鄉阿勸村）以西，延伸至海濱，則為泉人勢力區；³⁹大致以廖、李、鍾三姓為主的分佈區域。換言之，廖、李、鍾三姓的分布大約已勾勒了新虎尾溪以北、西螺溪以南的漳人勢力範圍。其中廖姓的分布區域最廣，主要為廣興、頂滿、埔姜崙、魚寮、下滿、九塊厝、太和寮、吳厝（以上屬今西螺鎮境）、犁份庄、田尾、滿仔、十八張犁、三塊厝、深坑仔、惠來厝、打牛滿、廊仔、塘仔面、頂庄仔、張厝、新店、二崙仔、下庄仔（以上屬今二崙鄉境）、港尾（今崙背鄉港尾村）、下新庄仔（今土庫鎮新庄村）等二十五個聚落；李姓主要聚居於布嶼保大義崙、崙背、崙前、羅厝等庄（屬今二崙鄉境），鍾姓主要分布於布嶼保頂番社、下番社、崩溝寮、滿底寮、八角亭（以上屬二崙鄉境）、頂街仔、下街仔、新莊仔（以上屬崙背鄉境）等八庄。

³⁶ 周璽，《彰化縣志（上）》，卷二·規制志，頁 145-146。

³⁷ 孫爾準，《孫文靖公奏牘稿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頁 504-505。

³⁸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台灣土地慣行一斑（一）》（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8；1905 原刊），頁 53-54。

³⁹ 〈臺灣發達二關スル沿革調査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5 年（1902）1 月 1 日，第 781 冊，文號 1，頁 210-212、229-232。又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臺灣在籍漢民鄉貫別調查》（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28），頁 2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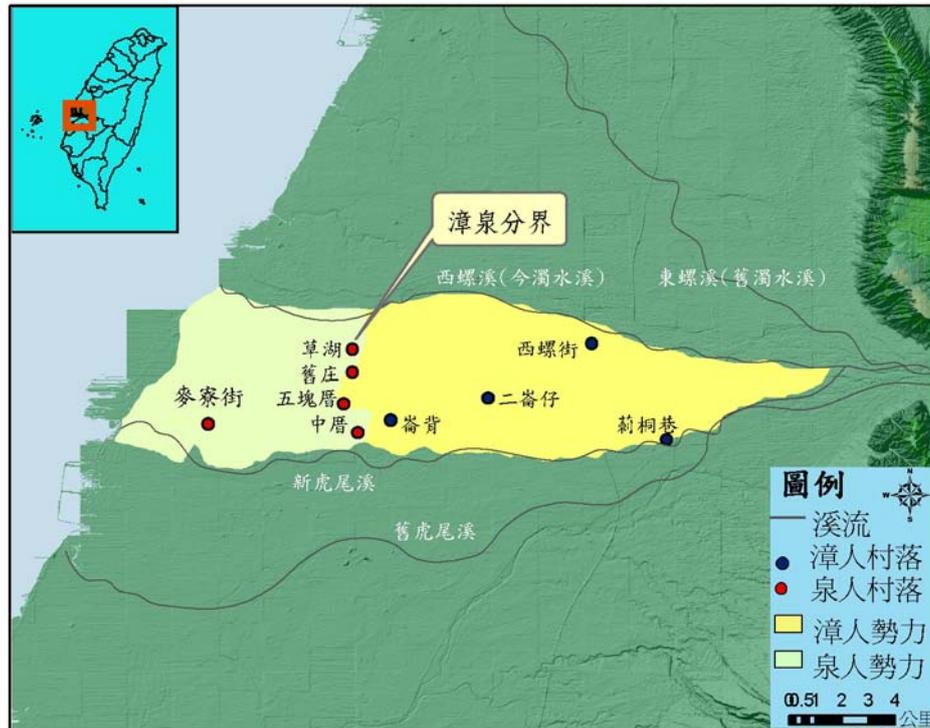


圖 2-1 西螺溪下游漳、泉勢力分布

資料來源：筆者運用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 GIS 系統繪製而成。

如上所述，漢移民入墾西螺溪下游地區之初，西螺、布嶼稟等並非以漳人為首的區域。二十世紀初的調查資料，卻顯示當地居民以漳籍為主，此乃社會整合的結果。根據咸豐 8 年（1858）漳州廩生詹錫齡所編纂《河間詹氏族譜》，譜序中言：

我祖于乾隆四十二年浮海來臺，其姓寓在海邊，住居幾十年，因漳泉械鬥，遂遷于後浦庄，後復被水崩壞，爰徙西螺街焉。⁴⁰

足見原在海邊居住的漳籍居民，因「漳泉械鬥」而遷徙後浦庄（今雲林縣西螺鎮境），又遭溪水氾濫，輾轉遷移西螺街。可見，歷年發生的漳泉械鬥事件，各籍移民可能產生不同程度的遷徙現象。而今日所見西螺保、布嶼保內以漳人為主流的情況，顯係社會整合的使然。⁴¹

⁴⁰ 美國猶他家譜協會藏，臺灣家譜資料微卷，編號 VAULT INTL Film [1037484 Item 8]。

⁴¹ 有關社會整合過程，請參閱第五章討論。

表 2-1 西螺、布嶼稟、海豐港保管下各期街市村莊表

年代	保	街市	村莊
1741 年 (乾隆 6 年)	西螺保	西螺街	樣仔腳莊、大加冬莊、鹿場莊、大北園莊、何厝莊、埔心莊、下濫莊、張厝莊、加冬仔莊
	布嶼稟保	海豐港街	二崙莊、港尾莊、溝仔墘莊、南勢底莊、馬攻厝莊、龍巖厝莊、埔姜崙莊、大坪莊、大莊、蕭壠厝莊、貓兒干莊
1764 年 (乾隆 29 年)	西螺保	西螺街	西螺店莊、茄苳莊、埤頭莊、鹿場莊、加長厝莊、西螺港口莊
	布嶼稟保	--	港尾莊、二崙莊、貓兒干、舊社莊、麥仔藪莊、布嶼稟大莊、龍巖厝莊
1832 年 (道光 12 年)	西螺保	西螺街	西螺街、市仔頭、菜公溝、牛埔厝、崩溝仔、樣仔腳、水尾莊、新安莊、菜園仔、永定厝、大北園、出九厝、荷包嶼、揚賢莊、新莊仔、九眠莊、溝仔墘、後埔心、舊擺塘、茄苳腳、大茄苳、後滴仔、前滴莊、饒平厝、孩沙里、何厝莊、甘厝莊、鹿場莊、埤頭莊、番仔莊、小茄苳、魚藪莊、三塊厝、公館仔、永春厝、七座厝、后厝仔、新興莊、藍興莊、廣興莊、黃荊崙、頂滴莊、太和寮、南勢溝、九塊厝、下滴莊、番社邊、新社莊、社口莊、火燒崙、下茄塘、茄塘厝、詹厝崙
	布嶼稟保 (分東西保)	埔姜崙街	大義崙、崙背莊、崙前莊、蘆厝莊、店仔莊、荷包嶼、埤腳莊、溝墘莊、水尾莊、菜藪莊、竹園莊、新莊仔、新竹園、後壁莊、滿帶厝、大新莊、八角亭、溝仔墘、三角仔、新店仔、惠來厝、打牛滴、荊仔園、田尾莊、田厝莊、滴仔莊、三座厝、港尾莊、下滴仔、二崙仔、深坑仔、水汔頭、潮洋厝、馬崗厝、瓦厝莊、山仔腳、溪墘厝、芋埔莊、埔姜崙、大坪莊、龍巖厝、貓兒干、管事厝、興化厝、頂新厝、西勢寮、名山莊、東勢寮、溪朗莊、草湖莊、七張犁、崩溝寮、竹園仔、蕭壠厝、長藪莊、阿勸莊、大有莊、田藪莊、番仔埔、格仔頭、十八張犁
1894 年 (光緒 20 年)	西螺堡	西螺街、荊桐巷街	西螺街、荊桐巷、何厝莊、新宅仔、孩沙里、饒平厝、鹿場莊、公館莊、三塊厝、七座厝、頂埤頭、下埤頭、頂崙莊、廣興莊、新莊仔、番仔莊、店鳥莊、新興莊、荷包嶼、大北園、大埔尾、番社莊、火燒莊、新莊仔、楊賢莊、魚藪莊、四塊厝、頂滴莊、下滴莊、大茄冬、小茄冬、頂茄塘、下茄塘、新厝仔、藍厝莊、茄冬莊、番社莊、新社莊、太和寮、黃耕崙、大茄冬、滴仔莊、九塊厝、永定厝、詹厝寮、新社莊、社口莊、埔心前莊、埔心後莊、溝仔墘、菜公溝、牛埔厝、水尾莊、甘厝莊
	布嶼東堡	--	羅厝莊、港尾莊、港后莊、三塊厝、打牛滴、飛來厝、義崙莊、潮陽莊、崙前、新街仔、洲仔莊、埤腳、大莊、菜藪莊、山藪莊、浦底寮、番社頭、水尾莊、新莊、八角亭、枋溝寮、廊仔莊、糖仔面、后壁寮、頂田寮、七張犁、三角仔、公仔壩、溪仔莊、滴仔莊、田尾莊、吳厝

			莊、新莊仔、下店仔、十八張犁、水卡頭、新興莊、反鹽園、深坑仔、山仔門、油車仔、大義崙、荊仔園、下田寮、龍興莊、鼻仔頭
布 嶼 西 堡	褒忠街		褒忠論莊、溪墘厝莊（今廢，無人居）、馬崗厝莊、芋埔崙內莊、芋埔下寮莊、芋埔頂寮莊、雅趣莊、大廊莊、三塊寮莊、新湖莊、頂田洋莊、下田洋莊、大枰莊（今廢，無人居）、有才寮、媽祖埔莊、六塊寮莊、沙仔寮莊、月眉莊、呂厝莊、馬鳴山莊、新厝仔莊、芋頭厝莊、林朱寮莊、同安厝莊、王厝寮莊（今廢，無人居）、山仔腳莊、潮洋厝莊、龍巖莊、縣厝寮莊（今廢，無人居）、莊厝寮莊、呂厝寮莊、洪厝寮莊、中厝莊、店仔莊、阿勸莊、大有莊、新厝仔莊、百畝莊、格仔頭莊、頂山寮莊、崙仔外莊、三塊厝莊、長寮莊、興化寮莊、反鹽園莊、七張犁莊、五塊厝莊、管事厝莊（今廢，無人居）、名山莊（今廢，無人居）、興化厝莊、大灣莊、蕭壠厝莊、下竹圍莊、下新厝莊（今廢，無人居）、頂新厝莊（今廢，無人居）、東勢寮莊、東勢寮中莊、東勢寮頂莊、草湖莊、貓兒干莊、雷厝莊

資料來源：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上）》（臺北：行政院文建會、遠流，方志彙刊第 6 種，2005；1742 年原刊），卷之五城池，頁 162-163、179；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上）》（臺北：行政院文建會、遠流，方志彙刊第 15 冊，2007），卷二規制，頁 169-170、193；周璽總纂，《彰化縣志（上）》，卷二規制志，頁 139-140、142-143；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西螺堡、布嶼東堡、布嶼西堡，頁 166-170、269-272、277-281。

說明：「—」表示無記載。

第三節 地方墾戶與家族勢力發展

西螺地域水田密度高居清末雲林縣之冠，且成為重要的米穀產地，與水圳的建造，關係緊密。不過，農業環境的改變、經營，往往需要耗費許多資金與人力。具備墾戶資格者，通常為地方重要家族，不僅經營、投資農業活動，與整體街庄發展密切相關。本節將以三個不同身分的地方墾戶，呈現其在地方發展中扮演的角色。

壹、墾戶張士箱系統

張士箱（1673-1741）為泉州府晉江縣人，康熙 41 年（1702）因冒永春籍被除名而渡臺謀求發展，初居府治鎮北坊。張氏遷台後即補上生員，並於雍正 10 年（1732）成為歲貢生。康熙 59 年（1720）起，張氏與子方高均參與纂修《臺灣縣志》及重修臺灣府學等公共事務，晉身為臺灣社會的領導階層。⁴²據尹章義

⁴² 尹章義，《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44-45。

研究指出，張家大約在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1716-1726），進入今雲林縣境拓墾，並向貓兒干社及南社賸租濁水溪南岸、番語稱「布嶼稟」的區域。也就是以今日崙背鄉為中心，東起荊桐、西螺、二崙，西至麥寮，南至褒忠、元長、土庫、虎尾的大部分地區。⁴³由雍正 13 年（1735），張士箱長子方高開墾大有圳及把育溝（居民稱崩溝），⁴⁴張家拓墾雲林地區至遲不晚於十八世紀三〇年代。

除了布嶼保外，張家同時也在西螺保進行拓墾。乾隆初年，張士箱四子張方大之張盈裕館引虎尾溪水開墾鹿場圳，灌溉今荊桐鄉、西螺鎮、二崙鄉境四十餘莊四千餘甲土地，⁴⁵為清代雲林縣境內最大的灌溉水利系統。其與前舉張方高開墾大有圳，及方大開墾的鹿場圳、清濁二陂皆互相連通，⁴⁶交織緊密的灌溉網絡，奠定了西螺地域成為米穀產地重要的基礎。

隨著便利的灌溉系統之完成，張家的墾殖事業也更加擴張，成為富甲一方的「素封之家」。乾隆 6 年（1741）張士箱過世，但張家產業仍維持家族合資的經營方式，直到乾隆 23 年（1758）張方高兄弟才分爨各自立戶。鬮分結果，如表 2-2 所示：長房方高主要鬮得虎尾新溪以北靠海區域，包括來自平埔族南社之德興庄，即今雲林縣麥寮鄉、東勢鄉一帶，以及部分崙背、二崙鄉土地；次房方升的產業，集中於崙背鄉境；三房方遠的土地，多為虎尾新溪以南今褒忠鄉及土庫鎮境內；四房方大的產業，以新莊平原海山莊莊業最為完整。⁴⁷其餘如鳳山縣也有零星土地。整體而言，此一時期張家產業主要集中於濱海今麥寮、褒忠、崙背及二崙等四鄉境為主，即清代布嶼稟保所轄的範圍。至於西螺保的產業並未歸入鬮分內容

關於西螺保內的張家土地狀況，依據附錄二編號 02~03、06~09、12、14~18、21、24、31、52、59、60、67、70 所示，主要分布在三塊厝（今西螺鎮公館里）、番仔庄（雅稱歡雅庄、或稱六器庄，今荊桐鄉義和村）、大茄苳庄（今西螺鎮大新里）、甘厝庄（今荊桐鄉甘厝村）等。以上村莊皆是前舉張盈裕館開築的鹿場圳（五百甲圳）灌溉範圍。其中編號 16 位在「六器館庄」的田業，契文蓋有「榮裕館記」及「業主張記」印記二枚，而「張盈裕館」亦作「張榮裕館」，閩南語音相同。據張滕昌撰〈張榮裕館譜序〉：

二十五世祖必榮公，於乾隆初年，……定居於西螺鹿場，設館號稱張榮裕館，招佃墾拓田園千餘甲，獲得大租權。又開墾鹿場陂圳，由虎尾溪引水圳灌田，……而「西螺保業戶張必榮信記」今猶珍存。⁴⁸

⁴³ 尹章義，《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頁 117。

⁴⁴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布嶼西堡·水利，頁 283-284。

⁴⁵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西螺堡、溪洲堡·水利，頁 172、205。

⁴⁶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布嶼西堡·水利，頁 283-284。

⁴⁷ 海山莊莊業的來源，起因於乾隆 16 年（1751）張方大和吳洛、馬詔文合組「張吳文」墾號，陸續買進產業。由於本文主要探究雲林地區的產業，在此不多贅述，請參閱尹章義，《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頁 121-147。

⁴⁸ 尹章義，《臺灣鑑湖張氏族譜》（臺北：張士箱家族拓展史研纂委員會，1985），頁 61。

可知張必榮開設的租館就是張榮裕館，必榮即為張方大的號。今日西螺當地仍留存公館仔（今西螺鎮公館里）地名，即因張氏設「張榮裕館」而得名。

此外，方大在雲林地區，尚有西螺保饒平厝、廣興庄、番仔埔、鹿場庄等庄草地，⁴⁹皆位在西螺保東南方地區。依據乾隆 49 年（1784）2 月，〈張母李氏為張源俊兄弟立分關圖書〉中提到「汝父在日，習舉子業，兼務經營，承祖圖分外，復有擴充」，⁵⁰說明這些土地係由方大承祖遺下圖分所得外，另有自行購置者。前述乾隆 23 年（1758）方高兄弟分圖時，未列入西螺的土地，應為方大爾後購入的結果。

表 2-2 乾隆 23 年（1758）張方高兄弟圖分在臺產業分布

時間	房派	產業分布	今所屬行政區
乾隆 23 年 (1758)	長房張 方高	虎尾新溪以北：貓兒干社番仔埔、吳厝庄、二崙仔庄、八卦亭、七張犁、阿勸庄；南社番之德興庄界內：歸化庄、東勢寮、瓦窯庄、聯芳庄、名山厝、興化厝、大有庄、五座厝、七張犁、興化寮、*哆囉囔糖廊、吳昌期大澳	今雲林縣麥寮鄉、東勢鄉、崙背鄉、二崙鄉境
	次房張 方升	海豐港保南豐庄、大有厝、興化厝、大竹圍、后溝仔墘、崙前、崙後、七張犁前面番仔埔	今雲林縣麥寮鄉、崙背鄉境
	三房張 方遠	虎尾新溪以南：簿昇燦戶內埔姜崙庄；諸羅縣大坵田、甕菜埔等庄	今雲林縣褒忠鄉、土庫鎮境
	四房張 方大	*鳳山縣觀音山里保舍甲、萬根松、鳳山厝；*仁壽里鹽田、五里林；*上淡水海山莊莊業；*彰化縣城典舖彰利舊店；海豐港生理本銀及店	今高雄市境；新北市境

資料來源：〈乾隆 23 年張方高兄弟分圖同立圖書〉，收入於王連茂、葉恩典整理，《泉州、臺灣張士箱家族文件匯編》，頁 1-10。

說明：「*」表示產業不在雲林縣境內。

究竟張家的產業有多少？道光年間，臺南府城吳昌記曾以佛銀 5,826 大元，向張光義（張方高派下子孫）等人購置布嶼堡大有等莊大小租十二宗；同時以佛銀 2,394 大元，承典趙德福等人在布嶼堡內經營的大小租業。⁵¹後因咸豐 3 年（1853）地方擾亂，契約文書散落。同治 11 年（1872）彰化縣知縣再發給執照。

⁴⁹ 王連茂、葉恩典整理，《泉州、臺灣張士箱家族文件匯編》，頁 11-16。

⁵⁰ 王連茂、葉恩典整理，《泉州、臺灣張士箱家族文件匯編》，頁 11。

⁵¹ 關於吳家在彰化、臺南等地的置產狀況，請參閱謝英從，《臺南吳郡山家族發展史》（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10）。

該執照記載了布嶼堡內大小租業戶名，可為布嶼保內張家產業分布狀況的線索：

即補分府署彰化縣正堂加十級吳 為
給照管業事。案業戶吳昌記稟稱，有承先父於道光年間先後明買張光義、張永恢、鄭添才、張紹烈、張瑞源、張永清、鄭居老、張光盛、張錦異、張克震、張炳獅、洪仕帝等大小租業壹拾貳宗，共契價佛銀伍仟捌百貳拾六大員，址在彰化布嶼堡大有阿勸等，計拾五庄。年收大小租谷壹仟零四拾餘石，稅銀玖拾七員，內帶館地貳所。又埔地未耕計有壹百壹拾餘甲，年完正供谷叁拾六石五斗，完丁耗銀五兩六錢壹分四厘零，完番餉叁拾陸員。又承典趙德福、聿修堂、蔡田現、張義學、潘萬典、鄭光淑、周老現、林日岡、鄭昭君、林連招、徐賽官、鄭成老、張克震、徐老盛、張克集等大小租業拾五宗，共契價銀貳仟叁百九拾四大員，址在布嶼堡大有阿勸等，計拾五庄。年收大小租谷共陸百零石，年完正供谷壹拾九石零壹升四合，完丁耗銀壹兩壹錢九分，完番餉銀壹拾叁員。……右給業戶吳昌記準此
同治拾壹年八月貳拾壹日給⁵²

可見吳昌記購置的產業主要分布在阿勸、大有等十五個庄。大小租戶中與張姓有關者：張光義、張克震、張炳獅、張光盛、張紹烈、張永恢、張瑞源、張永清、張錦異、張義學、張克集。其中張克震即是長房方高派下源德長子植發的戶名；業戶張光盛為植發長子炳誥所經營；⁵³張光義是張炳獅所有；張義學則為植材長子炳閣戶下，⁵⁴皆屬方高派下，此與表 2-2 可對應。直到日本統治時代，布嶼堡的土地仍由該房張廷輝掌理（參見表 2-3）。今崙背鄉阿勸村仍為方高子孫聚居之地。而前舉業戶名單以及附錄三編號 03、16、17、25、27、28 的土地，應為各房派下之產業析分的結果，其歸屬為何，有待更多史料，始能進一步討論。

張家因擁有大量土地，十八世紀初、中葉，已在臺灣居領導性的地位。⁵⁵除了產業之外，乾隆 25 至 35 年（1760-1770），十年間張家共出了六名舉人，科名之盛、冠甲全臺。此外，清代張家族人中，具貢生身分者有四人；援例出貢者有七人；生員有十三人；未能進學，援例捐貢者有五人；捐監生者有十九人；以業

⁵² 〈斗六廳布嶼堡吳昌記對李和刷外三人和解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1 年（1898）9 月 1 日，第 4418 冊，文號 8，頁 198。

⁵³ 張光盛的租館名為永豐館。美國猶他家譜協會藏，臺灣家譜資料微卷，編號 VAULT INTL Film 1411235 Item 6。

⁵⁴ 參閱〈斗六廳布嶼堡吳昌記對李和刷外三人和解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1 年（1898）9 月 1 日，第 4418 冊，文號 8，頁 158、166；尹章義，《臺灣鑑湖張氏族譜》，第三章 鑑湖張氏譜系表——方高房。

⁵⁵ 乾隆元年（1736）諭減臺灣丁銀時，臺灣府知府徐治民呈文內容即提到臺、鳳、諸、彰四縣各士民張士箱長子方高、施士安等人祝萬年，可見其地位。參閱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案彙編丙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176 種，1959），頁 1-4。

儒終其一身者有十五名；習武進縣學、中武舉計二人。⁵⁶在地方事務參與上張家頗為熱衷，如重修彰化孔廟等，⁵⁷甚至協助官方平亂。乾隆 51 年（1786），林爽文黨夥等攻嘉義，肆擾各堡，庠生張源勳與其兄明義、族弟源志、侄植槐及鄉勇保衛鄉里，相持數月，屢挫賊鋒。事件之後，官方授與源勳通判、五品頂戴藍翎，明義授州同，源志、植槐均以從九候選；並賜其居址莊名為「褒忠」（今雲林縣褒忠鄉）。⁵⁸不論科舉或助官平亂，實質上都有利其社會地位的提升，也有益於家族各項產業的經營。

貳、業戶蕭源盛系統

依據《蕭家族譜》記載，蕭家祖籍為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北門外十二都。⁵⁹乾隆中葉，第四世祖世盛、元盛兄弟遷徙來臺，最初定居於荷苞嶼（今二崙鄉港後村），後遷西螺街之新街一帶，聚族而居。⁶⁰道光 7 年（1827），因鹿場埤圳取水源頭受東螺保張姓族人破壞，造成西螺保三十餘庄稻禾枯死。西螺保內業戶廖靖忠、廖拔西、張甘林、廖拔琦、張盈裕、蕭源盛、張瑞澤、陳德豐、張瑞豐、張昌裕、廖世恆、汪林榮等聯名稟官。⁶¹其中業戶蕭源盛即為蕭家租業名，很可能由蕭英能（?-1843）創設，由於資料有限，不得而知。

蕭家經營的土地，據附錄二編號 28、31、35、37、42、46、48、51、57、58、69 所示，西螺溪沿岸的孩沙里（今荊桐鄉興桐村）、番仔庄、大茄苳、新宅仔（今西螺鎮新宅里）一帶，⁶²也就是西螺街以東地區均為其所有，並設有永發館負責收取大租。蕭家除了土地經營外，也在西螺街尾設有「源盛號」店舖，經營糖及鴉片煙膏的買賣，並設有糖廊。⁶³

隨著蕭家土地拓墾及商貿活動經營有成，乃積極培養子弟參與科考、或經捐納而晉身仕紳階層。如第二世祖蕭振瑞（?-1815）之子蕭英能具有庠生身分，英能之子蕭國輝（1825-1880）及其孫蕭逢源（1852-1818），皆具有武生身分。成為士紳階層的蕭家，在公共事務的投入不遺餘力，特別是宗教事務的參與。其具體表現，莫過於建廟、修廟的活動。同治年間，武生蕭國昌擔任福興宮督造副首事、武生蕭國輝擔任廣福宮首事。同治 9 年（1870），武生蕭逢源娶協水師中

⁵⁶ 尹章義，《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頁 76-80。

⁵⁷ 尹章義，《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頁 67。

⁵⁸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布嶼西堡·兵事，頁 286-287。

⁵⁹ 美國猶他家譜協會藏臺灣家譜資料微卷編號 VAULT INTL Film [1411371 Item 14]。

⁶⁰ 蕭欽禮（1933 年生）、蕭澤梧（1958 年生）報導，2011 年 2 月 9 日筆者於番社蕭欽禮宅訪問。

⁶¹ 參閱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嚴禁破壞課碑記〉，頁 140-141。

⁶² 新宅仔土地紀錄資料來源，取自〈年賦償還金錢貸借契約〉。參閱日治法院檔案（嘉義地院），《斗六公正證書原本第五冊》，大正 2 年（1913）7 月 26 日，第 197 號，頁 297-298。

⁶³ 蕭欽禮報導，2011 年 2 月 9 日筆者於番社蕭欽禮宅訪問。

營千總李朝祥（1811-1862）之六女李玉（1850-？）為妻，⁶⁴更提升了其社會地位。

光緒 18 年（1892），生員廖澄河、魏炳彰、廖國欽主事福興宮前添建成美街（今福興路）。蕭氏與同具有生員身分的廖維峻、詹汝彰、葉有聲等，一同擔任監造職務。⁶⁵由此可知，蕭家在當時西螺街的社會地位崇高。日治時期，蕭家家勢仍然相當顯赫，⁶⁶舉凡蕭敬堂、裕堂兄弟都曾擔任保正；繼亨任虎尾糖廠鐵路西螺驛站站長，⁶⁷蕭家乃地方上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家族。

參、墾戶陳榮德堂系統

陳榮德堂為鹿港廈郊慶昌號所設立的租館。道光年間，慶昌號由陳克勸（1775-1861）創立，是繼泉郊日茂行之後，規模最大且富盛名的郊商，⁶⁸也是彰化地區重要的領導人物之一。

陳家在西螺的投資，與水圳的開鑿，有莫大的關係。據今懸於福興宮後殿，同治 8 年（1869）書有「觀音亭」的匾額，是由「十三庄業戶吳洽豐、陳榮德、鍾振豐眾佃」所立，其中十三庄的業戶之一的陳榮德及陳榮德堂。附錄一的引西圳又稱十三甲圳、十三庄圳，其創設歷史與陳榮德有關：

引西圳於乾隆四十五年，由西螺街埔心陳營德、二崙庄永定〔按：永定厝〕吳洽豐合股創設，後由本鎮李品三管理，本圳又被稱為十三甲圳，但此是否為昔日灌溉面積不過十三甲，不得而知。⁶⁹

由資料顯示乾隆 45 年（1780）引西圳的創設，與埔心陳營德、二崙永定厝吳洽豐有關。其中陳營德亦作陳榮德，榮、營閩南語發音相同，說明十三庄業戶之一的陳榮德也是十三庄圳的業戶之一。

根據附錄二第 23、32、35、38、40、41~42、54、61 所示，陳家產業分布於大義崙（今二崙鄉大義村）、大茄苳（今西螺鎮大新里）、前浦仔（今西螺鎮頂浦里）及孩沙里（今荊桐鄉興桐村），而以大茄苳的分布最為集中。其中編號 35 即光緒 4 年（1878）的杜賣盡根契字，其土地在大茄苳，蓋有「業戶小茄苳陳

⁶⁴ 李昭元抄，《宗遠堂家譜書編》（無出版項，1912），無頁碼，李昆澤提供（2011 年 4 月 23 日，筆者於新北市永和李宅採集）。

⁶⁵ 〈光緒 18 年添建成美街墾單〉，魏嘉亨提供（2010 年 7 月 4 日，筆者於西螺福興路魏宅採集）。

⁶⁶ 大正 8 年（1919），蕭化雨（即蕭逢源）仍掌有 123.700 甲土地。參閱臺灣新聞社編，《臺灣商工便覽》，第四編·大地主（臺中：臺灣新聞社，第二版，1919），頁 30。

⁶⁷ 筆者採訪蕭繼亨之子蕭欽禮，得知藤山雷太曾造訪蕭家宅邸，藤山氏著書中誤將蕭繼亨記為蕭繼亭。參閱藤山雷太，《臺灣遊記》（東京：千倉書房，1936），頁 102-103。

⁶⁸ 李昭容，《鹿港意樓——慶昌行家族史研究》（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11），頁 50。

⁶⁹ 程大學，《西螺鎮志》，頁 76。

榮德堂館記」戳記，說明陳家所屬大茄苳附近的產業，是由設在小茄苳（今西螺鎮振興里）的租館負責收取地租。此外，42 號契也記有「業主陳水租谷 8 斗」，更證明了陳家經營十三庄圳的事實。

有關陳家產業最早記載為道光 29 年（1849），反映了陳家至遲進入西螺地域投資的時間。那麼陳家為何投資西螺田產？根據林玉茹對新竹商人的研究發現，商人投資土地後，再發展出屬於商業資本的地主經營模式，也就是以利潤為導向的商業性農業經營。換言之，農業經營的目的是為了確保產品的取得，並控制出口商品的生產與運銷。⁷⁰相同地，西螺為重要的米穀產地，陳家投資西螺產業可能基於確保產品的取得。此外，由表 2-3 所示，可知慶昌號（陳榮德堂）與西螺當地商人在土地經營方面，也存在大租戶與小租戶的從屬關係，如慶昌號下的陳培芸、陳培松、陳懷臣，與西螺街廖丞丕之間存在納租或承贖的關係，形成港市與街庄不同階層的人際網絡。這樣的網絡關係，自然有利於控制其所經營的土地及產品的生產，形成利益共同體。

同治元年（1862），戴潮春事件發生之際，西螺地域也發生廖、李爭鬥。當時民間流傳〈戴萬生反清歌〉：「要去鹿港街，福開舍、慶昌寶號算帳，要討錢。」⁷¹福開舍即是慶昌號陳克勸的別稱，由此歌謠說明慶昌號事業興盛，為鹿港首富，因此才被關注。事件發生後，慶昌號聯合其他郊商、仕紳組成反戴聯盟，同時為了避免西螺的產業受波及，投下鉅資協助官方平定亂事。⁷²

整體而言，慶昌號雖然在戴潮春事件受到不小影響，但同治 13 年（1874）廣福宮重修之際，業戶陳榮德館捐緣銀肆拾員，並以十三庄業戶之名會同佃人贈匾「觀音亭」一方予福興宮。⁷³明治 36 年（1903），陳履恭也與西螺區街長廖漢棟等仕紳，積極參與建築斗六廳西螺支廳長家屋的工作，⁷⁴足見鹿港慶昌號雖是西螺街不在地業主，卻也積極參與西螺地方公共事務。此舉與其擁有眾多西螺產業，不無關係。

⁷⁰ 林玉茹，《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臺北：聯經發行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 262。

⁷¹ 廖漢臣，〈彰化縣之歌謠〉，《臺灣文獻》11：3（1960 年 9 月），頁 24。

⁷² 李昭容，《鹿港意樓——慶昌行家族史研究》，頁 51-52、77-82。

⁷³ 〈廣福宮重修牌記〉。參閱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頁 39-40；福興宮後殿「觀音亭」匾刻，由十三庄業戶陳榮德敬立。

⁷⁴ 〈斗六廳長稟申西螺支廳用家屋其他物件地方稅經濟入寄附受納認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6 年（1903）7 月 1 日，第 4767 冊，文號 12，頁 76-77。

表 2-3 清代西螺地域土地租佃關係

大租戶	小租戶	備註
陳培芸（馬芝遴堡鹿港街）	鄭作型（嘉義市街鑄鼎巷）、廖丞丕（西螺堡西螺街）、莊春秋（西螺堡西螺街）	
陳培松（馬芝遴堡鹿港街）	廖丞丕（西螺堡西螺街）	
張榮洲（西螺堡西螺街）	莊春秋、廖丞丕（皆西螺堡西螺街）	
廖水池（西螺堡布嶼堡二崙仔庄）	廖富典、廖富元、廖富而、廖貴集（皆布嶼堡頂廊仔庄）	
張廷輝（布嶼堡中厝庄）	廖房（布嶼堡二崙仔庄）	張廷輝為大羅館管理者
蕭化雨（西螺堡西螺街）	莊昧（西螺堡西螺街）	蕭化雨為蕭永發管理者
吳淡（西螺堡茄塘庄）	李玉清、廖天時、廖式玉、李昆敘、廖石顯（皆西螺堡西螺街）	
吳烏獅（西螺堡茄塘庄）	廖稟（西螺堡茄塘庄）	
吳玉田（西螺堡茄塘庄）	廖富九（布嶼堡頂廊仔庄）	
林氏彌（西螺堡茄塘庄）	廖富九、李朝東（西螺堡茄塘庄）、廖水往（西螺堡茄塘庄）	林氏彌為吳福記管理者
陳懷臣（馬芝遴堡鹿港街）	廖丞丕（西螺堡西螺街）	

資料來源：〈斗六大租權上ニ典權ヲ有スル當事者間分配額通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7 年(1904)

12 月 1 日，第 4270 冊，文號 10，頁 178-197。

小結

如上所述，西螺溪下游漢移民的拓墾始於十八世紀初葉。開墾之始，漢移民多聚集於取水便利的虎尾溪及西螺溪沿岸，也就是乾隆初年形成的西螺街之東及南的區域。而居於內陸無溪水可及之地者，也利用攔水作陂，以為灌溉之需。換言之，西螺地域漢人開墾初期主要多為看天田，少數臨河聚落才有方便的水利，惟仍稱不上普及。

如此的情勢，一直要到雍正 13 年（1735）墾戶張士箱築大有圳，及乾隆年間修築鹿場圳之後，整個區域內的農業環境才有劇大的變化。大有圳位在布嶼保（今二崙、崙背鄉境），由此可知，西螺溪下游的開墾大致呈現由西向東的趨勢。換言之，即從海邊，經平原，往沿山丘陵的走向。

隨著水利灌溉系統的完成，漢人移民逐漸增加。來自中國大陸各地的漢移民，紛紛來到西螺地域，並形成閩、粵混居的情形。保、庄的成立，象徵移民人口的增加，也反映了區域內的開墾活動有更多勞動力得以運用。隨著人力資源的豐沛，水田拓展也就更快速，並奠定了西螺地域成為米穀產區的重要關鍵。同時，業戶與墾佃們在水田化推展過程，農作獲益提升，並取得經濟優勢，西螺街遂成為西螺溪下游的社經核心。



第三章 埔、漢關係與平埔信仰變遷

本章針對西螺溪下游的平埔原住民西螺社、貓兒干社及南社之歷史變遷及埔漢關係，進行討論；分析漢人開發過程中的埔、漢衝突，以及平埔社群面對漢人優勢社會的回應方式，特別是漢人民間信仰如何進入平埔社會，從而考察平埔族社在西螺地方社會發展中的處境與角色。

第一節 埔、漢族群勢力變化

本節透過十八世紀以來熟番生活領域的變動，試圖說明漢人入殖活動與熟番勢力變遷的關係。

壹、村社規模與空間分布

今濁水溪南、北兩岸之沖積平原及平原邊緣的丘陵臺地一帶，從海邊往內陸，分別為南社、貓兒干社、西螺社、眉裡社、東螺社、柴裡社等生活領域。(圖 3-1) 根據考古學家的研究，今濁水溪南岸沖積平原上的麥寮、崙背兩鄉境內的貓兒干、豐榮、雷厝、施厝寮等四處出土金屬器時代最晚階段之遺址，年代大約距今 1,000 年（或可能晚至 800 年），並延續至歷史初期才逐漸消失。從其出土的文物可知，當時人們主要以農業為其生業，並仰賴海洋資源，以及狩獵為生。因其文化內涵不同於中部地區番仔園文化、南部地區蔦松文化，自成一個體系，是故被稱為「貓兒干文化」（崙頂文化）。¹可能屬於歷史初期在濁水溪南岸活動的南社、貓兒干社及西螺社的祖先文化。

¹ 劉益昌、顏廷仔，〈雲林縣麥寮鄉雷厝遺址試掘報告〉，《田野考古》8：1-2(2004年6月)，頁 111-112。



圖 3-1 西螺溪下游平埔村社分布情形

資料來源：筆者運用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 GIS 系統繪製而成。

有關以上三部落的記載，始見於十七世紀荷治時期的檔案。據表 3-1 所示，西螺社與貓兒干社的村落規模，在當時東螺溪（舊濁水溪）、西螺溪（今濁水溪）、虎尾河流域活動的各村落屬中等規模；以清代平埔村社「社之大者，不過一、二百丁，社之小者，不過二、三十丁」的標準而論，²西螺社與貓兒干社皆屬大社，特別是貓兒干社。以 1650 年荷蘭統治全盛期為例，貓兒干社的人口總數與靠海的二林社不分軒輊，但較 Favorlangh（南社）少，而較內陸地帶的他里霧社、猴悶社等社多出百餘人。十七世紀中葉，西螺社有 63 戶、245 人，平均每戶 3-4 人；貓兒干社有 81 戶、422 人，平均每戶 5-6 人。Favorlangh 有 103 戶、586 人，5-6 人。

²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文叢第 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 163。

表 3-1 荷蘭時期新、舊濁水溪附近平埔村落戶口數

村落名稱	譯名	1647 年		1648 年		1650 年		1654 年		1655 年		1656 年	
		戶數	人口										
Assock	阿東/啞東	51	237	53	282	55	263	58	275	59	283	59	287
Taurinap/Dorenap	馬芝遴	66	208	65	275	55	289	64	262	62	264	60	258
Turchara/Taytoet	大突			53	271	60	267	60	245	55	235	53	230
Tavocol	大武郡	47	149	70	246	76	260	83	240	78	236	73	247
Saribalo	三林			11	106	22	106						
Tarkais/Gilim	二林	62	331	88	438	85	419	77	308	75	342	55	347
Dobale baota	東螺	89	358	88	366	92	386		299	89	339	91	351
Dobale baijen	西螺	59	153	60	203	63	245	72	231	72	225	72	250
Balbeijs	眉裡	35	135	38	157	57	203	52	195	57	196	61	207
Basjekan/Abasie	貓兒干	79	422	77	408	81	422	90	401	87	396	90	403
Favorlangh	別稱 Ternern	85	513	97	543	103	586	106	597	111	623	114	649
Arrissangh	別名 Talack Bajen 斗六?	108	316	88	280	72	249	66	175	40	142		
Dhalibo	Dalivo 他 里霧	59	288	61	325	71	317	94	380	90	371	87	359
Docovangh	別名 Gaumul 猴悶	64	317	59	312	68	312	56	231	56	238	57	235

資料來源：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許賢瑤譯，《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下卷）》（臺北：稻鄉出版社，1997），頁 11-14。

有關各部落的紀錄，鄭氏時期相關記載少。³入清之後，依據康熙 24 年（1685）臺灣府知縣蔣毓英完成的首部《臺灣府志》，卷一封隅坊里條指出：

諸羅縣轄里四、社三十四：……柴裡斗六社（離府治一百八十里）、東螺社（離府治二百四十里）、西螺社（離府治二百里）、……蔴芝干社（離府治二百五十里）、南社（離府治二百四十里）、二林社（離府治二百八十里）……。⁴

³ 參閱本章第二節。

⁴ 蔣毓英，《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方志彙刊第 1 冊，2004），卷一，頁 138-139。

同書卷三敘川臺水分界條載：

一曰吼尾溪〔按：虎尾溪〕：自斗六門西，過柴裡社，南折至猴悶社之北，又折過他里霧北，受蔴芝干社細流，至南社而西，入於海。一曰東螺溪：自斗六門與吼尾溪同流，西至東螺之眉里社分支北流，西過西螺社，又西過蔴芝干社，為北社溪，西入於海。⁵

說明蔣志在臺水分界條中的「蔴芝干社」、「西螺社」為自然村社，與封隅坊里條中作為納餉單位的「蔴芝干社」、「西螺社」，性質有所差異。⁶

雍正 2 年（1724），巡視臺灣監察御史黃叔璥在《臺海使槎錄》的社群分類，主要依贖社範圍、徵收社餉的單位區分社群。黃氏依當時行政區劃分全臺為南、北兩路，並將北路諸羅番分成十群，其中大武郡、貓兒干（一作蔴芝干）、西螺、東螺、他里霧、南社等十三社，歸為「北路諸羅番三」。⁷由這些社群的空間分布可知，其分類有明確的地域性與地緣性考慮。蓋荷治時期的贖社範圍本就依社群內在網絡與地緣的考慮而定；⁸而清代的社餉徵收單位，一方面承自贖社範圍，一方面以「大社附徵小社」的原則進行。⁹

在《臺海使槎錄》的社群分類基礎下，以及清廷官員對臺力控制的擴張，對原住族群更加了解之後，人群區分更為細緻；表現在乾隆 6 年（1741）臺灣府知府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的社群關係即是一個說明。其中他將彰化縣所轄番社「西螺社、東螺社、眉裡社、大武郡社、半線社」等十一社歸入「平埔熟番」；「南社、貓兒干社、二林社、大突社、馬芝遴社」等六社歸入「邊海熟番」。¹⁰依據「乾隆臺灣輿圖」。由西向東排列分別為南社、貓兒干社、西螺社。其中南社與貓兒干社都位在靠近西螺溪出海口處，西螺社則位在卓塏厝西螺新溪旁。換言之，南社濱海而居且近臨貓兒干社，西螺社則以河為伴。輿圖所繪製村社位置，與劉良璧的說明相符。

⁵ 蔣毓英，《臺灣府志》，卷三·敘川·臺水分界，頁 154。

⁶ 關於清代「社」的多重性質，請參閱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 211-246。

⁷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五，頁 103。

⁸ 依《熱蘭遮城日誌》1937 年 12 月 15 日條記載，Heiankan（海豐港）與 Vasikan（貓兒干）附屬於 Favolang 村社。參閱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0），頁 367；另《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載，1648 年贖社競標時，Favorlang（南社）和 Batsican（貓兒干）屬同一單位，以及大、小 Davole（東、西螺）亦然。參閱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3），頁 31。關於贖社範圍的界定，可參閱詹素娟，〈贖社、地域與平埔社群的成立〉，《臺大文史哲學報》59（2003 年），頁 117-142。

⁹ 以「社」作為餉稅單位，以及「大社附徵小社」之原則，請參閱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頁 227-236。

¹⁰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社，方志彙刊第 6 種，2005；1742 年原刊）卷之五·城池，頁 170、172。

貳、移居、擴散活動與新社之形成

康熙 24 年 (1685)，蔣毓英纂修《臺灣府志》指「南社離府治 (指今臺南市) 二百四十里、蔴芝干社離府治二百五十里、西螺社離府治二百里」，南社與蔴芝干社相距十里；蔴芝干社與西螺社相距五十里。相較於康熙 33 年 (1693) 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高拱乾纂《臺灣府志》載：「南社離府治 (指今臺南市) 三百五十里、蔴芝干社離府治三百四十里、西螺社離府治三百二十里」¹¹，相距十餘年，南社與蔴芝干社兩社仍相距十里，似未曾搬遷；蔴芝干社與西螺社則由相距五十里變成二十里，顯然西螺社已有遷徙。乾隆 29 年 (1764)，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指：「南社距城 (指彰化城) 五十里、貓兒干社距城四十五里、西螺社距城五十里」¹²，南社與貓兒干社二社相距約僅五里，似乎說明至遲乾隆 29 年 (1764) 貓兒干社或南社已有過短距離的遷居。

以下針對本研究直接相關的貓兒干社、西螺社的移動情形與造成搬遷的因素，進一步分析。

一、貓兒干社

依據《續修臺灣府志》之「彰化縣布嶼稟保界內」的紀錄：

港尾莊 (距縣六十里)、二崙莊 (距縣六十里)、貓兒干舊社莊 (距縣五十五里)、麥仔寮莊 (距縣六十里)、布嶼稟大莊 (距縣六十里)、龍巖厝莊 (距縣六十五里)。以上七莊，係布嶼稟保界內。¹³

可見最遲十八世紀六〇年代，「貓兒干舊社莊」已形成。¹⁴莊為漢人村落；舊社莊為在舊社 (貓兒干村落) 附近形成的漢人村落。¹⁵據此可推測十八世紀中葉，舊社莊成立時，貓兒干社人已離開舊社，可能已遷移至新社 (相對於舊社而言)。

依據契字資料所示，乾隆 2 年 (1737) 社人已遷居新址：

¹¹ 高拱乾，《臺灣府志》(臺北：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社，方志彙刊第 2 冊，2004)，卷二·規制志，頁 110-111。

¹²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方志彙刊第 15 冊，2007)，卷二·規制，頁 181-182。

¹³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上)》，卷二·規制，頁 169-170。

¹⁴ 由於平埔村社多建立於取水方便又安全的地帶，因此漢人入墾初期多擇址於其附近落腳。這一現象可從臺灣各地較早成立的漢莊名稱發現，有不少漢莊名是依原有社名而來。參閱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 (1700-1900)》，頁 106。

¹⁵ 十八世紀漢人大量移入後，隨著漢人村莊的擴增、人口成長，平埔村社也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競爭而被迫遷徙。參閱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頁 91-139。

(契一)

立賣契貓兒於〔按：干之誤〕社土官哮女、蛤肉、大甲孩武力，甲頭眉斗女、孩勝拔，白番孩女、罵大眉老等，因本社草地一所，南至塘背厝大溝為界，北至七張犁莊後把育溝為界，西至阿勸莊大路，直至張振聲為界，東至張、石、徐三角潭溝起，由崙後西勢圳頭直通七張犁莊東勢舊社舊車路，至把育溝尾止為界；四至明白。今因乏銀費用，閩社公議，愿將此業托中賣與張振聲出首承買，三面言議時價銀一百五十兩。……內七張犁莊照番原約一百石與佃收租；如有租粟短欠，聽業主招佃起耕，依各莊例收租，佃人不得刁難，再照。

乾隆二年二月 日立。

哮女

賣契土官 蛤肉

大甲¹⁶

契文中的七張犁莊（今雲林縣崙背鄉西榮村）¹⁷東勢舊社，即為貓兒干莊（今崙背鄉豐榮村），顯見乾隆 2 年（1737）貓兒干社已離開舊社。又據頂、下番社（合稱番社頭，今雲林縣二崙鄉大同村）一帶出土的「貓兒干土官哮女圖記」，¹⁸與契一之立契人土官哮女可能為同一人，需再釐清。據此，頂、下番社一帶很可能即是貓兒干社遷移之「新社」之一，但不確定是否為乾隆 2 年（1737）搬遷、形成的新社。¹⁹

一般而言，具有族群意涵的「番社」命名，多由漢人給予熟番村落的指稱，表示社人搬遷、形成新居時，漢人已發展成當地優勢社會的主體。²⁰而「頂、下」番社之分與方位有關。

如契一所示，貓兒干的草地範圍，「南至塘背厝大溝為界，北至七張犁莊後把育溝為界，²¹西至阿勸莊（今崙背鄉阿勸村）大路，直至張振聲為界，東至張、

¹⁶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152 種，1963），頁 334-335。

¹⁷ 七張犁莊，位於鹽園往舊庄未過鐵路的路東，原居有近十戶人家，後因遷離而散庄。依據報導人楊永雄（1953 年生）2010 年 12 月 3 日筆者於貓兒干文史協會訪問。

¹⁸ 鍾千葉（昭和 8 年生，1933）與父親鍾進順（明治 40 年生，1907）整理蔗園時，曾掘出骨骸。該骨骸右手捧花瓶，左手握有刻「貓兒干土官哮女圖記」印。依據鍾千葉 2011 年 2 月 9 日口述。

¹⁹ 光緒 12 年（1886），由貓兒干社通事潘何目掌理番租收受之事。潘氏死後，歸下番社鍾得富管理，番租充為番社公共祭祀之費用。參閱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編），《台灣土地慣行一斑》（臺北：南天書局，1998；1905 原刊），頁 62。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書選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64-65，亦記載此一事情。

²⁰ 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頁 120-129。

²¹ 《雲林縣采訪冊》：「把育溝俗名八份溝；在縣西四十二里。長三十五里，闊二丈，深一丈。邑紳張方高以大有圳常為濁水挾沙所淤，遂由崩溝蔡莊另開溝道，引濁水之流入虎尾溪，以宣壅塞。」參閱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方志彙刊第

石、徐三角潭溝起，由崙後（今崙背鄉南陽村）西勢圳頭，直通七張犁莊東勢舊社舊車路，至把育溝尾止為界」，約包括今崙背鄉阿勸、南陽及豐榮等村。那麼貓兒干社的生活領域範圍應較契文所指範圍大。以下將進一步釐清貓兒干社社域的可能範圍。

（契二）

全立鬮書，長房方高、式房方升、叁房方遠長男源^{卅方}、肆房方大。……長房拈得第壹鬮……：鬮分「張陳洪」戶內等庄，及承買張瑚生、張敬伯、盧高陞，併承買貓兒干社番番仔埔等庄。東南以虎尾新溪為界；北由吳厝庄頭經二崙仔庄後，與八卦亭界毗連，再由大圳一直至七張犁面前圳溝為界；西南與徐長盛阿勸庄界毗連為界。……

長房拈得第叁鬮。……：承買南社番之德興庄界內所有歸化庄、東勢寮、瓦窰庄、聯芳庄、名山厝、興化厝、大有庄、五座厝、七張犁等庄，及承買吳昌期戶內之大澳，興化寮等庄。……。

式房拈得第伍鬮。……：與陳參官合夥海豐港保南豐庄一帶玖分得柒之草地。又承買林武官田園底及界內各庄田園底。又承買南社番海一帶布嶼稟保德興庄界內所有一切水田田底，張璉英、羅興胥園底，併大有庄興化厝穡底，厝及厝地，俱歸本鬮管業，仍大竹圍、后溝仔墘、崙前、崙後、七張犁前面番仔埔等庄園底，及番仔埔暫典蔗分，亦歸本鬮管業。……。

乾隆貳拾叁年 月 日 全立鬮書字

親填筆跡肆房方大
親填筆跡長房方高
親填筆跡式房方升
親填筆跡三房方遠長男源^卅
奉父命代拈宗孫源德
知見 胞弟叔士籠，功弟方瑤、方茂
執筆書鬮 表叔林其祥²²

依契文所示，長房張方高所鬮得番仔埔（今二崙鄉境）等庄土地，屬貓兒干社番所有。其範圍「東南以虎尾新溪為界；北由吳厝庄頭經二崙仔庄後，與八卦亭界毗連，再由大圳一直至七張犁面前圳溝為界；西南與徐長盛阿勸庄界毗連為界。」可見其以吳厝庄（今雲林縣西螺鎮吳厝里）旁的虎尾新溪為東南界，北以八角亭（今二崙鄉復興村），延伸至七張犁莊前的大有圳為界，西南界則為阿勸庄。約

36種，2011；1895年原刊），布嶼西堡·水利，頁284。

²² 王連茂、葉恩典整理，《泉州、臺灣張士箱家族文件匯編》（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頁1-6。

今崙背鄉東南境及二崙鄉西南地區。

張方高闢得的土地，尚有南社所轄土地。其範圍大致與道光 11 年（1831）從布嶼稟保劃出之布嶼西保（今麥寮鄉全境、崙背鄉西半部）範圍相符。其中大有庄（今崙背鄉大有村）、五座厝（今崙背鄉豐榮村）、七張犁位在南社東界，與貓兒干社相連。另據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的資料，「崙背庄、草湖庄、蕃社庄、崩溝蔡庄、舊庄、八角亭庄、大庄」，亦屬布嶼東保轄下村莊，各莊均需繳納番租，證實其為貓兒干社地。²³（圖 3-2）

上述貓兒干社域範圍，至少包括今崙背鄉、二崙鄉境。然而確切的社域範圍，仍有待更多史料出土始能釐清。

二、西螺社

今西螺鎮以番社福德祠為中心的漢光里範圍，俗稱「舊番社內」。即漢人勢力形成後，西螺社人居址所在。據明治 42 年（1909）7 月 3 日，《臺灣日日新報》〈斗六の平埔蕃〉：

距今約四五十年前〔按：咸豐九年至同治八年，1859-1869〕在西螺街蕃社保，有六十餘戶蕃族，合為一社統轄。設通事一名，土目四名……三十年前〔光緒五年，1879〕約有四十餘戶移居埔里社，所剩約有二十餘戶，逐漸減少，直到今日。如パアセフヘ族的潘姓係由東勢角移居；中有プアイリハン族女子一名七十五年前〔道光十四年，1834〕由彰化廳下斗六甲庄入籍，今尚精神老而強健，能操蕃語。²⁴

說明大約在咸豐 9 年（1859）至同治 8 年間（1859-1869），西螺街（即蕃社保）有 60 餘戶「蕃族」合為一社，由土官（一名）、土目（四名）統轄。²⁵迨光緒 5 年（1879），約有 40 餘戶遷徙到埔里，留住當地的人口逐漸減少。其中巴宰族（パアセフヘ）的潘姓係由東勢角（今臺中市東勢區）移居而來；道光 14 年（1834）有一名眉里社（プアイリハン）女子，從斗六甲庄（今彰化縣埤頭鄉陸嘉村）嫁入，雖老但強健且能操番語。由此可見，東、西螺社因地理位置相近，彼此間存在著婚姻關係。²⁶然而，道光年間東螺社與眉裡社均參與臺灣中部平埔族跨社群的移入埔里盆地的活動，西螺社並未參與。²⁷直到光緒初年，始搬遷今埔里鎮。因此清末仍有 20 餘戶社人生活於番社一帶。

²³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關係文獻選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67-68。

²⁴ 〈斗六の平埔蕃〉，《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2 年（1909）7 月 3 日，本刊 2 版。

²⁵ 土官即土目，此資料可能不正確。

²⁶ 此外，由「東、西螺度年歌」，說明兩社之間，可能享有相同宗教、語言等文化及經濟網絡關係，參閱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五，頁 107。

²⁷ 移川子之藏，〈承管埔地合同約字を通じて觀たる——埔里の熟蕃聚落（其二）〉，《南方土俗》1：2（1931 年），頁 15-18。

依過去的研究指出，東螺社與眉裡社他遷異鄉緣由，除了漢人墾拓活動（土地喪失）等壓力外，主要因今濁水溪（清代西螺溪）氾濫的因素引起。²⁸果真水患引起平埔村落的搬遷，何以濁水溪南岸的西螺社與貓兒干社得以倖免？再者，十九世紀初葉，臺灣中部平埔族群大舉進入埔里盆地的移墾活動，含西螺社東南方的柴裡、西方的貓兒干社，何以西螺社未曾參與遷徙活動？推測與其保有地租及部分生活領域有關。

關於西螺社人收租的記載，茲引日人調查資料說明：

西螺街之土地大多原由地主西螺社所給出，到後來變成地主權大概都由漢人買得，屬於現在該市街福興宮所有者亦為數不少。然各厝主所需負擔的地基租額三錢八分左右，據說大致上是淵源於口頭約定。²⁹

由上可知，西螺街之土地大多由地主西螺社人口頭約定給予漢人。後來社地大多被漢人買走，包括福興宮所擁有的土地，為數不少屬於西螺社地。各屋主需負擔三錢八分左右的地基租，由來於此。³⁰如契三所示，可進一步說明：

（契三）

立杜賣盡根契人族曾叔祖廷水，有自置瓦店前後兩落併空地一應在內，坐址在西螺街肚，坐南向北。……每年貼納番地租銀三錢六分正……

嘉慶拾柒年伍月 日 立杜賣盡根契人族曾叔祖廷水³¹

根據契文，位在西螺街肚的店舖，即福興宮媽祖廟一帶之舖戶，每年需貼納西螺社「番地銀三錢六分」。與前舉日治時期調查所得「地基租額三錢八分」，相去不遠。筆者從事田野資料蒐集時，獲得西螺社通事後裔滿姓提供刻有「記收過西螺街□□□光緒□□年份下店地租銀參錢陸分足合給完單」字樣之執照木刻版，³²證明「地基租」應為三錢六分。換言之，西螺街原為西螺社地，漢人入墾後，雖然取得土地，每年仍約定貼納社人地租銀。直到十九世紀末，仍維持此一習慣。

此外，據土地臺帳紀錄，蕭家古厝（番社街與光明西路口）所在地，為明治37年（1904）荊桐巷街墜清賣與蕭敬堂。³³該地位在「舊番社內」的範圍，顯示

²⁸ 張素玢指出東螺社、眉裡社遠離故居，與清代濁水溪（舊東螺溪）氾濫有關。參閱張素玢，〈平埔社群空間地圖的重構與解釋——以東螺社與眉裡社為中心〉，《臺灣文獻》57：2（2006年），頁45-87。

²⁹ 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編，《台灣土地慣行一斑（二）》（臺北：南天書局，1998；1905 原刊），頁416。

³⁰ 相同情形也見於隔鄰的柴裡社。按斗六街原為柴裡社公有埔地，雍正年間以降，由於漢人移民日眾，屋宇建設所需，乃以口頭約定向柴裡社承租土地，每年一次繳納基地銀錢，以取得蓋屋永久居住，或出售基地之權利。參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頁39。

³¹ 程大學主編，《西螺鎮志》（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頁9-49-50。

³² 滿其然提供，2011年3月4日筆者於西螺蕭欽禮宅採集。

³³ 《西螺段土地臺帳第7-1冊》（西螺地政事務所提供），頁451；《共有人連名簿》，頁218。

墜清與西螺社不無關係。墜氏生於道光 29 年（1849），卒於大正 13 年（1924），³⁴是否為前述光緒 5 年（1879）社人集體遷徙埔里時，未遷人口後來遷至荊桐居住，不得而知。今日荊桐鄉埔子村為墜姓聚居之地，筆者曾懷疑該姓氏為東螺社後裔，³⁵實情如何，有迨日後釐清。

上述，西螺社社域範圍主要位在今西螺鎮，並及荊桐鄉境。舊社可能位在西螺街附近，番社則為社人移出形成的居址知一，或社人最後所保有的生活空間，不得而知。除了「番社」外，前舉契文出現「番仔埔」等帶有族群意涵的地名，以下將就「番社」泛稱普及的情況，一方面藉以理解漢人開墾活動對貓兒干社、西螺社的衝擊；另一方面說明埔、漢勢力消長及區域開墾狀況。

參、「番社」泛稱意涵暨埔、漢勢力變化

十七世紀二〇年代以來，外力介入西螺社部落社會特別是清代以後，漢人拓墾事業迅速發展，嚴重影響熟番的活動空間。如表 2-2 所示，保數的增加，以及漢人街市、村莊的數量，均說明漢移民總數的成長及漢人社會的發展情形；熟番受到的衝擊於此可見。

十八世紀中葉，為了突破生活困境，熟番不斷在社域內往漢人拓墾邊區或社域外移動，尋找新生活空間。除了前舉貓兒干社人離開舊社，在濁水溪沖積扇之沙崙另立新社外，從其生活領域內有番仔埔、頂番社、下番社（以上今二崙鄉大同村），及西邊的西螺社社域出現番仔園（今西螺鎮中興里）、番仔庄（今雲林縣荊桐鄉義和村）、番社（今西螺鎮漢光里）等社人居址、田園等，均被冠以帶有族群意涵的「番」，顯示貓兒干社、西螺社與漢移民族群勢力有所消長。（圖 3-2）

表 3-2 「番社」泛稱出現時空一覽

社名	地名	年代
貓兒干社	頂番社（今二崙鄉大同村）	乾隆 2 年（1737）左右
	下番社（今二崙鄉大同村）	乾隆 2 年（1737）左右
	番仔埔（今二崙鄉鄉境）	不詳
西螺社	番仔埔（今西螺鎮境）	乾隆 7 年（1742）左右
	番仔庄（今荊桐鄉義和村）	嘉慶 11 年（1806）以前
	舊番社內（今西螺鎮漢光里）	明治 42 年（1909）以前

資料來源：依據本文第一節內容整理而成。

此外，地號 1321 番也同樣登記在墜清名下，《西螺段土地臺帳第 13 冊》（西螺地政事務所提供），頁 95。

³⁴ 墜旺全提供，2010 年 8 月 14 日筆者於荊桐墜宅採集。

³⁵ 〈沒人知 雲林「墜」家人嘆何處尋根〉，《聯合報》，2010 年 9 月 26 日，綜合版。

依據契四所示：

(契四)

立墾單字人業戶張和中，向官給串，開墾草地荒埔一所，坐址在西螺北勢清水仔，東至東螺保十八埕田為界，西至深坑路番仔埔為界，南至樣仔腳坎下為界，北至東螺大溪為界，四至分明，整頓農棋，招至西螺新街佃戶高宗基等前來認主立單，開墾耕種，熟園遞年配納大租一九五抽得，凡有耕種五穀、雜子，冬屆之期，前來請主捐抽，以納供課。……特立開墾單一紙，付執永遠存照。

乾隆七年二月 日

業主 張□□

代書人 姚瑞章

立開墾單字業戶 □□□³⁶

乾隆 7 年 (1742)，業戶張和中給西螺新街佃戶高宗基位於西螺北勢清水仔墾單，屬熟園土地。其西與深坑路「番仔埔」(今彰化縣、雲林縣交界處)為界，大概番仔埔也是旱田，此為目前可見最早出現「番仔 X」的地名文獻。

(契五)

立賣杜絕盡根契人東螺保樹仔腳庄林喜，有承父闔分應份得旱園共伍所，變墾肆所為田，每年原共帶納張業主糖租叁佰壹拾貳觔半，摠在番仔庄下邊，坐址土名壹號叁角坵園壹所，東至圳，西至車路，南至林家園，北至張家園；壹號番仔庄東田壹所，東至林家田，西至車路，南至圳，北至車路；壹號番仔庄前田壹所，東至林家田，西至林家田，南至車路竹腳，北至圳；……引就與布嶼稟保周古觀、鍾晴觀全出首承買……批明上手司單印契先緞付姚天送收存難以折連炤

〔業主張印〕〔六器館記〕

即日收過契內銀貳佰伍十大元完足再炤

代書林大勳

為中人王金

知見人伯父舉

母親郭氏

嘉慶拾壹年拾月 日立賣杜絕盡根契人林喜³⁷

³⁶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65-66。

³⁷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東螺保樹仔腳庄林喜立賣杜絕盡根契〉，編號 T0738_01_0004。

如契五所示，東螺保樹仔腳庄人林喜所賣之「番仔庄」(今荊桐鄉義和村)，以種蔗為主，並以糖為租稅，可知其為水利灌溉所不及的旱園。無論番仔庄或前舉番仔埔均為旱地，說明乾隆初葉以來，隨漢人勢力的膨脹，西螺社人離開舊社並移往社域內以旱園為主(非漢式水田化之地)的地帶。

其次，契二貓兒干社域的「番仔埔」(旱園)及契四西螺社社域的番仔埔，均地處東、西螺溪出山水流、易氾濫之處，均非漢式農耕之優良耕地。如表 3-2 所示，換言之，乾嘉年間以後，無論貓兒干或西螺社域的「番仔 X」地名，逐漸普遍。本論文第二章第二節及對照表 2-1 的街市村莊形成情形，說明乾嘉年間不僅漢人聚落迅速形成且發生漢移民間的械鬥，表示漢人社會逐漸飽和且彼此競爭激烈，而熟番變成相對弱勢的狀態。因此從帶有族群區別的「番仔 X」等地名的出現，一方面表示平埔社域原以熟番為主體的社會，漢人勢力已發展成為優勢群體³⁸；另一方面由番仔埔、番仔庄地處濁水溪臨河低地(水患多)，或旱園(灌溉不易)，意味著適合水田農耕的社地多已成為漢人耕墾的良田，熟番僅能退居水田化不易之地。³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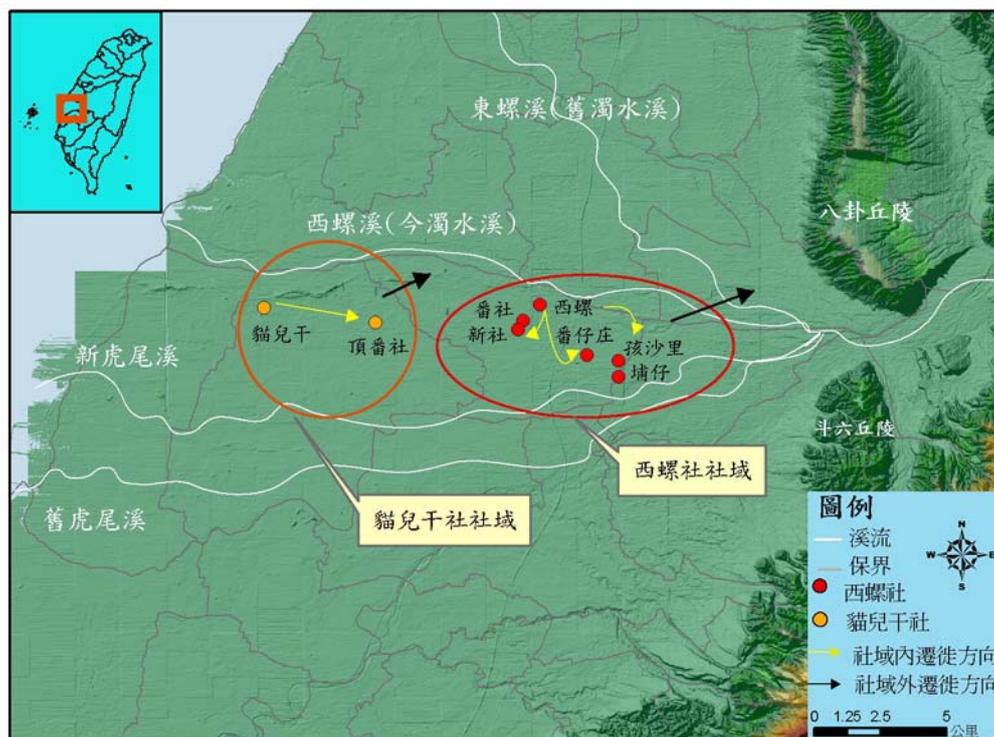


圖 3-2 西螺社及貓兒干社之新舊社分布情形

資料來源：筆者運用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 GIS 系統繪製。

³⁸ 洪麗完針對台灣中部的研究，指分類械鬥的發生，說明當熟番不構成漢人群體的威脅後，他們為了爭取各自的利益轉而內鬥，即漢人優勢社會已形成。參閱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頁 132-136。

³⁹ 熟番退居旱園或易患水災之地，也見於其他社群。參閱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頁 107-118。

第二節 埔、漢交流與部落社經風貌變遷

十八世紀二〇年代後，漢人大量入墾西螺溪下游，西螺社、貓兒干社及南社等部落的社會經濟生活遭受重大衝擊，甚至部落認同也受到動搖。本節藉由傳統部落生活變動過程的觀察，試圖說明熟番社會如何調適與回應漢人社會文化的衝擊，特別是漢人民間信仰如何進入熟番社會，從而影響其宗教生活。

壹、生業改變與定耕生活樣態

一、傳統社會經濟生活

(一) 捕漁與獵鹿

依據《臺海使槎錄》記載：

捕鹿、採魚，自新港以至澹水俱相等。各社俱不敢食犬。東、西螺食豬肉，連毛燻燎；肝則生食，肺腸則熟而食之。二林捕魚，番婦或十餘、或數十於溪中用竹籠套於右膀，眾番持竹竿從上流馭魚，番婦齊起齊落，扣魚籠內，以手取之。⁴⁰

可見捕鹿與抓魚為西部平原熟番社會共通的生活方式。就地理環境而言，如近海的二林等熟番村社以漁獲為主，並衍生出技巧性的捕魚技術。西螺溪南岸的南社與貓兒干社同屬濱海地區的熟番社群，自然也與漁獵脫離不了關係。從近年西螺溪下游沖積扇平原的史前考古發掘顯示，當時生活於此地的人群相當程度仰賴海邊貝類的採集，以及捕獵鹿隻。⁴¹ 荷蘭時代，捕鹿為南社、貓兒干社及西螺社重要的經濟來源，從贖金的多寡反映了該社鹿產數量。⁴² 據表 3-3 所示，前舉三熟番村社都達到平均數額以上，具體說明鹿群對於今濁水溪下游（清代西螺溪）地區人群生活的重要。今西螺街南邊留有鹿場（今西螺鎮鹿場里）的地名，足以證明。

⁴⁰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五，頁 104。

⁴¹ 劉益昌，《雲林縣貓兒干遺址群內涵與範圍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雲林：雲林縣政府，2011），頁 145-153。

⁴² 吳聰敏，〈贖社制度之演變及其影響，1644-1737〉，《臺灣史研究》16：3（2009 年 9 月），頁 17。

表 3-3 西螺河流域附近村社贖金數額與熟番人口

年代/人口/ 贖金額 社別	1655 年 贖金 (里耳)	1682 年 贖金 (明鄭銀兩)	1685 社餉 (清銀兩)	1655 年 人口(人)	1682 年 人口(丁)	1682 年 人口(人)
他里霧	1600	103.68	50.8032	371	59	116
猴悶	300	100.80	49.3920	238	114	224
斗六柴裡		720.00	352.8000		108	212
貓兒干	1470	504.00	246.9600	396	94	184
南社	2900	1645.92	806.5008	623	202	396
東螺	1270	756.00	370.4400	225	199	390
西螺	610	417.60	204.6240	339	101	198
二林	1000	867.60	425.1240	342	84	165
全臺平均	647	416.11	202.2758			

資料來源：引自吳聰敏，〈贖社制度之演變及其影響，1644-1737〉，《臺灣史研究》16：3（2009年9月），頁14，表二。

說明：本表僅抽列西螺河流域熟番村社。

（二）粗耕

明永曆16年（1662），鄭氏政權來臺，四個月後派駐在今臺中海岸的地帶部隊，由於侵擾大肚土番（今臺中市大肚區）造成動亂、官兵傷亡。鄭成功為此派遣都事李胤前往監軍，並將部隊撤至南社駐紮，下令不准擾亂土社。⁴³期間負責經理糧餉的延平王戶部主事楊英寫到：

壬寅、四月……至八月，奉旨南社，適登秋收之期，目睹禾稻遍畝，土民逐穗採拔，不識鉤鎌割獲之便。一甲之稻，云採數十日方完……⁴⁴

十七世紀漢人大量入殖以前，南社以漁獵游耕為主要經濟型態，農作活動為其主要生產方式，惟農業技術較顯原始。進入十八世紀四〇年代以後，南社熟番「男婦以手摘取，不用鎌銜」，農業生產技術仍未有顯著改變。不僅南社如此，同屬彰化縣轄內各社，也維持其傳統的生產技術。⁴⁵說明漢人即便已接踵而至，熟番仍為濁水溪下游的主體人群，因此生活方式未受太大衝擊而有所改變。

前舉南社為北路少數有稻米生產的地區。社人以米飯為日常主食，在收穫季節舉辦祭典，一起飲酒、歌舞作樂。從南社會飲歌的陳述：「耕田園遇好年歲，收得麻、收得米，捕得鹿且多」可以說明。⁴⁶同樣位在西螺溪下游、在南社東北

⁴³ 楊英，《從征實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32種，1958），頁191。

⁴⁴ 楊英，《從征實錄》，頁193。

⁴⁵ 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90種，1961），頁28。

⁴⁶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五，〈南社會飲歌〉，頁106-107。

方的西螺社也有唱頌捕鹿、耕田園等內容的歌謠，⁴⁷反映西螺地域的熟番村社主要以農耕及捕鹿為經濟活動。此外，臨海而居的南社，也在冬季採集海水乾燥後自然形成的鹽食用。⁴⁸

以上所述為十七世紀中葉，本研究區熟番社的產業狀況。整體而言，仍以漁獵及農耕活動為主，並從事採集。惟生產工具簡單；隨著漢人逐次進入，接觸日趨頻繁，其生業型態也隨之改變。

二、生業改變

（一）水利構築

水利的開發是當時維持、提升土地生產力的關鍵。為了便利墾務的推行，官方獎勵民間修築水圳。十八世紀初，嘉南平原有「築堤瀦水灌田」的「陂」共有三十四條。⁴⁹其中康熙 53 年（1714）諸羅縣知縣周鍾瑄捐銀二十兩，協助墾民與西螺社熟番共同開築西螺引引庄陂灌溉田園。⁵⁰ 依契文所示，光緒年間四塊厝庄（今西螺鎮埤頭里）附近有一條稱作「番仔圳」的水圳，⁵¹兩者是否有所關連，不得而知。

整體而言，西螺溪南岸的水利工程，奠基於康熙五〇至六〇年（1701-1721），完成於乾隆年間。而水田化的普及，大致是乾隆末年以後之事。（詳見第二章第一節）隨著漢人墾拓成果的累積與族群勢力的成長，西螺社等熟番的生活空間日益受到壓縮，且因漢移民拓墾而改變的，使自然環境原本以狩獵、游耕為主的部落傳統生產方式不得不有所調整，因此西螺等社人逐漸學習漢式的水田定耕農作方式。水利修築顯然是其生產方式改變的重要指標。

（二）水田定耕

藉由表 2-1 漢人聚落的增長情形，可說明人口成長與土地贍養力提高關係密切，另一方面也足以反映水稻普及之狀況。由於清代未見西螺社有關水田定耕的文書留存，以下擬透過與西螺社比鄰的東螺社之土地經營狀況，說明社人學習漢式水田的情形。

（契六）

立典契人東螺社番山有系、甲頭大霞施、九冒施，有承祖父應分水田一段坐落土名南靖厝前。東至巴難知里田，西至雪仔系巴連田，南至圳，北至雪仔系田，四至明白為界。乾隆貳拾年拾貳月經典與陳立劍銀壹百叁拾員

⁴⁷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五，〈東西螺社度年歌〉，頁 107。

⁴⁸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三，頁 70。

⁴⁹ 陳夢林，《諸羅縣志》，卷之二·規制志，頁 112-118。

⁵⁰ 陳夢林，《諸羅縣志》，卷之二·規制志，頁 118。

⁵¹ 〈光緒 7 年西螺街陳合榮派下立杜賣盡根契字〉，郭雙富提供（2011 年 9 月 7 日筆者於霧峰郭宅採集）。

限捌年終取贖，茲耕伍年尚欠叁年到限，今因乏銀費用，自情愿再將田托中引就送典陳宅出首承典，三面言議時兩劍銀共式百捌拾大員正……年帶納田租粟玖斗滿完納明白，給單付炤，連前契叁年，共限叁拾叁年互滿，有系父子備契內銀取贖……

為中人打留隊和勝
代書打留苗氏愷

乾隆貳拾伍年拾貳月 日立典契人東螺社番山有系

男甲頭大霞施、九冒施⁵²

由此契文可知東螺社番山有系等人擁有南靖厝前（今彰化縣田尾鄉南鎮村）水田，是承自祖父而來，也就是說水田化過程是在山有系祖父手中完成。依南靖厝的位置判斷，其附近田地引康熙 58 年（1719）開鑿的施厝圳（八保圳）水源灌溉。⁵³ 說明東螺社人可能在施厝圳完成後，獲水圳灌溉之利及受漢人耕種方式的影響，而由粗放輪耕旱作轉為水田耕種。值得注意的是，漢人從事水田稻作需要長期精耕細作，熟番粗耕輪作地利耗盡即換另一耕作地的方式。相形之下，地域的佔有性較高。又埔、漢族群土地觀念的差異，也反映在土地的典賣行為上。本契文顯示典期為三十三年，此舉已形同變賣。以「典」取代「杜賣」是東螺社普遍的現象，⁵⁴ 埔、漢土地權利的差異常成為彼此衝突的導因。

除此之外，契六的代書打留苗氏愷為東螺社熟番，說明清政府自雍正 12 年（1734）以來，在各部落設立土番社學對於教授熟番學習漢字，已有相當成效。⁵⁵ 但早在雍正 2 年（1724）黃叔瓚即發現「東螺、貓兒干間，有讀書識字之番。有能背誦毛詩者，口齒頗真；往來牌票，亦能句讀」⁵⁶ 說明東、西螺河流域的熟番應早在土番社學設立前已開始接觸漢文化，且有識得漢字者，意味著讀書識字後熟番也受漢文化影響。

貳、變動中之社會風貌

一、埔漢競合關係

十八世紀以來漢人大量移入臺灣，漢文化介入熟番社會日趨深刻。雍正 2 年（1724）黃叔瓚指出西螺溪南、北兩岸的熟番社群，與漢人間的「副遜」現象：

⁵² 傅斯年圖書館藏，〈乾隆 25 年東螺社番山有系立典字〉文物編號 Fsn02-09-467。

⁵³ 就彰化平原而言，施厝圳共灌溉了東螺東保、東螺西保、武東東保、武東西保、燕霧上保、燕霧下保、半線東保、馬芝遴保等範圍。

⁵⁴ 劉澤民等編，《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51。

⁵⁵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下）》，卷之十一·學校，頁 494-496。

⁵⁶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五，109。

半線社多與漢人結為副遞，副遞者盟兄弟也。漢人利其所有，托番婦為媒，先與本婦議明，送布數匹與婦之父母，與其夫結為副遞，出入無忌。貓兒干、東西螺、大武郡等社亦踵此惡習，但不如半線之太甚而已。⁵⁷

「副遞」又作「付遁」，番語指的是親戚之意，⁵⁸也有學者認為是「共妻」。⁵⁹無論如何，漢人運用各種手段，攀附熟番為親，或結為兄弟，以方便進出平埔村社。⁶⁰隨著來臺漢人日增，漢人與熟番社群接觸機會日漸頻繁，紛爭也就相對增加，如拐逃番婦、藉姻親之名混占番業等影響社會治安之事。⁶¹其次，前已述及，土地權利觀念的認知不同，日後便成為熟番族群與漢人衝突的導因。根據今雲林縣麥寮鄉留下一則傳說：指明末清初漢人入墾濁水溪下游地區，由於壓迫到原住民生活領域，時有互相殺戮的情形。當時有一漢人少年及平埔族少年，兩人因年紀相仿、志氣相投而結為至交好友，為化解雙方仇恨，日夜奔走，終於番、漢兩族合好互惠，但兩人不幸於一場瘟疫中喪生，先民感念兩人恩德，遂搭建草寮祭祀，光大寮（今麥寮鄉麥豐村）居民並稱他們為大、二吏使公，意即說合的使者。⁶²光大寮聚寶宮的祀神傳說，反映了移墾初期埔、漢關係的社會狀況。

二、部落生活變化

（一）市場經濟

據荷蘭時代的記載，南社擁有 2,200 棟房子，約有 3,500 個居民。⁶³ 當地居民今日仍能完整講述南社當時的盛況，並以「番社十八街」形容之。另稱雷厝（今麥寮鄉雷厝村）附近為「王城」，對照考古及相關資料，所謂「王城」很可能是 Favorlang 的大型聚落所在。（本章第一節）由考古資料也可推斷，該社也有對外貿易的行為。⁶⁴ 從南社往東方走，為貓兒干社新社之一的番社頭（分頂、下番社，今二崙鄉大同村），⁶⁵ 相對於下番社，頂番社為貓兒干社主要的部落所在，其聚落建築在土丘之上，並且形成一條與漢人互相貿易的街市。⁶⁶ 由頂番社往東南方行進十三公里左右的番仔庄（今荊桐鄉義和村），地處西螺社域，應為西螺

⁵⁷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五，頁 116。

⁵⁸ 陳夢林，《諸羅縣志》，卷之八·風俗志，頁 244。

⁵⁹ Shepherd, John R.,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527, n.127.

⁶⁰ 清代莊、社管理有所區別，不互為統屬。理論上，番漢彼此不可任意進出莊、社。參閱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志》（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頁 366。

⁶¹ 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頁 169-173。

⁶² 光大寮聚寶宮第十五屆管理委員會，《光大寮聚寶宮沿革誌》（雲林：光大寮聚寶宮第十五屆管理委員會，2007），頁 23。

⁶³ 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臺南：臺南市政府，2000），頁 354。

⁶⁴ 劉益昌，《雲林縣貓兒干遺址群內涵與範圍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頁 137-145、154-159。

⁶⁵ 有關貓兒干社遷居新社的討論，詳本章第一節。

⁶⁶ 鍾千葉（1933 年生）報導，2011 年 2 月 9 日筆者於新北市蘆洲鍾宅採訪。

社的新社之一。社中有一條通往四塊厝（今西螺鎮埤頭里）的道路，也有埔、漢交易的街市產生。⁶⁷但究竟雙方交易型態如何？不得而知。

據十八世紀中葉，謝遂〈職貢圖〉卷二描述了西螺社從事商業活動的情形：

西螺社等社番，熟番居處，服飾與大肚等相似，其人趨捷，束腹奔走，接遞文移，官給以餼；番婦常挈子女赴縣，用穀帛相貿易。⁶⁸

說明西螺社因位居官道舖遞要站，麻踏（部落未婚青年）協助官員遞送文書，番婦則攜子前往彰化縣城販售穀物、布疋。筆者推測西螺社應為彰化縣各社中對外貿易活動較明顯者，故被記錄下來。

（二）婚姻關係

由於清初臺灣為漢人移墾社會，加上清廷制定了限制攜眷渡臺的政策，因而產生男女人口組成不均的現象，並形成特殊的社會風氣；⁶⁹此為漢人男性與熟番女性通婚的重要背景之一。黃叔璥在描述「南路鳳山番一」的婚嫁時，發現「近日番女多與漢人牽手者，媒妁聘娶，文又加煩矣」，⁷⁰可知在康熙末年臺灣男、女性別分布不均的漢人社會，漢人單身男子與熟番女子通婚的情形屢見不鮮。由於熟番多屬母系社會，女性在財產繼承或家庭事務上，擁有一定權利。⁷¹因此漢人男子與熟番女子有了婚姻關係，便能順利取得部落的土地，如泉州人張士箱在入墾西螺溪南岸初期，與番社（疑為貓兒干社）結親，取得土地開墾權，成為布嶼稟保、西螺保的大墾戶。⁷²（詳第二章第三節）

（三）認同變化

乾隆 29 年（1774），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紀錄南社、貓兒干社熟番宣稱其祖先為福建興化人，因遭受颶風侵害始意外來到臺灣，並娶番婦為妻，自此在臺繁衍定居。⁷³從道光 11 年（1831）編修的《彰化縣志》載：「貓兒干社番，有說興化話者，想係興化人入社所傳。」⁷⁴足見隨著漢人優勢社會的形成，貓兒干社人的語言受到不小的影響。今麥寮鄉麥豐村仍保有「興化寮」的地名，從文獻

⁶⁷ 劉崑崙（1942 年生）報導，2011 年 9 月 12 日筆者於荊桐番仔庄宏田碾米廠採訪。

⁶⁸ 謝遂，《清職貢圖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180 種，1996；1751 年原刊），頁 32。

⁶⁹ 張莢，〈清代初期治臺政策的檢討〉，《臺灣文獻》21：1（1970 年），頁 27-28。

⁷⁰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卷七，頁 145。

⁷¹ 洪麗完，《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1700-1900）》，頁 169。

⁷² 劉澤民、陳文添、顏義芳編，《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 64。

⁷³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中）》（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方志彙刊第 16 冊，2007），卷十五·風俗三，頁 688。

⁷⁴ 周璽，《彰化縣志（下）》（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方志彙刊第 21 種，2006；1832 年原刊），卷十一·雜識志，頁 534。

的紀錄與留存的地名，說明來自福建的興化人曾長期在當地活動，及其與平埔村社往來的歷史過程。此外，余文儀也發現南社、貓兒干社熟番子女的婚配皆由父母決定，⁷⁵ 顯然與傳統平埔村社之婚姻制度有所不同，應是受漢文化影響的結果。

以上事實，不僅反映了南社與貓兒干社之平埔女子與漢人通婚的現象，也說明外來文化的衝擊導致熟番認同變遷，因而有宣稱祖籍來自福建省興化府的情形。

(四) 信仰變遷

隨著漢人移民日多、漢莊日增的情況下，莊、社彼此的空間距離減少，漢人的文化活動也逐次滲入平埔社會。根據蔣毓英《臺灣府志》卷六·歲時所言：

二月二日，或十六日，各街、社、里逐戶斂錢，宰牲演戲，賽當境土神，名曰「合福」。⁷⁶

說明十七世紀末葉以來，無論漢人聚居的「街」、「里」，或平埔族人的「社」，均相當重視福德正神的聖誕活動情形。

有關福德正神等民間信仰，在當時西部平原平埔社會的傳佈情形及熟番接受漢人民間俗信的程度，從西螺社北邊的眉裡社之契文更能具體說明：

(契七)

同立開墾字人東螺西堡眉裏社番巴難胡、水生大怡得意、雪加成等眾番，有曠埔地一所，坐落土名在茄苳腳莊西勢車路墘，…今已成田，同眾番約自道光十九年起，帶納番租銀二元，抽出一元以為天上聖母，又一元以為福德爺演戲費用。保此田係是眾番公地，與別漢人無干，……。

道光十九年 月 日⁷⁷

在漢人民間信仰中，福德爺（土地公）等信仰易與熟番產生互動，主因隨著漢式水田定耕生活傳入熟番社會，與五穀豐收有關的土地公信仰受到重視。其次，契七也呈現彰化平原的東螺社、眉裏社即已崇信天上聖母的現象。

道光年間，移墾埔里盆地的東螺社人帶著漢人的生活經驗。因此，光緒 7 年（1881），當移住林仔城（今南投縣埔里鎮籃城村）的社人，為了解決農田生產的問題，乃有求助於媽祖之舉。按林仔城東邊種植水稻的南投股仔（今埔里鎮籃城里）地方，因眉溪水源不足，溪底又滲水嚴重，稻谷收成不佳。東螺社李姓頭目向漢人陳朝宗請教解決之道，陳氏建議恭請彰化南瑤宮媽祖巡境、庇佑豐

⁷⁵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中）》，卷十五·風俗三，頁 688。

⁷⁶ 蔣毓英，《臺灣府志》，卷六·歲時，頁 201。

⁷⁷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517-518。

收。次年，農曆九月上旬，陳氏帶領東螺社人七名（乃、宇二姓各一人、黎姓二人、李姓三人）及入贅東螺社的張姓漢人一同前去迎請，果然神威顯赫，田園不再滲漏。此後，每年社人皆行禮如儀前往迎請。光緒 15 年（1889），為感念媽祖神靈護佑豐收，更有十四人一同前去迎請媽祖巡境的紀錄。⁷⁸由此可知，媽祖為跨族群的信仰，熟番因其靈驗顯著而崇信祭祀，進而成為村社傳統。

第三節 部落傳統信仰變遷：以番社福德祠為例

壹、福德祠之設及其意義、功能

一、設置情形與變遷

番社福德祠位在今西螺鎮漢光里，「番社」名稱由來，應與漢人勢力擴張後，對熟番居址以帶有族群意味的他稱命名有關，前已述及。番社福德祠位於西螺社域，附近居民慣稱當地為「舊番社內」，乃對照於西螺社人遷徙至番社南邊的「新社」居址而言。

道光 29 年（1849），福德祠由西螺社民潘壽山向當地埔、漢居民募款建立。日治時期進行寺廟登記之際，管理人乃以「業主番漢公」的名義進行登錄；⁷⁹也就是熟番與漢人共同擁有之意。細究西螺地域土地公信仰的發展，由附錄四可知十九間奉祭土地公的廟宇有七間建於嘉慶年間，主要與濁水溪下游地區水利建設普及後，居民為求農稼得以豐收，因而立廟祭祀有關。漢人祭祀土地公，以求五穀豐收，受漢文化影響，特別是漢式水田耕種的熟番，也認為祭祀土地公有助於作物豐收。前舉東螺社及眉裏社的個案，說明熟番接受漢人民間信仰與神明是否靈驗具有相當關係，甚至因而成為熟番部落社會的新傳統。

據傳福德祠設置之初，僅為高一尺餘之小廟，內奉土塑福德正神像；也僅有「舊番社內」的埔、漢居民前往祭拜。日治時期，因劃歸西螺街十四保（即番社保）管轄，逐漸成為番社保居民的共同信仰。戰後，改為漢光里轄區，福德祠乃變為今漢光里里民奉祭之所。民國 60 年（1971），當地居民倡議重修，延至民國 73 年（1984）祠廟地主允諾捐地，乃將福德祠往南邊擴建，並於是年農曆 8 月 20 日竣工。後因祠廟所在地至民國 91 年（2002）未過戶，致生紛爭，管理委員會為終止紛擾，於民國 92 年（2003）召開信徒大會並決議購地。⁸⁰爾後，福德

⁷⁸ 包括馬福生、馬青年、李天恩、李萬、李行里、宇成、黎瑞、黎主、乃乞食、楊長生、蒞水連、墜源、劉添、張通。參閱謝繼昌，〈水利和社會文化之適應——籃城村的例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6（1973 年），頁 70-71。

⁷⁹ 不著撰人，《西螺堡祠廟齋堂臺帳》，福德祠，無頁碼。

⁸⁰ 〈西螺鎮漢光里福德祠購地記〉，鑲嵌於漢光里福德祠壁上。

祠的運作更臻完備。

大正年間，福德祠另籌組「土地公會」，成員以今漢光里居民為主。每年元宵節與中秋節慶典、祭拜土地公時，也是「吃會」的日子。也就是土地公會的會員聚餐日子。此外，農曆「謝平安」，福德祠爐主會前往福興宮、廣福宮、廣興宮及伽藍爺廟迎請神尊前往作主，里民也會敬備三牲等供品酬謝神恩。當天值年爐主依據里民名簿在神前擲筊選出下一屆爐主。會內另奉有開漳聖王神像，也會因爐主易人而隨之輪祀於其家宅。至於開漳聖王的輪祀始於何時？不得而知。不過，藉由代表漳人信仰的開漳聖王輪祀，來凝聚庄民的漳人認同意識，說明清代的人群組織模式，經常藉助神明與廟宇系統，作為人群建構的方法。（詳本論文第四、五章）

二、內涵與特色

（一）以福德祠作為部落財產管理機構

清末，福德祠附近的土地為居住在番社境內的熟番與漢人所共有，一半作為放牧、一半為養殖的魚池。⁸¹明治 31 年（1898）臺灣總督府建立寺廟管理制度，要求公業及團體之土地，必須依名稱、管理人氏名及住所進行申報作業。⁸²當時番社漢人保正廖登雲與西螺社熟番代表滿芳兩人，共同作為福德祠管理人代表，進行土地申告作業。大正元年（1912）廖登雲過世，其長男廖心華繼承管理人，並變更申告，企圖獨佔該共有地。由於廖氏的企圖被共有者所得知，公議決定以蕭敬堂等六人為代表，前往臺南州法院提出申訴。大正 12 年（1923）左右，在嘉義稅務出張所所長中村秀穗及虎尾郡警察課長石橋文三見證下，將福德祠土地所有權變更回舊番社境內 96 戶庄民共有，也包含廖心華在內（擁有 192 分之 2 分的持分）。

事後，擔心分割後的產權有礙於公共事務作業，居民們為了保留土地共有的經營模式，於是協議將產權贈與「寺廟福德祠」，並以該名義進行登記，取得 192 分之 182 的持分。同時，選任蕭敬堂、蕭繼亨、張金龍、陳炎、陳平、滿食婆、廖桂、廖溪擔任管理人，主要負責共有產業、祭祀活動及其他事務的管理。⁸³

（二）部落土地共有制之延續

前舉可知，福德祠的設立與經營方式，反映了住居「舊番社內」的居民所組成的祭祀團體與埔、漢族群互動關係。依據昭和 20 年（1945）〈西螺土名番社寺

⁸¹ 〈昭和 12 年西螺土名番社寺廟福德祠所有地二閱スル略歴及經過〉，蕭欽禮提供（2011 年 2 月 9 日採集），筆者徵得蕭先生同意後，提供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採集，〈西螺福德祠文書〉，檔案編號 T0790。

⁸² 林佩欣，〈日治前期臺灣總督府對舊慣宗教之調查與理解（1895-1919）〉（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2），頁 92。

⁸³ 〈昭和 12 年西螺土名番社寺廟福德祠所有地二閱スル略歴及經過〉，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採集，〈西螺福德祠文書〉，檔案編號 T0790。

廟福德祠所有地ニ関スル略歴及經過〉記載，大正 12 年（1923），該土地由 96 戶庄民共有，且規定「原則上，轉入居住在舊番社境內的人可以取得其共有權，移出到舊番社境外的人，自然喪失其共有權，有著所謂『限於常時居住於舊番社境內者，具有共有權』的條例」，⁸⁴也就是說必須常居住於舊番社境內者，才享有共有權；只要遷出舊番社境外，即喪失共有的資格，說明福德祠所屬的產業，具有高度的排他性及地域性格。

那麼，所謂「舊番社內」的地域範圍，是否為今日福德祠所在的漢光里範圍？或日治時期番社庄全境？抑或有其特定地域？值得釐清。據明治 35 年（1902）的人口記載，番社庄共有 83 戶 393 人，其中包含熟番 7 戶 45 人，⁸⁵對照前舉福德祠共有土地者 96 戶（共有土地持分分母為 192，可能為 192 人），雖然相距 20 餘年，即使人口有所成長，差距不應如此之大（差 201 人）。上述人口數字說明享有福德祠的土地權利者並非全部住在以番社庄的居民，所謂「舊番社內」的範圍也非含括日治時期「番社庄」全部，而是「番社庄」內的更小地域，很可能指當時在番社庄的西螺社社址而言。

按福德祠位在今漢光里西南角，其西南邊與新社（今西螺鎮新安、新豐里）比鄰。若以今日道路劃界，舊番社內的範圍大致為建興路以西，菜市街以南，興農西路以北，平和路以東的地域。此區域內有一聯外道路即「番社路」。光緒 3 年（1877），廖登雲為修造道路，在舊番社路（今番社路）掘出骨骸，後向業主蕭益盛借地興建有應祠供奉。⁸⁶該地居民在建築房舍時，也常掘獲陶甕或貝殼串鍊、骨骸等物，⁸⁷足以說明該地域當為西螺社社址之一。換言之，福德祠附近即為舊番社的範圍。

前已述及，漢人開墾初期多於熟番村社附近建立漢人聚落，甚至有埔、漢混居的情形。特別是西螺街與番社間，車程僅十分鐘左右，相當接近。因此，社人與漢人接觸頻繁，可想而知。雖然如此，西螺社仍保留包括池塘等財產的部落共有社地之傳統，直到昭和年間，依然不變。

貳、社地之經營

十八世紀以來，漢人逐次入墾，西螺社社地不斷轉移、流失，前已述及。日治時期，番社福德祠附近的公有社地，可說是部落最後仍擁有的土地之一。其中地號 882 番地內有 7 甲多未墾荒埔及 4 分多的魚池、882 之 2 番地有 1 甲多的原

⁸⁴ 〈昭和 12 年西螺土名番社寺廟福德祠所有地ニ関スル略歴及經過〉，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西螺福德祠文書〉，檔案編號 T0790。

⁸⁵ 〈臺灣發達ニ關スル沿革調査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5 年（1902）1 月 1 日，第 781 冊，文號 1，頁 207。

⁸⁶ 筆者田野訪查過程中，未發現有應祠存在，可能已拆遷他地。不著撰人，《西螺堡祠廟齋堂臺帳》，有應祠，無頁碼。

⁸⁷ 蕭欽禮（1933 年生）報導，2011 年 2 月 9 日筆者於西螺番社蕭宅採訪。

野及 882 之 4 番地有 2 甲多原野，共有 15 甲 3 分 2 厘餘的（如附錄五）。說明光緒年間社人擁有的土地，以原野未墾荒埔為主。或許因地利不佳，才能一直為社人所掌控。至於漢人擁有福德祠的參與權，除了可能與建廟之初的捐款有關外，因資料限制，無法說明。

明治年間，福德祠共有地的收益，除了作為祭祀土地公的費用外，剩餘的經費用來作為每年居民的保甲費用。當時公費的籌措多來自魚池的出贖，大正年間，福德祠附近土地仍為未墾荒埔，常為附近居民多放牧牛隻處所。⁸⁸不過，昭和 12-16 年（1937-1941）期間，為籌措買收部落公有建物的土地，以及建立國語講習所，居民決議實行五年經營計畫，並委由福德祠管理人籌辦。⁸⁹如表 3-4 所示具有管理人資格者，主要以西螺第十四保保長蕭繼亨為首，與舊番社內的甲長一同主持。其中除了管理人滿食婆與甲長滿芳，⁹⁰同為西螺社後裔外，其他人的族群身分目前無法確認。⁹¹無論如何，從福德祠土地共有與經營方式，可知昭和年間番社公有土地依然維持埔、漢共同經營的模式。

表 3-4 昭和 12 年（1937）西螺 882 番地原野開墾決議代表名單

姓名	身分	所在地	備註
蕭繼亨	管理人	西螺街西螺 885 番地	第 14 保保正
張金龍	管理人	西螺街西螺 1335 番地	
廖桂	管理人	西螺街西螺 1325 番地	
滿食婆	管理人	西螺街西螺 1322 番地	西螺社人
滿芳	甲長	西螺街西螺 887 番地	西螺社人
林知高	甲長	西螺街西螺 1332 番地	
莊角	甲長	西螺街西螺 873 番地	
黃竹旺	甲長	西螺街西螺 909 番地	
廖南	甲長	西螺街西螺 1331 番地	

資料來源：〈昭和 12 年 1 月 4 日立西螺 882 原野開墾ニ関スル決議書〉，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採集，〈西螺福德祠文書〉（蕭欽禮提供），檔案編號 T0790。

⁸⁸ 每年得有 120 圓的「魚池底金」收益，其餘則由公費融資賺取的利息金支付。〈大正 12 年度起總埔收支簿〉，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西螺福德祠文書〉，檔案編號 T0790。

⁸⁹ 〈昭和 12 年 1 月 4 日立西螺 882 原野開墾ニ関スル決議書〉，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西螺福德祠文書〉，檔案編號 T0790。

⁹⁰ 清代的番社行政，依部落組織有通事、土官等領導階層；進入日本統治的保甲制度，將清代的通事直接轉化為甲長。因此，原為通事的滿芳變成甲長。有關日治時期國家制度落實於熟番社會的討論，請參閱詹素娟，〈從差異到混同：日治初期「帝國臣民」架構下的熟番社會〉，收入於洪麗完主編，《國家與原住民：亞太地區族群歷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頁 71-104。

⁹¹ 筆者調閱日治時期的戶籍舊簿資料，發現管理人與甲長及其他土地共有人（96 人），均為「福」（即祖先來自中國福建），大約與認同變遷有關。蓋今西螺鎮境以福佬為主要居民。少數族群的社人易於認同優勢族群的「福」。

依據開墾決議，首先，將地號 882 番地中的未墾荒埔，開闢為水田，並將 882 之 2 番地（1 甲多）的原野築造成為養魚池。大致而言，此時的公有地可分為原野、水田及魚池三部分。在水田初闢階段，主要是僱請番社內的居民協力開拓，如前清通事滿芳經常要協助除草、稻苗運送以及施肥等工作。日後田園收成的米穀載運，也多由他掌理。⁹²

由表 3-5 所示，承贖的佃人多為番社內的居民，以經營水田與魚池養魚為主。其中水田稻作依每年二期酌收贖金，每期每甲繳納 70 石的租谷。依據《昭和 12 年度起至全 16 年度五個年間收支明細簿》記載，計畫五年內收益 7,201.63 円，最主要的來源為土地出贖及金錢放貸生息，並運用於支持祭祀活動、國語講習所建置等部落開支。⁹³戰後，民國 58 年（1969）為設立省立虎尾中學西螺分部（今西螺國中），徵收福德祠 19.878 公頃的土地作為校地。⁹⁴此後福德祠所屬財產，僅存廟前魚池及部分零星土地。

表 3-5 番社內公田出贖情形

佃人	地號	地目	面積 (甲)	年租 (石)	贖金(円)	期限	備註
新社 黃自遠	第 1、2 圖	水田	0.7695	5.386	127.27	昭和 12-15 年 (1937-1940)	
	路南東坵	水田	--	--	10.00	昭和 13-14 年 (1938-1939)	
					8.34	昭和 15 年 (1940)	
番社 張長	第 3、4 圖	水田	0.7075	4.952	117.02	昭和 12-16 年 (1937-1941)	
	路南一坵	水田	--	--	10.00	昭和 13-14 年 (1938-1939)	
					16.67	昭和 15-16 年 (1940-1941)	
番社 程本	第 5、6 圖	水田	0.9415	5.690	155.71	昭和 12-16 年 (1937-1941)	
	路南一坵	水田	--	--	10.00	昭和 13-14 年 (1938-1939)	
					16.67	昭和 15-16 年	

⁹² 〈昭和 12 年西螺 882 番地寺廟福德祠所有基本財產 5 年計畫經營抄簿〉，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西螺福德祠文書〉，檔案編號 T0790。

⁹³ 〈昭和 12 年度起至同 16 年度五個年間收支明細簿〉，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西螺福德祠文書〉，檔案編號 T0790。

⁹⁴ 〈民國 59 年臺灣省立西螺高級中學給蕭繼亨函〉，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西螺福德祠文書〉，檔案編號 T0790。

						(1940-1941)	
邱德謀	路北一坵	魚池	1.4526	--	90.00	昭和 14 年 (1939)	
					100.00	昭和 15-16 年 (1940-1941)	
番社 廖桂	第 1、2 圖	水田	0.432	依舊	--	昭和 15-16 年 (1940-1941)	6 月 5 日承 自黃自遠
	路南東半坵	水田	--	--	--		
番社 滿食婆	第 1、2 圖	水田	0.3075	0.216		昭 和 15 年 (1940)	6 月 5 日承 自黃自遠
	路南一坵半		--	--	--		
	第 1、2 圖	水田	0.7695	6.300	--	昭 和 16 年 (1941)	
	路南東坵、 中坵						
番社 李水河	第 5、6 圖	水田	0.9415	6.300		昭 和 16 年 (1941)	承 自 程 本，贖金改 作份
	第 5 圖	水田	--	--	29.5		
番社 陳春火	第 1、2 圖	水田	--	--	225.61	昭 和 16 年 (1941)	贖金改作 份
	路南						

資料來源：〈昭和 12 年西螺 882 番地寺廟福德祠所有基本財產 7 年計畫經營抄簿〉，收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採集，〈西螺福德祠文書〉，檔案編號 T0790。

小結

十八世紀三〇年代以來，漢人大量進入西螺溪下游地域從事開墾活動。隨著移民水田化拓墾活動的推展及漢人總數的增加，逐漸壓迫熟番傳統生活領域，遂有離開舊社、遷徙新社的情形。具有族群意涵的地名，如「番社」、「番仔庄」、「番社頭」等名稱逐漸普及，埔、漢族群勢力我消他長明顯。

熟番難抵漢人勢力的侵襲，也接受漢文化的洗禮。大致上，多為時勢所迫，亦有出於對漢文化的仰慕而主動學習，尤其是漢人的經濟力與水田生產方式。漢番頻繁交流的結果，部落社經風貌逐漸改變，原本過著粗耕游獵生活的熟番，生產工具簡單，產量有限；反觀漢人精耕細作的水田稻作，產量較豐沛且穩定。學習漢式定耕生活的熟番，也接受庇佑農稼豐收的土地公信仰。也就是說，西螺社人接受土地公信仰的原因乃因學習水田稻作的關係。

除了建立福德祠、供奉福德正神外，清代接受漢文化以來，西螺社人也拜媽祖，每年過年必須前往西螺街福興宮、廣福宮祭拜。詳細情形，本論文將在第五章一併討論。

此外，與漢人社會互動過程中，熟番同時也學習且保存熟番傳統制度，如土地公有習慣。這種埔、漢文化共存的現象，說明了漢人雖為強勢族群，但未必單向影響熟番社會發展，漢人社會也有接受部落習慣的情形，此與過去研究者視部落接受漢人民間信仰為「漢化」現象的看法不同。顯然，熟番社會並非完全居於弱勢、缺乏主體性，其主動學習異文化、改善生活的表現，值得後續再研究。



第四章 西螺商業街肆發展與地方信仰網絡關係

清代移墾西螺地域的漢人家族，除了農業經營外，商業亦是其主要獲利的經濟活動之一。由於瀕臨西螺溪（今濁水溪），得享航運之利；西螺街的商貿活動，除了與鹿港互動密切外，也與笨港（今雲林縣北港鎮及新港鄉南港村一帶）往來頻繁。清代西螺溪的水流既有利於居民的商貿活動，也常泛濫、危害地方，其流域變遷屢次左右居民生活。本章主要論述清代西螺溪流域漢人移民聚落與商業街肆的發展情形，並以西螺街的形成與媽祖信仰發展為中心，分析西螺街的建立、變遷，以及街肆發展與地方信仰間的關連。首先，釐清水文、交通網絡與區域發展之間的關係，其次勾勒區域內街肆的形成、地方公廟的建立，以及本研究區與附近各區域間的互動關係。

第一節 交通網絡之建立

本節針對水文變遷、義渡的設立及陸路交通發展等，分析西螺街交通網絡的建立，如何影響其市場圈的形成與發展。

壹、水文變遷與設立義渡

一、水文變遷

西螺街以河為鄰，屬濁水溪沖積扇平原下游。清代濁水溪在外牛相觸山（今彰化縣境的八卦山臺地南端及雲林縣觸口臺地北端）進入平原後，流路遷徙無常；河道漫流，主流時有變換。¹此外，清代漫流在濁水溪沖積扇上的大溪，由南向北尚包括舊虎尾溪、新虎尾溪與西螺溪北邊的東螺溪。²其中西螺溪常在東螺、虎尾二溪間擺動。

康熙 60 年（1721）初秋，南澳總兵藍廷珍之幕僚藍鼎元由斗六門（今雲林縣斗六市）至半線（今彰化縣彰化市）時，途中需渡過虎尾等溪。在其〈紀虎尾溪〉寫道：「溪水深二三尺，不通舟。夏秋潦漲，有竟月不能渡者。……水半馬腹，車牛皆騰躍而過。」並引其友阮蔡文的詩：「去年虎尾寬，今年虎尾隘。去年東螺乾，今年東螺澮。」³說明夏秋交替之際，若遇暴雨來襲，虎尾各溪水湍急，常成為南北交通往來的一大問題。其中虎尾溪長年水量豐沛，藍氏因此指「虎尾溪天然割塹」，並於〈覆制軍臺疆經理書〉一文指出：「諸羅地方遼闊，鞭長不

¹ 關於十七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新舊濁水溪河道的變遷狀況，請參閱張瑞津，〈濁水溪沖積扇河道變遷之探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7（1983年10月），頁85-100。

² 陳正祥，《臺灣地誌》（臺北：南天書局，1993），頁831。

³ 藍鼎元，《東征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12種，1958；1720年原刊），卷六〈記虎尾溪〉，頁84-85。

及，應劃虎尾溪以上另設一縣」；⁴ 爾後，雍正元年（1723）成立彰化縣，即以虎尾溪作為彰化縣之南界。而同屬濁水溪水系的虎尾及東螺二溪，主流河道經常變換，盈涸無常。如乾隆 7 年（1742），連續數日的降雨，造成山洪暴發，虎尾溪水乃氾濫成災，將其南北兩岸的沙地沖刷成溪，致三十餘庄受害，並且形成新、舊虎尾溪。⁵ 改道後的新、舊虎尾溪每為沙土所淤積，若遇到大雨則氾濫成災，因此造成河的兩岸荒地數十里長滿蘆葦、菅茅，無人耕墾的狀況。⁶ 此次大水後的河道，大致即為今日所見之樣貌。

依據〈乾隆臺灣輿圖〉所示，濁水溪出牛相觸後，分東螺、西螺及虎尾三溪，河道擺盪無常，位在西螺溪兩岸的西螺街備受影響。據傳其舊街址原在今日街市東方，也就是西螺溪的中央；因歷年洪水氾濫，潰及平地，為了躲避水患的侵擾，西螺居民於是將街市由東往西移。⁷ 沿河一帶西螺地域的村落並且設有堤防，以防水患；⁸ 另一方面則設置溝渠作為蓄洩之用。⁹ 在西螺街市仔頭（今西螺鎮永安里）的堤防，有道光 7 年（1827）所立的「泰山石敢當」面河而置，傳言因受大洪水侵襲而設。¹⁰ 當地流傳一則故事：

相傳有一年山洪爆發，濁水溪溪水湍急洶湧，並往西螺街市仔頭堤防沖，幾經要潰堤，有居民傳言說北岸的水尾村在岸邊安置了一具法器與一隻紅銀水筆，致使溪水全湧向南岸來。在情急下，居民便請了一位法力高深的師父施法念咒，設了這座「**泰山石敢當**」，據說設完後立即見效，大水全部衝向北岸。¹¹

可見當地居民認為在濁水溪旁安奉泰山石敢當，可化解水災的用心。其中「**泰山石敢當**」的「**泰**」少了水一點，意即溪水少一些，以免氾濫成災；「**石**」中多一點，也就是讓石頭多點力氣，以阻擋洪水之意。

⁴ 藍鼎元，《東征集》，卷三〈覆制軍臺疆經理書〉，頁 35。

⁵ 徐泓編輯，《清代臺灣自然災害史料新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頁 183；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方志彙刊第 36 種，2011；1895 年原刊），布嶼西堡·川，頁 282。

⁶ 陳國瑛，《臺灣採訪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方志彙刊第 20 冊，2007；1830 原刊），頁 116-117。

⁷ 魏等如，《西螺鎮鄉土志》（雲林：西螺鎮公所，1953），頁 6-7。

⁸ 乾隆 38 年（1773）祿長庄王有成立典契「立典契人祿長庄王有成，……坐在三塊厝庄，坵數不等。東至廖振基耕田，西至陳家田，南至箔岸，北至廣興庄田，四至明白為界……乾隆參拾捌年伍月 日立典契人王有成」，箔岸即堤防之意。參閱程大學總主編，《西螺鎮志》（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第九篇〈地方文徵與文物〉，頁 46-47。

⁹ 光緒 17 年（1891）臺南府知府唐贊袞在〈全臺水利〉：「……東、西螺一帶，皆有隄防、溝渠，以為蓄洩之備；歲可出穀數百萬石。……」。參閱唐贊袞，《臺陽見聞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30 種，1959；1891 原刊），卷上，水利，頁 80。

¹⁰ 原立於濁水溪畔，由於沙土淤積，始被埋入土中。戰後，整建堤防時出土，並遷移至今大同路 178 號的巷弄內供奉。後因道路拓寬，移往今濁水溪堤防現址。依據「泰山石敢當」解說牌記載：泰山石敢當高五尺六寸，根據林衡道考察、證明為全臺最大。相傳能鎮壓任何厲鬼邪魔，杜絕邪煞入侵，防範水患等災害發生，有祈求平安納福等多重功能。

¹¹ 劉德義（1933 年生）報導，2012 年 2 月 4 日筆者於西螺鎮延平路劉宅訪問。

前述若遇西螺溪水漲，南北兩岸村莊都備受威脅。同樣地，位在西螺溪下游的楊賢庄（今二崙鄉楊賢村）外圍臨河的沙丘高地，也立刻有「開臺鄭府聖王神位」之石碑以阻擋水患。依據當地公廟儀天宮牆上的沿革碑：「本宮奉祀天上聖母……由於本境毗鄰濁水溪南岸，歷年每遇風雨，常氾濫成災，除聖母更加顯赫通外，開台聖王顯赫迎駕，佑民護土，確保全境平安。始由境民於河邊立石碑鎮守護土，並雕金身神位恭迎奉入本宮……。」說明每遇水災居民向開臺聖王（鄭成功）祈求順遂，履獲靈驗的情形。¹²

清代濁水溪水患無常，居民除設立堤岸攔阻外，亦求助神靈庇護，期望藉由超自然力量維持水秩序。然而直到日治初期仍常氾濫成災。其中以明治 31 年（1898）濁水溪支流清水溪上游的草嶺潭潰堤，主流東螺溪一帶村庄田園被沖毀一千餘甲、虎尾溪六百餘甲、西螺溪沿岸受害二百餘甲最為嚴重，一般稱「戊戌水災」。¹³由雲林縣西螺堡前清秀才江藻如寫給兒子聯柱的信，提到水患的情形，可說明：

聯柱我兒知悉：此初貳日接來瓜月廿三之械，諸情均諳。台地該月廿日再造颱風，比前數次較大，雨亦傾盆，纏綿四天，至廿三下午始息。通南北三部俱被害。水柴出甚多，大茄冬之田被溪水浸沒，積沙淤尺餘，此係新宅保護岸崩壞，漲上幾入茄冬庄內，遂決我田，……愚父 藻如書 桂月六日¹⁴

可見當時由於連續數日的風雨，造成西螺溪旁的新宅庄（今西螺鎮新宅里）堤防被沖毀，溪水湧入大茄荖庄（今西螺鎮大新里）、茄荖庄（今西螺鎮大園里），造成水沖沙壓之害。災後，日本殖民政府乃在東螺溪及虎尾溪溪頭處斷源，並將溪水攔入西螺溪。從此之後，西螺溪水量遽增，然在川幅未增的情況下，每遇山洪爆發，沿溪一帶的田園、村庄，仍受洪水冲刷，流失無數。大正 2 年（1913），乃有西螺街仕紳集體委託前清秀才江藻如撰擬稟文，向嘉義廳西螺支廳長石橋文三陳情：

夫濁水自數年來南擁我西螺堡一方，自數年來濁水北高近數奔流擁注，奔騰屬歸我西螺溪，水勢因之浩大。原但此溪頭本是天然，分為三派，一流北斗溪〔按：即東螺溪〕、一流西螺溪、一流虎尾溪，而虎尾與西

¹² 鄭成功具有治水的神格，也見於臺灣中部。參閱溫振華，〈鄭成功治水神格形成試探——以臺中縣為例〉，收入於臺中縣文化局編，《臺中縣開發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縣文化局，2003），頁 169-181。

¹³ 〈濁水溪の調査〉，《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4 年（1901）3 月 30 日，日刊第 1 版；張素珍，《歷史視野中的地方發展與變遷——濁水溪畔的二水、北斗、二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04）頁 119-123。

¹⁴ 〈雲林縣秀才江藻如手稿〉，江藻如孫江槐邨提供（2011 年 12 月 1 日筆者採集）。江生德（1863-1929），字藻如，榜名香萼，又號秋圃，漳州府永定縣高頭鄉人，為光緒 19 年（1893）雲林縣學文秀才。

螺乃在林內庄之北分派。自幾年，西螺溪頭地點之石塊移往建築虎尾溪頭護岸，石起沙流，地遂窪低，水亦由是沖割盡奔我螺溪，故我堡一帶，水害頻仍。幸蒙 督憲憐恤下情，兩次修築護岸，彼時急於保險，未進築至大茄冬，以護田園，以疏溪中高石，而西螺街頭一部分僅築街頭，而街頭遂得安其寢食。然水由地中行水，竊謂非排決疏通，恐低者愈沖愈低，高者擁積；但我西螺街，北沿溪流，僅街頭一部分有護岸，尾街、中街一帶依然□□□□□怵目驚心，岌岌乎危哉危哉。今不乘此鼎力設法，則後勢之水□來西螺，田園千甲人口數萬，將來何以糊口安身，然有設計，奈民力難□□□□知措手足，因求 支廳長代請政府作主，俯恤國計民生。……癸丑貳年 月 日¹⁵

陳情書主要說明因擷取西螺溪中砂石修築虎尾溪頭護岸，造成溪流地勢越來越低窪，於是每遇山洪爆發，匯入西螺溪，臨河的西螺街因而備受水害的侵擾。日治時期，官方雖先後兩次修築西螺溪堤防，然未全面建置結果，造成西螺街肚、街尾部分岌岌可危。

二、設立義渡

由於清代虎尾溪水量充盈、水勢湍急，橋樑架設困難，故而發展出渡船業。雖則夏秋之際，雨多致溪水漲滿，渡涉極困難，¹⁶南北行旅往來渡越虎尾溪，必須借助竹筏。

十八世紀四〇年代，諸羅縣、彰化縣交界處的虎尾溪畔設有「虎尾溪渡」，供行旅往來通津，並於鹿場庄（今西螺鎮鹿場里）及港尾大庄（今崙背鄉港尾村）附近設中、下二渡。¹⁷十九世紀以來，隨著東螺溪及虎尾溪的淤積，溪水逐漸匯流至西螺溪，因之設立「西螺溪渡」，置有竹筏二艘。¹⁸當時客商行旅皆倚重筏夫渡載，但筏夫常藉此敲詐，需索多費，導致行旅維艱，成為治安問題。¹⁹其次，連日豪雨，常造成山洪爆發，溪水橫流，筏夫若稍一鬆手，即翻船觸石，甚至滅頂，對筏夫而言，也屬弄險之事。再者，大水常造成船家財產流失，或遭不

¹⁵ 〈雲林縣秀才江藻如手稿〉，江槐邨提供（2011年12月1日筆者採集）。

¹⁶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方志彙刊第6種，2005；1742年原刊），卷之五·城池，頁190。

¹⁷ 〈乾隆臺灣輿圖〉；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方志彙刊第15冊，2007），卷二·規制，頁204。

¹⁸ 周璽，《彰化縣志（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方志彙刊第21冊，2006），卷二·規制志，頁152-153；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西螺堡·津渡，頁172。

¹⁹ 咸豐7年（1857），彰化縣知縣秋曰觀給立〈嚴禁筏夫勒索碑〉，嚴禁東螺溪與三條圳溪等處筏夫勒索載費，以害行旅。參閱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中部碑文集成》（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151種，1962），頁104-105。

肖人士竊取船寮器材，在投資方面遭受諸多問題。²⁰ 職是之故，官方與民間在公益與治安的考量下，相繼成立義渡，以杜絕事端。依據光緒 19 年（1893）雲林縣秀才江藻如的手稿：

為溪流浩瀚，義渡應添，墾准示札專飭筏工以濟病涉，而德行人事。切本保舊有虎尾溪路前因源頭壅塞以故，周年四季民不病涉，無如本年夏季洪水為患，水源即復沖開，沿溪波濤較前更大。往來行人萬難徒涉，或有因負販無處覓渡，隻身試涉，以致被漂身亡，言之實覺可傷。矧此溪係南北往來大路，行人日以數百計，即有附近庄民用稻筒橫載，尤屬弄險，不可久長，非添設義渡，恐溺者不一而足也。資查有吳厝莊設義渡僱工，要必須費，伏乞 爺臺籌款，充用以敷大德，其筏工查廖阿鎖、廖芋鉤、廖阿溝、廖阿生四人力氣壯健，深諳水性，足當筏工責成，懇准示札專分廖阿鎖等，以便絞筏奉公，遂日濟人則口碑載道，頌德者蓋不知其幾千萬人也。伏乞 大老爺 電察恩准如稟施行，沾威切叩。²¹

可知對行旅或吳厝庄（今西螺鎮吳厝里）附近居民而言，若無筏夫撐渡、支應往返，越渡虎尾溪是相當困難且具風險之事。稟文中提到「伏乞爺臺籌款」，意即希望由縣府主持籌措義渡款項、成立官渡。從義渡筏夫的工食錢糧發放、渡船的維護管理等事務，均由地方官府負責。上述虎尾溪義渡一案，說明渡口的設置是為了便於行旅往來，但是官府必須耗費相當財力。

表 4-1 清代西螺地域津渡、防汛一覽

年代	保	街市	今地名	塘汛	津梁
1691 年 (康熙 30 年)				西螺塘	
1741 年 (乾隆 6 年)	西螺保 9 庄	西螺街	西螺鎮		虎尾溪：虎尾溪渡 東螺溪：打馬辰渡、樹仔腳渡、貓兒干渡、雙條圳渡。 西螺：苦苓腳渡、大崙腳渡、上渡頭渡。
1764 年 (乾隆 29 年)	西螺保 6 莊	西螺街	西螺鎮		虎尾溪：虎尾溪渡（有中、下二渡）、公豸寮渡。 東螺溪：打馬辰渡、樹子腳渡、貓兒干渡、雙條圳渡。 西螺：苦零腳渡、大崙腳渡、上渡頭渡、西螺中渡。
1832 年 (道光 12 年)	西螺保 53 莊	西螺街	西螺鎮	西螺汛、虎尾溪塘、中	虎尾溪渡（有上、中、下三渡）、鹿場庄渡、三條圳渡、公豸寮渡、打馬辰渡、樹仔腳渡、貓兒干渡、西

²⁰ 參閱〈光緒 5 年永濟義渡碑記〉，收入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中部碑文集成》，頁 54-57。

²¹ 〈雲林縣秀才江藻如手稿〉，江槐邨提供（2011 年 12 月 1 日筆者於新北市板橋江宅採集）。

年)				路頭塘、三 條圳塘	螺溪渡
1894 年 (光緒 20 年)	西螺保 53 莊	西螺街 荊桐巷街	西螺鎮 荊桐鄉	西螺汛	虎尾溪渡、西螺溪渡(北岸屬彰化,設竹筏二隻)

資料來源：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之七·兵防志，頁 195；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之五·城池，頁 190；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制，頁 205；不著撰人，《臺灣通志》，嘉義營(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130 種，1961)，頁 662；陳壽祺，《道光福建通志臺灣府》，卷二十三·兵制(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方志彙刊第 26 種，2007；1829 原刊)，頁 462；周璽，《彰化縣志》，卷二·規制志，頁 153；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西螺堡·營汛、津渡，頁 171-172。

說明：本表保、街部分，參考第二章表 2-1 製成。

總而言之，清代虎尾溪水深湍急，成為彰化縣與嘉義縣「天然劃塹」之界河；當時濁水主流以虎尾溪(舊虎尾溪)及東螺溪(舊濁水溪)為主，西螺溪則具有分洪之功能。明治 31 年(1898)「戊戌水災」後，日本政府將濁水主流導入西螺溪(今濁水溪)，一度流經彰化平原的東螺溪，及新、舊虎尾溪不再氾濫。但西螺溪川幅未增，在匯流後常造成溪水暴漲，潰及南岸的西螺街。換言之，清代流路無常的濁水溪，直到十九世紀末的大水災後，經人工改變流路，始固定以為西螺溪主流。今日濁水溪的規模乃於十九世紀末形成；西螺街面臨較前更迫切的水患問題，居民藉由信仰求取水秩序的維護也更為殷切。

貳、陸路運輸系統之建立

十七世紀中葉，臺灣西部平原的陸路交通，由今臺南市到淡水，主要由 Dalivo(他里霧社，今雲林縣斗南鎮境)，經 Dovalj(東、西螺社，今彰化縣北斗鎮附近、雲林縣西螺鎮境)，往臺灣北部。²²康熙 36 年(1697)，郁永河來臺採硫，由府城前往臺灣北部巡察，即是行由此條荷蘭時代便已形成的南北縱貫道路。西螺社是當時在陸路交通上的重要村社，因位在交通要衝、人口匯聚，逐漸發展成為街市，並成為清代西螺地域重要墾戶的公館所在。

清初以來，漢人移民日增，為維護地方治安與確保開墾活動的進行，軍事上需要設防添兵；西螺原設有輪防北路營柵，後因西部平原墾務拓展至沿山邊區，

²² Dovalj 又寫成 Dobale，有大、小 Dobale 之分，即清代東、西螺社活動的範圍，約在今日濁水溪中游南北兩岸。其中規模小的「大肚貓螺」又稱「東螺貓螺(Dobale Bajen)」，即「東螺社」；大社「小肚貓螺(Kleyn Dobale)」，通常稱作「肚貓螺社」，即「西螺社」。參閱翁佳音，〈路是人走出來——十七世紀中葉臺灣島內南北交通路線表〉，《歷史月刊》232(2007 年 5 月)，頁 33-38。

為有效扼守南北投、水沙連諸番出入之路，康熙 30 年（1691）總兵官王化行乃由西螺遷營至斗六門。但仍在西螺派駐目兵四名，作為地方治安與軍事防衛系統。²³由於各塘、汛之間並非獨立存在，彼此間互相聯繫，因此由南往北沿著塘汛連成駐防交通路徑。²⁴其中由西螺至他里霧（今雲林縣斗南鎮），往南分為二條路線：一為主線沿山至諸羅縣城（今嘉義市）；一則行嘉彰海線可與笨港（今雲林縣北港鎮）聯繫。由西螺往北越過東螺溪則可至半線（今彰化市）。此外，在東螺亦可走水路（東螺溪）至鹿港。

雍正年間，嘉義及彰化縣間，另有一條海線連結村社的道路出現，即由笨港往北延伸，經白沙墩（今雲林縣元長鄉），越虎尾溪，通過貓兒干社（今雲林縣崙背鄉）與南社（今雲林縣麥寮鄉境）間，再經二林（今彰化縣二林鎮境）、大突（今彰化縣溪湖鎮境）、馬芝遴社（今彰化縣福興鄉境）至半線社（今彰化市），連結了彰化縣境西部的海岸村社。以上兩條道路，由南往北平行貫穿西螺溪下游地區。由西螺街往西，經埔心莊（今西螺鎮詔安、安定里）、二崙莊（今二崙鄉崙東、崙西村），可連結濱海的布嶼稟大莊（今崙背鄉舊庄村）、貓兒干莊（今崙背鄉豐榮村）及麥仔藪莊（今麥寮鄉麥豐、麥津村），並與海豐港取得聯繫。（圖 4-1）



²³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方志彙刊第 3 種，2005；1717 年原刊），卷之七·兵防志，頁 195。

²⁴ 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頁 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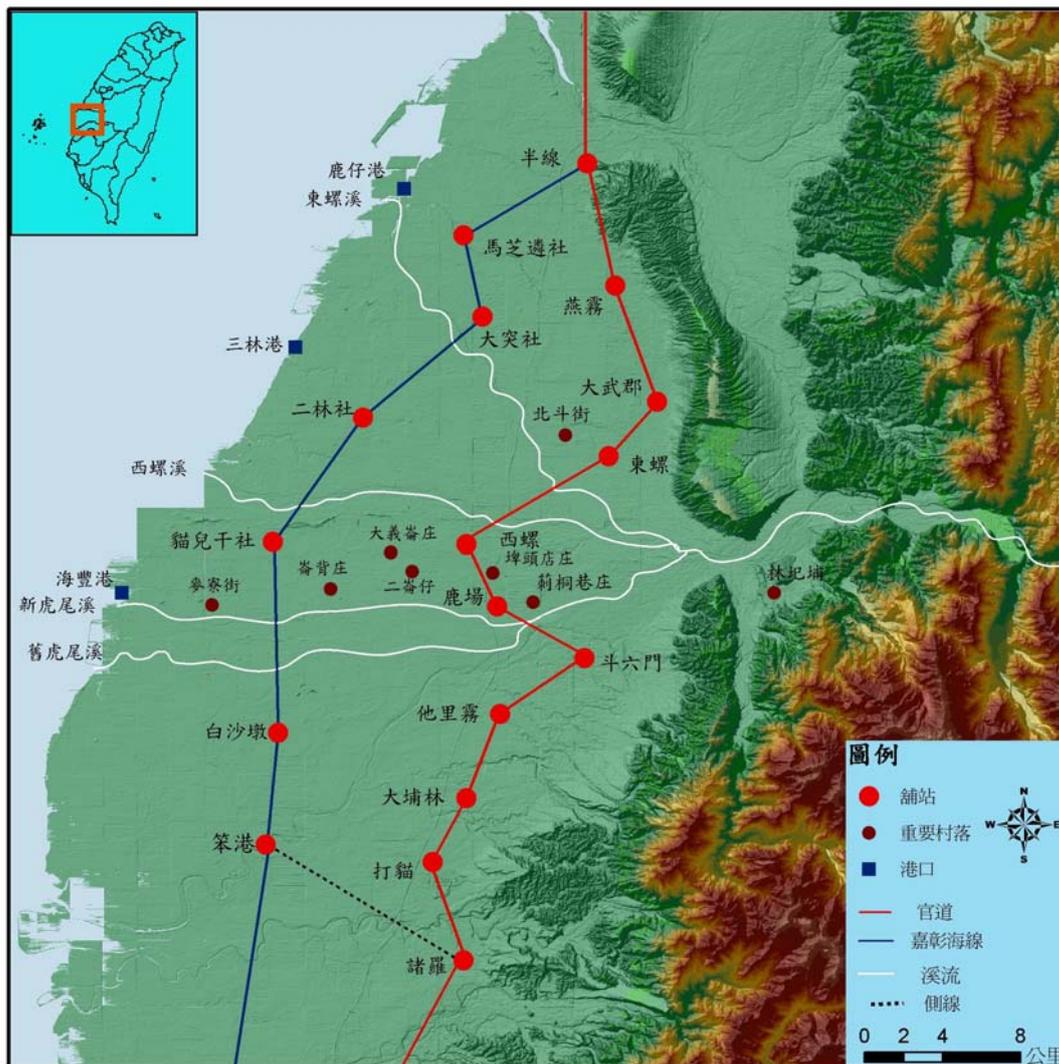


圖 4-1 西螺溪下游交通網絡暨街市分布狀況

資料來源：筆者運用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 GIS 系統，依據國立臺灣博物館藏，〈康熙臺灣輿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雍正臺灣輿圖〉改繪而成。

整體而言，隨著漢人村落的成立，此一連結南北的縱貫道路，遲至乾隆中葉大致已完備。²⁵ 道光 12 年（1832），臺灣鎮總兵劉廷斌在張丙事件的稟單，指出「抑駐西螺，以顧彰化」，²⁶凸顯了西螺在交通、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不僅商賈聚集、位居南北交通要道，亦是軍事防備重地。同治 11 年（1872）左右，臺灣鎮掛印總兵官林宜華的《臺灣兵備手抄》，記載由艋舺至臺南府城小北門沿線「臺灣北路塘汛尖宿里站」的情形：

由艋舺原路回郡，至彰化大肚分路，二十里至鹿港（駐水師，臺協左營

²⁵ 乾隆中葉，西螺溪下游地區有西螺保五十九庄、布嶼稟保八十一庄、孩沙里六庄。參閱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乾隆中葉軍備圖〉。

²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照錄台灣總兵劉廷斌稟單剿捕賊匪情形〉，軍機處檔摺件 066614。

遊擊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外委二員，額外二員，兵三百七十七名)，計程二十里，住宿；二十里至小埔心，計程二十里打尖；二十里至西螺汛(把總一員，外委一員，兵五十九名)，計程二十里，住宿；以上係彰化縣境。二十五里至大崙腳汛(外委一員，兵三十九名)，三十里至塗庫，計程二十八里，打尖；二十五里至笨港汛(千總一員，外委一員，兵八十九名)，計程二十五里，住宿……。²⁷

可見西螺汛位在西螺街附近、南北縱貫道路的中點，往北可抵彰化縣城，南向可至嘉義縣城。

上述十八世紀以來，西螺街逐漸成為西螺溪與新虎尾溪之三角地帶的中心，也是唯一的鄉村都市，²⁸行旅多選擇於本地住宿過夜。因其所處位置特殊，每遭遇戰亂，即成為官方重要扼守之地；駐防兵弁頗多。隨軍事設施的逐次完備，西螺溪下游地區呈現更緊密的連結，地緣網絡更為加強。換言之，水、陸運交通的建置完備，降低河川、陸路的阻隔性，促使各街庄逐漸形成單一經濟體系，聯結日益密切。而西螺街的商業機能也日趨顯著，逐漸成為西螺溪下游區域的社會、經濟中心。在交通位置上，為南北通衢所經，也成為來自中國大陸閩、粵各籍漢民匯聚之處，族群關係複雜。由於各籍移民攜奉不同的神明、香火而來，隨社會經濟發展而有福建移民建立的福興宮、廣東移民支持的廣興宮，及閩粵移民合築的廣福宮等廟宇並立現象。有關各籍漢移民彼此間的信仰情形及人群網絡關係，本文將在第五章繼續探究。

²⁷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兵備手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222 種，1966；1872 原刊)，頁 18。

²⁸ 富田芳郎，〈臺灣鄉鎮之地理學的研究〉，《臺灣風物》5：1(1955 年 1 月)，頁 40-41。

第二節 市場圈之形成

本節分別由農業生產與貿易、市街體系的形成等，討論西螺地域性市場圈的形成。

壹、農業生產與貿易

一、產品輸出

十七世紀濁水溪沖積扇平原上的布嶼稟保，是臺灣北路少數有稻米生產的地區之一。迨十八世紀三〇年代，西螺保、布嶼稟保晚稻的收成狀況，更成為福建官員向朝廷報告雨水糧價的重要指標。²⁹隨著西螺地域進入漢移民全面拓墾狀態，稻米成為本地主要作物。由於大陸華南市場對稻米的需求殷切，³⁰乾隆中葉之際，米穀應已是西螺地域最重要的出口商品。西螺保與布嶼保轄下各村莊所生產的米穀，均以西螺街為集散地，藉由牛車走陸路運到笨港，再由笨港經水路運到臺南或輸往中國。³¹而由清末至日治初期，笨港對外輸出商品中，米始終是出口商品之一，也說明米穀作為西螺地域主要出口商品的地位，持續至清末。³²甚至日治初期，西螺米穀的產出仍居雲林地區之首。³³

除了種稻之外，西螺平原地區的旱田大多種植落花生、芝麻、蕃薯、豆類、甘蔗等雜糧和經濟作物。³⁴其中甘蔗可製糖，西螺地域水利不便的村庄便以糖租繳納業主。³⁵因此當地經營糖廓的情形相當普遍。³⁶其次，落花生、芝麻、豆類皆可榨油，這些製油原料自然成為本地的輸出產品。道光初年，荊桐巷庄（今雲林縣荊桐鄉）也有輸出製作花生油的原料至斗六門一帶的紀錄。³⁷

²⁹ 乾隆3年11月20日，福建臺灣總兵章隆奏報臺地晚稻秋成分數、雨水情形、米穀價值：「依海田地，如西螺、布嶼、深耕、二林、馬芝遴等里莊，收成確有陸分。」參閱陳雲林主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14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頁117-122。

³⁰ 王業鍵，〈十八世紀福建的糧食供應與糧價分析〉，收入於王業鍵，《清代經濟史論文集》（第2冊，臺北：稻香出版社，2003），頁119-150。

³¹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上卷，東京：三秀舍，1905），頁624。

³² 不著撰人，《雲林縣舊制度考》（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頁43。

³³ 臺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臺灣之米作統計》（臺北：臺南新報社臺北支局，1910），頁24。

³⁴ 依據目前留存的清代文獻，僅可知道旱田種植芝麻、甘蔗，其餘雜糧及經濟作物則透過日治初期的調查報告還原清末狀況，請參閱表4-2。

³⁵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嘉慶11年東螺保樹仔腳庄林喜立賣杜絕盡根契〉，檔案編號T0738_01_0004。

³⁶ 〈糖廓爭奪利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8年（1905）10月24日，第4版；又《大正人名辭典》述敘西螺堡荊桐巷庄富戶林本其祖父林壽事跡：「嘉永年間祖父壽者始興其家，父良紹之，從事于製糖業以至於現時，資產數十萬，聲望頗旺矣」。參閱五十嵐榮吉編，《大正人名辭典》（東京：東洋新報社，1915），頁1938。

³⁷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上卷，頁625；參謀本部，《臺灣誌》（東京：八尾書店，1895），頁168。

除了米穀及雜糧外，「西螺柑」乃是清代西螺地域頗富盛名的在地物產，³⁸由廣東省潮州府海陽縣林忠茂移植潮州柑苗，種植於林家宅邸太子爺庄（今西螺鎮正興里）附近。³⁹迨道光年間，西螺柑種已傳到西螺溪北岸永靖湖連莊（今彰化縣永靖鄉瑚璉村）一帶，甚至離島澎湖地區也有栽植。⁴⁰

總之，由表 4-2 可知清代西螺地域以輸出農產品、農業副產品為主。其中米穀輸出的產量位居首位，獲益可觀。若立基於臺灣農產品與中國民生必需品的交換體系而論，米穀的運銷顯然在西螺街的發展上占重要角色，加上西螺街居於交通要道，因此造就其成為農產品交易、集散市場的核心地位。

表 4-2 光緒年間西螺地域物產分布情形

物產名稱	產地		
	西螺堡	布嶼東、西堡	溪州堡
米穀	永定厝、茄荖仔、新宅莊、番仔莊、頂埤頭、下埤頭、荊桐巷、三塊厝、頂滿莊、下滿莊、新社莊、社口莊、孩沙里	油車莊、大義崙莊、吳厝莊、田尾莊、惠來厝、二崙莊、三塊厝、八角亭、崩溝寮、五塊厝、舊庄、貓兒干莊	
甘蔗	社口莊、埔心莊、荊桐巷莊	二崙莊、惠來厝、田尾莊、三塊厝、八角亭、崩溝寮、五塊厝、舊庄、貓兒干莊、番社莊、大庄、草湖莊	樹仔腳莊、蔴園莊、湖仔內、新莊仔
胡麻		八角亭、崩溝寮、五塊厝、貓兒干莊、番社莊、大庄、草湖莊、舊庄	樹仔腳莊、蔴園莊、湖仔內、新莊仔、大埔尾
落花生	荊桐巷莊	八角亭、崩溝寮、五塊厝莊、舊庄、貓兒干莊、番社莊、大庄、草湖庄	樹仔腳莊、蔴園莊、湖仔內、新莊仔
大豆	西螺街附近	八角亭、崩溝寮、五塊	

³⁸ 周璽，《彰化縣志》，卷十·物產志：「柑，似橘而大，有雪柑、紅柑、蜜柑、椪柑數種，惟椪柑為上，產於西螺者尤佳。」另清代至日治時期西螺柑亦頗受文人讚賞，參閱許惠政，〈由《西螺柑賦》看清代至日治臺灣在地物產的書寫〉，《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3（2010年6月），頁157-195。

³⁹ 《西螺林廣合族譜》序：「忠茂公資質聰敏……見西螺土壤氏合柑桔，乃移潮州柑苗，親自接枝栽培于西螺數十年如一日，宜乎西螺柑與柑園之名，由存焉」林忠茂為渡臺二世祖，生於雍正11年（1733），卒於嘉慶9年（1804）。該族譜資料由林仲春提供（2011年5月19日筆者於西螺林宅採集）。

⁴⁰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所，《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第三編，臺北：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所，1906），頁1；林豪，《澎湖廳志》，卷十·物產（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社，方志彙刊第30冊，2006；1894原刊），頁429。

		厝、貓兒干莊、番社莊、大庄、草湖莊、舊庄	
碗豆	刺桐巷莊	八角亭、崩溝蔡、五塊厝、貓兒干莊、番社莊、大庄、草湖莊、舊庄	
番薯		二崙莊、惠來厝、三塊厝、八角亭、崩溝蔡、五塊厝、舊庄、貓兒干莊、番社莊、大庄、草湖莊	樹仔腳莊、蔴園莊、湖仔內、新莊仔
斗柚	埔心莊、西螺街、三塊厝		
柑橘	三塊厝、西螺街、埔心莊		
小麥		二崙莊、惠來厝、三塊厝、八角亭、崩溝蔡、五塊厝、舊庄、貓兒干莊、番社莊、大庄、草湖莊	
茅仔草	社口莊、永定厝、頂茄塘、下茄塘、火燒崙		

資料來源：不著撰人，《舊雲林縣制度考》（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頁 43-46；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場，《嘉義廳土性調查報告》（臺北：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場，1918），頁 49-69；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土地慣行一斑》（第一編，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5），頁 65；參謀本部，《臺灣誌》（東京：八尾書店，1895），頁 168；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所，《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第三編，臺北：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所，1906），頁 1。

二、輸入商品

相對於輸出商品，有關清代西螺地域輸入商品的記載更少。不過，從鄰近村莊貨物供需中心的笨港，其進口貨物主要與居民需求相關，略可說明。這些商品的種類，根據清末下湖口（今雲林縣口湖鄉境）輸入品記載，大概主要有下列幾種：

- (1) 手工業製品：棉布、布類、紙類、陶器。
- (2) 金屬製品：鐵、金屬。
- (3) 建築材料：材木。
- (4) 食品：煙草、酒類、海產物。
- (5) 其他雜貨：棉花、石油、燐寸、藥品。⁴¹

其中以手工業製品及金屬製品最為重要。按清代臺灣與中國大陸有貿易分工

⁴¹ 不著撰人，《雲林縣舊制度考》，頁 45-46。

的跡象，而以農產品與民生必需品作為交換體系內容，也就是「區域分工」的重要項目。⁴²在手工業製品中，尤以布類為首要輸入商品。此由表 4-3 所示清末西螺街已知三十家店舖商號，以販賣布疋為主的有協成號、泉成號、錦德號、贊隆號、益盛號、泉成號等六家布戶，足以說明。

除了笨港外，鹿港也是西螺街的主要貨品供應來源。從鹿港而來的貨物，乃透過東螺溪的水利運送到內陸的北斗街，或利用三林港（今彰化縣芳苑鄉永興村）作為轉運港，登岸後由挑販運送至西螺。⁴³光緒年間，西螺街監生江捷慶所經營之布店錦德號，即由廈門訂購布疋，經鹿港上岸後，由挑夫運至西螺街。⁴⁴

清末雲林縣境的西螺街與北港街同為兩大重要魚市。⁴⁵其中西螺街之魚貨主要由西螺溪北岸的二林、番仔挖（今彰化縣芳苑鄉）附近挑販配運，在今竹塘鄉田頭村大榕公旁，以竹筏渡河，運至西螺街集散，供給今雲林縣荊桐、林內、二崙、崙背，以及彰化縣竹塘、溪州、埤頭等地居民日常所需。其次，沿海地帶生產的鹽巴，也可透過陸路運至西螺販售。一般而言，鹽館大多設在各縣廳內位在交通樞紐位置的重要市街，以利載運配銷。按嘉慶年間西螺街應已開闢儲貯食鹽的場地，⁴⁶可能已有鹽館設立，與其交通位置便利有關。按清初官方實行鹽專賣制度，於臺灣、鳳山及諸羅三縣設立鹽場曬鹽，⁴⁷透過水路（竹排）或陸路（牛車），將洲南場（布袋嘴，今嘉義縣布袋鎮）的鹽，配運至林圯埔（今南投縣竹山鎮）、斗六門、笨港、麥寮、西螺、塗庫（今雲林縣土庫鎮）等地，並設立鹽館。⁴⁸光緒 11 年（1885），臺灣建省後，於臺北設立鹽務總局，並於各地設有銷售機關，分別是總館、分館、子館、贖館及販館，西螺鹽館為鹿港總館轄下之子館。⁴⁹

以上可知，清代西螺溪南北岸商貿往來頗為密切（西螺溪成為人群互動的阻隔，乃日治修築堤防，成為濁水溪主流以後之事）。由於水運之便，濁水溪中游林圯埔附近生產的物品也利用竹筏，由清、濁兩溪水路載運到西螺街、笨港街、北斗街等處販賣。⁵⁰此由道光 4 年（1824），水沙連保沿山居民產竹結排，順流載運出售；途經東螺西保一帶，⁵¹被當地張姓族人藉排勒索，引起糾紛，而由彰

⁴² 林滿紅，〈貿易與清末臺灣的經濟社會變遷〉，《食貨》9：4（1979 年 7 月），頁 20。

⁴³ 臺灣銀行，《第一次臺灣金融事項參考書附錄》（臺北：臺灣銀行，1902），頁 225-226。

⁴⁴ 〈鯤溟留影〉（江肇甫 1988 年手稿）敘述其祖父江捷慶創業事蹟：「臺省前無織布廠，各色布料均來自大陸，而從鹿港進口，再以人力挑運至各地，公素愛護挑夫，每次工資均混入價值高的足烏錢，俗稱為金框錢，故挑夫在途中遇雨，都脫衣覆蓋公之布匹，以回饋公之高誼。」由江肇甫子江槐邨提供（2011 年 12 月 1 日採集）。

⁴⁵ 臺南廳，《南部臺灣誌》（第七編，出版地不詳，出版年不詳），頁 71。

⁴⁶ 〈北壇沿革〉中記載，最初當地為墓地，嘉慶之初為了築造鹽田，遂將墓地挖掘，集中於一處。參閱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臺南：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1933），頁 221。

⁴⁷ 顏義芳，〈清代臺灣鹽業發展之脈絡〉《臺灣文獻》54：1（2003 年 3 月），頁 53-56。

⁴⁸ 不著撰人，《雲林縣舊制度考》，頁 38。

⁴⁹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灣鹽專賣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5），頁 11-13。

⁵⁰ 不著撰人，《雲林縣舊制度考》，頁 46。

⁵¹ 東螺指西螺溪南岸，道光年間屬東螺西保，光緒 13 年設雲林縣，屬溪州堡。參見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第三臺灣，東京：富山房會社，1909），頁 86-87：「溪州堡……

化知縣李振青立碑禁止，足以說明。⁵²但此事仍未因而終結；道光 7 年（1827），張姓族人為讓竹排通行，刻意破壞埤圳，造成鹿場埤灌溉範圍內的四十餘莊水源不足，致使秧苗枯槁。⁵³雖然濁水溪中游居民時有爭端，但下游居民相當仰賴中、上游山產的供給。如林圯埔的竹材在西螺加工後製成戶棚、寢臺等竹細工產品，銷售鄰近村庄；同時，西螺街生產的花生油、醬油也會往送林圯埔等地販售。⁵⁴

上述西螺溪水源不僅提供西螺地域農業灌溉用途，濁水溪中、下游的貿易活動，也相當仰賴水力的運輸。換言之，便利且頻繁的水運，自然形成河流上下游間的商業網絡，山與海不同地帶的物產也得以交換。而西螺街具備貨品市場集散的機能，其與鄰近村莊的關係也顯得相當密切。簡言之，西螺街為十八世紀興起的中地型鄉街，⁵⁵因位居山與海之間的內陸平原，山產與海產皆在此進行交易。隨著時間的進展，交通網絡建置愈趨完備，更能吸納附近村庄間的人群商貿活動往來；作為清代西螺保、布嶼保附近眾多村庄的農產集散與交易、日常所需商品販賣的市場。十八世紀中葉，西螺街成為西螺溪下游重要的街市。

貳、市街體系之形成

一、市街形成

據周璽《彰化縣志》，卷二規制志的紀錄：

凡有市肆者皆曰「街」；闐闐囂塵，居處叢雜，人煙稠密，屋宇縱橫。街旁衚衕曰「巷」。郊野之民，群居萃處者，曰「村莊」，又曰「草地」。番民所居曰「社」。⁵⁶

以清代的標準，「街」因人口眾多，又為商業中心，較村莊更具經濟機能和中心

清光緒十四年（按：光緒十三年）將東螺西堡分為二堡，新設一堡……」。

⁵² 〈嚴禁勒索竹排碑記〉：「……沙連保民附山居住，生產竹木縛結成排，由清、濁兩溪載運出售。因東螺一帶溪邊惟張姓之人居多，凡遇竹排由觸口溪洲經過，藉埤勒索錢文……道光肆年伍月日給勒石立碑。」參閱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6），頁 140-141。

⁵³ 〈嚴禁破埤害課碑記〉：「……緣西螺保鹿場埤，原就觸口築筭欄水入圳，灌溉四十餘莊田禾；……凡有竹筏由溪經過，從不敢沖犯課圳。向定以四月半後為期，必有溪水滿過埤岸，始許過筏；稍能傷碍，則應折筏抬過，歷來如斯。無奈溪頭巨姓，聚集匪徒，結黨立股。凡有過筏，必向買路；由淺入深，竟成利藪。無論有水無水，只要筏夫多錢，即行破埤放筏；任埤水別流，害及田苗枯槁。……道光柒年伍月日給立石。」參閱何培夫，《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頁 31-32。

⁵⁴ 〈十二月中西螺辦務署行政事務報告（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1 年（1898）1 月 1 日，第 9755 冊，文號 31，頁 187-188。

⁵⁵ 參閱施添福，《臺灣的人口移動和雙元性服務部門》（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1982），頁 24。

⁵⁶ 周璽，《彰化縣志》，卷二·規制志，頁 128。

性。一般而言，市街的商店大部分都是零售商或少數的手工業者，並以附近鄉村作為服務對象。⁵⁷前述西螺街的街市性質大致如此。

「西螺街」的出現，最早見於乾隆 6 年（1741）劉良璧纂修《重修福建臺灣府志》的記載。⁵⁸街名由來與其原為平埔族「西螺社」居地有關。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漢移民拓墾西螺社地後，在鄰近西螺溪渡船頭的地方形成「西螺港口庄」，附近並有從事商業活動的「西螺店庄」出現（各街形成年代，詳表 4-3）。⁵⁹西螺港口庄與西螺店庄是以口店土地公廟（又稱眾街土地公）為中心發展而成接鄰的聚落，街肆形成後再延伸至暗街仔（後壁街仔）附近。「口店」地名的出現，可能是由「西螺港口庄」與「西螺店庄」兩地名合稱而成，或因位在渡口（西螺港口）旁，設有店舖從事商業活動而得名，不得而知。

從十八世紀末開始，西螺街伽藍爺廟每年農曆 10 月 18 日舉行「謝平安」，⁶⁰迎請彰化南瑤宮媽祖（彰化媽）前來作客，首站即是駐駕口店土地公廟，至今仍保有這樣的傳統。按清代漢人以農業拓墾為主，農作的收穫即是農民經濟主要來源，因此被視為庇護農產豐收的守護神土地公，當地方商貿活動發展後，商家們便認為土地公會為其帶來財富，而將之轉為商業之神。⁶¹而西螺街居民認為伽藍爺具有城隍神格，⁶²因土地公神格位列於城隍之下，其職權相當於地方社會的鄉、里長。⁶³因此，「謝平安」迎請彰化縣城的媽祖時，先到西螺管轄眾街的口店土地公廟休息。

口店土地公之所以被稱為「眾街土地公」，應是指其為統轄西螺地方各街的守護神而言。由此可知，口店土地公廟附近是西螺最早形成街市的地方。除了街道發展之外，由於口店土地公廟附近設有渡口，是通往彰化縣城的要道，因此鄰近渡口附近地帶的商業迅速發展。此由乾隆初年，西螺商家和居民共同集資興建福興宮（俗稱媽祖宮），足以說明（參閱本章第三節）。以福興宮為中心，附近陸續出現街肆（舊街）。通往斗六門及笨港的要道旁，也在乾隆 7 年（1742）成立新街。從西螺新街的形成，說明西螺舊街約在乾隆元年至 6 年（1736-1741）間成立，甚至更早的雍正年間即已存在雛形。

大致上，乾隆 15 年（1750）左右，西螺街市（新、舊街）應已具備一定規模，並成為西螺溪中、下游地區商品交易活絡的地方。到了嘉慶 18 年（1813），西螺街至少已有言記號、利源號、隆泰號等三十家商號開設，⁶⁴顯然已是規模不

⁵⁷ 富田芳郎，〈臺灣街の研究〉《東亞學》第 6 輯（1949 年 8 月），頁 39-45。

⁵⁸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之五·城池，頁 179。

⁵⁹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頁 87。

⁶⁰ 伽藍爺廟成立於乾隆 59 年（1794）。參閱本節相關討論。

⁶¹ 增田福太郎《東亞法秩序序說：民族信仰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空社 2001），頁 111-112。

⁶² 大正 4 年（1915），日本人記錄伽藍爺廟時，主神為「城隍爺」，參閱不著撰者，1915《社寺廟宇二關スル取調査・嘉義廳》，西螺公學校區域・十二、伽藍爺，無頁碼；另據自民國 38 年參與廟務的程求安（1926 年出生），亦表達同樣看法。2010 年 5 月 7 日筆者於西螺程宅採訪。

⁶³ 增田福太郎，《東亞法秩序序說：民族信仰を中心として》，頁 103。

⁶⁴ 福興宮保存在祿位廳之嘉慶癸酉年（18 年，1813）八仙螭虎神桌旁，刻有捐款商號三十家。

小的市街。不過，由於舊街鄰近西螺溪之故，時受洪水侵犯，於是舖民乃將街市逐漸往西邊遷移，並於乾隆 35 年（1770）將福興宮遷移至大街（舊街）今址。⁶⁵乾隆 59 年（1794），於舊街街尾建立伽藍爺廟。⁶⁶於是西螺街的範圍，大致從原本市仔頭附近，一直沿伸至舊街街尾伽藍爺廟為止。換言之，西螺市街的大小大致與西螺重要廟宇所在的範圍一致。（參閱本章第三節討論）其中商業最發達的地方，仍以市仔頭為主。

嘉慶年間，位於西螺街東北方的樣仔腳莊，遭逢大洪水侵襲，村落流失，當地居民遷居市仔頭。⁶⁷隨著人口增長、市街規模擴大，西螺街市的街道產生分化，包括市仔頭、街肚與街尾三部分，也就是以乾隆年間建立的廟宇如福興宮、伽藍爺廟等為範圍，發展出來的商業街區。按嘉慶 2 年（1797）以來，除了文昌帝君祠（振文書院）在西螺街外成立，位在大街內的倉聖人祠及朱文公祠在地方紳士廖澄河等勸捐下陸續興建。⁶⁸

道光元年（1821），紳士廖澄河等再度募款建設魁星樓於大街。⁶⁹隨著商貿規模的擴張，也吸引鹿港商人前來投資置產；如道光 18 年（1838）鹿港泉州街林日茂號在市仔頭附近向廖士淳兄弟，以 540 大元購置了瓦店貳坎。⁷⁰此外，同治 8 年（1869）時逢福興宮及廣福宮重修，鹿港慶昌號租館陳榮德堂及商人陳合榮號，皆出資捐修，⁷¹說明西螺街為當時鹿港商人貿易範圍內的重要街市。

隨著商業活動的興盛，以大街為核心，陸續發展出新的街道。如光緒 8 年（1882）在觀音廟太元寺前出現仁和街；光緒 18 年（1892）以位在福興宮前的振文書院園地及林、廖姓屋宇間的餘地，添建為成美街（今延平路與中山路之間的範圍）。由西螺街紳商廖澄河、魏炳彰、廖國欽擔任主事，並邀集詹汝彰、蔡如琳、葉有聲、廖維峻、蕭逢源、廖銘輝等為監造；高國珍、許笙筠、鄭綠汶、廖登雲等擔任督造。同時，振文書院也在首事廖志南、志山的監督下進行重修，一年後成美街建設完畢，東西各有五十六坎店，湊成街衢。⁷²迨光緒 20 年（1894）西螺街已有一千三百餘戶、五千七百多人，為西螺溪下游人口匯聚、商業活動頻繁的區域。⁷³

⁶⁵ 魏照洲著，《淡然詩文集》（雲林：西螺輔材文庫，2006；1895 原刊），頁 63。

⁶⁶ 周璽，《彰化縣志》，卷五·祀典志，頁 273。

⁶⁷ 富田芳郎，〈臺灣鄉鎮之地理學的研究〉，《臺灣風物》5：1（1955 年 1 月），頁 40-41。

⁶⁸ 文昌帝君祠建於嘉慶 2 年（1797）；倉聖人祠、朱文公祠於嘉慶 15 年（1810）建立。參閱周璽，《彰化縣志》，卷五·祀典志，頁 264、266。

⁶⁹ 周璽，《彰化縣志》，卷五·祀典志，頁 266。

⁷⁰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道光 18 年彰化縣西螺保本街市仔頭廖士淳等立賣杜盡根契字〉，檔案號 T0161D0148-0010_000。

⁷¹ 〈廣福宮重修牌記〉，參閱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頁 39-40；福興宮後殿「觀音亭」匾刻，由十三庄業戶陳榮德敬立。

⁷² 〈光緒 18 年添建成美街墾單〉，魏嘉亨提供（2010 年 7 月 4 日筆者於西螺福興路魏家採集）。

⁷³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西螺堡·積方，頁 166。

表 4-3 西螺街各街道形成年代

街名	形成年代	今地點	主要廟宇
舊街	雍正末年至乾隆 6 年	大同路	口店土地公廟
暗街仔（後壁街仔）	雍正末年至乾隆 6 年	延平路街屋後巷弄	永興宮前巷弄
舊街（市仔頭）	雍正末年至乾隆 6 年	延平路	永興宮
舊街（街肚）	乾隆 20 年左右	延平路	廣興宮（乾隆 25 年建）、福興宮（乾隆 35 年遷至街肚）
舊街（街尾）	乾隆 50 年左右	延平路	伽藍爺廟
新街	乾隆 7 年至嘉慶 4 年	新街路	廣福宮
仁和街	道光年間	仁和街	北壇
成美街	光緒 18 年（1892）	福興路	福興宮前

資料來源：〈光緒 18 年添建成美街墾單〉，魏嘉亨提供；不著撰人，《祠廟齋堂臺帳·西螺堡》（出版地不詳，1907），太元寺，無頁碼；周璽，《彰化縣志》，卷五·祀典志，頁 273；魏照洲，《淡然詩文集》〈福興宮事略·沿革〉，頁 63；富田芳郎，〈西螺探訪記〉，《民俗臺灣》4：8（1944 年 8 月），頁 27。

大致而言，西螺街的肇建始於康熙末年，並於乾隆年間形成今日街市的範圍（詳圖 4-2）。清代由於西螺地域水利設施的發展與核心街道腹地的陸續墾成，奠定了西螺街作為西螺溪下游的首要商業市鎮地位。雖然歷年都有新建置的廟宇，或添建新街道，卻不脫以大街為主要發展區域，尤其是市仔頭為商業活動最為活絡地帶，西螺街的貿易活動多在此處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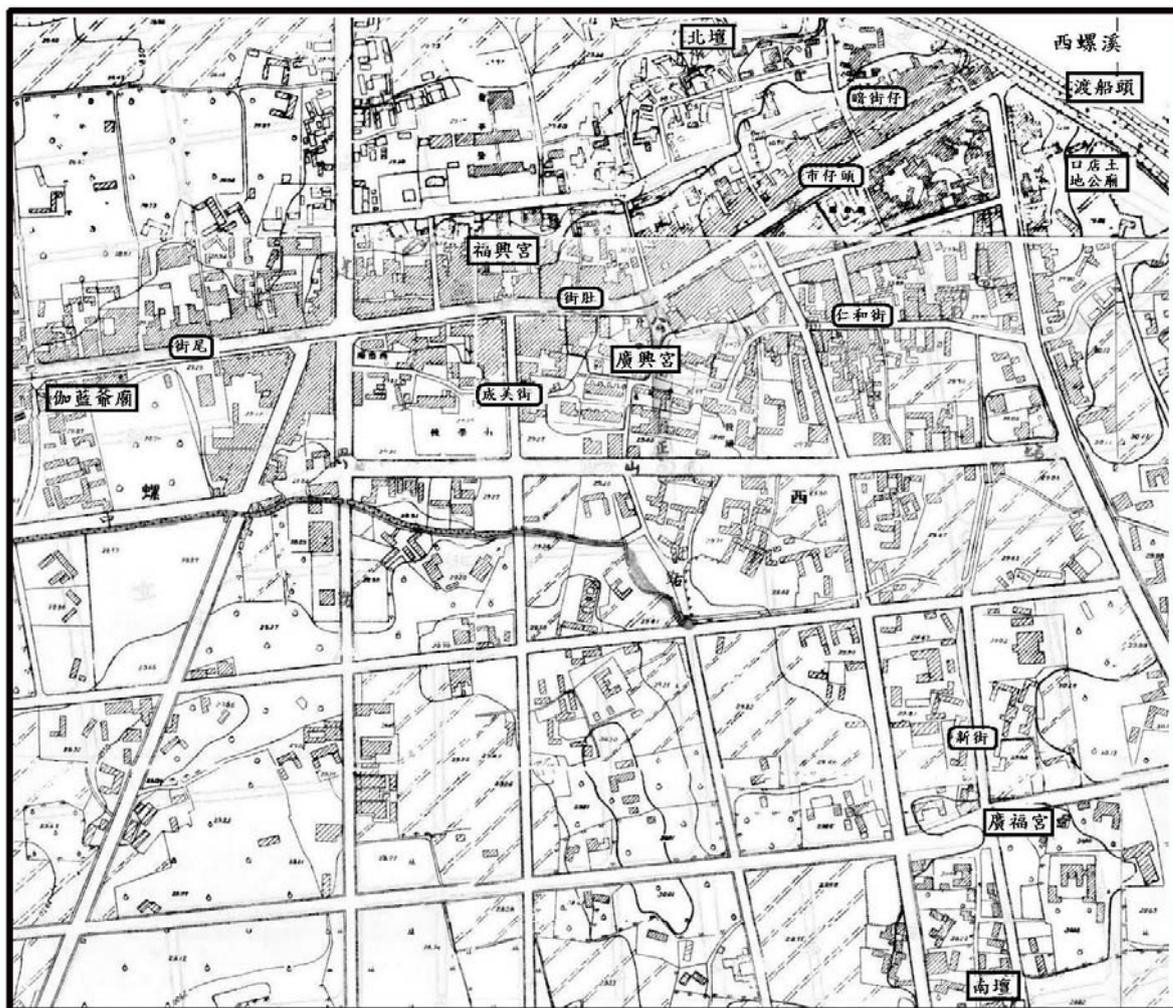


圖 4-2 西螺街街道暨廟宇分布圖

資料來源：由昭和 8 年（1933）西螺都市計畫圖，輔以筆者田野資料繪成。

二、行業分布與市場機能之建立

前舉自康熙年間至光緒末年，虎尾溪以北至西螺溪以南地區，陸續出現大小不等的市街與鄉庄。這些市街和鄉庄，以乾隆初年形成的西螺街為中心，構成一個市街體系。這帶從街市到大鄉庄，通常都有店舖分布，如乾隆中葉，在西螺街南邊通往斗六門街、他里霧街的要道旁，成立埤頭店庄（今西螺鎮埤頭里）。此外，光緒年間，西螺溪下游地區也陸續出現荊桐巷街（今雲林縣荊桐鄉荊桐村）、埔心街（今西螺鎮詔安里）、饒平厝街（今荊桐鄉饒平村）、崙背街（今崙背鄉東明村）等。⁷⁴其中荊桐巷街在清末僅有商店四、五家。⁷⁵以上各較小型的街市，

⁷⁴ 不著撰人，《南部臺灣誌》（出版項不詳），第七編，第五章商業，頁 62-63。

⁷⁵ 依據參謀本部，《臺灣誌》（東京：八尾書店，1895），頁 168。

多以販售民生物品及什貨為主，⁷⁶且貨品的來源多仰賴西螺街供給。

按西螺街作為西螺溪下游重要的街市，除了店舖較為多樣化外，專業化的現象也較為明顯。前舉嘉慶年間，西螺街已有三十餘家商店（表 4-4），推測清末應已超過百餘家。⁷⁷其中以經營進口商品的布商最多，包括協成號、泉成號、錦德號、贊隆號、益盛號、泉益號等六家，並設有布戶團體「金萬福」。⁷⁸除了布商數量最多外，也有豆油什貨商、蔴油製榨業、紙雜貨商、布疋什貨、阿片煙膏、銀紙什貨商、煉瓦製造、煙草石油商，這些店舖通常同時販售多種商品。⁷⁹誠如富田芳郎所言，作為「鄉村依存都市」的鄉街，大多以雜貨商為主。清末西螺街甚至已設立「魚市」，專門販售海鮮魚貨。⁸⁰從魚市及商人團體「金萬福」的成立，可知西螺街專業化的現象頗為顯著，因此自然成為附近街庄的商品來源所在。

依據相關研究，大約雍正 8 年至乾隆 54 年（1730-1789）間，八獎溪（今八掌溪）以北至西螺溪以南的政經核心在笨港街；藉由港口運輸貿易網絡的建立，該街也是中、南部地區各街市的聯繫中心。⁸¹而隨著米穀產量提升及交通網絡漸趨成熟，位居交通要道的西螺街，不僅得以輸出販售米穀，自然也成為西螺溪下游貨物集散中心。迨乾隆 49 年（1784）鹿港與福建蚶江對渡，出現新的市場圈，西螺街因位在兩個港口區域間的中繼位置，成為兩地貿易範圍的交疊帶，其市場機能與交通意義都更為凸顯，也更能整合附近鄉庄的市場經濟。地理空間界於兩港之間的西螺街，其主要的市場圈範圍，包括今雲林縣林內鄉、荊桐鄉、二崙鄉、崙背鄉；彰化縣溪洲鄉、竹塘鄉、埤頭鄉部分區域。

表 4-4 西螺街舖戶商號一覽

年代	商人組織	舖戶商號	專門設施
乾隆		悅盛號、新廣勝號、蔡廣勝號	
嘉慶		言記號、利源號、隆泰號、隆源號、振成號、錦源號、老保元號、勝興號、勝利號、寶盛號、源興號、金美號、協源號、豐隆號、金盛號、合記號、永德號、鎮盛號、珠源號、合榮號、新保元號、恒利號、義豐號、合勝號、汀茂號、得利號、錦成號、新文香、源合號、得興號	鹽館

⁷⁶ 依據日治初期的記載，埤頭店庄主要以販賣米穀、金銀紙、香燭為主；荊桐巷街合茂號，以販售煙草、食鹽、米及什貨為主；二崙街利貞號販售酒、麵粉及什貨。參閱臺南新報社，《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臺南新報社，1907），頁 265-266。

⁷⁷ 清末成美街已有 56 坎店，請參閱本章第一節。

⁷⁸ 〈光緒 14 年正月西螺街布戶金萬福公議合約字〉，江槐邨提供（2011 年 12 月 1 日筆者於板橋江宅採集）。

⁷⁹ 如李品三經營的錦瑞號販售穀物，也兼賣什貨。參閱臺南新報社，《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臺南新報社，1907），頁 272。

⁸⁰ 臺南廳，《南部臺灣誌》（第七編，出版地不詳，出版年不詳），頁 71。

⁸¹ 陳宏維，〈臺灣中部市街群的形成與區域變遷〉，《白沙歷史地理學報》5（2008 年 4 月），頁 110。

道光		林日茂號、新源成號、豐成號	鹽館
咸豐		蕭源盛號	鹽館
同治	箴戶 金慶豐	蔡龍成號、江濟安堂、蕭源盛號、舖戶翁開成、舖戶黃忠厚、舖戶張益盛號、蔡聚成號、隆發號、蔡龍泉號、許捷發號、蔡協成號、文合和號、江萬美號、吳鼎發號、邱陽春號、郭協順號、和發號、和興號、林悅興號、林捷順號、林隆美號、黃成發號、陳合榮號、林品香號、林長成號、萬王號、謝合興號	鹽館
光緒	布戶 金萬福	錦瑞號、聯美號、益成號、同德號、協益號、協成號、泉成號、錦德號、贊隆號、益盛號、泉益號、玉山號、張玉美號、陳合榮號、許捷發號、林廣合號、信德號、蕭源盛號、益美號、饒興號、和順號、信美號、義合棧、英記號、震記號、恒吉號、源合號、順隆號、種德堂、順記號	魚市、鹽館

資料來源：同治 13 年（1874）〈福興宮重修碑記〉、同治 13 年（1874）〈廣福宮重修牌記〉，收入於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6），頁 33-34、39-40；〈乾隆 49 年重修三山國王廟捐緣碑記〉，收入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218 種，1966），頁 536；臺南新報社，《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臺南新報社，1907），頁 269、272、274-275；臺南廳，《南部臺灣誌》（第七編，出版地不詳，出版年不詳），頁 71；西螺鎮公所，《西螺鎮志》，第九篇・地方文徵與文物，頁 79-80；保存於福興宮祿位廳，嘉慶癸酉年（1813）臘月置八仙螭虎神桌；福興宮正殿同治 8 年（1869）箴戶金慶豐眾弟子獻石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道光 18 年彰化縣西螺保本街市仔頭廖士淳等立賣杜盡根契字〉，檔案號 T0161D0148-0010_000；江槐郵提供，〈光緒 14 年正月西螺街布戶金萬福公議合約字〉；郭雙富提供，〈光緒 13 年西螺保大茄冬庄廖祿立杜賣盡根契字〉；〈西螺派出所典權分割ノ慣行等調査方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5 年（1902）11 月 1 日，第 4396 冊，文號 6，頁 54。

第三節 街肆發展與信仰關係

本節將以舊街福興宮、新街廣福宮及新舊街交會處的廣興宮，說明西螺人群分布、聚落發展與地方信仰網絡的形成關係。

壹、西螺溪下游福興宮之信仰中心形成

一、興建舊街福興宮

前舉口店土地公廟有「眾街土地公」之稱，顯示該廟附近為西螺街最早形成的地方。隨著商業發展，商家與居民乃於雍正年間集資籌建福興宮媽祖廟。

位於西螺舊街的福興宮（今西螺鎮延平路與福興路交叉口），居民一般稱為「媽祖宮」，主祀天上聖母，通稱太平媽。依據清代曾任贛江府吉江口巡檢、笨港三郊公醫的西螺街紳儒魏照洲所撰〈福興宮事略〉的記載：

康熙五十六年，臨濟宗明海師父由湄洲聖母廟奉來媽祖一尊，於螺陽安茅奉祀。後因顯聖庇民，香火旺盛，乃由舖民信士於雍正元年出資建為廟宇。乾隆初年，朱成功部將鄭時敏屯田街東，寄贈田園數甲，並隨身所奉莆田聖母神像一尊。⁸²

顯示康熙末年漢移民拓墾初期只能以茅草、竹造建築奉祀媽祖。隨著漢人村落基礎愈形穩固，聚落發展到相當規模，居民也有一定經濟力之後，乃建廟供奉。因此，從福興宮的建立，可說明西螺街的發展狀況。而前舉〈福興宮事略〉記載福興宮於雍正年間建立，雖不盡可信，當時已形成漢人村落，即西螺街前身，則相當可信。除了明海和尚攜來湄洲媽祖神像外，尚有相傳為鄭成功部將的鄭時敏，奉祀莆田媽祖。依據契約文書記載，鄭氏為乾隆年間西螺保墾戶，⁸³因此，魏氏說他於乾隆初年隨身供奉莆田媽祖神像，頗合理。但指鄭氏為朱成功（即鄭成功）部將且屯田街東則有違史實。（參閱本論文第二章）無論如何，鄭氏所奉入街東媽祖廟的「莆田聖母神像」，當即福興宮的起源。

乾隆初葉，西螺街東一帶土地陸續被開墾；西螺街的出現，象徵商業繁榮及人口聚集。當時西螺街的商業有賴於米穀交易的繁盛，作為米穀集散中心的西螺街腹地往外擴大，同時設立了西螺保（請參閱第二章表 2-1）。乾隆年間西螺街不僅興築了福興宮，也在乾隆 25 年（1760）建立廣興宮。正如劉枝萬所述，此值西螺地域的「庄社發展時期」，⁸⁴不僅西螺街整體生產力有所提高、地方士紳也

⁸² 魏照洲，《淡然詩文集》，〈福興宮事略·沿革〉，頁 63。

⁸³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岸裡大社文書〉，檔案編號 AL00953_026_01。

⁸⁴ 劉枝萬，〈清代臺灣之寺廟（一）〉，《臺北文獻》4（1963 年 6 月），頁 102。

積極號召，因此容易鳩資興建宏敞廟宇。前舉西螺街因位在南北官道必經之路，地位重要，自然成為西螺溪下游地域的商品集散中心。另外，在軍事部署方面，隸屬斗六門北路營管轄的有海豐港、南社與西螺塘。⁸⁵可知治安與商業的連結關係緊密，而民間信仰也透過地緣網絡進行擴散。如乾隆 13 年（1748），布嶼保大義崙庄（今雲林縣二崙鄉大義村）迎請西螺街福興宮媽祖鎮煞瘟疫即是明顯的例子。⁸⁶其在西螺街媽祖信仰的發展過程，甚具代表性。

按乾隆 13 年（1748），大義崙庄及附近村落陸續爆發瘟疫，於是各庄派任董事前往西螺街福興宮祈願，庇佑庄民平安渡過危機。媽祖神靈應驗，疫病終於斷絕。是年冬天乃迎奉媽祖祭祀，當夜并奉告神明請求建廟，隔年（1749）10 月，三媽廟（今名為天后宮）完工告竣，成為大義崙庄（今二崙鄉大義村）、油車庄（今二崙鄉油車村）、八角亭庄（今二崙鄉復興村）及港後庄（今二崙鄉港後村）等四大庄的共同信仰。⁸⁷以上莊落主要為詔安縣二都秀篆李姓族人聚居之地，其中大義崙庄及油車庄為西螺地域重要米穀產地，油車庄設有公館。⁸⁸清末大義崙庄設有帛店及烟間，⁸⁹為地方上重要的商店。兩者皆與西螺街之間，有著緊密的商貿關係。而由以上各庄分香可知，當時西螺街福興宮應為西螺溪下游地區的信仰中心。

上述，由乾隆 13 年（1748）大義崙庄發生瘟疫，迎請西螺媽祖鎮境求平安，及由福興宮分香而來的三媽廟，成立於乾隆 14 年（1749），⁹⁰說明福興宮成立年代至遲不晚於乾隆 13 年。而由福興宮廟內所懸之乾隆庚午年（乾隆 15 年，1750）季春臺灣鎮標右營游擊羅佳雄贈「護國庇民」匾，⁹¹可知福興宮不僅受地方居民供奉，也受官員敬重的事實。

二、福興宮遷建大街與人群整合

如本章所述，西螺街因臨河緣故，既有水利之便，也容易遭受水患侵擾。原本街頭的位置，隨著西螺街河幅變寬而縮小，舖民乃陸續往街西高處遷徙，並於

⁸⁵ 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之七·兵防志，頁 195。

⁸⁶ 不著撰人，《社寺廟宇二関スル取調査・嘉義廳》，崙背公學校區域・六、三媽廟，無頁碼。

⁸⁷ 參閱不著撰人，《社寺廟宇二関スル取調査・嘉義廳》，崙背公學校區域・六、三媽廟，無頁碼；增田福太郎，《臺灣の宗教——農村を中心とする宗教研究》（東京：養賢堂，1939），頁 175。

⁸⁸ 十三世祖李瑞寶（1709-1751），由詔安二都遷居油車庄。乾隆年間，十四世祖李性和（1736-1821）經營油車、糖廊、酒廊發跡。當時油車庄設有瑞福公館，處理油車庄民公共事務。後至十七世祖李謀順（1816-1882）時，庄民無法維持瑞福公館，遂由李家接辦，並改稱義隆館。參閱林衡道著，《臺灣勝蹟採訪冊》，第七輯（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2），頁 39；《義隆館李氏族譜》，無頁碼，李偉作提供（2012 年 3 月 20 日採集）。

⁸⁹ 〈光緒 18 年 7 月布嶼東堡大義崙庄李合投詞稟單〉，李偉作提供（2012 年 3 月 20 日筆者於新莊李宅採集）。

⁹⁰ 不著撰人，《社寺廟宇二関スル取調査・嘉義廳》，崙背公學校區域・六、三媽廟，無頁碼。

⁹¹ 羅佳雄為廣東揭陽人，武進士出身，乾隆 14 年出任臺灣鎮標右營遊擊。參閱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十·武備二，頁 547。

乾隆 35 年（1770）將位在舊街街頭的福興宮遷建至舊街街肚今址。⁹²徙建後的福興宮位在頂、下兩市之間，並形成西螺街的新商業中心。當時福興宮前為販賣魚肉蔬菜的市集，且設有公斗。⁹³遷廟當年留下的「莫不尊親」匾，係由首事廖尚德、林倉光及鍾氏和所獻，可知西螺地域廖、林、鍾三姓不僅為當地大姓，當時也是西螺街之要角，並積極參與廟務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前舉鄭時敏「隨身所奉莆田聖母神像一尊」來自莆田；莆田屬於興化府轄區。按漢人移墾臺灣之初，面對陌生環境的差異、族群衝突等多方不安定情況下，多仰賴神祇庇佑。因此，移民臺灣的漢人多攜來故鄉保護神。換言之，原鄉的地方性信仰常為一種祖籍認同的地緣關係象徵，鄭時敏應該就是來自福建省興化府的移民，故隨身攜來莆田媽祖神像。

有關興化移民分布的情形，從乾隆年間在西螺保接鄰的東螺保管下出現「興化庄」、「興化店」等地名可說明。⁹⁴其次，西螺溪下游的布嶼西保轄內，也有「興化厝」（今麥寮鄉興華村）、「興化寮」（今麥寮鄉麥豐村）等關於興化府移民留存的地名。本文第三章第二節述及貓兒干社人，因受其影響而改變認同之情形。以上均說明興化移民曾經在西螺溪下游生活，且為該區域重要的人群。福興宮可能為當時興化移民重要的信仰中心，此由同治 8 年（1869）福興宮的重修碑記：「興郡張大眾弟子捐銀叁拾貳元」，略可說明。⁹⁵而嘉慶 18 年（1813）敬獻于福興宮的神桌，記載「□□張□□、□生張尚清、□生張時□、生員張興行、張士蟬、張尊聖、張投西」，推測眾多張姓弟子可能也是興化府的移民。另，嘉慶己卯年（嘉慶 24 年，1819）秋月，彰化縣儒學教諭黃金章獻贈福興宮「寰海尊親」匾。黃氏為出身興化府莆田的舉人，⁹⁶獻匾的原因可能基於同鄉間的情誼，及家鄉神祇的祭祀，不得而知。

乾隆年間，西螺街的規模擴大，分化出市仔頭、街肚與街尾三部分，街勢更為興盛，前已述及。嘉慶 5 年（1800）福興宮重修時，其建築規模擴展為兩進兩廊十六間的格局，且開始供奉觀世音菩薩、神農大帝、開臺聖王等諸神。⁹⁷可見從乾隆 35 年（1770）福興宮遷建大街後，至嘉慶 5 年（1800），歷經三十年的發展，西螺街的居民已具備一定的經濟條件，足以擴建廟宇。雖然已佚失當年修建紀錄，依據現保存於廟內嘉慶 18 年（1813）的神桌，可推測嘉慶年間參與重修的人群，由擔任總理的新文香、源合號、得興號三家舖戶，帶領三十餘家舖戶捐

⁹² 此為日治時期廟宇調查資料所載皆為乾隆 35 年的原因。

⁹³ 同治 7 年立〈廣福宮大眾廟牌記〉，收入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頁 37-38；不著撰人，《社寺廟宇二関スル取調査・嘉義廳》，西螺公學校區域・一、福興宮，無頁碼。

⁹⁴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卷之五・城池，頁 161；〈乾隆臺灣輿圖〉。

⁹⁵ 〈福興宮重修碑記〉，收入於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頁 33-34。

⁹⁶ 陳壽祺總纂，《道光福建通志臺灣府》（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方志彙刊第 26 種，2007；1871 年原刊），卷 27・職官上，頁 832。

⁹⁷ 相傳福興宮為媽祖廟與觀音亭兩廟合併建造。西螺街原建有觀音亭一座於文祠廟附近，筆者推論應於此次重修時，遷建大街併入福興宮為後殿。參閱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西螺堡・祠廟，頁 173；魏照洲，《淡然詩文集》〈福興宮事略・沿革〉，頁 63。

款、獻贈。⁹⁸由眾多舖戶的參與擴建、修建工程，顯見西螺街是以媽祖信仰為中心的典型市街。

除了舖戶等的參與外，福興宮信仰邊界的進一步擴張，與其取得官方的認同有關。按道光 12 年（1832），福興宮被列入《彰化縣志》祀典志名單中，⁹⁹成為政府認可的「正統」廟宇之一。時至今日，福興宮仍懸掛著清代地方官贈送的匾額，據表 4-5 所示，贈匾所書寫的內容，往往表達褒揚或謝恩之意。特別是道光 12 年（1832），爆發張丙事件，擾亂了嘉義縣城居民的生活。西螺因位於南、北路官道要衝，當時北路協副將葉長春率兵駐西螺防堵，以防彰化縣城淪陷，¹⁰⁰並於西螺地域雇得鍾、廖、李及林各姓義民一同前往嘉義城平亂（詳第五章）。¹⁰¹葉氏因功擢升署任總兵，成為臺灣最高武將。¹⁰²筆者推論當時西螺義民攜太平媽符令隨同前往，或許，葉長春在平亂的過程中，也感應到太平媽的神蹟，而於道光 13 年（1833）亂事平定後，贈「好義從風」匾額，並撰數語於額「齊享太平之福於無疆」；一語雙關，不僅褒揚西螺、布嶼保內義民之功勞，更點出主神「太平媽」庇佑信眾的神力。福興宮在當時兩保中所佔之地位，並為鍾、廖、李、林等地方大姓的重要信仰中心，於此可見。

表 4-5 清代福興宮官紳贈獻匾聯

匾聯內容	官銜	年代	位置
護國庇民	臺灣鎮標右營游擊羅佳雄	乾隆 15 年（1750） 季春	正殿前廳
莫不尊親	首事廖尚德、林倉光、鍾氏和	乾隆 35 年（1770） 仲夏	正殿前廳
慈航廣渡	鹿仔港巡檢陳孝慈	嘉慶 12 年（1807） 孟冬月	觀音殿
母德敷天	鹿仔港巡檢陳孝慈	嘉慶 12 年（1807）	今佚失

⁹⁸ 包括新文香、源合號、得興號、言記號、利源號、隆泰號、隆源號、振成號、錦源號、老保元號、勝興號、勝利號、寶盛號、源興號、金美號、協源號、豐隆號、金盛號、合記號、永德號、鎮盛號、珠源號、合榮號、新保元號、恒利號、義豐號、合勝號、汀茂號、得利號、錦成號。

⁹⁹ 清代西螺街主祀天后聖母的廟宇有福興宮與廣福宮，其中廣福宮鄰近建於嘉慶 2 年的文昌帝君祠。《彰化縣志》記載，文昌帝君祠位在「西螺街外」而「天后聖母廟，一在西螺街」，可見在「西螺街」的天后聖母廟指的就是福興宮。另一方面也反映廣福宮並非官方認定的祀典廟宇，或當時尚未立奉媽祖祭祀（詳閱本章廣福宮相關討論），參閱周璽，《彰化縣志》，卷五·祀典志，頁 264、268。

¹⁰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奏為嘉義賊匪滋事文武前往查辦並請內地邊員調兵來台剿捕事〉，軍機處檔摺件編號 066548。

¹⁰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照錄台灣鎮總兵劉廷斌印稟剿捕賊匪情形清單〉，軍機處檔摺件編號 066613；另據福興宮正殿道光 13 年，北路副協鎮葉長春獻「好義從風」匾。

¹⁰² 陳雲林，《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153 冊，〈飭令新授廣東提督劉廷斌督辦剿捕嘉義亂民暫緩交卸〉，頁 181-184。

		孟冬月	
寰海尊親	彰化縣儒學教諭黃金章	嘉慶 24 年 (1819) 秋月	正殿前廳
好義從風	北路協副將葉長春	道光 13 年 (1808)	正殿左壁
海為陰現女子身說法；神之德援天下溺存心	前延平府上洋通判思州姚榮紀	同治 11 年 (1872) 暮春初	正殿前柱
水德配天	武生蕭國昌、武生蕭國輝、五品職員廖輝煌、欽加五品街布政理問廖振元、貢生李超英、監生江捷慶	同治 12 年 (1873) 季冬臘月重修	正殿右壁
海國安瀾	新科會試張廷樞 後裔中厝張沃、張樹頭 重修	光緒 16 年 (1890) 仲冬	正殿前廳

資料來源：筆者依福興宮現存匾額整理而成。其中嘉慶 12 年鹿仔港巡檢陳孝慈所獻「母德敷天」，係收錄於魏照洲著，《淡然詩文集》（雲林：西螺輔材文庫，2006；原刊 1895），〈福興宮事略·匾〉頁 65。

除了透過官方的認可，提升廟宇本身的正統性價值外，與大陸原鄉祖廟保有聯繫，亦是一般民間社會作為鞏固廟宇地位的手段。在臺灣民間信仰中，神明是否「靈驗」，與其「來歷」常存在密切關係。而與大陸祖廟保持某程度的聯繫，更能維繫神明的「正統性」，因此回祖廟進香，不僅「神力」得以強化，更能彰顯其正統身份。清代福興宮至少有兩次回湄洲謁祖的紀錄，分別在「嘉慶年間，廖聯科、廖澄河率信士五十餘人，買舟由笨港往湄洲，晉謁祖廟」，又「道光年間，貢生廖顯揚等率團回湄洲謁祖，隨行者二十餘人」。¹⁰³其中率團的廖澄河，即是活躍於道光、嘉慶年間的西螺街仕紳，具有生員身分。¹⁰⁴可見士紳階層參與地方信仰活動，十分熱絡。

其次，同治年間，中部地區發生大地震，屋舍、廟宇損壞嚴重，¹⁰⁵福興宮也受波及。同治 8 年 (1869)，福興宮重修，由時任第八代住持志恭和尚 (1789-1852) 主持。依據恭奉於廟內第八代住持之祿位記載；陽面「重興 臨濟正宗沙彌志恭戒公蓮座 孝徒慈勝永奉祀」、陰面「第八代志恭公福興宮住持，長汀縣人陳氏之子。生乾隆己酉年十一月十一日寅時、歸咸豐壬子年十一月廿二日寅時」。¹⁰⁶其

¹⁰³ 魏照洲，《淡然詩文集》，〈福興宮事略·進香〉，頁 64。

¹⁰⁴ 廖氏積極參與西螺街倉聖人祠、朱文公祠、魁星樓、文昌帝君祠等祀典廟宇的捐建，以及道光 20 年 (1840) 彰化縣學重修工作。參閱周璽，《彰化縣志》，卷五·祀典志，頁 264、266；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中部碑文集》，頁 134。

¹⁰⁵ 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斗六堡·災祥，頁 95。

¹⁰⁶ 2010 年 10 月 16 日 (農曆 9 月 9 日)，由福興宮董事長楊文鐘於媽祖神前擲筊請示後，獲允筊。後至祿位廳請示先賢，擇於中午一點翻閱牌位，始得記錄。

中志恭和尚屬「長汀縣人」的身分，值得進一步分析。

按清代長汀縣屬福建省汀州府所轄，南與同省上杭縣、武平縣接壤，為閩西客語區。可知福興宮第八代住持志恭和尚為客籍人士，也因此吸納了同為客家身分的西螺街布戶、監生江捷慶族人參與修廟事宜。江家為汀州府永定縣高頭鄉移民，當時以監生江捷慶為首，帶領江萬春、江泰鏞、江懷德、江光海、江萬美等捐款 201 元，占重修廟宇總額 11%，不容小覷。¹⁰⁷雖然江家同時也參與新街廣福宮的修建，卻不如福興宮積極投入，¹⁰⁸或與主其事的志恭和尚同一祖籍的認同有關。另也反映福興宮廟務的推展，與僧侶的投入有密切的關係。此外，由今仍留存於廟內正殿出自客家匠師的龍柱，也能說明同治年間福興宮的重修，客家人積極參與的狀況。¹⁰⁹康熙 23 年（1684），施琅平臺時，因媽祖顯聖助軍。事後，清廷詔封媽祖為天后。康熙 59 年（1720）再將媽祖列為祀典，並於雍正 11 年（1733），明令沿海各省建祠祭祀。¹¹⁰在官方推崇下，媽祖成為中國沿海各地跨族群的信仰。換言之，媽祖乃臺灣各籍移民皆能接受的重要神祇。

三、太平媽信仰範圍之擴張

道光以來，布嶼稟保因人口增加而分東、西保，¹¹¹當時海豐港街因海豐港淤積，港口機能消失而沒落。¹¹²相對而言，西螺街位在官道上，又是主要的米穀產地，乃為西螺保、布嶼東西保等周邊鄉村的集散鄉街，西螺街乃日趨繁盛。另一方面，福興宮也在此際大幅擴張其信仰範圍。西螺與布嶼保轄區內陸續成立神明會：道光 13 年（1833）下茄塘聖母會、油車庄天神爺會、埔心庄太平媽會、道光 23 年（1843）埔心庄聖母會、同治 7 年（1868）大義崙庄媽祖會、光緒 12 年（1886）埔心庄三媽會、永定厝三媽會、荷苞嶼聖母會，¹¹³並於新庄仔庄福儀宮、埔心庄福心宮分廟成立福興宮的分香子廟，¹¹⁴廟內也由南靖縣籍的三十餘家舖戶組成「南靖心香社」，¹¹⁵福興宮的信仰大致於此時奠定基礎。

前舉乾隆年間以來，西螺街為周邊地區販運米糧的重要市街，位在街上、與

¹⁰⁷ 〈福興宮重修碑記〉，收入於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頁 33-34。

¹⁰⁸ 〈廣福宮重興牌記〉，收入於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頁 39-40。

¹⁰⁹ 梁震明，《臺灣寺廟龍柱造型之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2010），頁 424。

¹¹⁰ 蔡相輝，〈以媽祖信仰為例：論政府與民間信仰的關係〉，收入於漢學研究中心編，《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4），頁 449。

¹¹¹ 周璽，《彰化縣志》，卷二·規制志，頁 132。

¹¹² 周璽，《彰化縣志》，卷二·規制志，頁 130。

¹¹³ 這些神明會除埔心庄外，皆為福興宮分香廟——大義崙三媽廟的信仰範圍，因此與福興宮有間接關係，仍屬分香系統下的延伸。參閱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 386-390。

¹¹⁴ 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 223、225。

¹¹⁵ 江藻如撰，〈南靖心香社序〉，江槐邨提供（2011 年 12 月 1 日筆者於板橋江宅採集）。

掌管雨水有關的福興宮媽祖，¹¹⁶關係米穀豐收與業戶是否獲利。因此，各地業戶們也積極參與廟宇捐修活動，並藉此凝聚、管理佃戶。如同治 8 年（1869），十三庄（今西螺鎮、二崙鄉境）業戶吳洽豐、陳榮德、鍾振豐眾佃捐修後殿觀音亭，以及業戶蕭源盛、廖濟川捐獻龍柱等皆可說明。此外，此種休戚與共的關係，由光緒 16 年（1890）新科舉人張廷樞贈「海國安瀾」匾，更具體表現。按張家聚族於布嶼西堡中厝，屬泉人勢力範圍，理應贈匾麥寮拱範宮（泉人信仰中心）？¹¹⁷反而獻匾於漳籍人的信仰重鎮福興宮？蓋其墾區（收租範圍）的佃人鍾、廖、李、林均信仰福興宮媽祖。因此張廷樞獻匾並非事出無名。光緒年間，西螺堡內的福興宮媽祖信仰已相當穩固。¹¹⁸

總而言之，福興宮成為西螺、布嶼兩保的信仰中心，與其位居在西螺街的樞紐位置，不無相關。迎請媽祖與分香活動，顯然有其內在地緣上的關連性。特別是布嶼保與西螺保附近的村庄，長期以來無論在軍事、商業活動上，皆有密切聯繫，媽祖信仰也透過地緣網絡往外傳播開來。而官、紳的認同，以及太平媽協助居民平亂有功，獲得詠讚，也成為該廟擴張信仰邊界的關鍵。再者，客籍僧侶與業戶們的支持，更能發揮吸納與整合不同人群的參與，福興宮終至成為西螺地域首要的廟宇。

貳、潮漳籍人同祀之三山國王廣興宮

一、新、舊街交會處廣興宮之興建

西螺新、舊街交會處的廣興宮，位於今西螺鎮源成東路，主祀三山國王。據傳雍正年間移民西螺地域的粵人，由彰化河婆崙庄（今彰化縣溪湖鎮中山里）分靈香火，並建立小祠奉祀，西螺當地居民稱「王爺宮」；乾隆 25 年（1760），由詹阿斗、邱水量、陳阿祖、林集山等數百人鳩資興築大廟。¹¹⁹其中倡建人之一的林集山為西螺街廣合商號的來臺祖，祖籍廣東省潮州府海陽縣。按三山國王為潮屬九縣人的信仰，¹²⁰推測其他合資者詹、邱、陳等人的祖籍，也可能為潮州府籍。換言之，當時西螺街聚集的潮州府移民應有一定數目，始能捐貲修築來自原鄉的信仰三山國王廟。如西螺街內太子爺、新街等地為林姓聚居之地，即今日西螺鎮仁和街至中正路之間，居民仍稱此區域為「林厝宅仔」，居民主要來自潮州府。

¹¹⁶ 媽祖與降雨與否有關的說法，參閱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大棟柳東堡·匾，頁 105；另〈西螺祈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3 月 9 日，夕刊第 4 版。

¹¹⁷ 李麗卿，〈清代麥寮地區的開發與社會變遷〉（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 122-128、160-165。

¹¹⁸ 由立於福興宮正殿右壁外牆，明治 41 年（1908）〈重修碑記〉之主事與首事名單，即為光緒年間西螺堡的範圍，得以說明。

¹¹⁹ 作者不詳，〈祠廟齋堂臺帳〉，無頁碼；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明鑑》，頁 220。

¹²⁰ 尹章義，〈閩粵移民的協和與對立——客屬潮州人的開發臺北與新莊三山國王廟的興衰史〉，《臺北文獻直字》74（1985），頁 6。

此外，新街廣福宮附近也有來自潮州府移民的詹姓族人，可知新街一帶是廣東移民居址所在。

依據乾隆 49 年（1784）臺南府城〈三山國王廟重建捐題碑記〉載：

西螺生員劉國香、監生悅盛號、監生汪文儒、林仲龍、余萬興，各捐銀二元。張大珍、蔡廣勝，各捐銀一元。新廣勝捐銀一中元。¹²¹

按今臺南市境的三山國王廟為當時的潮州會館；來自潮州的商人落腳及一般移民活動之處。陳春聲從清代西螺與安平、大目降、鹽水港、麻豆等大聚落頗多的捐款數額，認為各地居民與府城的三山國王廟有某種密切關係。¹²² 乾隆末年，西螺街的潮州籍人士遠赴臺南三山國王廟捐款修廟，當時生員劉國香等人的動機雖不得而知，但是相當程度地反映了祖籍認同的因素，甚至揭示了兩地往來貿易的可能性。

二、三山國王非僅潮屬九縣人專屬信仰

依據富田芳郎研究指出，嘉慶至道光年間，為西螺街發展、繁盛時期，商家林立。¹²³ 嘉慶 17 年（1812），居民有能力重修廣興宮，立有「三山國王香燈契券泐明碑記」，¹²⁴ 但無捐題相關姓名。從碑體尺寸與「庄街眾弟子立」判斷，廣興宮應已成為當時西螺街的主要廟宇之一。由西螺溪北岸三條圳庄（今彰化縣溪洲鄉三圳村）、祖籍漳州的張廖族人也信仰三山國王，說明非潮州人也祭拜三山國王的事實。換言之，三山國王廟在當時的西螺街並非僅廣東省潮州府移民信奉，至少漳州移民的張廖姓後代也接受三山國王信仰。

依據三條圳庄三千宮的〈沿革碑文〉記載：

清嘉慶年間公館望族〔按：張廖氏〕播遷至此，廣事開墾，佩帶三山國王香火奉祀。嘉慶戊寅年，信眾倡議，塑神儀奉祀，命名「王宮」。¹²⁵

可見嘉慶年間三條圳庄三山國王廟宇的建立，係由西螺公館仔（今西螺鎮公館里）移居的張廖族人攜來香火，於嘉慶 23 年（1818）信眾塑神奉祀，稱為「王宮」。公館仔至今仍保有輪祀三山國王的傳統，每年農曆 2 月 25 日神明聖誕，庄民搭

¹²¹ 乾隆 49 年（1784），〈重修三山國王廟捐緣碑記〉，收入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218 種，1966），頁 536。

¹²² 陳春聲，〈三山國王信仰與臺灣移民社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0（1995 年秋），頁 90-91。

¹²³ 富田芳郎，〈西螺探訪記〉，頁 27。

¹²⁴ 何培夫，《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三山國王香燈契券泐明碑記〉，頁 45。

¹²⁵ 廖鋒燕，〈彰南平原溪洲地區聚落發展——以廖姓族群為例〉（嘉義：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碩士論文，2008），頁 118。

設臨時紅壇舉行祭拜，並迎請西螺街福興宮與廣福宮的媽祖，以及虎尾流域輪庄祭拜的六房天上聖母（六房媽），一同舉行遶境活動。其中六房天上聖母信仰起源於林姓族人的祭拜，以新虎尾溪南岸為輪庄的主要範圍。¹²⁶接鄰新虎尾溪的三塊厝、公館仔（以上為今西螺鎮公館里）、新鹿場（今西螺鎮鹿場里）、頂崙仔（今西螺鎮東興里），均為以林姓居民為主的聚落，每年固定迎請六房媽。¹²⁷

林氏族人在下埤頭（今西螺鎮東興里），建有宗祠「忠孝堂」。¹²⁸依據祠堂內楹聯：「溯源流於九牧冠裳永在、合閩粵為一堂廟貌長新」，說明作為「收族敬宗」的林氏祠堂，「族人」的來源不僅只有福建省，也有廣東省的移民。換言之，忠孝堂不是林姓一家一姓血緣性的宗祠，而是以來自西螺地域的同姓——林為結合的依據。此一情形也見於今臺中市東勢區的劉開七公祠，主要以全臺劉姓客籍居民為祖先祭拜對象，是一跨地域的同姓祭祀組織。¹²⁹其次，由其祠堂大門橫聯「福潮萬派總是同源」，則顯示部分林姓移民可能為來自潮州府。果真如此，忠孝堂林姓原鄉祖籍與前述興築西螺街廣興宮的林集山家族，應為同一祖籍來源是否為同族，不得而知。

前舉西螺地域的潮州移民與臺南府城三山國王廟有相當的聯繫。以道光 22 年（1842）為例，時逢府城三山國王廟重修，西螺的林姓族人及賴梅各捐銀二元，¹³⁰說明道光年間林氏族人仍與府城三山國王信仰保有某程度的聯繫。據此推論，與西螺林姓（崇祀六房媽）關係密切的張廖姓，其在公館仔的三山國王信仰可能來自府城。是否受到林氏的影響（中介），不得而知。

三、日軍毀廟與客籍人士重修廣興宮

道光 6 年（1826），西螺保內發生粵人李通、李色等偷竊粵人黃文潤的豬隻事件，共謀陳新喜假托閩、粵分類械鬥之名，煽惑閩人幫助乘機攻搶，最後演變成為閩、粵械鬥。¹³¹「粵人自揣勢孤，紛紛遷徙」，¹³²甚至有稻禾被閩人搶收的

¹²⁶ 參閱徐雨村，〈雲林縣六房天上聖母的祭祀組織〉，《臺灣文獻》48：1（1997 年），頁 97-136。

¹²⁷ 迎請六房媽時間：三塊厝庄農曆 2 月 18-20 日、公館仔庄農曆 2 月 24-26 日、新鹿場農曆 5 月 13-15 日、頂崙仔庄農曆 11 月 12-14 日。

¹²⁸ 下埤頭忠孝堂肇建年代無確切記載，依據堂內奉祀之「相國 九牧祖 諱 皋公一尊香位」，為光緒 17 年重立，可知至少光緒 17 年即已存在，並經過重修。由林春桂（1872-1940）擔任建立祠堂首事，今貌為昭和 15 年（1940）11 月重修完成，每年農曆正月 12 日為祭祖日。

¹²⁹ 陳瑛珣，〈臺灣中部大埔客家文化圈的形成——石岡、東勢大埔客家宗族組織與公益社團的薪傳〉，《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成果報告》（2009），頁 32-37（資料來源：客家委員會網站，<http://www.hakka.gov.tw/ct.asp?xItem=46581&ctNode=1879&mp=1869>，瀏覽日期：2012 年 4 月 26 日）。

¹³⁰ 道光 22 年，〈重修三山國王廟捐題碑記〉，參閱何培夫，〈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南市篇，頁 500。

¹³¹ 孫爾準，〈孫文靖公奏牘稿本〉，第一版（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頁 587-590。按清代西螺地域粵人少而閩人多。雖然日治初期以祖籍調查資料顯示西螺地域的居民原鄉祖籍以「福」（即福建省）為多，乃經社會整合結果。參閱〈臺灣發達二關スル沿革調査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5 年（1902）1 月 1 日 檔號 781-1-27，頁 210-212、229-232。

情形：

據署彰化縣周璽面稟，彰化一縣，粵人不及閩人十分之一、二，其田禾在西螺、深耕保一帶居多，早稻未熟已被閩籍匪徒刈割罄盡，粵人不敢歸庄，晚稻至今未種。若再蹉跎失時，則餬口無糧必致流而為盜。是保護歸庄耕作乃目前第一要務。臣當即令該署令周璽會同前嘉義縣參革知縣廖仁燾，分投監護粵人翻犁栽種插，一面傳集各庄閩人出具切結保護粵人歸庄，不許再滋事端。日來已據送到甘結者四十七庄，粵人陸續赴田工作不致失業。¹³³

本文第二章第二節已述及，少數粵人在西螺聚集成莊。西螺溪北岸的深耕保也有粵人聚集。清代深耕保範圍，包括今日彰化縣芳苑鄉、大城鄉、竹塘鄉及二林鎮一部分，當地粵人因道光年間發生閩粵械鬥而遷徙。¹³⁴按此次械鬥造成中部臺灣的粵人向大埔心（今彰化縣埔心鄉）、關帝廳（今彰化縣永靖鄉）遷移集中；也有部分粵籍居民遷往葫蘆墩（今臺中市豐原區）、東勢角（今臺中市東勢區）與苗栗一帶。¹³⁵但西螺境內潮、漳人士的信仰廣興宮仍受到崇祀；未離開西螺的粵人，也與廣興宮三山國王廟保持聯繫。

然而，當時廣興宮在西螺當地居民心中的地位可能與福興宮有所差別。依據明治 28 年（1895）日本領臺時，西螺街遭受兵燹，三山國王廟被焚的說法，可見一般：

甲午戰爭後，臺灣割讓給日本，西螺的抗日義民揭竿而起。日軍採迂迴戰術，派間諜分三路刺探情報，其中二人遭西螺義軍捕獲，並將其首領首級取下，懸掛在媽祖宮（福興宮）門前，當時廟內所立「莫不尊親」匾額突然墜地。義軍警覺畏懼，立即改將人頭及義旗移懸於王爺宮前（三山國王廟，廣興宮）。當時王爺宮前殿牆壁崩落，似乎王爺公在警示有災難，於是日本南進軍進入西螺街後，見懸掛之首級，憤怒至極，乃放火燒街焚肆。王爺宮被火焚燬，其中有一尊王爺公神像由大殿滾落至天井，不致被焚。¹³⁶

居民先將敵首置於福興宮，為避災害再移廣興宮，以致廣興宮被日軍燒毀，說明福興宮與廣興宮之間似乎隱含某種微妙關係。

上述口述故事中，因軍火毀壞的廣興宮，直到大正 14 年（1925）重修。由

¹³² 孫爾準，《孫文靖公奏牘稿本》，頁 506。

¹³³ 孫爾準，《孫文靖公奏牘稿本》，頁 495-496。

¹³⁴ 參閱第五章第一節討論。

¹³⁵ 洪麗完，〈清代臺中地方福佬客關係初探——兼以清水平原三山國王廟之興衰為例〉《臺灣文獻》41：2（1990年6月），頁 68-69。

¹³⁶ 劉德義（1933年生），2012年2月4日筆者於西螺延平路劉宅訪問。

西螺街林集山後人以家族商號「林廣合」為名，捐款 1000 大元。另，詹福壽以個人名義捐款 1000 大元。其次，「詹姓會」出資 610 元。¹³⁷參與捐修廟宇者，除了西螺街及西螺堡的居民外，以西螺溪北岸深耕堡內的詹姓居民最為踴躍。其他如永靖、田尾、社頭、員林等地居民，也參與其中。¹³⁸

以上參與捐款的居民祖籍，皆來自潮州府；其聚集的莊落也是潮籍移民主要聚居之地。其中永靖、田尾居民祖籍以（潮州府）饒平縣居多。¹³⁹而參與修廟最為踴躍的竹塘詹氏，與永靖的詹氏同樣來自「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元歌都三饒鄉」，¹⁴⁰說明道光 6 年（1826）因閩粵械鬥而遷徙的粵人走向，及其不忘原鄉信仰的情形。值得一提者，西螺、二崙及崙背的張廖、李姓等，也積極參與廣興宮捐修活動。張廖及李姓祖籍來自漳州府詔安縣；其中以西螺街長廖化金、虎尾庄長廖重光、二崙庄長郭錦如，及崙背庄長廖金把為代表，捐獻「福惠斯民」匾額一方。從捐修人士分布地點論，當時廣興宮的信徒遍及永靖、田尾、社頭、員林（以上在今彰化縣境）、西螺、虎尾、二崙及崙背（以上在今雲林縣境），地緣上跨越清代西螺溪南北。若從族群認同分類看，粵籍潮屬九縣及漳屬詔安二都移民等均屬客籍人士，則西螺街的三山國王信徒，包括閩籍漳州府的詔安客及福佬人。從表 4-6 顯示，日人臺南州知事喜多孝治所獻「威震閩粵」匾一方，說明二十世紀西螺街三山國王廟的信眾確實包括閩、粵兩籍人士。

表 4-6 廣興宮官紳贈獻匾聯

匾聯內容	相關人名	年代	位置
福惠斯民	臺南州虎尾郡西螺街長廖化金、虎尾庄長廖重光、二崙庄長郭錦如、崙背庄長廖金把	大正 12 年（1923） 秋季	正殿左壁
威震四方	廖富淵、廖心交、廖裕紛、廖大、廖裕火、廖世武、廖名群、蔡柳、廖才皇、廖鳶飛	大正 13 年（1923） 季冬	正殿左壁
威震閩粵	臺南州知事喜多孝治；樺太總務長官眾議院議員	大正 15 年（1926） 10 月；昭和 6 年（1931）	正殿左壁

資料來源：依筆者田野調查資料整理而成。

¹³⁷ 何培夫，《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大正 14 年〈三山國王廟碑記〉，頁 46-47。

¹³⁸ 何培夫，《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大正 14 年〈三山國王廟重修捐題牌記〉，頁 51-52。

¹³⁹ 謝英從，〈永靖——一個彰化平原的鄉鎮社區發展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1990），頁 54-73。

¹⁴⁰ 彰化縣文化局編，《彰化縣客家族群調查》（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5），頁 158。

上述，廣興宮在肇建之初是以廣東省潮州府移民為主要信仰人群，如潮州府海陽縣的林氏家族，以及潮州府饒平縣的詹氏家族。爾後，當地來自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的張廖等其他姓氏也接受該信仰。換言之，族群認同乃清代西螺地域漢移民的重要認同依據之一。過去有關臺灣三山國王的研究，多認為是潮屬九縣客家家人的信仰，¹⁴¹但有學者質疑此命題是否正確，而透過三山國王信仰原鄉的現況考察，提出三山國王為潮州地區閩客混合區的信仰，非僅客家人所屬，也為部分福佬人信仰。¹⁴²本文的討論為例，由潮州人倡立的廣興宮三山國王廟，漳州人也參與廟務。從行政上看，兩者各屬粵、閩，但從認同上分析則皆屬客籍人士。換言之，本研究區的三山國王信仰主要由客籍人士參與。早期閩粵籍人自中國移入，各自帶來家鄉信仰，如乾隆年間福興宮由泉州、興化移民（閩南人士）倡建；廣興宮由潮州人、漳州人（詔安客為主）支持。移民間的差異，道光年間仍舊存在，以致因日常事務而爆發閩粵械鬥。最後由官方出面調停，並邀集閩人出具切結，保護粵人歸庄。同治年間可說明西螺街的分類問題趨向緩和。廣福宮則由兩方移民共同合建。此意味同在西螺地方生活、不同祖籍來源的移民，已逐漸形成在地認同。

參、人群關係趨緩後廣福宮之建立

一、新街廣福宮建立

西螺新街廣福宮，位於今西螺鎮新街路與光復西路交叉口，當地居民稱「新街廟」，或稱「新街老大媽」。廟名「廣福」二字，相傳由於該廟為福建省及廣東省移民合建，故名之。¹⁴³依據前舉主祀三山國王的廣興宮歷史，可知西螺街曾有不少廣東、福建客籍移民聚居，並形成「客莊」。

依據王禮《臺灣縣志》記錄：

客庄，潮人所居之庄也。北路自諸羅山以上、南路自淡水溪而下，類皆潮人聚集以耕，名曰「客人」，故庄亦稱「客庄」。每庄至數百人，少者

¹⁴¹ 如尹章義與洪麗完認為三山國王是潮州府九縣客家家人的信仰。參閱尹章義，〈閩粵移民的協和與對立——客屬潮州人的開發臺北與新莊三山國王廟的興衰史〉，《臺北文獻直字》74（1985），頁1-28；洪麗完，〈清代臺中地方福佬客關係初探——兼以清水平原三山國王廟之興衰為例〉，頁63-92。

¹⁴² 邱彥貴，〈臺灣客家三山國王信仰淵源新論〉，收入於張珣、江燦騰編，《研究典範的追尋：臺灣本土宗教研究的新視野和新思維》（臺北：南天書店，2003），頁175-219。

¹⁴³ 《社寺廟宇二闕スル取調査・嘉義廳》也同樣記載為閩粵合建。參閱不著撰人，《社寺廟宇二闕スル取調査・嘉義廳》，西螺公學校區域・廣福宮，無頁碼；又財團法人西螺廣福宮編，《財團法人西螺廣福宮簡介》（無出版項），頁10。

亦百餘，漳、泉之人不與焉。以其不同類也。¹⁴⁴

可見所謂「客庄」，指來自廣東省潮州府的移民。按清代臺灣建省前，屬於福建省轄區，非福建的移民，被稱為「客」。也就是以行政區劃區別人群時，稱來自廣東的潮人為「客人」。此與本文所述，以族群認同分別「客籍」，有所不同。又據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在〈題義民效力議效疏〉提到：

潮屬之潮陽、海陽、揭陽、饒平數縣與漳、泉之人語言聲氣相通，而潮屬之鎮平、平遠、程鄉三縣則又有汀州之人自為守望，不與漳、泉之人同夥相雜。¹⁴⁵

說明潮州府所屬「三陽」及饒平縣人的語言，可與漳、泉移民相通，但潮屬鎮平、平遠、程鄉三縣則與汀州「自為守望」，而與漳、泉的認同有所區別。換言之，覺羅氏從語言、認同上將同為潮屬的人群作不同分類。其與前述以行政別區分人群有所不同。本文所謂「客」，包括潮屬饒平縣、汀州府長汀縣、漳州府詔安縣等，主要以語言、認同分別人群，乃相對於持操福佬話的人群而言。雖則今日客籍人士多已不知本身語言。

據此，來自福建的閩南人士與閩西、粵東的客籍人士，各自建有福興宮、廣興宮，前已述及。何以又需再合建廣福宮？此恐與嘉慶年間，西螺街商業興盛、族群關係趨於緩和有關。按乾隆初葉，西螺新街初成，其商貿狀況尚未能與舊街抗衡。整體而言，西螺街的經濟仍以渡船頭（今西螺鎮永安里）及市仔頭（今西螺鎮中和里）一帶作為發展核心，並逐漸往廣興宮及福興宮所在的街肚，乃至街尾伽藍爺廟附近擴散。（詳表 4-3）迨嘉慶至道光年間，乃為西螺街（舊街）全盛時期，商家林立。¹⁴⁶由於舊街空間已達飽和，新街始有發展機會，嘉慶 10 年（1805）南福壇，及嘉慶 12 年（1807）文祠廟陸續於新街建立，¹⁴⁷得以說明。換言之，一地之發展，寺廟的興建，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從新街各廟宇的建立年代，反映新街的發展當始於嘉慶年間。

新街一帶為潮州林姓、詹姓與漳州蕭姓聚居的地方。西螺居民在新街立廟，應與前舉之福興宮住僧因漳、泉分類有關。¹⁴⁸按乾隆至嘉慶年間，西螺地域不斷爆發零星的漳泉械鬥，¹⁴⁹導致漳籍僧侶負責福興宮、泉籍僧侶管理廣福宮的狀

¹⁴⁴ 王禮，《臺灣縣志》，卷一·輿地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社，方志彙刊第 4 冊，2005；1720 原刊），頁 122。

¹⁴⁵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卷十二上·藝文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社，方志彙刊第 14 冊，2006；1764 原刊），頁 487。

¹⁴⁶ 富田芳郎，〈西螺探訪記〉，頁 27-28。

¹⁴⁷ 雖然相良吉哉記錄廣福宮建立於嘉慶 4 年，筆者並不同意，本文將再論析。參閱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 219-221；不著撰人，《西螺堡祠廟齋堂臺帳》，南福壇，無頁碼。

¹⁴⁸ 程清雄（1939 年生）報導，2012 年 2 月 4 日筆者於福興宮訪問。

¹⁴⁹ 關於乾隆年間的械鬥，請參閱王連茂、葉恩典整理，《泉州臺灣張士箱家族文件匯編》，頁 28-29。

態。依據同治 7 年（1868）〈廣福宮大眾廟牌記〉的資料：

西螺汎官陳 仝諸紳耆董事舖戶等，惟廣福宮南福壇聖神廟，祀所供不敷，恃僧寔難居住。爰集街眾舖戶等議，就本街市鄉例設五谷米斗、花生斗，定同公斗發售，應抽稅□□入廣福宮南福壇住僧□□整理廟祀神光庇祐□□護福無疆也。諸眾共議，誠喜樂敬神，誠恐日久□□□，示明祭規□□：

一議在街頂、下市設立□□□斗稅錢，應歸廣福宮□□□，應歸□□□僧□□祀□□，永遠毋違。

一議廣福宮住僧收貯□□，每年四月間，應備出緣銀叁元貼福興宮首事，五谷帝千秋資費，批炤。

同治柒年四月 日，繼僧徒從事仝立牌記。¹⁵⁰

可略知兩廟間的關係。碑文內提及「應備出緣銀叁元，貼福興宮首事、五谷帝千秋資費」，說明即便泉籍僧侶脫離福興宮，仍需於每年 4 月繳納緣銀貼補其首事，作為五谷帝（神農大帝）之祭祀費用。

另據碑額「廣福宮大眾廟」牌記所載，筆者初步推測廣福宮的建立，與大眾廟不無關係。換言之，廣福宮興建前，可能大眾廟已存在。據明治 40 年（1907）《西螺堡祠廟齋堂臺帳》所載，南福壇成立於嘉慶 10 年（1805）4 月 20 日，主要奉祀大眾爺，並且合祀大眾爺奶。又大正 4 年（1915）《嘉義廳社寺廟宇二關スル取調査》載，大眾廟（一稱南福壇）成立於乾隆年間，並於光緒 3 年（1877）重修，且主神亦為大眾爺、地藏王菩薩。此外，昭和 8 年（1933）由相良吉哉編著之《臺南州寺廟名鑑》，亦有「南福壇」的紀錄。可見嘉慶 10 年（一說建於乾隆年間）建立的南福壇大眾爺廟，直到光緒初年仍以大眾爺、地藏王菩薩為主神。雖然日治末期仍有南福壇的相關紀錄，然戰後資料已不復見相關記載。推測日治末戰後初期，南福壇可能已不存在，或拆除易處。

依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於民國 48 年（1959）調查的資料：

建立年代約一百年前，建在現中山國校，於民國廿五年〔按：昭和 11 年〕為改建西螺商業專修學校用地被拆除，逕由本鎮士紳詹福壽、王乳等發動信徒捐工捐資，及配合鎮公所〔按：西螺街役場〕補助興建眾善寺，容納本鎮內無祀的祖骨，以安死人之靈。現在改建地址偏遠參香者很少，致該寺甚為喪毀。¹⁵¹

可見南福壇於昭和 11 年（1936）被拆除。重建之後，易名為「眾善寺」。但至今

¹⁵⁰ 筆者親自校對原碑修正而成，原刊於《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之打字內容漏字、句讀，均有嚴重錯誤。參閱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廣福宮大眾廟牌記〉，頁 37-38。

¹⁵¹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藏，《1959 年宗教調查資料》，原件編號 Etr44158。

仍保留「南壇」的名稱，乃相對於「北壇」福善寺而言。¹⁵²按遷建前位於大眾爺塚（或稱萬人墩、萬人塚，今中山國小校區）的南壇舊址，與北壇之間的區域範圍，應為嘉道年間西螺街全盛期的街肆範圍。二間廟宇皆為大眾爺廟，作為西螺街及附近無主孤魂安棲之所。而南福壇拆除是年，恰為廣福宮重修時，且該年主持重修的董事由詹福壽擔任。¹⁵³前述詹氏在大正 14 年（1925）廣興宮三山國王廟重修時，曾帶領詹氏族積極參與其事。反觀福興宮歷代捐修名單，未見詹氏族參與，說明其認同於廣興宮及廣福宮，應與粵人身分（客籍意識）有關。

前舉乾隆至嘉慶年間，西螺街曾發生漳、泉分類械鬥，未波及粵人。故道光年間，西螺街附近尚有許多粵人聚居的村庄。大致分布於西螺街東邊的饒平厝（今荊桐鄉饒平村）、西南邊的詹厝崙（今二崙鄉永定村）及南邊的公館仔一帶，¹⁵⁴以及西螺溪北邊的深耕保地區。以上聚落都與西螺街的商貿關係密切。然而道光 6 年（1826），西螺地域發生閩粵械鬥，部分粵人他遷；加上道光年間，福興宮前往湄洲進香、士紳及官方均認同該信仰等原因，相對之下，成立於同治年間的廣福宮香火深受影響，因而式微。在兩廟競爭的關係下，同治 10 年（1871），伍品銜街布政司理問廖振元乃帶領信徒前往湄洲迎請媽祖前來奉祀，並作為廣福宮「開基大媽」，一般稱老大媽。由於神靈顯著，加上直接迎奉湄洲分靈神祇，信徒逐漸增加。¹⁵⁵

值得討論的是，廣福宮若原供奉媽祖，何以稱同治 10 年（1871）迎自湄洲的分靈為「開基大媽」？筆者懷疑廣福宮供奉媽祖應始於同治 10 年（1871）。換言之，同治 10 年（1871）以前的大眾廟應為廣福宮前身，如前舉同治 7 年（1868）〈廣福宮大眾廟牌記〉所示，至遲此時，廣福宮與大眾廟名稱已同時分立並存。其次，作為收存閩、粵籍無祀骨骸的大眾廟，以廣東省的「廣」及福建省的「福」為名，應屬合理。若本文大膽的推論無誤，筆者便能說明何以在西螺街已各自存在閩南人士與閩西、粵東及閩南客籍人士的福興宮、廣興宮，歷經乾隆、嘉慶的漳、泉，乃至道光年間閩、粵械鬥的衝擊後，人群關係因在地化因素日趨緩和後，同治年間乃出現取自「廣」與「福」兩字而成的廟宇「廣福宮」。而其原立基於祀拜西螺街各籍無主孤魂的大眾廟，同治 10 年（1871）顧及廟宇香火，乃有迎來湄洲媽祖之事，也就相當合理。

二、西螺街媽祖信仰中心之一

前舉道光年間粵人因械鬥而遷移，如饒平厝成為以閩人為主的村落。¹⁵⁶時至今日，每逢秋收謝平安時，今雲林縣荊桐鄉附近的村落仍保有向廣福宮請神（指

¹⁵² 筆者田野訪查所得。

¹⁵³ 據筆者訪問蔡欽終（1927 年生）報導人所得，詹福壽因母親生病緣故，發願修廟。2010 年 9 月 18 日筆者於廣福宮訪問。

¹⁵⁴ 孫爾準，《孫文靖公奏牘稿本》，頁 587-288。

¹⁵⁵ 相吉良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 220。

¹⁵⁶ 增田福太郎，《臺灣の宗教——農村を中心とする宗教研究》，頁 131。

媽祖)的傳統,顯然與粵人奉拜廣福宮的老大媽信仰有關。¹⁵⁷此何以閩人支持的福興宮太平媽,在此區則較不被迎請作客的原由。

同治 13 年(1874),廣福宮因震災受損重修,¹⁵⁸在〈廣福宮重興牌記〉捐修題名中,值得注意的是林品香號、林長成號、林悅興號、林捷順號、林隆美號等,以林姓舖戶為主的商家捐款紀錄(而不捐福興宮)。前舉詹福壽因其有廣東客籍身分,將祖籍認同信仰反映在廟宇重修上。由此筆者推論眾林姓舖商可能也具有廣東客籍身分,與參與廣興宮三山國王廟事務的客籍人士,應為同一人群。依此而言,廣福宮似乎甚受客籍人士支持?

其次,前舉「泉籍和尚管理廣福宮」的說法,在當年廣福宮的重修紀錄,也可以找到蛛絲馬跡。其中「業戶陳榮德堂捐緣銀四十員」,即是來自鹿港廈郊的慶昌行在小茄苳(今西螺鎮振興里)開立的租館,並投資十三庄圳的修築。¹⁵⁹由此可知,即便不在鹿港當地,身為泉籍身分的業戶亦積極參與同籍人群信奉的媽祖廟捐修,不但可以獲取名聲,並可藉此控管佃人、維護水秩序。¹⁶⁰另一方面,呈現了西螺街與鹿港不僅存在商貿關係,因土地肥沃而吸引了鹿港不在地業主投資置產的現象。此外,同治年間重修廣福宮的楹聯皆署名「溫陵詹維波」所撰,溫陵為泉州晉江的雅稱,可知廣福宮與泉籍人群的參與,不無關係。

總之,清中葉以來,西螺地域族群紛爭不斷,廣福宮廟內有一副盈聯:「廣澤及海濤天高海闊,福神稱顯赫風靜浪恬」,雖隱含了以廟宇作為彌平族群衝突象徵的心理,但相對於漳籍人士(包括詔安客與福佬人)支持的福興宮,廣福宮似乎主要由泉州福佬人及粵東客籍人士支持。無論如何,同治以來,西螺地域族群衝突確實有趨於緩和的情形。信眾也因分類觀念的淡化,而參與廣福宮廟內活動。至光緒年間,廣福宮與福興宮,已並駕齊驅。¹⁶¹昭和年間,因福興宮遭逢和尚娶妻生子事件,成為街談巷語主角。¹⁶²恰逢廣福宮重建,因此該廟香火日益興盛,逐漸擴張信仰範圍,並成為西螺街媽祖信仰的代表之一。

¹⁵⁷ 關於謝平安的討論,詳本論文第五章。

¹⁵⁸ 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 219-220。

¹⁵⁹ 關於陳榮德堂在西螺的產業經營狀況,請參閱本文第二章第三節討論。

¹⁶⁰ 參閱本論文第二章討論。

¹⁶¹ 此由光緒 16 年建醮酬謝神恩,僅恭請福興宮及廣福宮天上聖母鑾壇,得以說明。參閱《江藻如手稿》,〈恭請上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天上聖母等諸神文〉。

¹⁶² 鄒逢源(1937 年生)報導,2010 年 9 月 17 日筆者於西螺福興路鄰宅訪問。

小結

清末西螺與布嶼保的信仰，主要以西螺街的福興宮與廣福宮為主。其媽祖信仰的傳佈，可能必須從西螺街的形成與各廟宇的歷史發展分析。

清代西螺地域為重要的米穀產地，是雲林地區水利豐沛、土壤肥沃之地域。乾隆 6 年（1741），西螺街已出現，因官道所經，成為西螺保、布嶼保重要的米穀集散市場，並為西螺溪下游重要的商業中心。由於地處南北通衢的交通樞紐位置，吸引閩、粵各籍漢移民的匯聚，人群關係因祖籍、信仰、利益等問題而複雜化，甚至引發漳、泉分類械鬥。乾隆年間，閩籍移民支持的福興宮與粵籍移民崇信的廣興宮陸續成立。但道光年間的閩粵械鬥致使部分粵人遷徙他地，廣興宮三山國王廟香火受到影響，因而式微，原以粵籍潮州人為主的信仰人群，逐漸被西螺街的閩籍漳州人取代。反觀福興宮，因閩人崇祀，加上官、紳支持的結果，逐漸成為濁水溪下游的信仰中心。換言之，三山國王廟香火衰微，其實質意義在於反映西螺街閩、粵人群關係的變化。

到了嘉慶、道光年間，隨著舊街商貿活動的繁盛，西螺舊街商貿範圍於是逐漸擴展至新街。而同治年間，隨著人群關係因在地化因素日趨緩和後，作為漢移民無主孤魂安息的大眾爺廟（南福壇）成為「廣福宮」（取廣東的「廣」及福建的「福」為名）前身，同治 10 年（1871）並藉由迎奉湄洲老大媽神像入祀，以增加香火。光緒年間，並與福興宮並駕齊驅，成為西螺街兩大媽祖信仰之一。

從西螺街的廟宇發展，說明街肆作為商業中心，及其對附近村庄的支配關係，也體現了信仰傳播與商貿往來的密切連結。關於西螺溪下游人群如何被整合、社會網絡如何被體現，第五章筆者將以媽祖遶境活動為例，作進一步說明。

第五章 西螺地域之社會整合與媽祖遶境活動

本章主要以媽祖遶境活動為個案，分析當代「螺陽迎太平」遶境大會香所展現西螺社會整合的圖像，乃清代以來，地方社會人群互動、地域認同及民間信仰在發展的結果。本文一方面釐清清末西螺地域認同的形成，從而勾勒當代遶境活動人群網絡形成的歷程、面貌；另一方面，驗證臺灣民間信仰兼有社會整合，也是跨地域、跨族群間競合、互動的重要機制。

第一節 從祖籍到地域認同

清末至日治初期為止，西螺溪下游人口分布呈現「北粵南閩、西泉東漳」的特色。其中今西螺鎮、二崙鄉及崙背鄉一部份為漳籍詔安客人群佔優勢之區。此一發展趨勢與本文第二章所述開發初期之閩、粵空間分布，大相逕庭。究竟何種因素造成原為閩、粵共處的西螺地域，轉為以詔安客為主的漳人（閩籍）聚集之地？西螺溪下游「北粵南閩、西泉東漳」的分布現象，又是如何形成？以及地域認同如何被形塑。

壹、人群衝突與漳籍勢力圈形成

從開墾過程看，前已述及康熙 54 年（1715），粵籍墾戶黃利英拓墾西螺保北端。又乾隆 25 年（1760）粵人於西螺舊街建立廣興宮，到乾隆 52 年（1787）林爽文事件後，官方記載：「西螺村莊係是廣東良民居住」，顯見當地粵人應有一定規模。甚至道光年間，粵人仍於西螺保內經營田園，呈現閩、粵共處之局。換言之，西螺地域至少清中葉仍為閩、粵共居的社會。

根據表 5-1 所示，乾隆 47 年至同治元年（1782-1862），西螺溪下游地區的西螺、布嶼稟及海豐等三保，發生多次漳、泉及閩、粵械鬥。其中乾隆 47 年（1782）的漳、泉械鬥，造成業戶張必榮設在鹿場（今西螺鎮鹿場里）的公館被燒毀，以致其淡水管業契券盡失，而向淡防分府馬鳴鑣呈稟報失。¹各次械鬥是否造成當地居民遷徙，過去研究並未有進一步描述。

乾隆 51 年（1786），林爽文事件發生時，漳、泉分類氣氛濃厚。據漳籍廩生詹錫齡所編《河間詹氏族譜》，譜序中言：

我祖于乾隆四十二年浮海來臺，其姓寓在海邊，住居幾十年，因漳泉械鬥，

¹ 王連茂、葉恩典整理，《泉州、臺灣張士箱家族文件匯編》（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頁 28-29。

遂遷于後浦庄，後復被水崩壞，爰徙西螺街焉。²

可知十八世紀末的漳、泉籍民集體衝突結果，原居西螺溪沿海地帶的漳籍詹姓族人往西螺的後浦庄(今西螺鎮境)聚集。從詹家的個案，反映了漳人往內陸平原、丘陵一帶遷徙的趨勢。換言之，漳籍漢人勢力退出沿海地區，局部調整了當地居民的祖籍分布型態。此一分布型態在二十世紀初日本治臺時的漢人祖籍分布資料中，呈現了西螺溪下游「西泉東漳」的人群空間分布，筆者認為此一分布型態應當形成於十八世紀末。

又嘉慶 14 年(1809)，西螺地域再度發生漳、泉械鬥，事後始知係粵人從中陰謀構釀，閩、粵籍民嫌隙起。³依據嘉慶 18 年(1813)，永靖建街的合約字：「設此街市，祇因昔處羊城故土，今為海外鄉親星散各莊，欲敦鄉誼而未由。茲建街聚處，雖在異地，何殊家鄉。永保茲土全親，後人倘有大小店出賣，不通聞首事，不蓋永靖街公記，是背鄉親之誼，起害街之端」，⁴可知永靖街(西螺街北邊)為附近粵莊的勢力中心。其形成與閩、粵居民衝突頻仍，粵人從暫時性的避難移動，逐漸演變成同鄉聚居的村落。而「粵莊人週地密，趨赴各市維艱」，因此發展出同為粵人生活圈的市街有關。換言之，從永靖街的成立反映了粵人集體認同意識的形成。

上述，乾隆到嘉慶年間的械鬥，尚未殃及粵人，西螺地域內仍有不少粵人活動，閩粵混居情形仍可見，直到十九世紀二〇年代以後，西螺地域才完全成為漳籍人群的社會。⁵按道光 6 年(1826)，西螺保饒平厝庄(今荊桐鄉饒平村)粵人李通、李色，偷竊曾厝崙(今二崙鄉永定村)粵人黃文潤的豬隻。共謀陳新喜，假托閩、粵分類械鬥之名，煽惑閩人幫助、乘機攻搶，最後演變成閩、粵械鬥。⁶原居西螺附近村庄的粵人自揣勢孤，「不及閩人十分之一、二」，紛紛往北邊的大埔心庄(今彰化縣埔心鄉境)、永靖街(今彰化縣永靖鄉境)等較大型的粵莊遷徙。以上各大莊因設有竹城、土濠，加上難民竭力固守，故未被焚搶。反觀彰化縣境內其他粵莊悉成焦土，粵人受到的衝擊之大，可以想見。⁷另一方面，粵籍人群因此有愈集中聚居之勢。

值得注意的是，粵人北移結果，使得西螺溪南北兩岸呈現明顯地「北粵南閩」的人群分布狀況。⁸換言之，嘉慶年間以來，漳人雖已是西螺地域的主流人群，

² 美國猶他家譜協會藏，〈臺灣家譜資料〉，微卷編號 VAULT INTL Film [1037484 Item 8]。

³ 孫爾準，〈孫文靖公奏牘稿本〉，頁 504-505。

⁴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220-225。

⁵ 同治年間，粵人以永靖街永安宮(三山國王廟)為中心；漳人以坊橋頭街天門宮為中心，共組漳粵七十二聯庄。參閱許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6(1973 年秋)，頁 177-184。

⁶ 孫爾準，〈孫文靖公奏牘稿本〉，頁 587-590。

⁷ 孫爾準，〈孫文靖公奏牘稿本〉，頁 506、508。

⁸ 居於今濁水溪北岸彰化縣境的永靖鄉、員林鎮及竹塘鄉等地的粵人後裔，學者指為「福佬客」，參閱許嘉明，〈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6(1973 年)，頁 165。

從道光初年粵人北移後，原粵庄被漳人取而代之，形成漳人村落。此後，漳人對於西螺地域的支配力獨強，特別是西螺街的商業活動、廟宇祭祀等社會生活，均由漳人主導。而西螺溪下游「西泉東漳」的人群勢力空間分布正式形成。

表 5-1 清代西螺地域社會衝突事件

案次	年代	發生地區	案名	種類	發生情形
1	乾隆 47 年 (1782)	嘉義、彰化	謝笑案	漳泉械鬥	演戲因賭博口角，泉民廖老被漳人黃添之子黃璇等毆斃，引發漳泉各庄分類械鬥。西螺、海豐港、布嶼稟等處各保庄，乘機搶殺，西螺業戶張必榮於鹿場公館被焚燬。
2	乾隆 51 年 (1786)	彰化、鳳山、嘉義、臺灣、淡水	林爽文案	漳泉粵鬥	林爽文滋擾諸羅，彰屬自條圳塘、東螺、西螺數十莊約計一萬餘人，多係同安、漳州民人，內中因畏焚殺從賊不少。西螺一帶賊匪共有千餘人，並無防備，一見官兵猝至，俱鳩集西螺溪旁迎敵。
3	嘉慶 14 年 (1809)	淡水、嘉義、彰化	黃紅案	漳泉械鬥	中港、後壠地方，泉人黃紅之妻與漳人蔡成通姦引起械鬥。臺灣鎮總兵官武隆阿在大義崙莊拿獲匪犯李元開，並獲同夥匪犯 3 名，搜出旂械等件。此外，西螺當地匪徒林堅、林籠、高草、林引、戴海、鍾伍員、鍾光賜等，供認糾鬥攻莊、殺人、焚搶之事
4	道光 6 年 (1826)	淡水、彰化、嘉義、鳳山	李通案	閩粵械鬥	彰化縣西螺保閩人李通、李色偷竊粵人黃文潤豬隻。西螺、深耕仔粵人紛紛遷徙
5	道光 12 年 (1832)	淡水、彰化、嘉義、鳳山	張丙案	閩粵械鬥	嘉義崙仔庄陳辦族人摘取雙溪口粵莊張阿凜家芋葉被辱，演變成為閩粵械鬥，並引發張丙抗官民變。西螺附近深耕仔粵莊搬遷至環地廳大莊避難；彰化首匪黃誠自攻破斗六門後，侵入彰化西螺等處，黏貼告條，混造年號。
6	道光 24 年	淡水、嘉	陳結	漳泉	葫蘆墩街有漳人孫返與泉人陳

	(1844)	義、彰化	案	械鬥	結，因賣菁子口角，後致嘉、彰二縣漳、泉各莊動搖。西螺、寶斗等處各莊大半被焚，米穀被搶割等情。
7	咸豐 3 年 (1853)	嘉義、彰化	曾 雞 角案		大崙腳庄匪徒曾雞角滋事，延及北路彰化縣屬西螺一帶。布嶼堡吳昌記大觀館契券被劫。
8	同治元年 (1862)	彰化、淡水	戴 萬 生案	漳 泉 械鬥	戴萬生案發時，西螺埔心莊人陳弄糾無賴數百人附之，攻布嶼堡之褒忠。西螺當地廖、李二姓大規模械鬥

資料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宮中檔乾隆朝奏摺 v.54》（臺北：故宮博物院，1982），頁 583-587；王連茂、葉恩典整理，《泉州、臺灣張士箱家族文件匯編》（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頁 28-29；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明清臺灣檔案匯編》（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社，臺灣史料集成第 3 輯第 32 冊，2007），頁 314-315；孫爾準，《孫文靖公奏牘稿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頁 504；〈臺灣漳泉人民械鬥股徒乘機焚搶一案辦理完竣〉，收入於陳雲林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169 冊，頁 226-264；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東華續錄選輯》（臺北：臺灣銀行，1968），頁 196-203；上海師大歷史系中國近代史研究室、中國第一檔案館編，《福建上海小刀會檔案史料匯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頁 163-165；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西螺堡·兵事，頁 177；國立故宮博物院軍機處檔摺件，〈奏報拏獲偽西王陳啞狗並剿堵各股逆匪情形（附件見 097863 號）〉，文獻編號 097861；樊信源，〈清代臺灣民間械鬥歷史之研究〉，《臺灣文獻》25：4（1974 年 12 月），頁 104-105；林偉盛，〈清代臺灣分類械鬥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頁 105-108。

貳、宗族發展與地方勢力變遷

一、各姓收族、建宗祠

如前所述，隨著西螺溪下游地方衝突事件的頻繁發生，勢力較弱的一方往往被迫遷到同一祖籍來源、人數較多的區域，以尋求庇護，同族聚居的規模因而愈是擴大。另一方面，道光 12 年（1832）發生張丙事件，西螺鍾、廖、李、林各姓，隨北路副協鎮葉長春前往嘉義縣城防禦。由於共同防敵的情感，民間力量特別是同姓間得以進行整合，進而產生宗族、建立祠堂。

按張丙事件肇因於天旱、稻米欠收，清廷於各莊實施禁糶措施，引發搶米風波；加以漢人陳辦等人在嘉義（舊稱諸羅）地區因搶芋、搶牛引起閩、粵族群衝突。而官府未能妥善處理此一事件，導致群眾不滿，進而演變成南、北兩路的大

型民變。⁹當時虎尾溪以南幾乎被張丙勢力所佔據，因此北路協副將葉長春帶領兵弁在西螺防守，以防事件擴及彰化地區，並在西螺地帶雇得義民一同前往嘉義城平亂。¹⁰

簡言之，十九世紀為西螺地域各姓收族、建立宗祠的關鍵時期。根據道光 12 年（1832）周璽《彰化縣志》記載：「彰化聚族而居者不過數姓，故宗祠家廟尚少；即有鳩金建祠者，凡同姓皆與焉，不必同支共派也。無宗祠者，各祭於家」，¹¹說明清代彰化縣境內建立非一家一姓共同祠堂者，乃普遍的現象；西螺地域也不例外。據表 5-2 所示，道光 11 年（1831）埔心庄（今西螺鎮詔安、安定里）程姓為最早創立家廟者，其次為道光 28 年（1848）張廖姓的崇遠堂。其中以西螺地域第二大姓李姓成立的宗祠，值得進一步討論。

表 5-2 西螺地域各姓家廟與祠堂

名稱	創建年代	祖先名	所在地	沿革
程氏家廟	道光 11 年 (1831)	程 頤、程 顥、詔安始 祖渠爵公、 黑面佛公	埔心後庄(西 螺鎮安定里)	福建省詔安縣後門山
崇遠堂	道光 28 年 (1848)	廖元子公	下湳仔(西螺 鎮下湳里)	1.前身為繼述堂，創立於道 光 28 年(1848)，毀於光緒 17 年(1891)之風災。 2.昭和元年(1926)重建， 昭和 3 年(1928)竣工。
昌盛堂	同治 13 年 (1874)	11 世廖為見 公	湳仔(二崙鄉 湳仔村)	由同治 13 年(1874)創立祖 公會而成。
追遠堂(張 廖三房祖 廟)	昭和 8 年 (1933)	廖義成公	廣興莊	大正年間設有祭祀公業經營
溫和公祠 (福綿堂)	昭和 7 年 (1932)	12 世祖廖崇 洞	二崙惠來厝	二崙惠來厝廖富炭、廖富 川、廖富淵、廖富春等倡建。
垂裕堂	不詳	廖朝孔公	二崙街	不詳
忠孝堂	不詳	相國九牧祖 皋公	下埤頭	曾於光緒 17 年重修，又昭和 15 年(1940)由林春桂主持 在次重修。
鍾姓祖祠	不詳	精化鍾大府	尖厝崙	嘉慶年間 12 世祖鍾郎遷居

⁹ 林偉盛，《清代臺灣分類械鬥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頁 50-56。

¹⁰ 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檔摺件》，〈臺灣總兵劉廷斌稟單剿捕賊匪情形〉，文獻編號 066615。

¹¹ 周璽，《彰化縣志(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方志叢刊第 21 種，2006；1832 年原刊)，卷九·風俗志，頁 434。

		公君、鍾大 公祖媽、連 潤鍾三同 氏孺人		尖厝崙。17 世祖建立祠堂。
隴西武惠 堂	道光年間	李武惠公	崙背鄉南昌路 公厝巷 1 號	在道光年間，始由遷台屯墾 之崙背、二崙兩地族人(共 22 人)，集會決議鳩集資金 額 32000 購地置產，並組織 設立祭祀公業。

資料來源：程大學編，《程氏族譜》（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9），頁 43；筆者田野所得，〈尖厝崙鍾姓祖祠沿革史〉碑記立於正殿左壁；相良吉哉，《臺南州祠廟名鑑》，頁 226；廖大漢、廖德福編，《廖氏大族譜》（雲林：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1969），頁 55、61。

（一）蒸祖祭祀組織與李姓收族

西螺地域的詔安客第二大姓——李姓，主要聚居於大義崙、崙背、崙前、羅厝、油車等庄，也就是今日西螺鎮以西的二崙鄉、崙背鄉境。不同於張廖姓各聚落互為比鄰，李姓聚落顯得較零散。

李姓祖先何時入墾西螺地域？依據油車庄（今二崙鄉油車村）《義隆館李氏族譜》記載，十三世祖李瑞寶（1709-1751），由詔安二都秀篆青龍山遷居油車庄。瑞寶次子性和生於乾隆元年（1736），卒於道光元年（1821），經營油車、糖廍、酒廍發跡，後經手油車庄瑞福公館事務。¹²由此推測，李瑞寶至遲於十八世紀已遷居臺灣，並入墾西螺溪下游地區。依嘉慶 4 年（1799），十三世李親聖續修該族譜序言：

五世祖李五十六公遺下一派數本付諸彰化等處諸叔侄便覽，茲於加慶〔按：嘉慶〕四年復抄我六世祖總甲公遺下本付十四代孫崇亮者帶往竹塹上淡水處，此非合族全譜而能各房各抄，亦可以知木本水源……四世祖遺下一派之譜乾隆丙子年十一世諱麗珀公亦曾抄錄，但至今三、四十有餘載，本簿□敝記且滿焉，續修之志是亟。

可知嘉慶年間續修族譜時，尚未有李姓合族全譜。不論是修譜或者建立祠堂等活動，目的均為了達到「收族敬宗」的功能。

¹² 《義隆館李氏族譜》應抄錄於光緒年間，是目前西螺地域有關李姓資訊保存內容最多、記載最完整的族譜，雖非合族全譜，卻可作為李姓開墾歷史的重要參考。參閱編者不詳，《義隆館李氏族譜》，無頁碼，李偉作提供（2012 年 3 月 20 日筆者於新北市新莊李宅採集）；參閱林衡道著，《臺灣勝蹟採訪冊》，第七輯（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2），頁 39。

筆者好奇的是，至今仍未見二崙、崙背地區有李姓合族全譜，大多為各房各抄，究竟李姓藉由何種方式達到收族效果？依據道光 15 年（1835），崙背庄（今崙背鄉東明、西榮村）李方穩的典契，提供了一絲線索：

（契一）

立典契人崙背庄李方穩，承買武惠公應份熟園、水田共叁處，土名坐落羅厝庄北勢洋。……。今因欲銀費用，情愿將田園抽出壹半出典，先問房親叔兄弟姪人等，不欲承典，後托中送就新厝仔庄外甥黃隆經、納、緞前來出首承典，當日眾面言議定，時值典價銀叁佰大元正……。其典不拘年限，銀契貳相交還，不得刁難……。

批明此業上手契包載全業不得繳連批炤

中人併代筆堂弟方座
在見堂弟李文邦

道光拾伍年叁月日立典契人李方穩¹³

契一記載崙背庄李方穩將位在羅厝庄（今崙背鄉羅厝村）「武惠公」的一半田園，典給了新厝仔庄（今崙背鄉羅厝村）的外甥黃隆經等人。「武惠公」究竟為何人？以下契約提供了一些訊息。

（契二）

立永賣盡根契人崙前庄李祖徑，有承祖父分著武惠公會壹名……。內今因欲銀用，情愿□□大小會出賣即托中送就方街□前來出首……。

咸豐肆年正月 日立永賣盡根契人祖徑¹⁴

契二談到崙前庄（今崙背鄉崙前村）李祖徑，有一份祖父傳下的「武惠公會壹名」。「壹名」應是指「會份一」之意。從契文指該會份得以祖孫相傳，可見其為祖先祭祀的組織。其傳承原則為何？

（契三）

立永賣盡根契字人大義崙庄李樹林、珠廉、詹蕊，全姪廷心、廷戊、廷松等，有承顯文、觀成公放有武惠公香油貳名，併帶老公簿內蒸祖田園□□，一應在內。今因乏銀費用，叔姪情愿將此香油會出賣。先問至親人等不欲承受后，托中送就崙前庄族姪方爵、詣等出首承買。當日三面言議□，時值盡根賣價銀貳拾大元正，即日立契，其銀全中親收足訖，其會名隨付方爵、詣兄弟前去改名掌管，分銀飲福，永為己業。……

即日全中親收過契內銀貳拾大元完足批炤

¹³ 美國猶他家譜協會藏，〈臺灣家譜資料微卷〉，編號 VAULT INTL Film [1411235 Item 6]。

¹⁴ 美國猶他家譜協會藏，〈臺灣家譜資料微卷〉，編號 VAULT INTL Film [1411235 Item 6]。

代筆人族姪禎祥
為中人房兄傳種

同治陸年貳月日立永賣盡根契字人樹林、珠廉、詹蕊，仝姪廷心、
廷戊、廷松
在見人族姪方義¹⁵

契三為大義崙庄（今二崙鄉大義村）李樹林等，繼承顯文、觀成公所購置的產業「武惠公香油貳名，併帶老公簿內蒸祖田園」，即包括契一與契二所提及的「田產」與「會份」。該田產屬「蒸祖田園」，即作為祭祀祖先之用的田業。一般「蒸嘗」為客語對祭祀公業的指稱，「蒸祖」或為詔安客語說法（李姓為詔安客），應即是類似蒸嘗或嘗會的祭祀組織。

值得注意的是，該嘗祖田園的承買對象為其在崙前庄的「族姪」，可知該產業流通的對象乃是同族之人。販售產業同時，也將「分銀飲福」的權力一併讓出，但前提必須「改名掌管」。也就是說，公業股份者完成轉移，擁有者才有權力參與蒸祖田園的管理與分紅。換言之，武惠公會雖具有濃厚的李姓祭祖性質，但有無權力過問公業，端看是否具備會份或派下權（派下員身亡之後的繼承權）而決定，並非所有李姓居民皆可參與。

據大正年間的《祭祀公業調查書》資料記載：

道光年間，李景泉及其他二十一名等人，為了祭祀祖先李武惠，設定了公業，此公業價格參萬貳千圓。自當時以來，每年土地漸減，於是將土地分配至各派，使其耕作。管理者則計算每年一次的各項管理費以及祭祀費，自各派下耕作者徵收祭祀費與事務費的負擔金額是五千圓，使用來新建祖廟。¹⁶

由此可知，李姓收族過程主要透過祭祀李武惠公作為號召，並由李景泉及其他二十一名成員組織「李武惠公會」。按李武惠即陳元光的部將李伯瑤（又作李伯苗），與民間信仰的輔信將軍屬同一人。¹⁷因其開闢漳州有功又姓李，自然成為移民臺灣的漳州李姓後裔收族的代表人物。¹⁸

由契一「武惠公」名稱的出現，說明至遲道光 15 年（1835）已有李姓收族

¹⁵ 美國猶他家譜協會藏，〈臺灣家譜資料微卷〉，編號 VAULT INTL Film [1411235 Item 6]。

¹⁶ 李清池提供（2010 年 11 月 6 日筆者採集）。

¹⁷ 仇德哉，《臺灣廟神大全》（臺北：自行出版，1985），頁 296。此外，林衡道於於民國 69 年至崙背調查時發現，李家宗祠奉祀一神尊，其臉為豬肝色，衣冠束帶，儼然王侯將相，筆者推測該神尊即為李武惠。參閱林衡道，《臺灣勝蹟採訪冊》，第六輯（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1），頁 231-233。

¹⁸ 西螺街的李姓組織護信爺會。南投廳北投堡北勢浦庄（今南投縣草屯鎮北勢里）的李姓族人，也組織護聖公會，同樣信奉李伯瑤。參閱不著撰人，《社寺廟宇二閱スル取調査・嘉義廳》，西螺公學校區域・一九、護信爺，無頁碼；不著撰人，《寺廟調查書・南投廳》，出版項不詳，無頁碼。

活動。最初倡議的二十二名李氏後代，多分布於崙前、崙背、大義崙、油車、羅厝（今崙背鄉羅厝村）等李姓族人聚居之地。該組織並非李姓人士皆能參與，必須具有股份始能成為內部成員，其組織形式，可能類似鄭振滿研究福建地方家族組織所謂「合同式宗族」。¹⁹這類宗族類型較注重族人之間的互利關係（權力、管理與分紅），而忽視族人之間的血源及地緣關係。換言之，清末西螺地域李姓宗族關係的經營與維繫，主要透過田業租賃、資金借貸及祭祖活動，展現其整合跨村落人群的功能。

（二）「七嵌」地域組織與張廖姓之收族

張廖姓為西螺地域第一大姓，其收族的方式與李姓截然不同。雖則兩者均為詔安客。既有成果顯示，張廖姓入墾西螺地域的時間，各房派有所不同，大致多為乾隆年間入墾。²⁰依〈崇遠堂沿革〉記載：

緣有宗親廖秋紅、廖子牌、廖昌盛、廖裕賢、廖賀、廖榮捷、廖文江、廖拔琦等八名，於道光二十六年歲次丙午年共同捐資購置約五甲田園，其中約一甲在下湳。道光二十八年歲次戊申，在下湳創建祠堂顏曰：「繼述堂」。〔按：崇遠堂前身〕翌年己酉冬完竣，舉行慶祝落成清醮，開支辦法凡元子公裔孫，人人可以參加，遵照祖訓七條中之第一條舉行，不花費他姓財物，因而稱為七嵌做醮。以宗親人數計口算丁，並以繳納官稅金額十倍攤派，事畢尚有盈餘銀叁佰伍拾元，放款生息合併公業收益，為每年正月十一日忌辰及九月生辰祭祖，名為春秋二祭。並聘請國學教師，以祠堂為學堂教育宗親子弟，先習祭祖儀式，闡述七嵌箴規，然後教讀經書，俾能學優登仕，此創建祠堂具體意義也。²¹

由此可知，道光 28 年（1848）張廖姓於下湳（今西螺鎮下湳里）建立繼述堂（今崇遠堂前身），乃以詔安縣官陂張廖姓始祖廖元子公作為收族號召。參與者的身分限於七條祖訓之第一條所規定：「生廖死張，故曰張廖」，也就是張廖姓才能入祀、參與祠堂活動，並以「七嵌」（Tshit-Khiam）範圍內的張廖姓為主（見表 5-3）。²²所謂「嵌」（Khiam）的用法，乃源於詔安客語，指「角落」之意。²³崇遠堂正殿有一楹聯：「崇建祠堂詔邑山連鯤島峙，遠尋地脉官陂水合虎溪流」，說明張廖

¹⁹ 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頁 78。

²⁰ 廖婉粧，〈張廖族人的移入大西螺地域與社群組織之發展〉（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頁 58-61。

²¹ 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崇遠堂張廖宗祠沿革詳誌》，頁 12。

²² 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崇遠堂張廖宗祠沿革詳誌》，頁 5-9。

²³ 參閱簡瑛欣，〈宜蘭廟群 KHIAM（示簽）祭祀圈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18-23。

姓的「七嵌」皆分布於虎尾溪（新虎尾溪）沿岸；也反映了張廖姓的「收族」具有強烈的地緣性質（圖 5-1）。

值得注意者，與港尾（今崙背鄉港尾村）同為第五嵌的下新庄仔（今土庫鎮新庄里），是唯一不為張廖姓的聚落；全庄以張姓為主，約佔百分之六十，因被認為與張廖同宗之故，而被歸入七嵌的範圍。²⁴換言之，張廖姓之收族不同於前舉李姓注重於人們的互利關係，而以地緣關係為首要考量；相對而言，血緣關係僅具象徵性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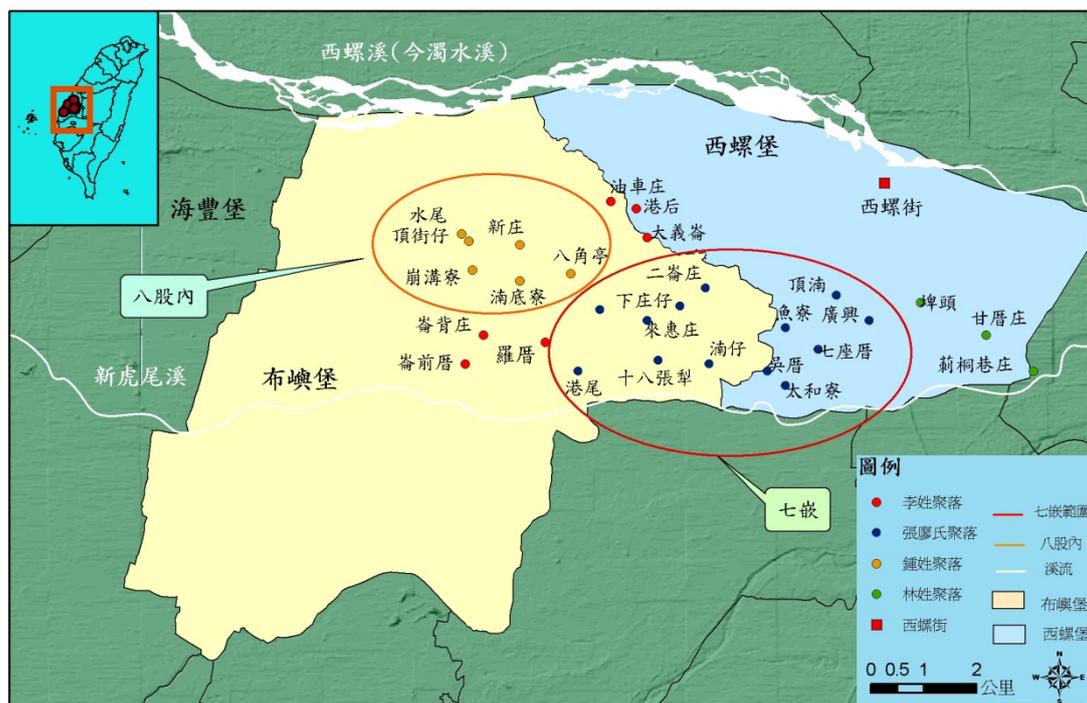


圖 5-1 西螺溪下游漳州詔安移民各姓聚落分布

資料來源：筆者運用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 GIS 系統繪製。

繼述堂肇建初期，為便利族人的祭祀活動，將二十五個張廖姓聚落劃分成七個大「角落」（當地稱「嵌」），各嵌每七年輪流一次，負責籌辦春、秋二祭及秋收迎神賽會。²⁵除作為祭祀的地域組織外，七嵌同時也具備聯庄防禦的功能。如同治元年（1862），發生廖、李爭鬥事件，張廖姓動員七嵌宗親共同防守。雖然，聯防組織發揮防禦的效果，因雙姓爭鬥事件一拖三年，影響張廖宗族的經濟且人丁損落，最後導致祭祖及迎神活動停滯，繼述堂也因此乏人看管，以致頹壞。²⁶

據表 5-2 可知，十九世紀七〇年代以後，西螺地域內的張廖姓各房派，紛紛建立各自房派的祖堂。如日旺公派下廖朝孔子孫設有垂裕堂、日享公派下子成公

²⁴ 李佳穎，〈西螺地域「張廖」宗族特色與在地歷史發展〉（臺南：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2006），頁 62。

²⁵ 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崇遠堂張廖宗祠沿革詳誌》，頁 13。

²⁶ 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崇遠堂張廖宗祠沿革詳誌》，頁 13-21。

設有追遠堂等，²⁷各房派與祖先之間具強烈的血緣紐帶關係。換言之，同治年間廖李爭鬥使得繼述堂祭祖活動停擺，原以地緣號召的宗族認同，也因此逐漸趨向同家族的血緣認同。

雖然如此，並不影響張廖家族作為西螺地域第一大姓的社會地位。張廖姓與西螺街的發展緊密相關，道光年間以來，張廖姓人士在西螺街開設店鋪經營、買賣生理，²⁸並且為西螺街重要的領導人物，特別在張廖宗祠繼述堂成立後，宗祠的領導人往往就是西螺街的地方領袖。舉例而言，同治年間福興宮及廣福宮修建，倡議建立繼述堂的五品職員廖輝煌（即廖秋紅），與宗親五品銜布政司理問廖振元共同擔任首事。²⁹另福興宮設有廖姓會及廖長興祀等組織。可以說明張廖姓宗族對於兩廟發展具有支配地位，也揭示福興宮與廣福宮媽祖香火的傳播，與張廖宗族勢力擴張莫不相關。

總之，張廖宗族的發展方式，是由少數族人領導倡捐宗祠，透過置族產、定期舉行祭祀活動的方式，達到整合宗族的效果。³⁰依據鄭振滿對中國福建家族的研究，指此種組織目的在於控制基層社會，因此地緣關係即成為族人之間聯結的紐帶。鄭氏的觀察，正可說明西螺地域的「七嵌」聚落何以緊鄰分布及其作為非血緣關係祭祀組織形成的緣由。至今張廖姓共同祭祖的活動仍然興盛，極不同於李姓祭祖活動已衰微，乃因其宗族組織的型態使然。另一方面，兩個宗族建構策略不同的背後，不但反映地方社會在不同時期的人群變遷，同時因張廖宗族對西螺地域支配力的強化，塑造了西螺街市媽祖信仰與鄉村聚落更緊密的連結關係。換言之，地方大姓的宗祠建立後，地域人群網絡有了不同的組織型態，信仰結構也產生變遷，並及西螺街媽祖信仰的傳布。

表 5-3 張廖氏「七嵌」聚落地理分布

嵌別	聚落名	所屬鄉鎮	備註
頭嵌	廣興莊（今西螺鎮廣興里）頂湍莊、埔姜崙 （以上為今西螺鎮頂湍里）	西螺鎮	
二嵌	魚寮莊（今西螺鎮七座里）、下湍仔（今西螺鎮下湍里）九塊厝、太和寮（以上為今西螺鎮九隆里）、吳厝莊（今西螺鎮吳厝里）	西螺鎮	
三嵌	犁份莊（今二崙鄉田尾村）、田尾莊（今二崙鄉田尾村）、湍仔莊（今二崙鄉湍仔村）	二崙鄉	

²⁷ 可參閱廖婉粧，〈張廖族人的移入大西螺地域與社群組織之發展〉，頁 67-77。

²⁸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道光 18 年彰化縣西螺保本街市仔頭廖士淳等立賣杜盡根契字〉，檔案號 T0161D0148-0010_000。

²⁹ 〈福興宮重修碑記〉、〈廣福宮重修牌記〉，參閱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6），頁 33-34、39-40。

³⁰ 同樣的收族方式也見於中國大陸閩南地區，即所謂「依附式宗族」。參閱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頁 64、76。

四崁	十八張犁、三塊厝、深坑仔（以上為今二崁鄉三和村）	二崁鄉	
五崁	港尾（今崁背鄉港尾村）、下新庄仔（今土庫鎮新庄里）	崁背鄉 土庫鎮	新庄仔聚落 60% 為張姓
六崁	打牛滴、惠來厝、新店、塘仔面、頂庄、廊仔莊、張厝（同為今二崁鄉來惠村）	二崁鄉	張厝已消失；舊址為今潮陽厝聚落
尾崁	二崁仔（今二崁鄉崁東村）、下庄仔（今二崁鄉崁西村）	二崁鄉	

資料來源：引自李佳穎，〈西螺地域「張廖」宗族特色與在地歷史發展〉（臺南：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2006），表 3-5，頁 64。

說明：筆者重製李文著表 3-5 而成。

二、廖、李宗族對抗與地方勢力變遷

同治元年（1862），發生戴潮春事件，西螺街廖談、小埔心莊（今彰化縣埤頭鄉境）陳弄與打貓（今嘉義縣民雄鄉境）嚴辨等紛紛響應。³¹最後演變成廖、李械鬥，並擴及鍾姓，成為地方上所謂的「三姓械鬥」。³²據官方文獻記載，其起因乃嘉義匪徒黃貓九（又稱黃山虎），勾結廖談（又稱廖傳）並糾集張順制等豎旗肆搶，造成西螺地域南北通衢道路中斷。當時遴委都司曾德玉、紳士即選通判吳恩波，及五品軍功廖才禪等獲報，帶兵前往捕剿。二月初四日，黃貓九及廖談妾廖黃氏等二十七名被捕；四月間，敗逃的股首廖談復出，與族人聯絡，並竄入西螺街，由汛弁率義首廖雀輝、李龍溪與之迎戰。後因官方兵勇趕到，廖談等被擊退，當場擒獲其偽先鋒章錦榮、偽軍師已革生員莊華平。³³爾後官方築造土堤，運用溪水引淹賊巢。當土堤接近完竣之時，為了不讓官方得逞，廖姓匪徒刻意招黨羽張三顯等股，前去軍方紮營處，聲言要救出陳弄。又分派他股擾亂西螺地方各村莊，以牽制官兵行動。到了五月初七日，大雨傾注，連日的暴雨使得溪水上漲，正當官兵攻入時，土堤突然崩塌，大水順勢擁入，一舉攻下賊莊。獲得該逆眷屬、妻妾、子女、兄嫂、弟婦等十五口，同夥李發、陳九、蔡啞子等十八名。

迨同治 3 年（1863），官方挹注大批軍隊投入戰事，使得西螺股首廖談不得不投降。其妾蔡邁娘供稱：「勢敗而背人，非信也。寧死於紅旗下，始瞑目耳」，又言：「我先出私財四百金招集黨羽。得四百人以舉事，足矣。由是每月抽派舖

³¹ 吳德功，〈戴施兩案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47 種，1959），頁 14。

³² 西螺三姓械鬥起因眾說紛紜，未有定論。然此故事的流傳，仍以張廖姓為主述。參閱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崇遠堂張廖宗祠沿革詳誌〉（雲林：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1965），頁 13-21；廖良元，〈七欠足拓〉（雲林：港尾七欠文化工作室，2009），頁 40-44。

³³ 故宮博物院藏，〈奏報拏獲偽西王陳啞狗並剿堵各股逆匪情形（附件見 097863 號）〉，《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 097861。

戶，得數千金，利孰厚焉」。可見廖談等獲西螺街舖戶支援的情形。但西螺街舖戶見其事不成，紛紛趨附官方。因此，匪徒一氣之下放火焚街，燒燬店舖百餘間。廖談子廖真頭、偽先鋒廖老澎及逆黨廖老等，訊明正法，³⁴結束了為期三年的械鬥事件。

關於該事件經過，昭和年間，增田福太郎採集西螺社口福天宮媽祖廟歷史時，曾所記錄：

七十年前〔按：同治2年，1863〕有廖姓(紅)與李姓(白)的分類械鬥，稱之為紅白旗之亂。亂事之際，庄民盡數逃離，匪賊想搶奪神轎之時，聽見來自四方的人聲呼喊，又見天候突然變為陰暗，得知這是神意，因而中止搶轎。而在這次亂事之中，庄民對應該投靠紅或白的哪一方覺得猶豫，不得已到廟裏，以擲筊的方法來詢問怎樣才是正確，但是擲的筊杯直立，沒有顯示正反面，據說由此知道神意的指示是應當依附勝方。³⁵

說明廖、李械鬥，或稱「紅白旗之亂」。當時庄民曾擲筊請示神明(指媽祖)應支持何姓，未獲正面答覆，但要庄民見機行事。其實神意通常反映人觀，蓋地方每有亂事發生，當地居民、仕紳等常有觀望的心態。³⁶有趣的是，地方上流傳的故事皆將義首廖雀輝與李龍溪，視為械鬥肇因的事主，³⁷在官方文獻中卻成了義首。

上述，歷次的械鬥事件，使得西螺地域逐漸整合成以漳州人為優勢的局面。其中又以張廖及李姓屬最大姓，鍾姓次之。「三姓械鬥」事件，由張廖姓對抗李姓與鍾姓，反映出道光年間張廖、李二姓完成「收族」的成效，並聚族而對抗他族；顯示外在環境改變，人群互動形式隨之而有不同。同時也呈現地方社會勢力變遷。

參、地域認同之產生

道光6年(1826)，西螺地域發生閩粵械鬥，事後，閩粵總督孫爾準在〈為查辦械鬥完竣籌議善後事宜事〉記載：

竊照臺灣無土著之民，皆閩、粵兩籍寄居，粵則惠、潮兩府、嘉應一州，閩則漳、泉、汀三府。汀人附粵而不附閩，粵人性狡而知畏法為盜者頗少，惠、潮兩處之人聯為一氣，嘉應則好訟多事，與惠、潮時合時分；閩人既

³⁴ 丁日健，《治臺必告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17種，1959)，頁472。

³⁵ 增田福太郎《臺灣の宗教——農村を中心とする宗教研究》(東京：養賢堂，1939)，頁174-175。

³⁶ 陳盛韶，《問俗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97)，頁78。

³⁷ 參閱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崇遠堂張廖宗祠沿革詳誌》，頁13-21。

與粵人不睦，而漳人與泉人又互相讐隙。³⁸

可知清代人群的區分主要以籍貫為依據。不過，也有從語言作為判別的，如汀州行政上雖為福建所屬，由於當地人群使用客語（所謂「閩客」），與操持福佬話的人群因語言不同，各分氣類，而產生福、客認同的差異。其次，同屬閩籍的漳、泉之人，也因生活習慣的差異、語言不同而有人群區別。換言之，清代臺灣人群認同的產生與其原鄉祖籍來源、語言文化，皆有密切關聯，並互為表裡。

不過，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隨著西螺地域漳籍優勢人群的形成，前已述及，在地西螺地域認同意識也逐漸產生。此由當地居民協助官方。平定道光 12 年（1832）的張丙事件，足以說明。因助官平亂有功，北路副協鎮葉長春為表感謝，賜匾予西螺、布嶼堡居民，並懸於西螺街福興宮內。茲將匾文列舉如下：

39

道光拾叁年捌月吉旦

好義從風

義者人立命之大，原不容一日或昧者也，然求其油然、曉然於心者，恆尠有能景從大義、戡亂禦侮為國宣勤者。其風不足尚耶！

道光壬辰孟冬之月逆賊張丙等謀亂嘉城，本協鎮親率隊伍剿禦，招募義勇共矢同仇。爾西螺、布嶼保，鍾、廖、李、林及各姓氏人聞風雲集，執鐙隨鞭，隨同守禦，爭先賈勇，殊堪嘉尚。茲當大功告竣，爰撰數語於額，用旌尔善，願尔等同鄉共井，敦崇名教，永固苞桑，齊享太平之福於無疆，云爾。北路協鎮府葉給⁴⁰

當時參與平亂的西螺居民鍾、廖、李及林等姓。其中鍾、廖、李為西螺地域前三大姓，祖籍皆是福建詔安縣二都秀篆、官陂，從語言上分類，皆屬客家人群；部分林姓則多來自詔安縣竹港，屬於福佬人。⁴¹說明各姓居民的漳籍認同大過於福、客人群認同。另一方面，戰時生死與共的情感，使彼此間的關係更加密切，並促成日後同祖籍來源的同姓（非血緣）宗族組織的產生，前已述及。

十九世紀中葉，張丙事件平定後，西螺溪下游地域除漳人信仰的福興宮獲匾外，麥寮街泉人奉祭的拱範宮也獲得北路理番同知王蘭佩頒贈「集義可嘉」一方，錄文於後：

³⁸ 孫爾準，《孫文靖公奏牘稿本》，第一版（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頁 278-279。

³⁹ 關於「好義從風匾」的討論，已有相關成果。請參閱陳三郎，〈清代張丙事件在雲林——以西螺福興宮「好義從風」匾分析之〉，《雲林文獻》51（2009 年），頁 15-29。

⁴⁰ 現存於西螺福興宮正殿，內文為筆者田野抄錄整理。

⁴¹ 鍾、廖及李三姓移民來自詔安縣較為明確，目前僅知下埤頭（今西螺鎮東興里）一帶的林姓為詔安縣港頭鄉移民，仍需進一步確認。

特授北路理番總捕分府王

為匪徒滋擾事召集鄉勇守固地方，海豐、布嶼總董紳耆實有勞績錫以匾額
集義可嘉

〔年代缺漏，按：《雲林縣采訪冊》記載為道光十二年〕⁴²

仔細對照前舉福興宮「好義從風」匾，言明贈予西螺、布嶼保居民；拱範宮「集義可嘉」匾則贈與海豐、布嶼保民。何以兩匾均提及「布嶼保」？值得進一步釐清。按今日麥寮拱範宮每年舉辦媽祖遶境，⁴³共分為五股。其中東北股的舊庄(今崙背鄉舊庄村)、大有(今崙背鄉大有村)、五塊厝(今崙背鄉五魁村)、阿勸、中厝(以上為今崙背鄉阿勸村)等村落，與漳籍詔安客的崙背街、下街仔(今崙背鄉枋南村)交界，明顯形成漳、泉兩股不同勢力。此一漳、泉人群界線，大致與清代布嶼東、西保的行政劃界相符，⁴⁴即中厝、五塊厝以東地域為漳人勢力、以西為泉人分布區(圖 2-1)。⁴⁵換言之，前舉十九世紀所形成的「西泉東漳」的人群分界，更明確的說即布嶼東、西保之保界。據此可知，拱範宮獲匾內容中的布嶼保，指的是「布嶼西保」，屬泉人勢力；而福興宮匾中的布嶼保則指「布嶼東保」，屬漳人勢力。另一方面，藉由贈匾事可判斷，官方對於地方人群的分布應有清楚的概念。

此現象提供我們思考十九世紀布嶼東、西保保界劃分，可能存在族群因素考量。同時，漳、泉勢力範圍的區分，也反映在福興宮與拱範宮兩間媽祖廟的祭祀範圍。如前述拱範宮東北股內皆為泉人聚落，以東的漳人範圍則不參與，說明清代人群競合關係經常從廟宇的祭祀活動得以窺得。至於清末福興宮遶境活動如何展現居民各自的認同及網絡，本章第二節將進一步討論。

第二節 遶境活動展現之人群網絡

本節針對清末西螺五十三庄「謝平安」，請西螺街媽祖作客及每年正月初五舉行的「頭香」、「貳香」等儀式，分析同治 10 年(1871)西螺街福興宮、廣福宮廟宇修建，附近村落如何與之取得聯繫？漳人勢力維繫其內在凝聚力及媽祖的「頭香」、「貳香」遶境活動如何展現各自的認同及網絡。

⁴² 筆者田野調查所得。此外，《雲林縣采訪冊》誤記為「集義可風」，參閱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方志彙刊第 36 種，2011；1895 年原刊)，海豐堡·匾，頁 146。

⁴³ 參閱李麗卿，〈清代麥寮地區的開發與社會變遷〉(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論文，2006)，頁 127。

⁴⁴ 參閱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布嶼西堡，積方，頁 277-281。

⁴⁵ 清末以來，中厝、五塊厝以西皆為泉人勢力分布地。請參閱〈臺灣發達二關スル沿革調査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5 年(1902)1 月 1 日，第 782 冊，文號 1，頁 229-231。

壹、西螺街漳籍勢力中心與冬尾「謝平安」

農曆年底舉行「謝平安」祭祀活動，對地方居民而言，是一年中相當重要的祭典。當天晚上須演戲酬神、宴請親友，因此又稱作「年尾戲」。按農村社會以農為業，過著靠天吃飯的日子，每逢歲末收穫完畢，居民舉辦村落集體祭天儀式，村民敬備豐盛祭品，誠意迎請村落守護神及諸神前來作客，叩謝上祇一年來的庇佑，使農稼豐收、六畜興旺，故也稱作「謝平安」。

西螺堡內的「謝平安」時間，以西螺街的伽藍爺廟作為指標。乾隆 59 年(1794)年開始，每年農曆 10 月 18 日伽藍爺廟謝完平安後，堡內各聚落始能進行籌神，已形成一種傳統。此一現象的產生，必須由伽藍爺公的神格進行說明。依廟內楹聯「權比城隍百姓心崇雙靈蹟」、「功同福德一龕相繞萬家煙」，說明其不僅具有城隍，且有福德正神的職能。⁴⁶而城隍本身為鎮守土地之神，西螺堡內諸事務皆由其掌理。⁴⁷

由附錄六所示，「謝平安」時不僅今西螺鎮內居民有迎請福興宮及廣福宮媽祖作客的習俗，甚至擴及周遭的林內鄉、荊桐鄉及二崙鄉，超過五十三庄的規模。舉「謝平安」為歲末聚落集體謝神的儀式，是以清代組織自然村的「土名」，即日治時期大字的「庄（小字）」為單位，甚至由「角頭」進行的祭拜儀式。以最小區域（土名或角頭）為單位，迎請西螺媽祖前往「作主」，說明西螺媽祖為五十三庄內最具優勢的主神，⁴⁸其地位凌駕各角頭的地方神祇。一般而言，聯庄主神的形成與其所在地域的歷史發展、家族勢力與族群關係等息息相關。⁴⁹透過本文的分析，筆者認為西螺媽祖的迎奉，反映了西螺街作為漳人勢力中心的趨勢，相當明顯。「謝平安」活動細節，由於各地請奉西螺媽祖者甚多、涉及區域範圍過廣，且其儀式過程已有前人研究，⁵⁰筆者不擬一一敘述。本文主要藉由「謝平安」迎奉西螺媽祖作客的村庄流傳之故事，說明人群與信仰網絡關係的形成。茲列舉三則：

每年農曆 11 月 15 日，甘厝庄（今荊桐鄉甘厝村）舉行「謝平安」，村民前

⁴⁶ 依大正 4 年(1915)日人的記錄，伽藍爺廟主神為「城隍爺」。參閱不著撰者，1915《社寺廟宇二關スル取調査・嘉義廳》，西螺公學校區域・十二、伽藍爺，無頁碼；另據自民國 38 年參與廟務的程求安(1926 年出生)亦表達同樣看法，2010 年 5 月 7 日筆者採訪。

⁴⁷ 增田福太郎，《臺灣漢民族的司法神：城隍信仰的體系》(臺北：眾文書局，1999)，頁 144。

⁴⁸ 臺灣西部平原多有聯庄組織廟宇出現，其中以宣稱五十三庄者最常見。參閱林美容，〈臺灣區域性宗教組織的社會文化基礎〉，《東方宗教研究》2(1991 年)，頁 345-364。

⁴⁹ 雲林地區聯庄信仰的討論，已有相關成果。請參閱徐兩村，〈宗族與宗教組織原則的轉換與並存——以雲林縣六房天上聖母的祭祀組織為例〉，《思與言》34:2(1996 年 6 月)，頁 175-198；三尾裕子，〈從地方性廟宇到全臺性廟宇：馬鳴山鎮安宮的發展及其祭祀圈〉，收入於林美容主編，《信仰、儀式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頁 229-296；邱彥貴，〈新街三山國王與五十三庄——管窺北港溪流域中游的一個福佬客信仰組織〉，《臺灣宗教研究》3:2(2005 年 4 月)，頁 1-56。

⁵⁰ 彰化縣永靖鄉謝平安儀式，與西螺地域大致相符。請參閱謝英從，〈從「謝平安」祭祀活動看永靖地區的村落〉，《臺灣文獻》47:4(1996 年 12 月)，頁 69-115。

往西螺新街迎請老大媽前往作客，據傳與甘厝庄一名女子成神為老大媽有關：

甘厝庄保正林阿安的女兒在家持齋清修，經常至村中放牛，有一天有小販在庄尾遇到她，便好奇的問她說：「穿這麼漂亮要去哪？」她便回答：「新街老大媽廟要過火，看熱鬧」，話才說完一轉頭人就消失不見，小販不以為意。後來走到村裡頭，正好在林家牆邊，便聽到有人在哭泣，哭得很淒慘。這時小販好奇趨前問道為何哭泣，林家的人哽咽的說她女兒剛過世了。小販回答說「不可能，我剛剛才在庄尾遇到她，說要到西螺新街去看熱鬧」，鄰居議論紛紛，後來才知道林家的女兒是到西螺新街老大媽那裡去「坐位」，當神了！……。村裡的人有天看到觸口溪〔按：今彰化縣二水鄉與雲林縣林內鄉交界的濁水溪別名〕附近發出豪光，便前去一探究竟，發現只是一根大水沖來的木材。幾個人搬回來後，將木材刻成老大媽神像，所以甘厝庄算是老大媽的「祖家」，阮們都叫祂「姑婆」、「林大媽」。⁵¹

按甘厝庄居民以林姓居多，稱媽祖為「姑婆」、「林大媽」，主要宣示彼此有親屬關係，從而達到加強宗族關係的目的。其次，以「大水柴」刻神像的故事，也發生在臨河的楊賢庄、竹圍仔庄（均為今二崙鄉楊賢村）。依報導人廖和雄的說法：

清朝時，有一年連日降雨、造成山洪爆發，水勢相當洶湧，從上游沖來不少木柴，竹圍仔與楊賢庄庄民順著河岸撿拾「大水柴」，突然一塊巨木浮現眼前，庄民紛紛合力拖拉，卻怎麼也使不上力、無法成功，於是吆喝眾人前來幫忙，甚至牽來大水牛幫忙，依然如斯。就在水勢浸侵岸邊之際，庄民便發出口願，向天祈求：「若能順利將此大木柴取回，即將此柴僱人雕刻太平媽供奉」，念頭一出之時，旁恰有一小牛，庄民於是牽引小牛前去拖拉，說也奇怪這木頭就在眾人眼前被拖了上岸，這就是福興宮二鎮殿媽祖由來。每年冬尾謝平安阮庄與楊賢庄都會請二鎮媽回來作客，這裡算是祂的後頭厝。有一年曾經發生請二鎮殿回竹圍仔時，不小心將神尊大姆指撞斷，後來請回福興宮時，與廟方頭人協調希望訂製金戒指來包覆、用金錢賠償，抑或在廟前演戲直到「戲枰腳」腐朽，廟方都不肯答應。將在僵持不下之際，便有人提議用瓷盤擲筊，如果沒有破這件事就此化解。廟方頭人與竹圍仔庄民對此都表示贊同，庄民代表將瓷盤高高拋起後，一個盤子卡在大門橫樑上，另一個落地後安然無恙，廟方頭人見情況如此，知是神意，從此未再過問，太平媽實在有夠靈感。⁵²

說明至今每年「謝平安」時，福興宮的二鎮殿媽神像，僅供楊賢庄與竹圍仔庄居

⁵¹ 林金尾（1924年生），天竺寺廟地係由林家釋出；黃巽燁（1950年生，從事天竺寺廟務管理工作），2009年11月6日筆者於甘厝庄天竺寺訪問。

⁵² 廖和雄（1940年生）報導，2010年11月26日筆者於竹圍仔廖宅訪問。

民迎請背後緣由。按楊賢庄與竹圍仔庄均為張廖姓漢人移民組成的村落，濱臨今濁水溪，因此遏止水患侵擾成為兩地方首要工作。而當地居民搶拖木柴雕刻神像，乃相信隨大河水而來的媽祖神像，具有治水神力。此所以福興宮分香廟宇，多為臨河村落的原因，如今二崙鄉義庄村的新福興宮，由於地方水患頻仍，媽祖治水神蹟自然有助於其信仰傳播，而傳播過程中民間又更加強調福興宮媽祖具有治水神性。在地方靈力再塑的過程中，自然又吸納更多信眾。

另一方面，地方居民透過捐獻神像、取得與該地域大廟的連結，除了縱向網絡外，也有橫向的關係即構築地緣連結的重要取徑。

一百多年前崙背奉天宮媽祖（大媽）出巡，突中遇不肖法師作法阻擾，使得神轎無法再前進，因而呼請新店媽（二媽）與二崙鄉大義崙的三媽援助。經過一陣鬥法，法師失敗服輸，於是媽祖隊伍得以繼續前進。從此媽祖在十月謝平安時，都會迎請新店媽祖與大義崙媽祖一同前往參與。⁵³

新店媽為「七嵌」張廖姓的信仰，⁵⁴大義崙三媽廟則為李姓的信仰，各自代表漳人兩大宗族的信仰。前舉同治年間廖、李發生爭鬥，死傷慘重，彼此間理應不相往來。但此一故事呈現二大姓間合作的契機；筆者認為該故事既隱含漳、泉對抗的歷史，透過崙背街所在位置，即漳人勢力最邊緣的地帶，而與泉州人勢力接臨。可見故事本身立基於漳、泉不同人群的對抗關係，代表漳人勢力的三座媽祖廟聯手對抗泉人。值得一提者，大義崙三媽廟為乾隆 14 年（1749）分靈自福興宮的廟宇，可將其視為西螺街福興宮的延伸。

以上說明清末西螺溪下游的「謝平安」活動，漳人主要以前往西螺街請神為原則，除了族群的因素外，更關鍵者在於深受地域內在網絡（本論文第四章討論地緣、交通與商業活動）的影響，行政區劃僅則非考量依據。而今日二崙附近的村落至西螺街請神的傳統，多少反映出百餘年來漳人勢力結果與地方社會發展關係。其中並非單純基於漳籍認同，張廖宗族勢力的運作，實不能忽視。

貳、西螺保番仔庄「頭香」及其信仰網絡

一、「頭香」由來與意義

民間習俗，每年農曆 12 月 24 日各地廟宇將神明送回天庭，並於正月初四日

⁵³ 祝天宮管理委員會編，《二崙祝天宮：新店七嵌媽祖發展史（七欠媽）》（雲林：新店祝天宮管理委員會，2007），頁 16。

⁵⁴ 廖丑，《西螺七嵌開拓史》（臺北：前衛出版社，1998），頁 169。

舉行「接神」儀式，再將神祇迎回人間、供人們膜拜。⁵⁵番仔庄請「頭香」儀式，即農曆正月初四接神後，第一個向西螺街三大廟宇請神的村落。按神明由天庭回到人間後，第一個踏入的人間聚落即番仔庄，此意味著該村落將首先得到神明庇佑，對當地居民意義重大。番仔庄「頭香」的由來，傳言與庄民劉基（居民稱劉基祖）捐修廟宇有關。依據民間傳言，因劉基的題緣金幫助太平媽完成建廟，故每年均由番仔庄請「頭香」：

斯時景氣不張，以致經費籌措不易，修廟屢受阻礙，無法順遂。當時番仔庄一老翁劉基，拖著蹣跚步履來到福興宮，好奇地問負責建築的司父，廟宇還需多久時間才能完成？司父瞧老翁一身簡樸穿著，便隨意答曰：「欠不到〔按：不足〕三擔銀，就能完成」，劉基笑而回應：「這小事一樁」，並囑託廟方帶四、五位壯丁隨他前去擔銀，話畢即歸家。司父聽完心想這老翁必然是在講笑話，不加理會，且將剛才所發生之事告知廟方，廟方董事得知後相當情急，便差人趕緊前去追回，幸好老翁步履尚緩，未久即在小茄苳〔按：今西螺鎮振興里〕遇得。此刻，廟方再問：「方才所言屬實？」老翁乃應曰：「我孤身一老，年歲已高，何須妄言？同我前去即可，毋須懷疑。」不久便來到番仔庄一棵需數人環抱的芒果樹旁，隨同者遂問老翁家住何方？老者言這樹下房屋即是，眾人心想這屋宇破漏，棟架傾斜欲倒，怎能住人？躊躇不敢進入，老者探頭要壯丁進來幫忙。眾人勉強進入，一進屋內更是不堪，盡是蜘蛛網，且霉味四溢，僅見一竹床擺設其中。老者差兩壯丁將床移開，見數張破裘棉被包裹一水缸，缸中銀光閃閃，裡頭滿滿的白銀。在場眾人瞠目結舌，老者言：「你們先挑去四擔，若不足再取。」後來因劉基的題緣金，讓太平媽順利建廟完成，於是西螺街頭人便言番仔庄功勞最大，每年正月初五得由番仔庄先行請頭香。⁵⁶

關於劉基捐銀助蓋福興宮的故事，有另一說法：

有一日突有頭戴官帽、身穿黃袍、紅臉赤面五步鬚等三位官人乘雲而至，將銀兩寄放在劉基祖家。劉基心想：「這不是本庄的王爺嗎？為何送錢而來？」由於劉基祖與其太太為人耿直，遲遲不敢花用。適逢西螺太平媽建廟，劉基祖每天都會前往觀看建廟工程，一日聽聞蓋廟司父嘆道：「再過二日就沒料可用」。斯時西螺街主事頭人也為此傷透腦筋，於是便發出口願說：「若有出資修廟最多者，西螺街三間廟宇皆可由其請頭香」。於是劉基祖想起庄內王爺所寄存的銀兩，便請廟方隨他前往番仔庄挑銀。起初以八角亭籌措六擔銀最多且最快、番仔庄也挑來六擔，理應由八角亭請得頭

⁵⁵ 鈴木清一郎，《台灣旧慣冠婚葬祭七年中行事》（臺北：南天書局，1995；1934年原刊），頁511-512、279-280。

⁵⁶ 余坤雨（1931年生）報導，2011年9月12日筆者於犁頭厝余宅訪問。

香，但斯時廟未完工，後來劉基祖又差人補上二擔，番仔庄共籌得八擔銀，是所有村庄最多者，因而取得頭香。⁵⁷

雖然兩故事內容略有差異，一說主角劉基祖為孤家老翁，一為娶妻但無子嗣。但故事主線均環繞西螺街福興宮修建時，經費籌措不易，因劉基祖捐助銀兩得以順利告竣。廟方感念其功勞，而讓其居址所在的番仔庄有請「頭香」的權力。

本論文第三章第一節述及，漢人入墾之初多在熟番村落附近落腳，並逐漸形成埔、漢雜處的局面。因此，最初有不少漢莊名稱，依熟番社名命名而來。如西螺街名，明顯來自西螺社部落名。十八世紀以來，西螺地域因漢人勢力增長，而有以「番社」等具族群意涵的地名產生；「番仔庄」地名由來即是漢人以其中心立場，對西螺社居址的稱呼。⁵⁸

清代「番仔庄」又稱六器庄。「六器」可能為西螺社人自稱，因資料限制，無法確定。清末與犁頭厝合為一庄，⁵⁹位在西螺街東南方，西與店口庄、頂埤頭為鄰，其南為新庄仔庄及孩沙里庄。以上聚落皆為西螺保轄理範圍，亦屬西螺社社域，並與東螺西保（溪洲堡前身）所屬的樹仔腳庄比鄰。⁶⁰以南靖縣草半墟移民陳姓為最大姓，其次為蔡、馬、廖、林等姓。據表 5-4 所示，清末番仔庄有 61 戶、257 丁口，主要以漳州移民為主。其附近聚落均為漳人聚集。番仔庄聚落被水田所環繞，居民慣以「頭前田」與「後壁田」作為區分，其灌溉水源取自鹿場圳（俗稱五百甲圳，又分頂、下二圳）；頭前田引下圳水源，後壁田取頂圳水源，皆屬清代張盈裕館課租的範圍。⁶¹此外，尚有六甲溝仔及九甲圳仔經過番仔庄東南方的田園，⁶²足見番仔庄的水路交織緊密，水源不虞匱乏，因而成為重要的米穀產地。但此為嘉慶年間以後的現象，之前則以旱園為主。

在信仰方面，清代以輪祀蘇府千歲為主，居民將神祇奉祭於爐主家中，並無固定祭祀場地。直到民國 68 年(1979)，村民決議拆除公共集會場地的「夜學仔」，在原址建立活動中心。翌年，依從蘇王爺指示建廟，立廟名為「奉義宮」，並將活動中心轉化為廟宇。此後，奉義宮始有固定祭祀場地。每年正月初五至西螺街迎請「頭香」活動，作客的神尊也奉祀於此。

⁵⁷ 陳前村（1931 年生）報導，2012 年 4 月 6 日筆者於番仔庄陳宅訪問。

⁵⁸ 參閱第三章第一節相關討論。

⁵⁹ 報導人陳前村，曾聽聞舅舅述及番仔庄又名六器庄，另附錄二古文書也出現六器館名稱，可說明。

⁶⁰ 關於行政區劃與東螺社域相關討論，請參閱洪麗完、楊朝傑，〈從東螺社古文書看區域研究特色〉，收於臺灣古文書學會等編校，《第五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臺中：逢甲大學出版社，2011），頁 17-97。

⁶¹ 有關張盈裕館的討論，請參閱第二章第三節討論。

⁶² 農地重劃後被填平，今已不存。

表 5-4 番仔庄及附近聚落人口狀況

年代		清光緒年間		日治時期	
戶數/人口數		戶數	人口數	戶數	人口數
人群別		不詳（應為漳州人）		漳州人	
聚 落	頂埤頭（今西螺鎮埤頭里）	73	317	52	200
	下埤頭（今西螺鎮東興里）	78	316	64	220
	四塊厝（今西螺鎮埤頭里）	22	73	18	66
	番仔庄（今荊桐鄉義和村）	61	257	66	261
	店烏庄（店口庄，今荊桐鄉義和村）	24	87	9	28
	新莊仔（今荊桐鄉興桐村）	93	354	67	385

資料來源：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西螺堡·積方，頁 167；〈臺灣發達ニ關スル沿革調査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5 年（1902）1 月 1 日，第 781 冊，文號 1，頁 210、212。

其次，究竟劉基祖是否真有其人？傳言劉氏住居於芒果樹下。至今當地居民仍能指出其房屋所在。當地原有一條通往四塊厝的牛車路，被稱作「番社街（清代為「番仔」交易的地方）」，劉基祖的屋舍位在番社街的末端。⁶³日治時期，牛車路仍保存，戰後農地重劃、變更，原有的道路消失。另，傳言中劉氏的屋舍樣貌，與文獻紀錄「編竹為壁，上覆以茅。茆簷深邃垂地，過土基方丈，雨暘不得侵」⁶⁴、「番舍形如小帳房，開門於橫脊，鞠躬而入。夫妻、子女團聚一室，臭不可聞」⁶⁵，頗為相似。依此而論，劉基祖似乎與西螺社平埔族頗有關連，或為西螺社裔，值得再釐清。⁶⁶

據附錄二所示，乾隆年間，番仔庄附近的孩沙里、新庄仔庄一帶，有不少劉姓移民（潮屬饒平縣客家）聚集，光緒年間再輾轉遷徙至今嘉義縣溪口鄉。⁶⁷筆者推測劉基祖或與廣東客家有關，也有可能番仔庄受附近客家人影響，接受其信仰。此由番仔庄「頭香」迎請三山國王可說明（「貳香」詔安客聚落不請三山國王作客，詳本文）。⁶⁸

無論事實如何，可以確定的是劉基祖真有其人。因無子嗣，生前將土地分贈予佃農們耕墾，並約定凡是獲其產業者，⁶⁹每年農曆 8 月 15 日中秋節，除了祭

⁶³ 劉崑崙（1942 年生）報導，2011 年 9 月 12 日筆者於番仔庄宏田碾米廠訪問。

⁶⁴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4 種，1957），卷五，頁 103。

⁶⁵ 周璽，《彰化縣志（下）》，卷九·風俗志，頁 449。

⁶⁶ 劉姓雖為漢人姓氏，但與西螺社關係密切的東螺社也使用劉為姓（其漢姓有施、黎、乃、宇、豹、陣、李、墜、茆、劉、楊）。參閱劉澤民，〈從古文書看清代東螺社、眉裏社名制——聯名制之親名後聯型或永續性姓名制姓後聯型〉，《臺灣文獻》55:2（2004 年 6 月），頁 1-39。

⁶⁷ 阮忠仁纂修，《嘉義縣志》，卷三住民志（嘉義：嘉義縣政府，2009），頁 278-279。

⁶⁸ 廣興宮雖於同治年間為詔安客信奉，但仍以在西螺街活動的詔安客商人為主。參閱本文第四章第三節相關討論。

⁶⁹ 田產買賣時，也必須交代新田主於每年中秋節進行祭祀。

拜田頭土地公外，也需準備酒、三牲、飯菜、金紙祭拜之。或許因感念其恩德，佃農子孫代代相傳、行禮如儀。⁷⁰若由中部平埔年度祭儀多在中秋前後舉行，如沙轆社於農曆 8 月 2 日祭祖，劉基祖死後要求佃農中秋節祭拜之（而非忌日），則劉氏為平埔族裔的可能性頗高，值得未來再釐清。⁷¹

此外，故事發生的年代，也值得進一步討論。福興宮與廣福宮兩間祀奉媽祖的廟宇，先後重修，並於同治 13 年（1874）同時竣工。當時參與重修的人員，以五品職員廖輝煌、五品銜布政司理問廖振元及貢生李超英為首要人物，因此頭香、貳香均同時迎請兩廟媽祖，乃基於主事者的關係。不過，由當地居民口述「頭香」與「貳香」的由來，皆以福興宮為主體，說明當年福興宮為西螺地域的信仰中心。⁷²廣福宮因張廖宗族的支持，及同治 10 年（1871）信仰由湄洲迎奉老大媽延續香火的作法，而與福興宮產生競合關係，本論文第四章第三節已述及。

二、祭祀組織與活動

（一）組織

1. 爐主選任及職權

番仔庄每年「謝平安」當天，依五營的範圍劃界，並在廣福宮老大媽見證下擲筊選任爐主。由得到最多筊者，擔任爐主；次多者擔任副爐主。其餘選任 4 名擔任頭家。爐主及頭家的職責，主要負責收丁錢。若遇奉義宮有進香事宜，則需配合籌辦活動。值得注意的是，民國 69 年（1980）奉義宮成立，同時組織管理委員會，負責廟與廟之間的連繫，村中執行已久的爐主制度，仍然維持其對庄民的連繫工作。換言之，奉義宮管理委員會負責對外聯繫；爐主則負責與庄民間的溝通，彼此有明確的分工關係。

2. 經費來源

番仔庄請「頭香」的經費，主要用於每年農曆 12 月 24 日至正月初五的祭祀開銷。經費來自「收丁錢」，是以五營所在的區域，將番仔庄分作五區，作為收丁錢的範圍。花費金額多寡，視該年活動開銷而定，剩餘部分則轉入廟務基金。如民國 101 年（2012）番仔庄共有人丁 910 丁（東營 247 丁、南營 117 丁、西營 220 丁、北營 164 丁、中營 162 丁），男、女不分開，皆以丁計算，每丁徵收 250 元，共收得 227,500 元。

值得一提者，五營本身具有明確的地域範圍，通常其佈署的區域即構成了村

⁷⁰ 筆者曾於 2011 年 9 月 12 日參與祭祀劉基祖的活動。據傳劉基祖無後嗣，因其居住在鷹仔穴，後代會被老鷹吞食。因此田佃必須視其為祖先並祭拜之。蔡禮謙（1973 年生）報導，2011 年 9 月 12 日筆者於番仔庄宏田碾米廠訪問。

⁷¹ 關於沙轆社祭祖相關活動，請參閱洪麗完，〈沙轆社史之考察——以「祭祀公業遷善南北社」為中心〉，收入於潘英海、詹素娟編，《平埔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頁 219-300。

⁷² 有關福興宮、廣福宮重修的討論，參閱本文第四章第三節討論。

庄實體的範圍，同時也反映了聚落主神轄境的大小。五營的功能，主要負責阻擋邪魔入侵聚落。⁷³而請頭香的遶境活動路線，即是環繞五營的範圍行進，其功能同樣在於祈求境內「合境平安」。

(二) 活動

1. 路線

番仔庄請「頭香」的活動，分成初五迎駕、初六送駕，共兩天的儀式。筆者曾於民國 99 年（2010），參與觀察。

表 5-5 民國 99 年（2010）番仔庄請「頭香」儀式及活動

時間	內容	行程規劃	備註
農曆正月初五日	(1) 迎請西螺街福興宮、廣福宮、廣興宮及正興宮神祇。 (2) 遶境番仔庄、犁頭厝。	奉義宮參禮出發→往店口庄仔路→接臺一線轉往西螺街→西螺農工天橋左轉→興農西路直行→過文祠廟右轉文昌路→光復西路右轉進入廣福宮廟埕→參禮恭請新街老大媽聖駕→公正路請正興宮太子爺→公正路轉源成路→廣興宮參禮恭請三山國王聖駕→出源成路又轉福興路→福興宮參禮恭請太平媽、神農大帝聖駕→所有神轎進入福興宮參禮→出廟走延平路治大同路右轉→茄荖仔福德祠禮炮接駕→茄荖仔福德祠過境參禮→小茄荖福德祠陣頭接駕→小茄荖福德祠臨時紅談過境參禮→臺一線往荊桐方向→入店口庄→西營前接駕→遶境番仔庄→遶境犁頭厝→入廟安座	奉義宮前集合；遶境活動在中午入廟安座後結束。
農曆正月初六日	恭迎神祇回西螺街各廟宇。	恭請西螺街神尊上輿→奉義宮起駕→往店口庄仔路→臺一線右轉往西螺街→恭送福興宮太平媽、神農大帝聖駕→恭送廣興宮三山國王聖駕→恭送正興宮太子爺聖駕→恭送廣福宮新街老大媽聖駕→搭乘接駁車返回番仔庄	上午 7 點奉義宮集合

資料來源：筆者實地參與觀察所得。

由表 5-5 所示，番仔庄請「頭香」的路線，先在今西螺鎮的新街廣福宮迎請老大媽，再行至西螺公正路迎請正興宮太子爺，轉源成路，至廣興宮請三山國王廟，出源成路，轉福興路，進入舊街福興宮迎請太平媽。其中正興宮太子爺的迎請，原本不在正月初五請「頭香」的規劃內，民國 67 年（1972）左右，因每年由新街廣興宮至廣興宮時，必須由正興宮廟前經過，適逢番仔庄居民擔任該廟委員，廟方向番仔庄請託一同迎請，並允許由開基太子爺正駕出門。先是祭奉在老

⁷³ 許宇承，《臺灣民間信仰中的五營兵將》（臺北：蘭臺出版社，2009），頁 2、9。

大媽神轎內，後因番仔庄北邊四塊厝庄（今西螺鎮埤頭里）央求順道繞進村中，供居民膜拜。番仔庄首事便請求四塊厝居民協助扛太子爺神轎，因此多一頂神轎。⁷⁴隨著中山高速公路通車，四塊厝入庄處為交流道所在，車流較多且不便，因此取消遶境該庄。太子爺神轎，也轉由番仔庄居民負責。

前往番仔庄的途中，經過小茄苳、店口庄，雖非請「頭香」的相關村落，居民皆擺設香案祭拜，說明番仔庄迎請「頭香」活動，所延伸之網絡關係。

2. 迎請神尊

由表 5-6 可知，農曆正月初五請「頭香」的儀式，主要迎請西螺街福興宮、廣福宮及廣興宮三間廟宇之主祀神太平媽、老大媽及三山國王。其中也迎請福興宮的神農大帝（五穀王）。按神農大帝為庇佑農作豐收之神，⁷⁵番仔庄居民多以務農為生，迎請神農大帝以祈求新的一年作物順調，可想而知。但廣福宮奉祀的神農大帝，何以未被迎請？本論文第四章第三節述及，同治 7 年（1865）開始，每年 4 月廣福宮住僧必須貼納福興宮五穀王的聖誕祭祀費用，說明兩廟間的競合關係。

表 5-6 正月初五「頭香」番仔庄迎請之西螺街神尊

廟名	迎請神祇	備註
福興宮	太平媽、神農大帝	
廣福宮	老大媽	
廣興宮	三山國王（大王、二王、三王）及其夫人	
正興宮*	太子爺	民國 67 年左右開始

資料來源：筆者田野調查所得。

說明：「*」原不屬正月初五請頭香之列。

3. 陣頭隊伍

民國 99 年（2010）番仔庄「頭香」迎請神尊的陣頭排列，依序為：（1）前導炮車、（2）頭綵、（3）黑令旗、（4）開路古車、（5）頭香旗（福興宮與廣福宮頭香旗）、（6）花鼓陣、（7）挑花擔、（8）福德正神轎、（9）奉義宮神轎、（10）正興宮開路鼓、（11）太子爺神轎、（12）哨角隊、（13）廣福宮武財神轎、（14）路戲、（15）廣興宮三王獨山國王神轎、（16）小茄苳振興館、（17）廣興宮二王明山國王神轎、（18）電子琴車、（19）廣興宮大王巾山國王神轎、（20）福興宮彌勒團、（21）福興宮將軍團、（22）福興宮鼓車、（23）福興宮太平媽神轎、（24）廣福宮鼓車、（25）老大媽神轎。

該陣頭大多由番仔庄庄民負責。包括由 26 名居民組成挑花擔，並選一人擔任隊長，負責指揮拜廟的儀式。此外，也有鄰近村庄贊助者，如小茄苳振興館以

⁷⁴ 廖桂清（1955 年生），2011 年 2 月 18 日筆者於番仔庄廖宅訪問。

⁷⁵ 仇德哉，《臺灣廟神大全》，頁 232-233。

獅陣相挺，反映彼此間的村際關係。

如圖像 5-1 所示，番仔庄請「頭香」的行列，似乎隱含了熟番風俗在內。圖像 5-1 為十八世紀中葉巡視臺灣御史六十七命畫工所繪彰化縣東螺、西螺等社迎娶的情景。前方由兩位青年手持青竹綁紅綾，行走於前，狀似引導的角色，也相當喜氣。圖像 5-2 為民國 99 年（2010）番仔庄迎請「頭香」行列的頭綵，行走於陣頭最前方。對照圖像 5-1 及圖像 5-2 的紅綾與頭綵，我們不難發現其間的類似處。番仔庄原為西螺社人聚集處，清末以漢人漳籍南靖縣移民為主，前已述及。可能移居該庄的漢人接觸熟番社會的風俗，而有頭綵的佈置。



參、布嶼保八股內「貳香」及其宗族凝聚力

一、「貳香」由來及意義

前舉「頭香」番仔庄由來，傳言與福興宮建廟歷史有關。而布嶼保八股內的「貳香」由來，傳說也與福興宮建廟歷史有關：

布嶼保新庄仔的牛販，路經媽祖宮，適逢太平媽重修，廟方為了經費籌措而困擾，街眾聚集廟埕議論紛紛，牛販見狀也擠身前去湊一腳。旁人見牛販穿著邋遢，便語帶嘲諷，揶揄他無能力捐錢。恰巧牛販剛賣了牛，賺了不少錢，為了爭一口氣，於是他便將身上的錢都捐獻修廟，竟然是當場捐

款最多者。斯時以捐資多寡論頭香、貳香歸屬。⁷⁶

由牛販至西螺販牛，巧遇福興宮籌措建廟基金而參與捐款，並由其村莊（八股內的新庄）獲得「貳香」的傳言，一方面說明八股內的「貳香」儀式由來；一方面反映出西螺街與布嶼保之間存在緊密的商貿關係。

「八股內」又稱「八大社」，或「六角頭」。其所指稱的區域即清末布嶼東堡所轄的範圍（圖 5-2）。由表 5-7 可知，本區為詔安客（漳人）勢力範圍。往西則與布嶼西堡泉州人勢力圈交界。六角頭的名稱如下：

- (1) 新庄（今崙背鄉枋南村）
- (2) 八角亭、湍底寮（今二崙鄉復興村）
- (3) 頂街仔、下街仔（今崙背鄉水尾村）
- (4) 頂番社（今二崙鄉大同村）
- (5) 崩溝寮（今崙背鄉枋南村）
- (6) 下番社（今二崙鄉大同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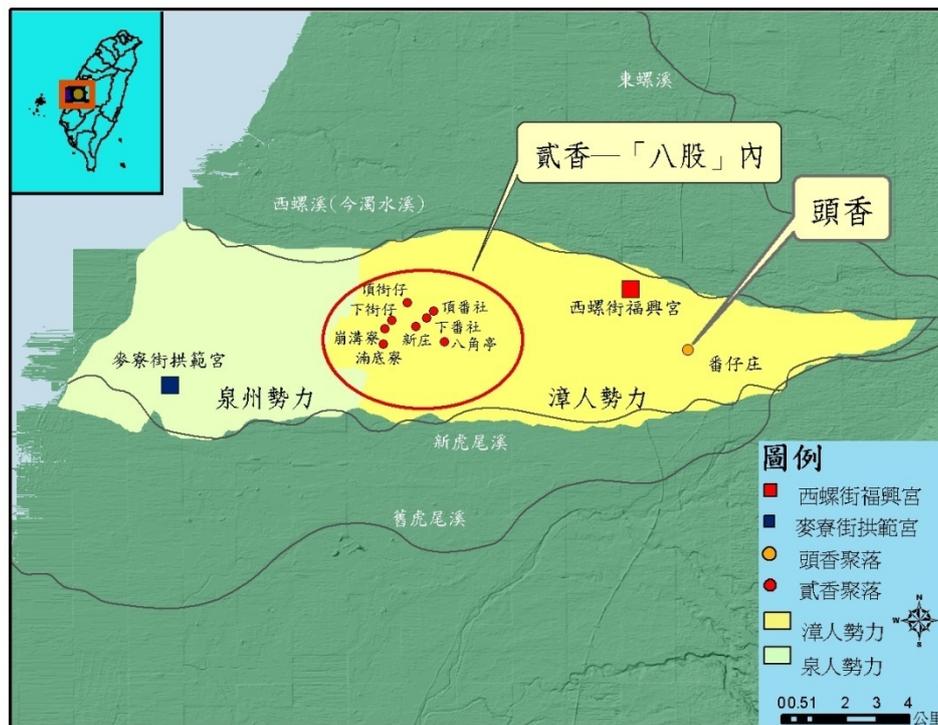


圖 5-2 福興宮、廣福宮之「頭香」及「貳香」村落分布

資料來源：筆者運用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 GIS 系統繪製。

「八股內」原八股各執一股，由於頂街仔、下街仔、八角亭與湍底寮等村落規模小，庄民認為無法讓西螺來的媽祖久留，因而合併成大庄，形成「六角頭」輪祀的狀況；⁷⁷以年為單位，於農曆正月初五至西螺街迎請福興宮及廣福宮的媽

⁷⁶ 鍾福朋報導，2011 年 2 月 7 日筆者於西螺福興宮採訪。

⁷⁷ 亦有說小庄頭尚未合併之前，著年的活動雖是以小庄頭為名，但礙於場地不足，必須依賴新

祖前來作客。各角頭輪流供奉，每六年完成一次循環，稱作「著年」。其中八角亭與滿底寮併為一角頭、頂街仔與下街仔為一角頭，因此四個村落的輪值需十二年才輪一次。

八股內的村落多為鍾姓詔安縣客家人聚居，各房分居在八股之內，如新庄為大房公後代，二房公後代居崩溝寮、滿底寮及八角亭，三房公後代居八角亭。其中崩溝寮設有永嗣堂、八角亭有公廳（今復興宮）奉祀祖先牌位。幾年前，三房公後裔搬遷他地，並將祖祠捐給復興村、成立公廟復興宮。

此外，日治時期有少數北部客家移住番社庄尾（今二崙鄉大同村）。其中以今桃園龍潭、中壢徐姓四縣客為主，其次為桃園楊梅莊姓的海陸客。當時遷徙今二崙鄉的北客，大多向公館仔（今二崙鄉公館村）廖裕紛承租土地耕作，並擔任廖家長工。⁷⁸

前舉西螺街為西螺溪下游地區的商業中心，道光年間媽祖信仰藉著商業網絡，傳播至八股內。整體而言，由「著年」遶境活動，可發現八股內的鍾姓族人逐漸由血緣關係傾向地緣組織的發展。加上其與泉州人比鄰，彼此交互作用的結果，形成今日所見「八股」地域組織。據美國人類學家 Barth 的主張，不同族群間存在一個族群邊界(ethnic boundary)；而邊界的形成，主要因社會互動關係而產生。⁷⁹換言之，造成「八股」鍾姓我群意識的形成，主要來自他們長久以來與泉州人互動的結果，而表現在語言、文化等族群性(ethnicity)的特徵，包括以客語方言（詔安客）維繫內部凝聚力（較西螺、二崙為強），⁸⁰因此其客家認同意識相對也較附近客籍村落強烈。

簡言之，八股內居民一方面透過與西螺街的商貿活動，與媽祖信仰取得連繫，並成為宗族凝聚力的來源。也就是說，藉由「著年」活動的舉辦，地方宗族透過族人的共同信仰——以媽祖結合人群。另一方面，反映漳、泉交界處的人群，也藉由不同神祇的信奉，展示其我群與他群的差異。

庄的場地辦桌。日久新庄民眾漸有不平，便道：「請是你們在請（指請客），開都是阮在開（指花費）。」小庄頭覺得不妥，有的不再合辦。參閱楊永雄，《著年》（雲林：雲林縣貓兒干文史協會，2009），頁 9。

⁷⁸ 黃衍明，〈98 年度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研究成果全文——雲林客家二次移民之研究〉，頁 44。（瀏覽網站：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客家研究中心 http://admin2.yuntech.edu.tw/~ehx/reseach_2007-2009.htm，下載日期：2012 年 4 月 17 日。）

⁷⁹ Barth, Fredrik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⁸⁰ 洪惟仁，《臺灣方言之旅》（臺北，前衛出版社，1992），頁 189-190。

表 5-7 布嶼保鍾姓「八股內」聚落人口狀況

年代		清光緒年間		日治時期		備註	
戶數/人口數		戶數	人口數	戶數	人口數		
人群別		漳州人		漳州人			
聚 落	新庄（今崙背鄉枋南村）		56	260	21	101	
	新街仔（今崙背鄉水尾村）	頂街仔 （頂新街仔）	37	153	14	58	1 戶 1 口泉人，不計入
		下街仔 （下新街仔）	--	--	23	123	2 戶 4 口泉人，不計入
	崩溝藪（今崙背鄉枋南村）		39	158	27	159	
	滴底藪（今二崙鄉復興村）		20	98	12	79	
	八角亭（今二崙鄉復興村）		47	217	14	56	
	番社頭（今二崙鄉大同村）	頂番社	62	310	17	82	
		下番社	--	--	15	87	

資料來源：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布嶼東堡·積方，頁 270-271；〈臺灣發達二關スル沿革調査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5 年（1902）1 月 1 日，冊號 781，文號 1，頁 230-231。

二、祭祀組織與活動

（一）組織

1. 爐主選任及職權

「八股內」各角頭，凡是輪值主辦「著年」事宜的聚落，每年農曆十月「謝平安」時，需在各聚落主神前擲筊、選出「爐主」一位，負責籌辦、主掌下一年各項祭祀工作，並由村長協助辦理。其工作內容如下：

- (1) 召開角頭會議；
- (2) 拜訪各庄、詢問出資事宜；
- (3) 安排遶境路線；
- (4) 監督各庄出陣頭事宜；
- (5) 辦桌請客事宜。

其次，其他「八股內」各村庄也各自選出爐主，協處理「著年」事宜：

- (1) 與值年爐主協調遶境事宜；
- (2) 安排扛轎與扶轎人員；
- (3) 本村庄出陣頭事宜。⁸¹

⁸¹ 楊永雄，《著年》，頁 11。

(二) 活動

八股內請「貳香」的活動，分成初五迎駕、初六繞庄，及初七送駕，共三天行程。筆者曾於民國 100 年（2011）參與「著年」請「貳香」觀察，當年由湍底寮庄值年。以下以湍底寮為例，探討請「貳香」活動的情況，並按日期分三部分說明。

如表 5-8 所示，八股內請「貳香」的過程，神轎遶境一戶巡過一戶，各地居民以家宅的香火與神轎的香火進行「交換香」，藉以取得人與神、本地與西螺街的聯繫。而因由神轎巡境的過程形成村際網絡與聯盟關係，頗值得注意。換言之，媽祖神轎在莊於莊之間流動所構成的村落聯盟，皆是鍾姓宗族分布範圍。隨著當地住民的搬遷，常有不同人群被納入信仰行列，村際網絡的維繫仍清晰可見。

表 5-8 民國 100 年湍底寮請「貳香」儀式及活動

時間	內容	行程規劃	備註
農曆正月初五日	西螺街請神，遶境「著年」之湍底寮聚落	九點出發→西螺街街尾農會大樓前整隊→新街廣福宮迎請老大媽→恭讀祝文暨團拜（主祭隆興宮主任委員恭讀祝文、陪祭湍底寮爐主、副主任委員暨八股內各股爐主）→廣福宮老大媽登轎→光復西路轉福興路至福興宮→廣福宮神轎入福興宮停駕→恭讀祝文暨團拜→中午用餐→下午 1 點起駕→迎請福興宮太平媽登轎→至街尾由接駁車接送→下午 2 點於臺 19 線湍底寮庄旁下馬→各庄神轎接駕→入湍底寮庄巡境→臨時紅壇安座→演布袋戲酬神→下午 6 點各戶宴客、廟方供應平安餐→貓兒干北管團鬧廳	上午 7 點於臨時紅壇集合、獅陣「探神」
農曆正月初六日	遶境八股村落（不含湍底寮在內）	8 點出發→遶境八角亭庄，並於復興宮停駕→經後壁寮→遶境下番社、頂番社→遶境新庄，停駕開山宮→午餐，休息至 1 點→遶境頂街仔、下街仔→遶境崩溝寮，停駕光祿宮→回湍底寮臨時紅壇安座	上午 8 點湍底寮臨時紅壇「探神」儀式後出發
農曆正月初七日	送神回西螺街	由接駁車載送太平媽、老大媽神轎至西螺街尾下馬→擺陣後，走延平路至福興宮送駕→福興路轉光復西路至廣福宮→廣福宮送駕→請貳香	上午 8 點獅陣「探神」後，各庄廟宇神駕迎送福興宮太平

		儀式結束。	媽與廣福宮老大媽至出庄口臺 19 線處
--	--	-------	---------------------

資料來源：筆者實地參與觀察所得。

1. 迎請神尊

八股內農曆正月初五請「貳香」的儀式，主要迎請西螺街福興宮及廣福宮二廟宇的太平媽、神農大帝及老大媽，前往「著年」聚落作客。由表 5-9 所示，幾乎每一聚落多有迎請自己村庄的守護神前來接駕，其中又因聚落是否建有公廟，而影響駐駕的地點；無廟宇者，由爐主籌措、尋地，搭設臨時紅壇祭祀。

表 5-9 正月初五「貳香」八股內參與迎請西螺媽祖神尊之村落暨駐駕地點

聚落名	神祇名稱	廟名	廟宇屬性	駐駕地點
頂番社	蘇府千歲、觀音佛祖	--	私壇	活動中心
下番社	--	--	--	活動中心
新庄	介之推（大伯公）	開山宮	公廟	開山宮
浦底寮	天上聖母	隆興宮	私壇	臨時紅壇
八角亭	伏魔大帝、太子元帥	復興宮	公廟	復興宮
崩溝寮	天上聖母	光祿宮	公廟	光祿宮
頂街仔	天上聖母	保聖宮	私壇	臨時紅壇
下街仔	--	--	--	臨時紅壇

資料來源：筆者田野調查

說明：(1) 浦底寮庄隆興宮由私壇轉為公廟，並於民國 100 年開始建廟，因建廟工程尚未竣工本表仍以私人廟計。

(2) 「--」表示不詳。

2. 陣頭隊伍

「貳香」的陣頭隊伍如後所示：布袋戲路戲→福興宮將軍團→黑令旗→隆興國術館獅陣→洪義堂廣東獅陣→各庄神轎→廣福宮老大媽神轎→福興宮太平媽神轎。

3. 經費來源

由於值年聚落必須負擔所有遶境開銷，乃分派一名爐主（八股內值年村落）負責徵收遶境所需費用；逐戶收丁錢，每丁以 2,000 元計。

上述，同治年間以來，西螺地域的人群認同在「頭香」、「貳香」的遶境儀式上，強化並有其各自的村際網絡。每年秋收後的「謝平安」儀式，西螺地域無論漳籍福佬人或詔安客均迎請西螺街媽祖，反映西螺街之為漳人勢力中心的事實。

不過，隨著西螺街商貿活動的擴展，神明信仰的社會空間網外擴展，並及西螺溪南北。因而有今日太平媽的遶境範圍形成。

第三節 社會整合：「螺陽迎太平」遶境大會香

清代臺灣的宗教活動常被認為是展現地方社會的主要形式之一；參與的群眾則被視為同屬一個地域。然而當代參與活動的個人與群體往往有其流動性，且超越地域聚落界線。本節將以當代「螺陽迎太平」遶境大會香活動為例，說明福興宮在遶境活動上，基於清代以來的歷史脈絡，地域人群參與遶境活動情形及其如何被組織、動員，展現其整合社會的風貌。

壹、大會香活動概述

清末至日治時期，福興宮有前往北港與新港進香的紀錄。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大正 9 年（1920）的農曆 3 月 15 日，隨從前往進香者據傳有一萬人，⁸²又說「管絃之盛、棚閣之多，為該地三十年來未有云」。⁸³反映當時參與福興宮活動的踴躍程度，也說明福興宮於地方社會具有一定號召力。至於廟方如何動員？僅知該進香活動開支，由勝興班神明會負擔部分費用，⁸⁴其他如人員組織等，因無相關記載，不得而知。戰後，福興宮仍維持前往今北港、新港進香的儀式，係由爐主、頭家負責籌辦相關事務，其後則改由福興宮管理委員會辦理。民國 71 年以後（1979），廟內對外事務也改由董監事主辦。自民國 93 年（2004）舉辦至今的遶境大會香活動，從「請期」到籌辦、執行，皆由董監事會辦理（如表 5-10）。其相關活動組織與架構、遶境活動的分工、動員如下。

表 5-10 財團法人西螺福興宮 2010 年第 8 屆董監事名錄

項目	職稱	執事名單
董事會	董事長	楊文鐘
	常務董事	廖峻德、鄒逢源、廖清安
	董事	王國雄、王英吉、黃晴輝、程大樑、程永福 廖天生、廖學良、鍾火桐、曾溪平、何曜志
監事會	常務監事	鄭志雄
	監事	程清雄、王泳順、林健德、程華豐

資料來源：福興宮提供。

⁸² 〈一萬人の行列〉，《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4 月 28 日，日刊第四版。

⁸³ 〈西螺賽會〉，《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5 月 3 日，日刊第四版。

⁸⁴ 不著撰人，《社寺廟宇二関スル取調査・嘉義聽》，西螺公學校區域・一、福興宮，無頁碼。

今西螺鎮境的「螺陽迎太平」遶境大會香活動，始於民國 93 年（2004）。主其事者，每年農曆 3 月 1 日請示太平媽，當年是否出門巡境？若得允筊則需於農曆 3 月 15 日當天「請期」擇日。不同於「瘋媽祖」的三月時節，農曆九月中旬（立冬左右），時逢秋成之際，媽祖巡行濁水溪（清代西螺溪）兩岸的農作區，本身即富有庇佑民康物阜之意，也成為臺灣少見於九月舉行的遶境活動。⁸⁵

太平媽遶境會香範圍，涵蓋今西螺鎮、荊桐鄉、林內鄉、二崙鄉、崙背鄉、麥寮鄉、虎尾鎮、斗六市（以上屬雲林縣境）、溪州鄉、埤頭鄉、二水鄉、北斗鎮、竹塘鄉（以上屬彰化縣境）等十三鄉鎮市（圖 5-3）。遶境活動依照傳統的禮儀進行，分別有祈安、上轎、起駕、駐駕、回駕、安座等主要的儀式。除了遶境會香的活動外，並還舉辦了創意地方文化盛會，提倡如何創意行銷今雲林縣境的農特產，讓傳統文化資產帶動地方觀光產業，並且在為期半個月的活動中，致力於達成文化傳承的教育意義、促成地方文化的復甦。民國 99 年（2010）的活動，更與西螺鎮公所舉辦的西螺大橋觀光文化節配合。⁸⁶

今日「螺陽迎太平」遶境大會香活動，已成為西螺地域一年一度的地方盛事和重要的民俗活動。它提升了農特產經濟、帶動文化觀光，不只是當地信仰文化的展現，更是跨村際的重要活動。



圖 5-3 福興宮「螺陽迎太平」遶境大會香

資料來源：2004 年「螺陽迎太平」遶境大會香摺頁。

⁸⁵ 2004~2011 年福興宮遶境大會香時間，皆於農曆 9 月舉辦。

⁸⁶ 〈2010 年福興宮「大橋護濁水螺陽迎太平」遶境會香摺頁〉。

貳、祭祀活動之社會空間

「螺陽迎太平」遶境大會香活動，主要環繞西螺溪下游進行，是一跨越今彰化縣、雲林縣的遶境活動，其中以今西螺、二崙、崙背、荊桐、林內等五鄉鎮遶境路線交織的密度最高，說明以上地區為太平媽主要信徒來源。

若以清代歷史考察，此一範圍應為西螺媽守護的五十三庄大致相符。依據《西螺福興宮簡介》，清代西螺福興宮媽祖巡狩轄內西螺堡五十三庄，信徒遍及「彰化以南、笨港以東、諸羅以北、水沙連以西」，⁸⁷也就是今日行政區劃之西螺鎮、溪州鄉、荊桐鄉、林內鄉、崙背鄉、二崙鄉、虎尾鎮等鄉鎮的範圍。另西螺街伽藍爺廟主神伽藍爺公的轄境範圍「東到山、西到海、南到虎尾溪、北到清水溪」，⁸⁸也與福興宮轄域頗為類似。（詳見本章第二節）兩者均以虎尾溪與西螺溪所構成的下游沖積扇平原地區，即虎尾溪以北，所謂「螺陽」的指涉範圍。

如本論文第四章所論，筆者認為此地域空間的形成，應與嘉道年間迄今，以西螺街為中心所形成的商貿活動範圍有關，而隨著人群活動範圍及村際網絡的擴展，神明信仰的社會空間也向外擴散，從而產生西螺堡以外的延伸空間，並及西螺溪（今濁水溪）兩岸。由此也可旁證本論文第四章第一節所論，清代西螺溪並非人群活動的阻隔（今濁水溪的大河規模乃日治以來所形成）。

本章第二節論及西螺街伽藍爺公既然神格與城隍同，並具有「境主公」，也就是地方境神的功能，因此筆者認為伽藍爺公「謝平安」的儀式傳統，或可作為說明依據。每年農曆 10 月 18 日伽藍爺廟謝平安後，西螺堡內的聚落始能進行酬謝天恩的活動，表示堡內具有一致的時間觀念。因此至少可以將「謝平安」的人群分布範圍，等同於西螺堡的行政區域。值得一提，同屬漳人勢力範圍的后埔仔（今荊桐鄉四合村），清末因劃歸東螺西堡（後屬溪洲堡）管轄，「謝平安」時雖到西螺街迎請福興宮及廣福宮媽祖作客，由於轄區差異，儀式時間不同。隔鄰屬西螺堡轄理荊桐巷庄（今荊桐鄉荊桐村），則參與農曆 10 月 18 日「謝平安」的習俗。說明清代行政區劃的差異，在民間宗教的信仰上表現。換言之，福興宮媽祖基礎轄境為清末西螺堡的範圍。

參、遶境組織與動員

一、組織與架構

關於福興宮的遶境大會香活動組織，以民國 100 年（辛卯年，2011）為例（附錄七），大致由各董、監事會成員擔任組長或組員，並分工綜理各組事務。可分為總務、財務、廟務、遶境活動、企劃活動、前導、祭典、宣傳、公關、前鋒、

⁸⁷ 楊文鐘，《西螺福興宮簡介》（雲林：財團法人西螺福興宮，出版年不詳），頁 3。

⁸⁸ 程求安報導，2010 年 7 月 10 日筆者採訪。

法務、符令、數位視訊、攝影、駐駕侍衛、電機工程、燈光、茶水、車輛、秩序、機動、醫務、營膳、頭旗、鑾轎、誦經團、聖樂團、志工團等 29 組。

另設有顧問團及遶境會香榮團會，前者設榮譽顧問 1 名、顧問數名，由雲林縣立法委員、縣議員及地方有力人士擔任；後者由雲林縣長擔任團長、西螺鎮長任會長、西螺鎮代表會主席擔任副會長，其餘則由遶境隊伍所經 13 鄉鎮長組成，屬榮譽職。遶境活動若遇選舉前夕，總會吸引地方政界、各黨領袖前往參與，如民國 100 年（2011），適逢正副總統選舉，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馬英九出席「起馬宴」；民進黨蘇貞昌主持登轎儀式、參選人蔡英文扶轎出城，⁸⁹足見媽祖遶境具有一定政治影響作用。

此外，遶境活動由歷任頭家及爐主組成「頭家爐主聯誼會」，負責協助支援駐駕廟宇守夜等事宜。若遇福興宮太平媽出訪友宮贊境，頭家爐主聯誼會也會動員人力前往支援。舉例而言，每年 3 月新港奉天宮媽祖出巡，回鑾時各友宮均出陣頭前往迎接，福興宮亦是受邀友宮之一。而頭家、爐主（爐主 1 人、副爐主 1 人、頭家 10 人）的產生，主要於每年農曆 10 月謝平安時，在福興宮媽祖神前擲筊選出，以福興里參與里民居多。

二、分工與動員：以菜農為紐帶

每年福興宮遶境會香的隊伍相當龐大，而各路段狀況不同，常會拖隊甚遠。整隊一般延長約 1~2 公里左右。而遶境團隊的組成有一定的順序，從最前列的開導車到最後的媽祖神轎，可分為 16 個組成單位（圖 5-4），彼此分工詳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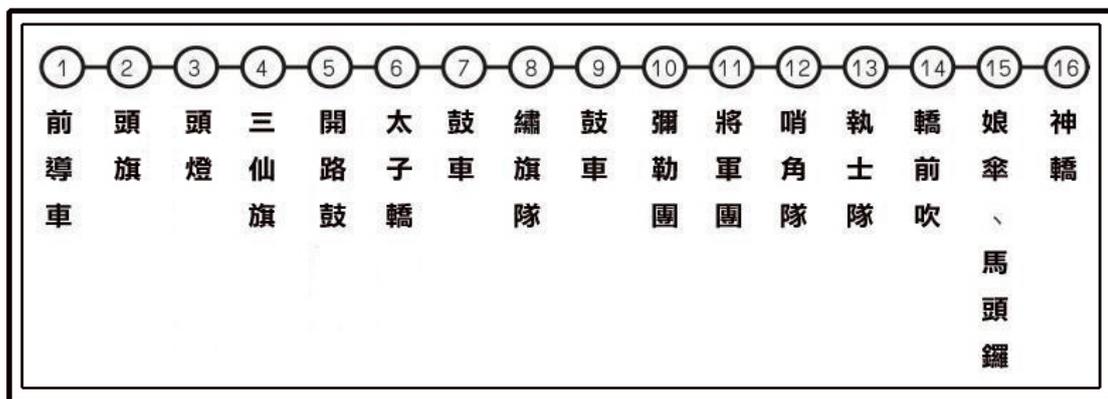


圖 5-4 「螺陽迎太平」遶境大會香隊伍順序

資料來源：筆者田野調查所得。

⁸⁹ 〈太平媽起馬宴，福興宮：非挺馬宴〉，《自由時報》，2011 年 10 月 7 日，A18 版；〈西螺媽遶境、蘇貞昌請上轎〉，《自由時報》，2011 年 10 月 11 日，A2 版。

福興宮遶境協力者，主要為當地農民；工作人員皆為自發性的參與，人力的動員與西螺地域的農業生產模式關係密切。按西螺地域為重要的農業產區，以稻米生產聞名，第四章第二節已述及。民國 60 年（1971）開始，更成為全臺最大的蔬菜產地，占蔬菜生產總量的四分之一。由於高速公路交流道的設立、交通運輸便利，西螺果菜市場因而逐漸成為附近村莊（二崙鄉、荊桐鄉、西螺鎮）的集貨中心。就果菜市場貨品來源，可分為農民、農民團體、販運商與進口商四大類。其中西螺地域又以農民、農民團體為主。⁹⁰

西螺地域蔬菜產地分布廣，除了生產者眾多外，產品種類也多樣，加上產品易腐、粗重，及其他如集貨、分級、包裝、運銷、儲藏等工作，均需耗費人力與物力的特色。農民大多參與產銷班，解決各種難題。一般產銷班也會加入各自合作的農民團體，如某合作農場或蔬果社。透過各種組織，菜農彼此凝聚團結、資金互助，並以維繫產品運銷通暢為目的，會員間有強烈的網絡連結。另一方面，透過農民團體的參與，擴展農民在地域社會的網絡，並擁有一群相互支援的會員。此外，也透過廟會的參與，擴大交遊範圍、活動領域。

舉例而言，民國 100 年（2011）擔任太子轎班長的廖學洲，即是二崙鄉蔬菜產銷班第 95 班的班長，並為雲林縣庄西合作農場的成員。藉由此網絡關係，廖氏得以號召眾多會員支援遶境時的抬轎工作，說明西螺地域經濟活動（蔬果產銷班）與廟宇（轎班）的連結。

其次，因蔬菜作物的生長期短、採收工作具有高度的時效性，一家一戶不可能短時間完成採收，而有「交換工」產生。由田主（或園主）自行招攬僱工，形成雇傭關係。無論何種形式，通常多為同聚落或比鄰聚落的居民，形成採收團體。他們平時即維繫良好關係，並具體體現在太平媽神轎班的動員上。轎班共有八班，約 450 人輪調，分為福一班、福二班、福三班、福五班，約 200 人；興一班、興二班、興三班、興五班，約 200 人（表 5-11），每班各有負責輪值日期。

值得注意者，「福」字輩轎班人員多來自小茄苳（今西螺鎮振興里）、埔仔（今荊桐鄉埔子村）及七座厝（今西螺鎮七座里）等聚落，也就是西螺街以東的區域；「興」字輩轎班成員多為西螺街以西地區，包括永定厝（今二崙鄉永定村）、大義崙（今二崙鄉大義村）、巫九厝（今二崙鄉大華村）、大北園（今二崙鄉大華村）、新庄（今二崙鄉義庄村）、港後（今二崙鄉港後村）、崙前（今崙背鄉崙前村）及羅厝（今崙背鄉羅厝村）等庄。不論「福」字輩或「興」字輩的成員，由其定住聚落分布，反映了地緣關係的連結，也就是說轎班的人群形構是藉由莊與莊之間的農戶相互連結而成。

相同地情形，將軍團的組成分子多以新社（今西螺鎮新安、新豐里）居民為主；執事隊則多由西螺街南邊臨新虎尾溪的公館、三塊厝（以上為今西螺鎮公館里）、鹿場（今西螺鎮鹿場里）人員組成。至於整體遶境人員，以西螺鎮、二崙鄉、荊桐鄉居民為主，並包含部分崙背鄉居民。可見參與遶境活動人員及相關調

⁹⁰ 劉漢奎，〈西螺與溪湖果菜市場蔬菜集貨圈結構之比較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班論文，2003），頁 14、29、38。

度，具有高度地緣特色，而且跨地域連結的網絡相當明顯。

太平媽遶境活動的相關人群動員，除了揭示地緣關係外，族群認同也有所差異。從本論文的討論，清代以來，信仰西螺街媽祖等信仰的聚落人群組成不同，即使相鄰的聚落，認同也有差異。如西螺街以西的二崙、崙背鄉境為詔安客最為集中的地區，而負責媽祖遶境神轎的興字輩轎班成員，多來自於當地，前已述及。其中大義崙、崙前與羅厝為詔安二都移民李姓的聚落，新庄為南靖縣的廖姓（當地稱單廖），其他大多呈現廖、李等雜姓混居狀態，但均屬詔安客。依據已有研究指出，羅厝、崙前超過七成居民平時仍以詔安客語交談，⁹¹大義崙庄 50、60 歲的居民，同樣使用詔安客語。⁹²因客語的使用，他們維繫著較強的客家認同意識。不過，二崙、崙背的詔安客，均具備操持閩、客雙語能力的族群特質。因此，他們可與使用福佬話的新庄廖姓交談。他們在遶境活動中被組織起來，表面上看，多來自於農戶合作採收的關係，若從族群關係發展的歷史脈絡分析，我們可觀察到，即便族群認同有所差異，由於地方社會長久以來的互動，乃在當代媽祖遶境活動中被納入同一轎班，說明太平媽遶境具有跨族群的特色。

表 5-11 民國 100 年太平媽遶境大會香參與人員所屬聚落與人數情形

		主要參與聚落名稱	所屬區域	語言	族群認同	人數
神轎班	福一班	七座厝、小茄苳、埔仔	西螺街以東	福佬話	福佬人	約 150 人
	福二班	七座厝、小茄苳、埔仔				
	福三班	小茄苳				
	福五班	土庫順天宮（塗褲媽轎班）	土庫鎮	福佬話	福佬人	約 100 人
	興一班	永定厝、大義崙、巫九	西螺街以西	福、客雙語	詔安客	約 200 人
	興二班	厝、大北園、新庄、崙				
	興三班	前、港後、羅厝等				
	興五班					
將軍團	新社、社口	西螺街附近	福佬話	福佬人	約 150 人	
執事隊	公館、三塊厝、鹿場	西螺街以南、新虎尾溪畔	福佬話	福佬人	約 200 人	

資料來源：筆者田野調查整理。

⁹¹ 蔡素娟、鄭錦全、郭彧岑黃菊芳，〈崙背鄉客家話地理分布〉，收入於《第五屆數位地球國際研討會論文》（臺北：中國文化大學，2007），頁 601-612。

⁹² 許瑛玳，〈雲林縣詔安客文化圈的歷史形成——以崙背、二崙兩鄉鎮為例〉（中壢：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頁 68。

小結

西螺溪下游平坦的地勢，在無地形阻隔之下，清代以來，漳、泉人群接觸的機會多，但時有衝突且不斷上演械鬥戲碼。清中葉以來，社會整合的結果，西螺溪下游的人群最遲十九世紀已呈現「北粵南閩、西泉東漳」的分布趨勢。詔安客為主的漳人往東邊集中，也就成為今日崙背、二崙及西螺最主要的族群，且從語言上看，屬漳籍客家人士，乃全臺最大「詔安客」區域。

道光 13 年（1833）爆發張丙事件，由於共同防禦的緣故，西螺溪下游社會緊張的人群關係趨於和諧，從而造成清代西螺地域地方認同意識的產生。同時，也因一起並肩作戰的互動經驗，促成張廖姓與李姓產生建立以同祖同姓氏（非血緣）的宗祠以達收族敬宗的目的。因使用的語言、祭祖行為不同於福佬人，更加強化其客家族群意識。換言之，清代西螺地域所呈顯的是漳州認同，然其內部差異則因語言、習俗而有福、客之別。另一方面，西螺地域的漳州認同，除表現在人群區別上，同時也反映在漳人支持的福興宮、廣福宮之祭祀行為上。每年秋收的「謝平安」活動，不論漳籍福、客村落都前往西螺街迎請神明，因此成為漳、泉人群差異的重要標識。在西螺媽祖共同信仰下，清末的西螺居民基於族群認同上的差異，各自以村里關係，參與信仰活動。

其次，張廖姓收族固宗之後，西螺街多由張廖族人擔任領袖角色，包括福興宮、廣福宮等廟宇事務。同治年間，兩廟重修完竣，開始有西螺保番仔庄請「頭香」、布嶼東保「八股內」請「貳香」的儀式。值得注意者是，「頭香」、「貳香」既不屬於張廖姓的「七嵌」聚落，也不包含李姓聚落在內。筆者認為，此與同治年間廖、李二姓械鬥後，造成兩大宗族經濟力衰退有關。另，布嶼東保鍾姓的聚落，雖未建立合族宗祠，透過西螺街請貳香遶境儀式，鞏固族人認同，展現另一種收族方式，以上說明同治年間以來，無論「頭香」、「貳香」的遶境儀式，均有其網絡，並具備鞏固人群認同的功能。

本文透過當代福興宮舉辦「螺陽迎太平」遶境大會香活動，說明西螺溪下游清代以來人群互動關係、民間信仰與地方社會網絡交織發展的影響。原來以不同祖籍人群聚集的村落為基礎的關係，在媽祖遶境活動上，被以跨濁水溪兩岸為基礎的地域關係所取代。而被納入媽祖遶境動員中的福、客人群，由於共同籌辦敬神的活動，藉由太平媽的遶境活動重組區域、人群關係。因此，雖然族群關係的成立，與人群所在的環境、社會脈絡，息息相關，民間宗教信仰活動卻可作為凝聚地域人群的重要媒介。

第六章 結論

本論文試圖從當代西螺福興宮媽祖遶境範圍集中於今二崙、崙背、西螺、荊桐四鄉鎮此一現象，進行考察。筆者透過漢人移民拓墾活動的整理，從西螺街肆的成立，檢視交通網絡、貿易活動與媽祖信仰傳播、擴散的關係；另一方面，藉由地方社會的人群互動關係，分析西螺地域以詔安客為主的漳人勢力之形成，釐清當地人群形成「西泉東漳」這一地理空間分布的經過，進一步突顯西螺地方社會的發展與商業、人群的相互關係，說明媽祖遶境範圍形成的歷史由來。

十七世紀，西螺溪(今濁水溪)下游地帶屬於西螺社、貓兒干社及南社的活動範圍，漢人勢力仍屬有限。十八世紀初葉，西螺地域進入漢人移民開墾階段。其中粵人黃利英請墾西螺保北邊(今彰化縣溪州鄉水尾村)，並招徠同籍粵人移民從事耕作。閩籍泉人墾戶張士箱則帶領漢人移民，由今臺南北上、來到布嶼稟地域(今二崙、崙背及麥寮鄉一帶)。當時西螺溪下游土壤貧瘠、灌溉不易，為了使農業經營更具效率，雍正 13 年(1735) 士箱子方高開墾了大有圳，其四弟方大則往東側的西螺地域尋求發展，並修築鹿場圳，水田化農耕益見普及。張家在西螺地域水田化過程中逐漸獲利的同時，隨著水田化的優勢，吸引了更多閩、粵移民來到西螺，特別是西螺社域所在的西螺街，由於官道經過，人潮匯聚，迅速形成街肆。乾隆 6 年(1741) 西螺街、海豐港街出現，並成為西螺溪下游區域最早的二個市街，充分展現西螺街作為「中地街市」的市場功能及定位。

十八世紀以來，西螺地域逐漸成為漢人優勢社會。隨著漢人移民勢力的增長，迫使貓兒干社人遷居頂番社(今二崙鄉大同村)，部分西螺社人也出現遷居、另立新社的現象，如番仔庄(今荊桐鄉義和村)、新社(今西螺鎮新豐、新安里境)等，埔、漢族群勢力消長情形，由此可見。

乾隆年間，西螺地域的開墾已完成大半，西螺街閩籍移民供奉的福興宮與粵籍移民崇信的廣興宮相繼成立。漢人間的生存競爭壓力，使人群分類的情勢益發明顯，西螺溪下游並於乾隆 54 年(1782) 首度爆發了漳、泉械鬥。爾後，乾隆 51 年(1786) 及嘉慶 14 年(1809) 又分別發生漳、泉械鬥，原住居海濱的漳人逐次往西螺街及其附近地域遷徙，並形成西螺溪下游「西泉東漳」的人群地理空間分布趨勢。

嘉慶年間以前幾次的漳、泉械鬥，其起因與粵人無關，對粵人的影響也有限。道光 6 年(1826) 發生閩粵械鬥，致使部分粵人他遷，廣興宮三山國王廟的香火因此受到影響而式微；原以粵籍潮州人為主的廣興宮三山國王信仰人群，逐漸被西螺街詔安客(閩籍)為主的漳州人取代，從而形成西螺溪下游「北粵南閩」的現象。遷居的粵人，多移住西螺溪北邊今彰化縣境的永靖鄉、員林鎮及竹塘鄉等地，筆者認為現今居住於永靖、員林與竹塘等地、為學者指為「福佬客」的這一群人，便是道光年間西螺溪下游形成「北粵南閩」人群分布的歷史結果。

從本論文發現過去研究者大多忽略了二十世紀日人調查西螺溪下游所指出

「西泉東漳」此一人群的地理空間分布，筆者認為此一現象在十八世紀逐漸成形，並完成於十九世紀上半。換言之，西螺地域「詔安客」（漳人）優勢人群的出現，為十八世紀以來西螺地方社會人群整合的結果。漳人優勢社會的形成，對其「我群」的形成有促成作用，甚至影響原住居民的熟番認同，如西螺社墜姓宣稱祖先來自詔安。同樣地，貓兒干社人因與興化人通婚，而有稱祖先為興化移民的現象，說明熟番身處不同祖籍人群的環境，對其身分認同變遷有不同影響。按貓兒干社居址瀕臨西螺溪下游海邊地帶，多為泉人、興化漢人移民聚集地，故有宣稱本身為「興化人」之舉；西螺社人則因生活於漳人優勢社會，其中又以詔安移民為首，故以「詔安人」宣稱其祖籍。

乾隆中葉以來，由於面臨漢人激烈的土地競爭，居於劣勢的熟番乃於道光年間參與了西部平原熟番跨部落移住埔里盆地的活動，如移住埔里盆地的貓兒干社人與日北社，合建上（頂）梅仔腳庄（今埔里鎮北門里）。值此之際，西螺社人則在番社建立福德祠祭祀公業，除了作為凝聚「族人」的象徵外，主要原因恐怕與社人保有部分社地，並擁有收取西螺街「番地租（地基租）」此一權力有關。按清末西螺街附近的番社發展成埔、漢共處的型態，西螺社人不僅學習漢人水田耕種的模式，也崇信媽祖、土地公等漢人民間信仰。不過，部落傳統土地共有的舊習仍延續下來，社人滿芳得以「番族代表」身分參與公有產業管理。透過番社福德祠的祭祀及共有土地的經營，熟番身分認同得以維繫。雖然福德祠的土地部分為漢人享有，福德祠的建廟事宜也是熟番與漢人共同參與。換言之，番地租的收取、傳統部落公有土地制度的遺留及福德祠公共事務的參與，均有助於西螺社裔族群認同的維持，如滿姓西螺社裔的平埔認同，至今仍存在。

道光 13 年（1833）張丙事件後，北路協鎮葉長春贈西螺保、布嶼東保民「好義從風」匾，並明確指出鍾、廖、李、林四姓「協力守禦」，四姓代表西螺溪下游的漳人勢力——特別是象徵「詔安客」的主體人群。官員賜匾懸於西螺街福興宮，更具體揭示福興宮作為西螺溪下游地域的詔安客信仰中心，反映出西螺街成為西螺地域詔安客的社經中心。十九世紀三〇年代後，西螺地方家族開始有收族之舉，最早以李姓用「武惠公」為號召，運用訂立合同、出售香油會份的方式，收編族親。道光 28 年（1863）張廖姓劃定「七崁」，凝聚族人並興建祖祠，以達收族功效。前舉張廖、李姓的宗族建構策略不同，但皆為同姓跨村際（非血緣）的組織，儼然形成西螺地域的兩大宗族勢力，之後廖、李兩姓的械鬥並影響地方社會發展。張廖姓以地緣網絡進行收族，對於地方社會進行更強而有力的控制，此由清末西螺街的領袖往往多為張廖宗族的領導階層，可見一斑。

嘉道年間，海豐港街因海豐港淤積，港口機能消失而沒落，其街市機能轉由西螺街取代。原本即為地方米穀集散市場的西螺街，因此更加繁盛，街市擴張迅速，舊街商貿範圍逐漸擴展至新街。西螺街作為西螺溪下游重要的街市，除了店舖較為多樣化外，專業化的現象也較為明顯，不僅設有魚市、鹽館，也供應日常生活所需用品，因而成為附近街庄主要商品的來源所在。包括今雲林縣林內鄉、荊桐鄉、二崙鄉、崙背鄉；彰化縣溪洲鄉、竹塘鄉、埤頭鄉等部分區域，也是西

螺街的市場圈範圍。除了商貿活動的影響力持續在西螺溪下游作用外，祭祀福興宮太平媽的神明會也紛紛成立，且遍佈布嶼保地區。福興宮的信仰空間，大致於此時奠定基礎。由此可說明商業支配力與信仰傳播網絡，具相當程度的疊合關係。換言之，商業與信仰活動密切相關，同時反映媽祖在此地域認同形成中所發揮的作用。

另一方面，西螺街的人群往來複雜，商業活動也至少具備雙語的能力。基本上，西螺街以福佬話為主流，住居於街肆的詔安客後裔因學習福佬化而逐漸喪失客語能力，進而產生客家認同變遷而以福佬人自居。相對而言，今二崙、崙背遠離西螺街市中心的詔安客則保有較佳的客語能力，客家認同意識也較為顯著，特別是位在漳、泉交界處鍾姓聚集地的新庄(今崙背鄉枋南村)、八角亭、湳底寮(今二崙鄉復興村)、頂街仔、下街仔(今崙背鄉水尾村)、頂番社(今二崙鄉大同村)、崩溝寮(今崙背鄉枋南村)、下番社(今二崙鄉大同村)等所謂「八股」聚落區。這些聚落透過西螺街福興宮、廣福宮媽祖的迎請，作為其區隔泉州人群之識別的主要標誌，並呈現其與廖、李二姓不同的收族形式。本論文發現漳、泉兩籍人群的地理空間分布交界，恰好與布嶼東、西保及南社、貓兒干社社域東界大致相符。清政府的行政區劃範圍，是否潛藏了族群政治的考量，值得往後進一步釐清。

西螺街媽祖信仰傳播的整體範圍，就地理環境而言，屬於濁水溪下游沖積扇區，清代乃至日治初期當地居民常為水患所擾，更助長具治水神性的媽祖信仰之順勢擴張。雖然漢人移民自移入之初，直到十九世紀仍有人群意識的區別，由於共同信奉了媽祖，逐漸走向認同西螺地域。當代西螺街媽祖的遶境範圍，基本上扣連著十九世紀所形成的漳人勢力圈，以及商貿地緣網絡而進行延伸，從而形成跨越濁水溪兩岸今雲林縣、彰化縣等十三鄉鎮市的空間分布。換言之，西螺街媽祖信仰的深層結構以漳州人群及商業網絡為依歸，隨著時間和空間的遞變，人群網絡及社會空間更開放，並逐漸擴及濁水溪南、北兩岸。

本論文不僅釐清濁水溪下游全臺最大詔安客人群分布形成的歷史由來，也對詔安客中之張廖、李姓的收族方式進行討論，說明西螺地方社會之宗族建構的不同策略，其對地方的影響力也出現差異。西螺街福興宮與廣福宮信仰範圍的出現，乃漳籍人群網絡、西螺商業街肆這兩個因素相互影響的結果，其表現在「謝平安」、請「頭香」與「貳香」等活動，明顯與麥寮街拱範宮的泉人勢力有所區隔，也顯示西螺地域漳籍詔安客的社會關係及經濟生活，對媽祖遶境範圍的形成具有深遠影響。

附錄一 清代西螺地區灌溉埤圳一覽

埤圳名稱	興築年代	所在位置	灌溉範圍	建造者	備註
西螺引引庄陂	康熙 53 年 (1714)	西螺社		番民合築	1. 涸死陂 2. 知縣周鍾瑄捐銀 20 兩助 番民合築
鹿場陂	康熙 53 年 (1714)	虎尾溪墘		庄民	1. 虎尾溪分流 2. 知縣周鍾瑄捐穀 50 石助 庄民合築
打馬辰陂	康熙 55 年 (1716)	西螺社東	流出孩沙里、饒平厝，直至西螺一帶	庄民	1. 源由東螺溪出（《彰化縣志》載為虎尾溪分流） 2. 知縣周鍾瑄捐穀 40 石助庄民合築 3. 灌溉範圍與鹿場圳同 4. 灌田二千餘甲
大有圳	雍正 13 年 (1735)	布嶼西堡大有莊	灌溉大有莊等處田園	張方高	1. 引布嶼東堡滴仔莊虎尾溪分流之水 2. 與西螺鹿場、清濁二陂通
鹿場圳（五百甲圳）	乾隆年間	雲林縣北九里	新庄子、吳厝、麻園、樹仔腳、饒平厝、荊桐巷、孩沙里、番仔庄（以上屬荊桐鄉），及鹿場、埤頭埧、新社、三塊厝、新宅、小茄苳、頂滴（以上屬西螺鎮）等田	張盈裕館開築	1. 源自觸口溪，流至溪州堡吳厝莊外入圳；至見貴莊分為頂、下兩圳 2. 嘉慶元年三塊厝庄王玉成聯合張姓共同買收，督導小租戶起工修築 3. 灌田四千餘甲
十三庄圳（引西圳、十三甲圳）	乾隆 45 年 (1780)	西螺街北方	西螺街、新社、社口、埔心、下茄塘、新厝仔、溝仔墘（以上屬西螺鎮），二崙仔、新庄子、大北圍、頂茄塘、楊賢庄、永定厝	埔心庄陳營德、二崙庄永定吳洽豐合股創設	灌田一千餘甲

			(以上屬二崙鄉)等		
大義崙埤	道光 5 年 (1825)		灌溉大義崙、油車、番社頭、大庄、港後、八角亭、惠來厝等庄，流至布嶼西堡鼻仔頭，匯於虎尾溪	大義崙庄李衍進等人合股創設	1.源自鹿場圳、十三庄圳而來 2. 大義崙庄李衍進外業主 70 名合股創設，後由油車仔庄李祖喜等業佃 35 名合股增設。 3.灌田一百餘甲
鹿場新圳	光緒 8 年 (1882)		頂滿、三塊厝、吳厝、下滿、二崙、惠來厝、三塊厝、八角亭等	樹仔腳莊林生寅之父林國清出資創設	源自觸口溪，流至溪州堡吳厝莊外入圳；至見貴莊分為頂、下兩圳。上圳可能指鹿場圳，下圳可能為鹿場新圳
把育溝(八份溝)	不詳	雲林縣西 42 里	崩溝寮、五塊厝、舊庄、崙背、大有、阿勸等田	張方高	1.引濁水之流入虎尾溪，以宣大有圳之塞

資料來源：周鍾瑄，《諸羅縣志》，卷之二·規制志，頁 116、118；周璽，《彰化縣志(上)》，卷之二·規制志，頁 156-157；倪贊元，《雲林縣採訪冊》，頁 172、205、283-284；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編，《台灣土地慣行一斑(二)》，頁 561、564；鄭津梁，〈雲林沿革史畧(三)〉，《雲林文獻》2：2(1953年6月)，頁 379-380。

附錄二 西螺保土地關係文書

編號	契別	立契人	立契原因	時間	關係人	四至	土地類別	坐落地點	現址	備註
01	墾單字	業戶張和中		乾隆 7 年 (1742)	業主張口、代書人姚瑞章、佃戶高宗基	東至東螺保十八埕田，西至深坑路番仔埔，南至西螺新街佃戶高宗基	草地荒埔	西螺北勢清水仔	已不存	年配納大租一九五抽得
02	賣杜絕園根契	柳在生、柳坎生	乏銀費用	乾隆 38 年 (1773)	銀主族叔柳天生、弟柳潭生，在場見人黃氏，為中人吳克任，業主張	東至劉宅園，西至劉宅園，南至車路，北至林宅園	園	六器庄東勢孩沙里車路邊	荊桐鄉興桐村	貳甲陸分玖厘
03	典契	祿長庄王有成	乏銀別創	乾隆 38 年 (1773)	銀主張頭家，中見王為倫、黃元寬	東至廖振基耕田，西至陳家田，南至箔岸，北至廣興庄田	水田	三塊厝庄	西螺鎮公館里	張頭家。業主大租谷貳拾伍石
04	杜賣盡根契	張門沈、楊氏	欲銀湊用	嘉慶 6 年 (1801)	銀主房親張時串、在見土福、中人堂叔張撇或、代筆人男張士柑		店	西螺街	西螺鎮永安、中和、福興、光華里	
05	洗貼盡絕賣斷根契	孩沙里庄林登	林登欲回家別置	嘉慶 10 年 (1805)	代筆人林任同，作中人林圈使，知見人胞姪林聚遠、功姪林偏光，銀主張福	東至王家園，西至劉揚奇園，南至車路，北至九甲圳	旱園	孩沙里庄西勢後部	荊桐鄉興桐村	貳甲壹分半，年配大租粟捌石陸斗
06	杜賣盡根契	尖山保拔仔腳庄柳扶、皇、陣	乏銀費用	嘉慶 10 年 (1805)	銀主西螺街王福觀兄弟，秉筆人柳扶，為中人柳永春、劉媽力，知見人柳坎生	東至劉家園，西至劉家園，南至車路，北至王、林家園	熟園	六器庄東勢車路頂	荊桐鄉義和村	年配納業主張大租粟拾石柒斗陸升
07	賣杜絕盡根契	東螺保樹仔腳庄林喜	乏銀別置	嘉慶 11 年 (1806)	代書林大勳，為中人王金，知見人伯父舉、母親郭氏，銀主布嶼稟保周古、鍾晴	壹所東至圳，西至車路，南至林家園，北至張家園壹號番仔庄東田；壹所東至林家田，西至車路，南至圳，北至車路壹號番仔庄前田；壹所東至林家田，西至林家田，南至車路竹腳，北至圳又號中坵仔田；壹所東至林家田，西至林家田，南至林家	旱園	番仔庄下邊坐址土名壹號叁角坵園	荊桐鄉義和村	印記：業主張印，六器館記。每年帶納張業主糖租叁佰壹拾貳觔半

附錄

						田，北至張家田又號牛埔墘田；壹所東至林家田，西至牛埔，南至林家田，北至林家田				
08	賣杜根契	許俱全姪后、信	乏銀費用	嘉慶 11 年 (1806)	代書人許遠守，為中人林望觀，銀主劉柯、姪劉品生	東至王福觀田，西劉暢田，北至林家田，南至車路	田園	六器庄東勢	荊桐鄉義和村	一甲。年配納業主大租粟肆石貳升一合
09	杜賣盡根契	西螺保新庄仔庄劉柯、姪劉品	因乏銀別創	嘉慶 12 年 (1807)	銀主王福觀兄弟	東至張家田，西至王家田，南至車路，北至賴家田	熟園	歡雅庄東勢	荊桐鄉義和村	經丈一甲七厘半。年納業主張大租粟肆石參斗
10	杜賣圳路契	西螺保新庄仔庄劉柯、姪劉品	西螺王福官欲引埤頭圳水灌溉路經此田柯等因乏銀別創願將此田撥出圳路壹條長伍拾柒丈闊陸尺	嘉慶 12 年 (1807)	銀主王福，帶筆人堂兄劉暢，為中人張見人堂兄劉暢、胞嫂張氏	東至車路，西至自己田，南至水圳，北至車路透過王家田	水田	歡雅庄東南勢	荊桐鄉義和村	
11	借約憑字	業主劉開基、陳邦光	承典張紹和課租欲用銀員	嘉慶 16 年 (1811)	銀主大義崙庄李翰居、福星、飄然、三英，					借出天后聖母公銀叁佰伍拾大員正
12	杜賣絕根契	劉光成、劉參滿	乏銀費用	嘉慶 17 年 (1812)	銀主西螺街王文龍、湧泉官叔孫，代筆人劉暢，為中甘楊，知見母李氏	東至王家田，西至六器館田，南至車路，北至福佃田	水田	番仔庄東勢	荊桐鄉義和村	年配納業主張大租各貳石
13	杜賣盡根契	族曾叔祖廷水	乏銀使用	嘉慶 17 年 (1812)	銀主族侄孫意城、勇、湖兄弟，代筆人堂弟廷務，為中人族侄孫世飲，在場長男士炳	東至廖家，西至陳家，北至車路，南至巷仔路	瓦店	西螺街肚	西螺鎮福興、光華里	每年貼納番地租銀三錢六分正
14	洗貼盡絕杜賣斷根契	新庄仔庄兄弟劉祖盛、劉其、劉福、劉贊	因父病身故殯葬無資	嘉慶 19 年 (1814)	銀主張業主、王湧泉，為中人林舜三，知見母黃氏，公親代書人林有德		水田			嘉慶拾貳年間父劉暢經賣與張業主邊其東西四至以及銀聲登載原賣契上明白十七年間張業主

										將此田轉賣與西螺街王湧泉官邊父劉惕在日以價值未敷向王湧泉、張業主洗貼不就即將此田頭築土為墳于二月廿五日架以祭掃被毆控告在案未蒙訊結
15	分業鬮書	布嶼稟東西保周古、鍾晴	合買之業原約對半均分	嘉慶 21 年 (1816)	帶筆人林國秀	東至圳，西至車路，南至林家園，北至張家園；東至姚家田，西至車路，南至圳，北至車路；東至林家田，西至姚家田，南至車路竹腳，北至圳北；東至林家田，西至林家田，南至林家田，北至張家田；東至林家田，西至埔，南至林家田，北至林家田	番仔庄	荊桐鄉義和村	印記：業主張印，六器館記。年帶納業主張大租糖參佰壹拾貳觔半	
16	杜賣盡根田契	西螺街王文龍	乏銀費用	嘉慶 25 年 (1820)	銀主西螺街林孟叔、為中人林鸞、知見人叔父王士西、代書親筆人王文龍	東至鍾家田，西至林家田，北至小圳，南至車路	水田	六器館庄東勢	荊桐鄉義和村	印記：榮裕館記，業主張記。貳甲六分九厘，年納業主大租粟拾石柒斗六升；經丈壹甲零七厘，年納大租粟四石三斗。
17	賣杜盡根契	布嶼西螺保格仔頭庄周棟、周歡	礙母親身故欠銀費用	道光 2 年 (1822)	為中人陳佛官、再見人周崇、代書人周歡、銀主新庄仔姊夫林挑		水田、熟園	布嶼西螺保新庄仔	荊桐鄉興桐村	印記：□□館記。年納張業主糖租壹佰伍拾陸觔肆。光緒柒年

附錄

										參月抽出番仔庄公館前壹埤配納陳業主大租糖伍拾陸觔肆兩正
18	鬮書字	西螺保大茄荖庄鍾回		道光 2 年 (1822)	族長鍾北、鍾東，代筆人陳成恩	東至劉家田，西至劉家田，南至口溝，北至廖家田	水田	番雅庄三汴下	荊桐鄉義和村	年納業主張大租谷四石貳斗正
19	賣杜盡根契字	彰化縣西螺保本街市仔頭廖士淳、斌、添等	乏銀費用	道光 18 年 (1838)	銀主鹿港保泉州街林日茂號，立契人廖士淳、廖士斌、廖士添、侄廖天淨，為中人廖成用、黃長清，在場知見人母親廖門蔡氏、堂兄廖士雪，代筆人廖士淳	東至車路，西至林家竹圍及池，南至廖邦能觀店，北至廖家厝	瓦店	西螺街市仔頭營盤邊隘門內	西螺鎮中和、永安里	
20	胎借字	廖子煜	欲銀應用	道光 18 年 (1838)	銀主房叔祖廖亮采		瓦店	西螺舊街肚	西螺鎮福興、光華里	
21	給字	業主張	佃人林文水前來求給起蓋草屋以為備耕住所	道光 23 年 (1843)	立契人業主張、	東至墳墓，西至圳溝，南至車路，北至圳溝		大茄荖前後浦	西螺鎮大新里	印記：業主張記。每年訂納地稅銀叁角正。
22	典契字	族叔廖士察	欲銀創用	道光 26 年 (1846)	銀主族侄廖高峰、廖天正，為中人總理廖時中、族弟廖明倫，知見人堂侄廖良茂，代筆人族弟廖明倫	東至陳家，西至官家，南至竹頭外寔地，北至車路	瓦店	西螺街街肚	西螺鎮福興、光華里	逐年充納番地租銀參錢陸分
23	出典契字	布嶼保大義崙庄李助安	乏銀應用	道光 29 年 (1849)	銀主西螺後埔心庄聖母三媽班現年首事李文生、程玉記，為中人廖忠、執筆人李助安，在見人堂弟李義		水田			業主陳大租谷 2 石
24	杜賣盡根契字	西螺堡甘厝庄王山	乏銀為用	同治 7 年 (1868)	銀主甘厝庄林報、代書人王枝、為知見人林喜	東至路，西至魏家園		張厝庄前西勢	疑為西螺鎮埤頭里	年帶業主張大租硬銀叁圓正

附錄

25	杜賣絕盡根田園契字	西螺保甘厝庄王火劍	乏銀費用	同治 10 年 (1871)	銀主荊桐巷馮樹, 代筆人王語, 為中人林烏象、葉辨, 在場知見人母親詹氏	東至林家田, 西至賴家田, 南至本家田, 北至小圳; 東至林家田, 西至賴家田, 南至林家田, 北至林家田		埤頭埧庄前	西螺鎮埤頭里	年配納業主廖大租粟貳石壹斗肆升參合正
26	胎借銀字	西螺街廖金福	乏銀費用	同治 10 年 (1871)	銀主本街族親兄廖心材、代書人陳間渠, 在場知見廖金成		水田; 魚池	茄荖仔庄後後厝仔庄前	西螺鎮大園里	
27	轉典店契	西螺街官士典、官士茄等	乏銀應用	咸豐元年 (1851)	銀主新街鍾清安, 立契人官士典、官士茄、官士振、侄官開泰, 為中人廖免魚、鍾登己, 代筆人官士典, 知見人官門廖氏	東至廖家店, 西至陳家店, 北至車路, 南至劉家厝	店	街睹	西螺鎮福興、光華里	
28	杜賣盡根契字	西螺保新庄仔庄姚攘、知光兄弟	乏銀費用	咸豐 6 年 (1856)	代筆人余文惠, 為中人王忠義、姚水來、林有義, 在場知見人母親呂氏	東至林家田, 西至林家田, 南至車路, 北至九甲圳	水田	孩沙里路墘	荊桐鄉興桐村	年配納業主蕭大租谷八石六斗正
29	杜賣盡根田契字	西螺保甘厝庄林清雲	乏費	咸豐 7 年 (1857)	代筆人李淵源, 為中人林藍飯、詹曉, 在見人母親廖氏, 銀主新庄仔庄林潭、林陽	東至林家田, 西至林家田, 南至車路, 北至九甲圳	水田	六器館庄東勢洋孩西里路	荊桐鄉義和村	年配納業主大租谷捌石陸斗正
30	胎借銀字	西螺街源盛內蕭勇、蕭開兄弟	乏銀別創	咸豐 8 年 (1858)	銀主孩沙里庄林占頭、林番婆、林專豐、林旺欽兄弟, 為中人江福達, 代筆人高宜時, 在場人胞伯蕭清山, 知見人母親蕭門江氏	東至吳江園, 西至車路, 南至吳家園, 北至林家園	旱園	孩沙里庄東北勢, 土名竹仔腳園	荊桐鄉興桐村	年配納業主廖大租糖壹佰零柒觔
31	杜賣盡根田契	西螺保大茄荖庄鍾文回、鍾文陸等	乏銀別置	咸豐 10 年 (1860)	銀主歡雅庄林串, 立契人鍾文回、鍾文陸、侄鍾炎、鍾泉、鍾惡, 代書人陳俊, 為中人林	東至林家田, 西至林家田, 南至圳溝, 北至四塊厝圳	水田	歡雅庄三汴下	荊桐鄉義和村	年納業主張大租粟叁石。印記: 業主蕭永發館印

					煥,知見人胞 侄鍾桑					
32	杜賣 盡根 契字	西螺保大 茄冬庄廖 財能等	乏銀費用	光緒元年 (1875)	銀主西螺街 金福豐聖母 爐下捌名,為 中人李文 開、歐番薯、 陳鵠知,見人 堂叔廖阿 祿、廖水轉、 堂弟廖接 勇、廖財旺, 在場人堂叔 廖老番,執筆 人廖財能	東至賣主田,西 至陳家賣主二家 田,南至四塊厝 大圳,北至大茄 冬庄前大圳	水田	大茄冬庄 前	西螺鎮大 新里	年納陳大 租谷 9.6 石
33	杜賣 盡根 契字	西螺街合 榮號陳楯 等	欠銀費用	光緒 2 年 (1876)	銀主西螺街 金福豐聖母 爐下首事廖 心材,為中人 族叔陳活 源,知見人親 第陳模、陳 榆,在場人嬭 姆許氏、執筆 人陳概	東至廖家田,西 至堂叔廷浦田, 南至四塊厝圳 溝,北至又連谷 埕至本庄前圳溝	水田	大茄冬庄 前	西螺鎮大 新里	業主廖大 租 27.8 石
34	轉典 契字	西螺太子 爺詹發	乏銀費用	光緒 3 年 (1877)	銀主西螺街 和順號廖心 德、代筆人王 慨、為中人廖 來、知見人詹 王鄰		水田	小茄冬庄 南大橋頭 西勢	西螺鎮振 興里	配納番租
35	杜賣 盡根 契字	西螺保番 雅庄林天 送、林天德 旺,侄林知 高	乏銀費用	光緒 4 年 (1878)	銀主前浦庄 林媽註兄 弟、為中人楊 定吉、在場知 見家猛、代筆 人張成繼	東至林家,西至 林家田,南至林 家田,北至圳; 東至陳家,西至 廖家田,南至陳 家,北至廖家 田;東至林家 田,西至林家 田,南至圳,北 至林家田;東至 林家田,西至林 家田,南至林 家,北至圳	水田	西勢洋三 汴下;大茄 冬洋	荊桐鄉義 和村;西螺 鎮大新里	印記:業主 陳業戶小 茄冬陳榮 德堂館 記。年載納業 主蕭大租 為叁石 正;業主蕭 大租為伍 石壹斗叁 升貳合正
36	杜賣 盡根 契字	西螺保大 茄冬庄廖 捷勇等	乏銀費用	光緒 4 年 (1878)	銀主西螺街 金福豐天上 聖母首事廖 心材,為中人 陳大知、黃 拐、廖飽,親 筆人廖捷 勇、在場人廖 石	東至竹腳園併大 車路,西至黃家 田,南至大圳車 路,北至小圳牛 埔	水田	大茄冬庄 洋福德爺 廟後	西螺鎮大 新里	業主廖大 租谷 3.296 石

37	杜賣盡根契字	西螺保大茄冬庄曾傳	乏銀費用	光緒 6 年 (1880)	銀主西螺街金福豐廖玉卿,代筆人林玉章,為中人陳鵠,知見人表第廖才旺、廖即籐	東至廖林二家田,西至陳家田,南至小茄冬圳北直透尾股圳又北田一坵至南靖田;東至陳家田西至廖家田南至小茄冬圳北至清水溝	水田	大茄冬庄前	西螺鎮大新里	業主蕭大租谷 5.174 石
38	杜賣盡根契字	西螺街合榮號派下長房陳清諒等	乏銀別創	光緒 6 年 (1880)	銀主西螺街金福豐廖心材、知見人陳新棧、為中並代筆人陳新概	東至四興公田,西至廖家田,南至四塊厝番仔圳,北至大茄冬庄前大圳	水田	大茄冬庄前老土地公後	西螺鎮大新里	業主陳大租谷 15.4 斗
39	杜賣盡根契字	西螺街王朝章、王朝英	乏銀費用	光緒 7 年 (1881)	銀主西螺街廖心材、為中人廖正酬、知見人男王欽旺、執筆人王朝章	東至廖家田,西至廖家田,南至四塊厝大圳,北至大茄冬庄前大圳	水田	大茄冬庄前	西螺鎮大新里	
40	杜賣盡根田契字	西螺保大茄冬庄廖標等	乏銀費用	光緒 7 年 (1881)	銀主西螺街金福豐廖心材,為中人黃拐、陳鵠、廖九,知見人堂侄廖才能、堂弟廖祿、堂侄廖勇	東至王廖二家田,西至廖家田,南至四塊厝圳,北至大茄冬庄前大圳	水田	大茄冬庄前	西螺鎮大新里	業主陳大租谷 16 石
41	杜賣盡根契字	西螺街陳合榮派下四興公份下	乏銀別置	光緒 7 年 (1881)	銀主西螺街金福豐首事廖心材、知見人陳棧、代筆人陳概、為中人陳鵠	東至廖家田,西至金福豐田,南至四塊厝番仔圳,北至伯公廟	水田	大茄冬庄尾老土地公邊	西螺鎮大新里	業主陳大租 14.77 石
42	轉典契字	西螺堡孩沙里庄曾功明	乏銀別創	光緒 7 年 (1881)	銀主刺桐巷街恒德堂馮樹、代筆人廖占梅、為中人曾裁、知見人堂弟曾化成	東至陳家田,西至林家田,南至林家田,北至九合圳	水田	孩沙里庄西勢	荊桐鄉興桐村	年配納業主蕭大租糖貳佰壹拾陸觔正又帶納業主陳水租谷捌斗正
43	杜賣盡根埔園契字	小茄冬庄劉永	乏銀別創	光緒 7 年 (1881)	銀主西螺街魏炳彰,代筆人周啟明,為中人廖力、廖安然、廖文廣,在場知見人劉大昌	東至埔岸,西至劉大園,南至清水溝岸,北至車路	埔園	小茄冬庄南勢埔墘	西螺鎮振興里	
44	借約字據	西螺街布店錦德號監生江捷慶	委員雷、縣主王奉文到螺相度地勢營造	光緒 7 年 (1881)	為中保總理廖子岸、林逢春,生員廖維峻,職員廖振			西螺塩課館隘門外南首大路邊	西螺鎮永安里	

附錄

			兵房，借典 此園蓋造 兵房		元					
45	分圖 書字	西螺堡孩 沙里庄林 占頭、林番 婆、林專兄 弟等		光緒 8 年 (1882)	立契人西螺 堡孩沙里庄 林占頭、林番 婆、林專兄 弟、侄林旺 欽，代筆人廖 占梅，公人 族親林川	東至吳江園，西 至車路，南至吳 園，北至林家園	旱園	孩沙里庄 東北勢，土 名竹仔腳 園	荊桐鄉興 桐村	年配納業 主廖大租 糖壹佰零 柒觔正
46	圖書	林永興、永 發號金 榜、先騰兄 弟侄等		光緒 9 年 (1883)	執筆人弟松 扶、房親人族 長松叔		水田	六器庄東 勢洋車路 北	荊桐鄉義 和村	配納業主 蕭大租粟 肆石叁斗 正、業主蕭 大租粟捌 石陸斗正
47	杜賣 盡根 厝地 契字	西螺保大 茄冬庄陳 榮春	乏銀別用	光緒 9 年 (1883)	銀主西螺街 金福豐廖心 材、代筆人胡 俊、為中人陳 三通、在場知 見人堂叔陳 元昌	東至廖家地基， 西至廖家田，南 至王家田，北至 大圳	厝地	大茄冬庄 前圳南	西螺鎮大 新里	
48	杜賣 盡根 契字	西螺保四 塊厝庄廖 炎山、廖居 成	欲銀別創	光緒 9 年 (1883)	銀主西螺街 金福豐廖心 材、為中人陳 鵠、在場知見 人廖蓮蒲、代 筆人蕭義烈	東至劉家田，西 至張家田，南至 蕭家竹園，北至 汪家大岸	水田	六器庄西 勢	荊桐鄉義 和村	業主蕭大 租粟 5 石
49	杜賣 盡根 契字	東螺保見 貴庄林松 扶等	乏銀可還	光緒 9 年 (1883)	銀主西螺街 西螺街廖振 元、代筆人林 一德、為中人 廖蒲、知見人 李氏		水田	四塊厝庄 尾	西螺鎮埤 頭里	業主林大 租谷 1.8 石
50	典田 契字	東螺西保 頂埔仔庄 李尚等	乏銀別用	光緒 10 年 (1884)	銀主西螺街 金福豐廖心 材、秉筆人李 大中、為中人 歐忠、知見人 李三榮	東至廖家田，西 至陳家田，南至 大圳，北至溪水	水田	大茄冬庄 頭北勢	西螺鎮大 新里	年納業主 李大租谷 8.361 石
51	杜賣 盡根 契字	西螺保六 器庄陳助 等	乏銀別創	光緒 10 年 (1884)	銀主西螺街 金福豐廖心 材，代筆人胡 俊，為中人陳 黑、陳鵠，在 場見人母親 廖氏	東至王家田，西 至陳家田，南至 六器庄圳，北至 小茄冬庄圳	水田	六器庄水 尾	荊桐鄉義 和村	業主蕭大 租粟 12 石
52	杜賣 盡根 契字	西螺保大 茄冬庄李 龍	乏銀費用	光緒 10 年 (1884)	銀主西螺街 金福豐廖心 材，代筆人李 大中，為中人	東至廖家田，西 至廖家田，南至 埔尾圳廖家田， 北至中圳廖家田	水田	大茄冬庄 前東勢	西螺鎮大 新里	業主張大 租谷 4.878 石

附錄

					陳大知、知見人李亮、李方、李臭頭					
53	杜賣盡絕根契字	西螺街王珍、王昌	欲銀費用	光緒 10 年 (1884)	銀主西螺街金福豐廖心材、代筆人李大中、為中人歐基彰、在見人母親李氏	東至大圳，西至廖家田，南至埔尾圳，北至清水溝	水田	大茄冬庄頭	西螺鎮大新里	
54	杜賣絕盡根田契字	西螺街王珍、王昌	欲銀別用	光緒 11 年 (1885)	銀主西螺街金福豐、代書人李大中、為中人張貓謙、在場人母親李氏、知見人堂兄王扁	東至陳廖家田，西至廖家田，南至埔尾，北至庄前圳	水田	大茄冬庄頭	西螺鎮大新里	業主陳大租谷 5.6 石
55	轉典田契字	東螺西保埔仔庄李尚等	欲銀別用	光緒 11 年 (1885)	銀主西螺街金福豐、執筆人李大中、為中人歐則忠、知見人男李三榮	東至廖家田，西至林家田，南至水圳，北至清水溝	水田	大茄冬莊仔前洋	西螺鎮大新里	年納業主廖大租谷 4.1 石
56	轉典田契字	西螺保新庄仔庄永興號林金榜	乏銀別創	光緒 11 年 (1885)	銀主金福豐、代筆人胞侄林炳乾、為中人許屋、在場知見人胞嫂廖氏	東至林家田，西至林家田，南至水圳，北至路；東至林家田，西至陳家田，南至水圳，北至車路	水田	新庄仔庄廊口東勢、孩沙里南勢	荊桐鄉興桐村	年納業主林大租糖 75 斤
57	典田契	西螺保新庄仔庄永興號林金榜	乏銀別用	光緒 11 年 (1885)	銀主西螺街金福豐、執筆人胞侄林炳乾、為中人許屋、在場知見胞嫂廖氏	東至林家田，西至林家田，南至車路林家田，北至九甲圳	水田	新庄仔庄東北勢洋	荊桐鄉興桐村	年納業主蕭大租谷 6.45 石
58	典田契字	東螺西保見貴庄永成號林仕達	乏銀別用	光緒 11 年 (1885)	銀主西螺街金福豐、執筆人堂侄林德源、為中人歐則忠、在場知見人老母湯氏		水田	新庄仔庄東北勢	荊桐鄉興桐村	年納業主蕭大租谷 6.45 石
59	杜賣盡根田契字	西螺街鍾盛服等	欲銀費用	光緒 12 年 (1886)	銀主西螺街金福豐玉記、為中人呂和尚、陳阿鵠、陳大知、廖榜、廖惡、知見人鍾阿三、執筆人鍾阿江	東至蕭家田，西至廖家田，南至小茄荖大圳，北至庄門首大圳	水田	大茄冬庄尾西南勢大橋下	西螺鎮大新里	業主張大租谷 15.2 石
60	杜賣盡根契字	西螺保大茄冬庄廖祿	乏銀別用	光緒 13 年 (1887)	銀主西螺街金福豐廖大芋、代筆人廖	東至金福豐田，西至廖家田，南至廖家公田，北	水田	大茄冬庄前中尾肚	西螺鎮大新里	業主張大租谷 7.2 石

					屋,為中人陳大知、廖撐,知見人堂兄廖金標、廖接籐	至中肚圳				
61	杜賣盡根田契字	西螺保前滿庄顏再亨、顏再發兄弟,侄顏阿守	乏銀費用	光緒 13 年 (1887)	銀主前滿庄林歷,代筆人陳俊,為中人林義、李隆,在場知見人□□林氏、顏有單	東至陳家田,西至大路,南至林家田,北至陳家田	水田	前滿庄前大路邊路東	西螺鎮頂滿里	年配納業主陳大租谷壹石壹斗肆升正
62	繳賣盡根契字	西螺街廖門江氏等	乏銀別用	光緒 15 年 (1889)	銀主西螺街金福豐、代筆人陳一枝、為中人張文儉、知見人親叔廖文筆	東至笨港大路,西至廖家田,南至清水溝並至詹家田,北至林家田	水田	文祠前第二肚	西螺鎮廣福、正興里	番租谷 1.5 石
63	杜賣盡根田契字	西螺街尾玉山號廖拔魁等	家事浩繁、乏項完糧	光緒 15 年 (1889)	銀主西螺街金福豐,代筆人叔祖廖光宗,為中人叔祖廖士董、房弟廖志南,在見人母親廖陳氏	東至廖芳田,西至廖約田,南至中肚圳金福豐田,北至庄前圳;東至金福豐田,西至南靖會田,南至尾肚圳,北至中肚圳;東至廖致成金福豐田,西至廖乾成館田,南至凹溝圳,北至庄前圳;東至廖烏九田,西至廖金傳田,南至廖乾成田,北至塚埔		大茄冬庄址在庄前頭肚;庄前中尾肚;庄前直透四肚;牛埔	西螺鎮大新里	
64	杜賣盡根田契字	西螺街玉山號廖文謀、廖三聘	乏銀費用	光緒 16 年 (1890)	銀主西螺街魏德彰,在場知見人廖安頓、為中人廖志南、代筆人劉存仁	東至大路,西至江家,南至大肚,北至廖家;東至詹家,西至廖家,南至廖家,北至大圳	水田	小茄荖大坊橋邊;笨港路	西螺鎮振興里	番租
65	杜賣絕根契字	西螺堡西螺街廖門鍾氏等	乏銀別置	明治 32 年 (1899)	銀主番社庄林醜、陳井,立契人西螺堡西螺街廖門鍾氏、全長男廖送、次男廖忠、三男廖明、四男廖容,代書人廖富麗,為中人唐天恩,知見人廖生	東至透涵溝,西至廖家田,南至清水溝,北至牛埔尾圳岸	水田	番社埔尾滿底洋	西螺鎮漢光里	年納番租粟陸石正

66	盡根契字	西螺保西螺街黃傳	乏銀別用	明治 32 年 (1899)	銀主頂茄塘庄廖門王氏、代筆人黃傳、為中人佛勇、知見人黃貫	東至廖慧，西至廖慧，南至大溝，北至溝仔；東至廖慧，西至廖土答，南至大溝，北至溝	水田	新社庄尾瀟湖底東畔	西螺鎮新安、新豐里	年配納業主吳抽竹
67	杜賣盡根契	西螺堡大茄荖庄李龍	乏銀費用	明治 33 年 (1900)	銀主魏照洲、鄭善妙，代書人廖德五，為中人廖番，在見弟李愨		荒園	大茄荖庄牛埔尾	西螺鎮大新里	年納張租銀叁角正。喜愿作義塚。
68	典田契字	西螺街黃先發即黃萬泰	欲銀別創	明治 35 年 (1902)	銀主西螺街楊賜榮、為中人李厚、代筆人廖申、知見人林氏	東至曾田，西至王田，南至橫圳，北至公墓四人至；東至張田，西至郭田，南至媽祖會田，北至林田	旱園	甘厝庄	荊桐鄉甘厝、甘西村	年配納業主黃大租谷八斗六成實四斗八升正
69	繳典田契字	西螺堡孩沙里庄馮樹先承繼人現住西螺街馮心九之妻林好	乏銀納地租	明治 35 年 (1902)	銀主西螺堡甘厝庄林義發、代筆人李通、為中人東庚、為知見人林掌	東至陳家田，西至林家田，南至林家田，北至九甲圳	水田	孩沙里庄洋西勢	荊桐鄉興桐村	西螺永發館大租口額讓與榮豐館贖回。納業主大租糖貳百六斤折六成壹百貳拾九斤九兩六錢正
70	杜賣盡根田契字	西螺堡甘厝庄林宅	乏銀別置	明治 35 年 (1902)	銀主西螺堡甘厝庄張林結、代筆人李占元、在場知見人妻歐氏、為中人東庚、知證區長張天福	東至林福田，西至北節曾雲峰，南壹坵林和尚田，南至水溝下林家田，北至橫溝小圳為界；東至林家田，西至曾雲峰田，南治林福田，北至林家田	水田	甘厝庄尾下埤頭庄前土名西勢洋	荊桐鄉甘西村	配納業主張大租谷原貳石壹斗肆升參合折六成壹石貳斗捌升伍合捌勺正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古文書 T0738_01_0001、T0738_01_0002、T0738_01_0003、T0738_01_0004、T0738_01_0005、T0738_01_0006、T0738_01_0007、T0738_01_0008、T0738_01_0009、T0738_01_0010、T0738_01_0011、T0738_01_0012、T0738_01_0013、T0738_01_0014、T0738_01_0015、T0337D0277-0045-000、T0161D0148-0010_000；美國猶他家譜協會藏，〈臺灣家譜資料〉，微卷編號 VAULT INTL Film 1037487 Items 12-31、FHL INTL Film1306673 Items 3-3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FSN07-11-436、FSN07-11-437、FSN07-03-103、FSN07-04-132、FSN07-11-416、FSN04-02-060、FSN04-02-064；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od-ta_02155_010060、od-ta_04394_000280-0001；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西螺派出所典權分割／慣行等調查方ノ件〉，明治 35 年 11 月 1 日，第 4396 冊，文號 6，頁 54-58；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婦人業主權認定方ニ付往復（斗六派出所事務官へ）〉，明治 35 年 10 月 1 日，第 4397 冊，文號 38，頁 285；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叢第 152 種，1963），頁 65-66。程大學總主編《西螺鎮志》（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頁 9-46-47、9-49-50、9-52-5、39-56-57；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土地慣行一斑(三)》（臺北：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1905），頁 141-142、152；程大學編，《西螺埔心程氏族譜》（臺北：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9），頁 19；魏嘉亨提供，〈道光貳拾叁年拾壹月業主張立給字〉、〈咸豐元年柒月西螺街官士典等立轉典店契〉、〈光緒拾陸年拾月西螺街玉山號廖文謀等立杜賣盡根田契字〉、〈明治卅三年五月西螺堡大茄荖庄李龍立杜賣盡根契〉；郭雙富提供，〈廣福宮金福豐聖母祀契抄簿〉；張敦智提供，〈明治三十二年西螺堡西螺街廖門立杜賣絕根契字〉。

附錄三 布嶼保土地關係文書

編號	契別	立契人	立契原因	時間	關係人	四至	土地類別	坐落地點	現址	備註
01	墾照	彰化縣正堂談經正	為墾給執照，以便募民招墾事	雍正 2 年	墾戶薄昇濠	東至大坪，西至海，南至虎尾溪，北至海豐港為界	草地			
02	繳賣契	歐愧武	原契內作十股，愧武承買歐家千張、登選，共得六股	乾隆 9 年	銀主張宅，為中人呂爾璞、陳遜長、周友卿	彰呂布嶼稟保虎尾溪墘南勢底		埔姜崙	褒忠鄉埔姜村	戶名簿昇燦
03	永賣杜盡根契	七世祖先巨公遺下六房孫李世儼等	欲銀別創	嘉慶 16 年	裔孫李青面、李青善、孫李祖蔭，立契人七世祖先巨公遺下六房孫李世儼、李受藏、李青升、李等成、李若溪、李青話、李青著、李降從、李因上、李承宗等，家長在場李皇標、李求枝，為中人李因衷、李直方，代筆人李賑餘			崙背庄堀下	崙背鄉東明、南陽村	業主張
04	鬮書	李坤丹、李青面		嘉慶 17 年	在見李祖結、李文捷，秉筆人黃鴻基	東至車路西至吳日奇園南至孝子班田北至吳白奇園又帶下坵節園東片貳大股東至面兄弟園西至車路南至廖家園北至圳；東至車路西至台生園北至孝子班田南至廖家園又帶下坵園□□大股東至廖家園西至坤丹園南至廖家園北至圳		崙背庄北勢	崙背鄉東明、南陽村	
05	轉典契	布嶼西保五塊厝田寮莊吳淋	乏銀別創	嘉慶 23 年	在見胞莊伯碧、為中人王賣、代筆人陳文端、銀主新竹圍莊許忍	東至李家園，西至曾家、張家兩家園，南至蔡家園，北至車路	埔園	七張犁莊頭東勢，土名大坵園	崙背鄉西榮村	張業主一九五抽的
06	轉典	聿脩堂	因回籍	道光元年			庄業、地	彰呂布嶼	崙背鄉阿	番丁銀三

	契				主吳昌記，為見前典主楊名榜，為見原典主黃三合，為見中保潭采之、朱潤川，代筆鄭明通		基壹所、魚池貳口、租館壹座	東保阿勸等九庄	勸村	兩貳錢、社餉谷貳拾石口番八員
07	執照	彰化縣正堂杜觀瀾	被盜劫搶銀物契字等情，發印照管業事	道光 3 年	具告人鍾提	東至崩崁，西至鍾廣田，南至鍾岸園，北至圳溝		布嶼稟保新莊東勢	崙背鄉枋南村	業主番租穀二斗
08	轉典契	布嶼稟保中寧庄林日固	乏銀費用	道光 3 年	知見人陳繼靜、為中人陳繼靜、秉筆人陳世定、銀主吳昌記					承典過張義學戶下張炳閣應份大租產業水、旱田
09	賣杜絕盡根契字	布嶼西堡大有庄鄭添才、鄭居	乏銀別置	道光 4 年	銀主阿勸庄吳昌記，為中人鄭和，知見人伯鄭全、母親黃氏、代書人吳日新	東至陳家田；西至出水圳；南至張家田；北至本家田	水田	大有庄西勢洋	崙背鄉大有村	年納吳業主大租谷每甲八石正
10	典契字	布嶼保大有庄鄭媽居	乏銀費用	道光 7 年	為中人張鏢立、張桂世，知見人胞兄鄭添財，秉筆人鄭居，銀主阿觀館業主吳昌記	東至圳，西至財兄田，南至圳，北至林家田；東至光淑兄田，西至財兄田，南至吳家田，北至林家田	水田	大有庄西勢洋頭	崙背鄉大有村	
11	典契字	布嶼保大有庄鄭光淑	乏銀費用	道光 7 年	為中人張立、張桂世，知見人胞兄鄭天佑，代筆人功兄鄭士棟，銀主阿觀館業主吳昌記	東至功弟添財田，西至友兄田，南至圳，北至天佑田；東至輝、信兄田西至居弟田，南至吳家田，北至天佑田	水田	大有庄西勢洋田	崙背鄉大有村	吳業主硬租並車工谷五石四斗一升五合正
12	典契字	布嶼保大有庄鄭添財	乏銀費用	道光 7 年	銀主阿觀館業主吳昌記，為中人張立、張桂世，	東至居弟田，西至光淑兄田，南至圳，北至林家田；東至居弟田，西至黃家田，南至吳家	水田	大有庄西勢洋頭	崙背鄉大有村	吳業主硬租並工谷五石四斗一升五合正

					知見人 胞兄 鄭天佑,代筆 人 功兄鄭士 棟	田,北至陳家田				
13	鬮書	崙前庄李 啟來、李啟 龍、李祖馬		道光 9 年	在場家長李 因亮、李因 鞏,兼筆人李 萬選	東至堀唇西至栗 桐南至因縛屋地 北至啟來屋地; 東至堀唇西至栗 桐南至祖龍屋地 北至祖馬屋地; 東至堀唇西至栗 桐南至啟來屋地 北至因鞏屋地	屋地;荒 堀竹木	崙背庄牛 埔屋	崙背鄉南 陽、東明 村	
14	再轉 典契	布嶼西保 阿勸庄周 老觀	乏銀別置	道光 9 年	主吳昌記、知 見人周育 觀、為中人徐 惠老、代筆人 蔡國樑	東至陳家園,西 至周家園,南至 溪水,北至薄 岸;東至薄岸, 西至周家園,南 至溪水,北至圳		阿勸庄前 薄岸外園	崙背鄉阿 勸村	吳業主壹 九五抽
15	訂定 硬租 字	永豐館業 戶張光盛	年不順成 抽的難	道光 11 年	前杜賣人李 縛、李完區、 李媽讀、李 面、李結大、 李壹,辦事丁 希良,業戶張 光盛記		熟園;旱 田	上番埔;溝 漕;沙崙尾	崙背鄉境	印記:業戶 張光盛 記。 硬租銀柒 大員。
16	典契	崙背庄李 方穩	欲銀費用	道光 15 年	前杜賣人武 惠公,銀主新 厝仔庄外甥 黃隆經、黃隆 納、黃隆緞, 中人併代筆 堂弟李方 座,在見堂弟 李文邦		熟園水田	羅厝庄北 勢洋	崙背鄉羅 厝村	張業主硬 租銀叁元 五毫正
17	永賣 盡根 契	崙前庄李 維魯公等	乏銀費用	道光 21 年	立契人李維 魯公裔孫李 因燕、李皆、 李菁、李因 關、李三連、 李長、李方 邦、李三才、 李明、李士 陳,銀主李萬 選、李祖志、 李永固、李祖 龍、李方籍, 董事廖士 淨,總理廖豐	東至新栽刺桐為 界.....至車路為 界北至車路為界				印記:業戶 張紹烈 記、徐(印 記不清)。

					興,家長李新開、李胄胤、李因合、李方達,執筆人李寅詹,在場中人業戶張紹烈、徐				
18	永賣盡根契	崙前庄李祖徑	欲銀用	咸豐4年	為中人李因種				武惠公會
19	分鬮字	李新才等		咸豐10年	立契人李新才、長房孫李明保兄弟、次房孫李取結等,在場家長李媽彩、李因德、李友生、李河山	東片屋地一段併竹圍水井又拾得南勢口外三角田;中央股屋地一段竹圍石磨又口北勢溝滬田			
20	賣盡根絕契	彰邑布嶼保埔姜崙莊張門鄭氏、孫文秀	乏銀別用	同治4年	知見人張文秀母親林氏、代筆人張永定、銀主本族侄妹孫	東至張坤埕園,西至曾溪水園,南至車路,北至張合園	中埔	褒忠鄉境	園業主陳一九五抽的
21	永賣盡根契字	大義崙庄李樹林、李珠廉、李詹蕊等	乏銀費用	同治6年	立契人大義崙庄李樹林、李珠廉、李詹蕊、姪李廷心、李廷戊、李廷松等,銀主崙前庄族姪李方爵、李方詣,代筆人族姪李禎祥,為中人房兄李傳種,在見人族姪李方義				承顯文、觀成公武惠公香油貳名併帶老公簿內蒸祖田園
22	示諭	彰化縣正堂加十級吳	咸豐叁年十二月間地方擾亂,被盜搶劫。	同治11年	業戶吳昌記,杜賣人張光義、張永恢、張紹烈、張瑞源、張永清、鄭居老、張光盛、張錦異、張克震、張炳獅、洪仕帝,出典人趙德福、聿修堂、蔡田現、張義學、潘萬典、鄭光淑、周老現、林日岡、鄭昭君、		彰化布嶼堡大有阿勸等五庄	崙背鄉大有、阿勸村	年完正供谷叁拾六石五斗,完丁耗銀五兩六錢四分零,完番餉叁拾六員

					林連招、徐賽官、鄭成老、張克震、徐老盛、張克集等					
23	杜賣盡根契字	布嶼堡崩溝寮莊鍾娘快	欲銀使用	光緒 2 年	銀主布嶼堡崙背莊廖娘恒、廖天祿，代筆人鍾娘快，為中人李方蕊，在見人鍾興敬	東至鍾家，西至關夫子田，南至瀉溝，北至圳；東一段，東至寧公田，西至鍾家田，南至溝，北至圳；東至鍾榮田，西至圳，南至土地公田，北至土地公田	水田	崙背莊北勢洋	崙背鄉東明、南陽村	業主娘租穀三石正
24	賣盡根契字	港尾庄廖金省、廖金恭	欲銀使用	光緒 3 年	銀主港尾庄族叔祖廖于牌、為中人廖吟詩、在見人廖金壹、代筆人廖應非	東至明珠公園為界；西至金盤園為界；南至車路為界；北至子寸田為界，	公業園	板子頭西勢園	崙背鄉港尾村	
25	賣杜盡根契字	布嶼堡港尾庄廖金恭、廖金省、姪廖新枝	乏銀別創	光緒 5 年	銀主港尾庄族廖弟金春，執筆人廖榮泉，在見人廖火生，為中人廖吟詩	東至族兄金城園為界；西至族叔子寸園為界；南至車路為界；北至車路為界	熟園	港尾援子頭北勢	崙背鄉港尾村	業主張歷年納硬租銀柒角伍占正
26	出轉典園契字	布嶼保羊寮新莊鍾福壽等	乏銀費用	光緒 15 年	銀主羊寮新莊族叔鍾闊嘴、為中人族叔鍾春芳、代筆人族兄鍾知母、知見人堂伯鍾烏定	東至有諒園，西至出水溝，南至崩溝，北至小路	熟耕園	新莊莊頭南勢	崙背鄉枋南村	番租穀七斗正，又帶納餉銀二角五釐正。典期 10 年。
27	賣盡根契字	雲邑布嶼西保埔姜崙莊張巒	乏銀費用	光緒 19 年	銀主埔姜崙莊張廷珠、為中人吳董、知見胞弟張有、代書人楊賓	東至張家園，西至張家園，南至車路，北至張家園	旱園	埔姜崙莊西勢，土名中埔	褒忠鄉境	業主張一九五折六成抽的
28	典契字	西螺堡西螺街廖心雷、侄廖大望	欲銀別創	明治 30 年	銀主布嶼堡二崙仔庄廖態九、廖正吉，執筆人廖寶嚴，為中人廖心蕊，在場人廖正梓，知見人廖正財	東至廖家園西至車路南至車路北至廖家園為界	熟園	布嶼西堡二崙仔庄頭	二崙鄉崙東、崙西村	年納業主張糖租銀壹九角正

資料來源：程大學總主編《西螺鎮志》（雲林：西螺鎮公所，2000），頁 9-59-60；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斗六廳布嶼堡吳昌記對李和刷外三人和解ノ件〉，明治 31 年 9 月 1 日，第 4418 冊，文號 8，頁 137-229；美國猶他家譜協會藏臺灣家譜資料微卷 VAULT INTL Film 1411235 Item 6；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3-4、193-194、227-228、247-250、263-264、722、751-752。

附錄四 明治 40 年(1907)西螺堡祠廟齋堂資料

名稱	所在地	祭神	建立年代
北壇	西螺堡西螺街 55 番	地藏王菩薩	嘉慶元年(1796)
福德祠	西螺堡西螺街未 查定地(56 番東)	福德正神	同治 2 年(1863)
啟興宮	西螺堡西螺街 87 番	玄天上帝、合祀池府王爺、 楊府王爺	咸豐 11 年(1861)
福興宮	西螺街 142 番	天上聖母合祀神農大帝、開 台聖王、太子爺、觀音佛 祖、伽藍爺、註生娘娘、福 德正神	乾隆 35 年(1770)
永興宮	西螺街 261 番	天上聖母合祀福德正神	道光 8 年(1828)
福德祠	西螺街 330 番	福德正神	乾隆 59 年(1794)
有應祠	西螺街 339 番	有應公	咸豐 4 年(1854)
南福壇	西螺街 485 番	大眾爺合祀大眾爺奶	嘉慶 10 年(1805)
福德祠	西螺街 463 番	福德爺	嘉慶 14 年(1809)
廣福宮	西螺街 515 番	天上聖母合祀觀音佛祖、註 生娘娘	同治 10 年(1871)
正興宮	西螺街 556 番之 一	太子爺	嘉慶 24 年(1819)
太元寺	西螺街 574 番之 一	觀音佛祖	同治 12 年(1873)
三山國王廟	西螺街 727 番之 一	三山國王合祀觀音佛祖、註 生娘娘、福德正神	乾隆 25 年(1760)
福德祠	西螺街 800 番	福德正神	嘉慶 22 年(1817)
振文書院	西螺街 815 番之 一	文昌帝君合祀關聖帝君、朱 衣神君、魁聖帝君、孚佑帝 君、製字聖人、冉夫子、朱 子文公、金甲神	嘉慶 21 年(1816)
福德祠	西螺街 882 番內	福德正神	道光 29 年(1849)
有應祠	西螺街 932 番內	有應公	光緒 3 年(1877)
伽藍爺	西螺街 1048 番	伽藍土地	嘉慶 5 年(1800)
福德祠	西螺街 1334 番 之二內	福德正神	咸豐 2 年(1852)
福德祠	茄苳未查定地	福德正神	嘉慶 15 年(1810)

	(255 番之北)		
福德祠	茄苳未查定地 (302 番之南)	福德正神	同治 8 年(1869)
福德祠	新宅庄未查定地 (184 番之西)	福德正神	嘉慶 15 年(1810)
福德祠	番仔庄 152 番內	福德正神	嘉慶 10 年(1805)
福德祠	番仔庄 537 番內	福德正神	明治 38 年(1905)
福德祠	番仔庄未查定地 (585 番東)	福德正神	咸豐 7 年(1857)
福德祠	荊桐巷庄 431 番 內	福德正神	道光 19 年(1839)
福德祠	荊桐巷庄 529 番 內	福德正神	咸豐 11 年(1861)
福德祠	荊桐巷庄 603 番 內	福德正神	嘉慶 24 年(1819)
福德祠	三塊厝庄土名鹿 場 249 番內	福德正神	嘉慶 15 年(1810)
有應祠	埤頭庄未查定地 (49 番東)	有應公	道光 4 年(1824)
福德祠	埤頭埧庄 105 番 內	福德正神	道光 29 年(1849)
福德祠	埤頭埧庄 197 番 內	福德正神	明治 37 年(1904)
福德祠	埤頭埧庄 204 番	福德正神、開台聖王	乾隆 26 年(1761)

資料來源：不著撰人，《西螺堡祠廟齋堂臺帳》（出版項不詳，1907）。

附錄五 番社福德祠祀產轉移情形

土名	地號	地目	甲數	沿革	年代	業主	出處	備註
西螺	882	原野	4.7620	分割	昭和10年	番漢公	臺帳 7-1 冊	附錄 4-1
		原野	3.1322	分割	昭和12年	數人管理		
		原野	0.4589	地目變換	昭和12年	共有		
		七則	0.4589	地租改訂	昭和19年			
		養魚池						
		六則	0.4589	地目變更	民國42年			
		養魚池						
		三則	0.4589					
		田						
西螺	882-1	原野	0.1645	地目變換	昭和10年	共有	臺帳 7-1 冊	附錄 4-2
		道路	0.1645					
西螺	882-2	原野	1.4526	地目變換	昭和12年	共有	臺帳 7-1 冊	附錄 4-3
		七則	1.4526	地租改訂	昭和19年			
		養魚池						
		六則	1.4526					
		養魚池						
西螺	882-3	原野	0.0127	地目變換	昭和10年	共有	臺帳 7-1 冊	附錄 4-4
		道路	0.0127					
西螺	882-4	原野	2.6733	地目變換	昭和12年	共有	臺帳 7-1 冊	附錄 4-5
		四則	2.6733	地租改訂	昭和19年			
		田						
		三則	2.6733	耕者有其田	民國42年			
		田						
		三則	0.4197					
		田						
西螺	882-5	三則	0.4590			共有	臺帳 7-1 冊	附錄 4-6
		田						
西螺	882-6	三則	0.3683			共有	臺帳 7-1 冊	附錄 4-7
		田						
西螺	882-7	三則	0.4126			共有	臺帳 7-1 冊	附錄 4-8
		田						
西螺	882-8	三則	0.4348			共有	臺帳 7-1 冊	附錄 4-9
		田						
西螺	882-9	三則	0.5789			共有	臺帳 7-1 冊	附錄 4-10
		田						

附錄 5-1 寺廟福德祠 882 番地共有人名錄

姓 名				
廖心華	蕭敬堂	鍾牛	廖樟	莊義德
林石獅	歐誥	廖口	林和尚	曾大墩
曾坤	林兜	盧欉	廖萬芳	張金龍
廖金成	廖氏抱	余廖氏菊	余定	余伍
廖老榮	田祥	廖有爐	廖國	廖亭
廖前	陳氏快	林仁定	黃省	廖龍銀
莊添	施天賜	莊登才	郭來	黃昆祥
陳炎				

資料來源：雲林縣西螺地政事務所提供，《共有人連名簿西螺段 0403000004C》，頁 184-185。

附錄 5-2 寺廟福德祠 882-1 番地共有人暨寺廟福德祠管理人名錄

寺廟福德祠 882-1 番地共有人名錄				
廖心華	滿芳	廖龍	廖牆	陳大坤
魏讚隆	寺廟福德祠	陳炎		
寺廟福德祠／管理人				
蕭敬堂	蕭繼亨	陳炎	張金龍	廖溪
陳平	廖桂	滿食婆		
昭和 12 年 5 月 5 日陳炎所有權移轉登記				
張金龍	廖桂	滿食婆		

資料來源：雲林縣西螺地政事務所提供，《共有人連名簿西螺段 0403000004C》，頁 194-195。

附錄 5-3 寺廟福德祠 882-2 番地共有人暨寺廟福德祠管理人名錄

寺廟福德祠 882-2 番地共有人名錄				
廖心華	滿芳	廖龍	廖牆	陳大坤
魏讚隆	寺廟福德祠	陳炎		
寺廟福德祠／管理人				
蕭敬堂	蕭繼亨	陳炎	張金龍	廖溪
陳平	廖桂	滿食婆		
昭和 12 年 5 月 5 日陳炎所有權移轉登記				
張金龍	廖桂	滿食婆		

資料來源：雲林縣西螺地政事務所提供，《共有人連名簿西螺段 0403000004C》，頁 196-197。

附錄 5-4 寺廟福德祠 882-3 番地共有人暨寺廟福德祠管理人名錄

寺廟福德祠 882-3 番地共有人名錄				
廖心華	滿芳	廖龍	廖牆	陳大坤
魏讚隆	寺廟福德祠	陳炎		
寺廟福德祠／管理人				
蕭敬堂	蕭繼亨	陳炎	張金龍	廖溪
陳平	廖桂	滿食婆		
昭和 12 年 5 月 5 日陳炎所有權移轉登記				
張金龍	廖桂	滿食婆		

資料來源：雲林縣西螺地政事務所提供，《共有人連名簿西螺段 0403000004C》，頁 198-199。

附錄 5-5 寺廟福德祠 882-4 番地共有人暨寺廟福德祠管理人名錄

882-4 番地共有人名錄				
廖心華	滿芳	廖龍	廖牆	陳大坤
魏讚隆	寺廟福德祠			
寺廟福德祠／管理人				
蕭敬堂	蕭繼亨	陳炎	張金龍	廖溪
陳平	廖桂	滿食婆		

資料來源：雲林縣西螺地政事務所提供，《共有人連名簿西螺段 0403000004C》，頁 200-201。

附錄 5-6 寺廟福德祠 882-5 番地共有人暨寺廟福德祠管理人名錄

882-5 番地共有人名錄				
廖心華	滿芳	廖龍	廖牆	陳大坤
魏讚隆	張金龍	李柱	滿食婆	福德祠
寺廟福德祠／管理人				
蕭敬堂	蕭繼亨	陳炎	張金龍	廖溪
陳平	廖桂	滿食婆		

資料來源：雲林縣西螺地政事務所提供，《共有人連名簿西螺段 0403000005A》，頁 77-78。

附錄 5-7 寺廟福德祠 882-6 番地共有人暨寺廟福德祠管理人名錄

882-6 番地共有人名錄				
廖心華	滿芳	廖龍	廖牆	陳大坤
魏讚隆	張金龍	李柱	滿食婆	福德祠
寺廟福德祠／管理人				
蕭敬堂	蕭繼亨	陳炎	張金龍	廖溪
陳平	廖桂	滿食婆		

資料來源：雲林縣西螺地政事務所提供，《共有人連名簿西螺段 0403000005A》，頁 79-80。

附錄 5-8 寺廟福德祠 882-7 番地共有人暨寺廟福德祠管理人名錄

882-7 番地共有人名錄				
廖心華	滿芳	廖龍	廖牆	陳大坤
魏讚隆	張金龍	李柱	滿食婆	福德祠
寺廟福德祠／管理人				
蕭敬堂	蕭繼亨	陳炎	張金龍	廖溪
陳平	廖桂	滿食婆		

資料來源：雲林縣西螺地政事務所提供，《共有人連名簿西螺段 0403000005A》，頁 43-44。

附錄 5-9 寺廟福德祠 882-8 番地共有人暨寺廟福德祠管理人名錄

882-8 番地共有人名錄				
廖心華	滿芳	廖龍	廖牆	陳大坤
魏讚隆	張金龍	李柱	滿食婆	福德祠
寺廟福德祠／管理人				
蕭敬堂	蕭繼亨	陳炎	張金龍	廖溪
陳平	廖桂	滿食婆		

資料來源：雲林縣西螺地政事務所提供，《共有人連名簿西螺段 0403000005A》，頁 81-82。

附錄 5-10 寺廟福德祠 882-9 番地共有人暨寺廟福德祠管理人名錄

882-9 番地共有人名錄				
廖心華	滿芳	廖龍	廖牆	陳大坤
魏讚隆	張金龍	李柱	滿食婆	福德祠
寺廟福德祠／管理人				
蕭敬堂	蕭繼亨	陳炎	張金龍	廖溪
陳平	廖桂	滿食婆		

資料來源：雲林縣西螺地政事務所提供，《共有人連名簿西螺段 0403000005A》，頁 83-84。

附錄六 「謝平安」至西螺街廟宇請神一覽

迎請單位			謝平安日期		迎請神尊						備註
聚落名稱	今行政區	廟宇名稱	固定	不固定	福興宮		廣福宮	伽藍爺廟		廣興宮	
					太平媽	五谷王	老大媽	伽藍爺	彰化媽	三山國王	
頂庄	林內林北村	國姓廟	√				√				10/14
林內	烏麻村	永安宮	√				√				10/14 請大尊、借大轎
--	林內鄉林中村	復天宮		√			√				
芎蕉腳	林內鄉重興村	進興宮					√				大小尊、借大轎
后埔	荖桐鄉四合村	聖母宮	√				√				10/15
店口庄	荖桐鄉義和村			√			√				
土地公埕	荖桐鄉六合村	東興宮	√				√				10/14
溪美	荖桐鄉大美村			√			√				
樹仔腳	荖桐鄉饒平村	廣興宮		√			√				
庄仔	荖桐鄉興貴村	和興宮	√				√				11/14 請大尊
番仔庄	荖桐鄉義和村	奉義宮		√			√				
新庄子	荖桐鄉興桐村	雲天宮		√			√				
三汫頭	荖桐鄉義和村	振興宮		√			√				
中園	荖桐鄉甘西村	慈恩寺	√		√	√	√				11/15，請大尊
何厝	荖桐鄉荖桐村		√				√				11/15
二崙仔	二崙鄉崙東村	國興宮	√		√		√				10/27，請香火
大北園	二崙鄉大華村	大安宮		√	√		√	√		√	請香火

二崙仔	二崙鄉崙西村	興國宮		∨	∨		∨	∨			並迎請崙背奉天宮、新店祝天宮香火
楊賢庄	二崙鄉楊賢村	儀天宮	∨		∨二鎮 殿媽	∨		∨			11/10，借大借
竹圍仔	二崙鄉楊賢村	福成宮		∨	∨二鎮 殿媽	∨	∨	∨	∨		請大尊、借大轎
新庄仔	二崙鄉義庄村 新	新福興宮		∨	∨		∨	∨			
埤腳	二崙鄉油車村		∨		∨	∨	∨				10/14
埤腳	二崙鄉大庄村		∨		∨	∨	∨				10/14
酒姑仔	二崙鄉大庄村		∨		∨	∨	∨				10/15
新興下庄	二崙鄉大庄村		∨		∨	∨	∨				10/15
新興頂庄 鼻仔頭	二崙鄉大庄村		∨		∨	∨	∨				10/15
頂茄塘	二崙鄉安定村	定安宮		∨	∨		∨	∨		∨	並至二崙興國宮請香火
頂庄	二崙鄉田尾村	福德正神 廟					∨				
埔姜崙	西螺鎮頂涌里			∨	∨		∨				
小茄苳	西螺鎮振興里			∨	∨		∨				借大轎
鹿場	西螺鎮鹿場里	震天宮		∨	∨	∨	∨				借大轎
埔心庄	西螺鎮	程氏家廟	∨		∨		∨	∨			10/21 請大尊、借大轎
埤寮口、 北勢巷、	西螺鎮中和里			∨	∨		∨	∨	∨		

菜園內												
大菜園、 茄冬仔	西螺鎮大園里	受天宮		∨	∨		∨					
藍厝庄	西螺鎮埤頭里			∨	∨		∨					
番 社	西螺鎮漢光里			∨	∨		∨	∨		∨		
茄荖仔	西螺鎮大園里			∨			∨					
廣興莊	西螺鎮廣興里	振興宮		∨			∨	∨				
頂崙仔	西螺鎮東興里		∨		∨		∨					11/13
四塊厝	西螺鎮埤頭里		∨		∨		∨					11/14
七座厝	西螺鎮七座里	長山宮	∨				∨					11/24
大茄荖	西螺鎮大新里	承天宮		∨	∨		∨					請香火
新宅仔	西螺鎮大新里	新撒宮			∨		∨					
下埤頭	西螺鎮東興里	觀音佛祖 行宮		∨	∨		∨	∨		∨		借大轎
頂湳仔	西螺鎮頂湳里			∨	∨		∨					

資料來源：福興宮、廣福宮提供請神登記簿；筆者田調紀錄。

說 明：本表未將崙背鄉境村庄列入。

附錄七 民國 100 年「螺陽迎太平」遶境大會香遶境組織

單位	遶境職稱	姓名(董監職稱或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領隊	總領隊	楊文鐘(董事長)	綜理統籌業務工作
總務組	組長	鄭志雄(常務監事)	綜理遶境會香總務行政、機動調度、營膳等各項事宜
	組員	王英吉(董事)、廖世銓(助理) 廖石清(助理)、廖振芳(助理)	
財務組	組長	程清雄(監事)	遶境會香油香車、金牌收付各項事項
	組員	程大樑(董事)、藍錦村(助理) 廖清舜(顧問)	
廟務組	組長	鄒逢源(常務監事)	遶境會香祭祀科儀
	組員	鍾火桐(董事)、廖清安(董事) 廖天生(董事)	廟內留守各項事宜
遶境活動組	組長	王泳順(監事)	遶境會香本宮各團隊協調事宜
	組員	何曜志(監事)、廖茂雄(監事)	
企劃活動組	組長	莊慧紘	綜理活動企劃各項工作
企劃公關組	執行長	黃珮玉	文宣公關事宜
	總幹事	蕭德恕(鎮民代表)	社團協調公關各項事宜
	助理	劉素蘭	文宣公關事宜
前導組	組長	程華豐(監事)	綜理沿途前導交通總協調各項工作
	組員	黃晴輝(董事)	
祭典組	組長	廖峻德(常務董事)	祭典疏文唱念、誦經團事宜
	組員	林健德(監事)、黃中立(助理) 蕭國騫(助理)	轎前吹、祭典事宜
宣傳組	組長	廖學良(董事)	遶境會香沿途廣告宣傳事務
	組員	程進森(鎮民代表)、程明和、 鍾瑞展、許良雄、廖學發、 林輝本	宣傳廣告工作
公關組	組長	蕭澤梧(鎮長)	遶境遶境會香各項公關事宜
	副組長	林馬義(代表會主席)	
	組員	鄭玲惠(縣議員)、李明哲(縣議員) 廖秋萍(縣議員)、王鐵道(縣議員) 廖錦珠(縣議員)、廖清祥(縣議員) 游淑雲(鎮民代表)、廖洺濠(鎮民	

		代表)、鍾任明(鎮民代表)、程雲揚(鎮民代表)、鍾學松(鎮民代表)、程德崎(鎮民代表)、林益進(鎮民代表)、林俊甫(鎮民代表)、陳翠華(福興里里長)	
前鋒組	組長	王國雄(董事)	綜理先鋒與有供各項協調事宜
	班長	黃啓勳、王碧雲、王正和、王進合	
法務組	組長	李釗江	祭祀科儀各項工作
	組員	鍾再進	
符令組	組長	董憲金	符令發放工作
數位視訊組	統籌	李政遠	繞境會香活動數位視訊記錄、網路傳輸
	組長	許志賢	
攝影組	組長	梁勝宗	繞境會香活動攝影記錄
	副組長	李水樹	
	組員	張文榮	
駐駕侍衛組	組長	沈文成	每天神轎流守安全維護及人員調度之各項事宜
	組員	楊建信、廖助絮(頭家爐主聯誼會會長)	
電機工程組		謝博全	電機工程維修相關事務
燈光組	組長	廖心宏	車隊照明及燈光維護、修理工作
茶水組		黃福財	繞境會香期間茶水供應服務
		鍾薯	
車輛組	組長	林天平	車輛調度、人員上下車地點安排
	組員	高水龍、廖毓廉、李謀昇	
秩序組	組長	楊文祥	各項秩序維護
	組員	鍾復仲、陳建發	
機動組	組長	李樹林	各組工作支援
	組員	黃嘉輝、周國賀	
醫務組	組長	楊文榮(彰基雲林分院副院長)	醫療相關服務
營膳團	團長	林武龍	繞境會香營膳各項事宜
	副團長	呂學結	
誦經團	團長	黃秀雀	友宮誦經、獻讚各項事宜
聖樂團	團長	鍾素對	綜理各駐宮廟聖樂演奏工作
志工團	團長	廖美滿	繞境會香服務志工人員安排

附錄八 民國 100 年「螺陽迎太平」遶境大會香陣頭組織

單位	繞境職稱	姓名(董監職稱或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
前導車	組長	鍾再勝	前導車開導、通訊工作
頭旗組	組長	江 茂	頭旗、宮燈等會香事宜
開路鼓	組長	廖順良	掌理開路鼓
太子轎	組長	廖木順	掌理太子爺轎事宜
	班長	程銘添、林錦利、廖學洲	
鋒旗隊	隊長	姚玉燕	綜理鋒旗隊各項事務
	副隊長	許月碧	
哨角隊	組長	王二訓	掌理友宮鎮頭、神轎及駕前哨角
轎前吹	組長	莊煥章	轎前吹、鼓班事宜
將軍暨彌勒團	總團長	曾溪平(董事)	綜理將軍團、彌勒團人員各項事宜
將軍團	團長	王泳順(監事)	綜理將軍團人員、車輛等事宜
	副團長	黃萬利	
	總領隊	黃錦河	
	班長	黃標泉	掌理千里眼班事宜
	班長	黃鳳竹	掌理順風耳班事宜
	班長	程小桃	掌理鼓班事宜
	班長	林永富	掌理旗班事宜
彌勒團	團長	曾溪平(董事)	綜理彌勒團人員、車輛等事宜
	副團長	林文成	
	總領隊	莊煥章	
	班長	廖元助	掌理羅漢班事宜
	班長	林義智	掌理祖師班事宜
	班長	張旺鎮	掌理古佛班事宜
鑾轎組	組長	程永福	綜理轎務工作
	組員	廖萬封、李高宗	
神轎班	班長	蘇秀純(福一班)、高月珠(福二班)、王品(福三班)、邱慶榮(福五班)、李應鋒(興一班)、廖日松(興二班)、吳梅瓊(興三班)、林宗益(興五班)	掌理負責轎班事務、人員調配
	副班長	葉玉雲(福一、二班)、王百鳳(福三班)、陳俊雄(福五班)、顏村財(福五班)、廖國鏗(興二班)、廖忠獻(興二班)、李淑惠(興三班)	

參考文獻及引用書目

壹、中文部分

一、史料

甲、方志

王瑛曾

2006《重修鳳山縣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社，清代臺灣方志彙刊〔以下簡稱「方志彙刊」〕第14冊。

王禮

2005《臺灣縣志》。方志彙刊第4冊。

林豪

2006《澎湖廳志》。方志彙刊第30冊。

余文儀

2007《續修臺灣府志》。方志彙刊第15冊。

周鍾瑄

2005《諸羅縣志》。方志彙刊第3種。

周璽

2006《彰化縣志》。方志彙刊第21種。

倪贊元

2011《雲林縣采訪冊》。方志彙刊第36種。

高拱乾

2004《臺灣府志》。方志彙刊第2冊。

陳國瑛

2007《臺灣采訪冊》。方志彙刊第20冊。

劉良璧

2005《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方志彙刊第6種。

蔣毓英

2004《臺灣府志》。方志彙刊第1冊。

乙、文集、雜著

丁曰健

1959《治臺必告錄》。文叢第17種。

江藻如（著）、鄭定國（編）

2008《江藻如詩文集》。嘉義：南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中心。

唐贊袞

1959《臺陽見聞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30種。

陳盛韶

1997《問俗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黃叔瓚

1957《臺海使槎錄》。文叢第4種。

楊英

1958《從征實錄》。文叢第32種。

魏照洲

2006《淡然詩文集》。雲林：西螺輔材文庫。

藍鼎元

1958《東征集》。文叢第12種。

丙、檔案、奏摺、碑文、契據

上海師大歷史系中國近代史研究室、中國第一檔案館（編）

1993《福建上海小刀會檔案史料匯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道光18年彰化縣西螺保本街市仔頭廖士淳等立賣杜盡根契字〉，檔案編號 T0161D0148-0010_000、〈嘉慶11年東螺保樹仔腳庄林喜立賣杜絕盡根契〉，檔案編號 T0738_01_0004、〈東螺保樹仔腳庄林喜立賣杜絕盡根契〉，檔案編號 T0738_01_0004。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藏）

1959《宗教調查資料》，原件編號 Etr44158。

六十七

1961《番社采風圖考》。文叢第90種。

王連茂、葉恩典（整理）

1999《泉州、臺灣張士箱家族文件匯編》。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江槐郵（藏）

——〈光緒14年正月西螺街布戶金萬福公議合約字〉、〈江藻如手稿——南靖心香社序〉、〈江藻如手稿——恭請上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天上聖母等諸神文〉。

1988〈江擎甫手稿——鯤溟留影〉。

西螺地政事務所（提供）

——《西螺段土地臺帳》，第7-1冊。

——《共有人連名簿》，西螺段。

——《西螺段土地臺帳》，第13冊。

何培夫（主編）

1996《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南市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1996《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雲林縣、南投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吳德功

1959《戴施兩案紀略》。文叢第47種。

李偉作（藏）

——〈光緒18年7月布嶼東堡大義崙庄李合投詞稟單〉。

孫爾準

1987《孫文靖公奏牘稿本》。天津：古籍出版社。

徐泓（編輯）

2007《清代臺灣自然災害史料新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1982《宮中檔乾隆朝奏摺 v.54》。臺北：故宮博物院。
——〈照錄台灣鎮總兵劉廷斌印稟剿捕賊匪情形清單〉，軍機處檔摺件編號 066613。
——〈臺灣總兵劉廷斌稟單剿捕賊匪情形〉，軍機處檔摺件編號 066615。
——〈奏為嘉義賊匪滋事文武前往查辦並請內地遴員調兵來台剿捕事〉，軍機處檔摺件編號 066548。
——〈照錄台灣總兵劉廷斌稟單剿捕賊匪情形〉，軍機處檔摺件 066614。
——〈奏報拏獲偽西王陳啞狗並剿堵各股逆匪情形(附件見 097863 號)〉，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 097861。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 〈岸裡大社文書〉，檔案編號 AL00953_026_01。

郭雙富（藏）

- 〈光緒年間廣福宮金福豐會契抄簿〉。

陳雲林（主編）

- 2009《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第 14 冊，北京：九州出版社。

傅斯年圖書館（藏）

- 〈乾隆 25 年東螺社番山有系立典字〉，文物編號 Fsn02-09-467。

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藏）

- 〈西螺社丈單〉，編號 T305、T306。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 2007《明清臺灣檔案匯編》。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社，臺灣史料集成第 3 輯第 32 冊。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 1959《臺案彙編丙集》。文叢第 176 種。
1962《臺灣中部碑文集成》。文叢第 151 種。
1963《臺案彙錄壬集》。文叢第 227 種。
1963《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文叢第 152 種。
1966《臺灣兵備手抄》。文叢第 222 種。
1966《臺灣南部碑文集成》。文叢第 218 種。

謝遂

- 1996《清職貢圖選》。文叢第 180 種。

魏嘉亨（藏）

- 〈光緒 18 年添建成美街墾單〉。

丁、族譜

尹章義（編）

- 1985《臺灣鑑湖張氏族譜》。臺北：張士箱家族拓展史研纂委員會。

李昭元（抄）

- 1912《宗遠堂家譜書編》。無出版項。

李偉作（藏）

- 《義隆館李氏族譜》。無出版項。

林振聲（編）

1954《西螺林廣合族譜》。無出版項。

美國猶他家譜協會（藏）

——《臺灣家譜資料微卷》，編號 VAULT INTL Film [1411371 Item 14]、VAULT INTL Film[1365475 Item 1]、VAULT INTL Film [1411235 Item 6]、VAULT INTL Film [1037484 Item 8]。

程大學（編）

1999《程氏族譜》。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廖大漢、廖德福（編）

1969《廖氏大族譜》。雲林：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

廖寄彰（編）

2010《臺灣詔安張廖氏大族譜》。雲林：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

戊、輿圖

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

——〈乾隆中葉軍備圖〉。

南天出版社（編）

1933〈昭和8年西螺都市計畫圖〉。

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康熙臺灣輿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雍正臺灣輿圖〉。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乾隆臺灣輿圖〉。

二、近人專著與期刊論文（含碩博士論文）

三尾裕子

2003〈從地方性廟宇到全臺性廟宇：馬鳴山鎮安宮的發展及其祭祀圈〉，收入於林美容主編，《信仰、儀式與社會》，頁 229-296。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中村孝志著，吳密察、許賢瑤譯

1994〈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臺灣風物》44（1）：196-234。

尹章義

1985〈閩粵移民的協和與對立——客屬潮州人的開發臺北與新莊三山國王廟的興衰史〉，《臺北文獻直字》74：1-28。

2001《張士箱家族移民發展史》。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王志宇

2003〈民間信仰與地方社會——以清代及日治時期的苑裡地區為例〉，《社會科教育學報》6：91-110。

王業鍵

2003 〈十八世紀福建的糧食供應與糧價分析〉，收入於王業鍵，《清代經濟史論文集》，頁 119-150。臺北：稻香出版社。

光大寮聚寶宮第十五屆管理委員會

2007《光大寮聚寶宮沿革誌》。雲林：光大寮聚寶宮第十五屆管理委員會。

江丙坤

1972《臺灣田賦改革事業之研究》。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吳國聖

2009 〈十七世紀臺灣 Favorlang 人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吳聰敏

2008 〈荷蘭統治時期之賸社制度〉，《臺灣史研究》15（1）：1-29。

2009 〈賸社制度之演變及其影響，1644-1737〉，《臺灣史研究》16（3）：1-38。

宋光宇

1993 〈霞海城隍祭典與臺北大稻埕商業發展之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2（2）：291-336。

李佳穎

2006 〈西螺地區「張廖」宗族特色與在地歷史發展〉。臺南：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李昭容

2011《鹿港意樓——慶昌行家族史研究》。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李雪濤

2008 〈西螺七欠發展之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碩士論文。

李麗卿

2006 〈清代麥寮地區的開發與社會變遷〉。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論文。

阮忠仁（纂修）

2009《嘉義縣志·卷三住民志》。嘉義：嘉義縣政府。

林玉茹

2000《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臺北：聯經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林佩欣

2002 〈日治前期臺灣總督府對舊慣宗教之調查與理解（1895-1919）〉。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林美容

1987 〈由祭祀圈來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2：53-114。

1988 〈由祭祀圈到信仰圈——臺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收入於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三）》，頁 95-126。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1991 〈臺灣區域性宗教組織的社會文化基礎〉，《東方宗教研究》2：345-364。

林偉盛

1988《清代臺灣分類械鬥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滿紅

1979〈貿易與清末臺灣的經濟社會變遷〉，《食貨》9（4）：146-160。

林衡道

1981《臺灣勝蹟採訪冊》，第六輯。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82《臺灣勝蹟採訪冊》，第七輯。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邱彥貴

2003〈臺灣客家三山國王信仰淵源新論〉，收入於張珣、江燦騰編，《研究典範的追尋：臺灣本土宗教研究的新視野和新思維》，頁175-219。臺北：南天書店。

2005〈新街三山國王與五十三庄——管窺北港溪流域中游的一個福佬客信仰組織〉，《臺灣宗教研究》3（2）：1-56。

施振民

1973〈祭祀圈與社會組織——彰化平原聚落發展模式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36：191-206。

施添福

1982《臺灣的人口移動和雙元性服務部門》。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1989〈清代竹塹地區的「墾區莊」：萃豐莊的設立和演變〉，《臺灣風物》39（4）：33-69。

洪惟仁

1992《臺灣方言之旅》。臺北，前衛出版社。

洪麗完

1990〈清代臺中地方福佬客關係初探——兼以清水平原三山國王廟之興衰為例〉，《臺灣文獻》41（2）：63-92。

1999〈二林地區漢人拓墾過程與平埔族群移居活動之探討〉，《臺灣史研究》4（1）：49-95。

1999〈檔案利用與平埔研究：以日治時期之戶籍舊簿為中心〉，《臺灣文獻》50（1）：17-74。

2009《熟番社會網絡與集體意識——臺灣中部平埔族群歷史變遷》。臺北：聯經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洪麗完、楊朝傑

2011〈從東螺社古文書看區域研究特色〉，收於臺灣古文書學會等編校，《第五屆臺灣古文書與歷史研究》，頁17-97。臺中：逢甲大學出版社。

徐雨村

1996〈宗族與宗教組織原則的轉換與並存——以雲林縣六房天上聖母的祭祀組織為例〉，《思與言》34（2）：175-198。

1997〈雲林縣六房天上聖母的祭祀組織〉，《臺灣文獻》48（1）：97-136。

祝天宮管理委員會

2007《二崙祝天宮：新店七嵌媽祖發展史（七欠媽）》。雲林：新店祝天宮管理委員會。

- 翁佳音
2007〈路是人走出來——十七世紀中葉臺灣島內南北交通路線表〉，《歷史月刊》232：33-38。
- 康 豹
1997〈慈祐宮與清代新莊街地方社會之建構〉，《北縣文化》53：71-78。
- 張奉珠
2006〈詔安客家廟祭祖研究——以雲林縣崇遠堂為例〉。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素玢
2004《歷史視野中的地方發展與變遷——濁水溪畔的二水、北斗、二林》。臺北：學生書局。
2006〈平埔社群空間地圖的重構與解釋——以東螺社與眉裡社為中心〉，《臺灣文獻》57（2）：45-87。
- 張珣
2002〈祭祀圈研究的反省與後祭祀圈時代的來臨〉，《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58：78-111。
- 張婉好
2010〈崙背鄉迎媽祖與著年輪祀研究〉。嘉義：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莖
1970〈清代初期治臺政策的檢討〉，《臺灣文獻》21（1）：19-44。
- 張瑞津
1983〈濁水溪沖積扇河道變遷之探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7：85-100。
- 梁志輝
1998〈區域歷史與族群：清代雲林地區平埔族群討論〉，收入於劉益昌、潘英海主編，《平埔族群的區域研究》，頁141-162。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許宇承
2009《臺灣民間信仰中的五營兵將》。臺北：蘭臺出版社。
- 許雪姬
1987《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許惠玫
2010〈由《西螺柑賦》看清代至日治臺灣在地物產的書寫〉，《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3：157-195。
- 許瑛玳
2008〈雲林詔安客文化圈形成——以崙背、二崙兩鄉鎮為例〉。桃園：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嘉明
1973〈彰化平原福佬客的地域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6：177-184。
1978〈祭祀圈之於居臺漢人社會的獨特性〉，《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1（6）：59-68。

- 梁震明
2010《臺灣寺廟龍柱造型之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
- 陳三郎
2009〈清代張丙事件在雲林——以西螺福興宮「好義從風」匾分析之〉，《雲林文獻》51：15-29。
- 陳正祥
1993《臺灣地誌》。臺北：南天書局。
- 陳宏維
2008〈臺灣中部市街群的形成與區域變遷〉，《白沙歷史地理學報》5：87-128。
- 陳秀卿
2010〈急水溪中上游平埔聚落之比較研究（1875-1945）——已哆囉囉社、大武壠社移住村落為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 陳春聲
1995〈三山國王信仰與臺灣移民社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0：61-114。
- 陳秋坤
2009《清代臺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895》。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陳國川
2002《清代雲林地區的農業墾殖與活動形式》。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 程大學（總主編）
2000《西螺鎮志》。雲林：西螺鎮公所。
- 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
1965《崇遠堂張廖宗祠沿革詳誌》。雲林：雲林縣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
- 黃富三、翁佳音
1984〈清代臺灣漢人墾戶階層初論〉，《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頁117。-149。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楊永雄
2009《著年》。雲林：雲林縣貓兒干文史協會。
- 溫振華
2003〈鄭成功治水神格形成試探——以臺中縣為例〉，收入於臺中縣文化局編，《臺中縣開發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69-181。臺中：臺中縣文化局。
- 詹素娟
2003〈賸社、地域與平埔社群的成立〉，《臺大文史哲學報》59：117-142。
2009〈從差異到混同：日治初期「帝國臣民」架構下的熟番社會〉，收入於洪麗完主編，《國家與原住民：亞太地區族群歷史研究》，頁71-104。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廖丑
1998《西螺七嵌開拓史》。臺北：前衛出版社。

- 廖本全
2003 〈空間規劃與聚落空間性轉化之研究——西螺地方的構成〉。臺北：臺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博士論文。
- 廖良元
2009 《七欠足拓》。雲林：港尾七欠文化工作室。
- 廖珠伶
2010 〈西螺——一個農業市鎮的社會經濟變遷（1895-1945）〉。桃園：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廖婉粧
2009 〈張廖族人的移入大西螺地區與社群組織之發展（1683-1895）〉。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 廖淑玲
2005 《掌中崙背》。雲林：雲林縣政府文化局。
- 廖鋒燕
2008 〈彰南平原溪洲地區聚落發展——以廖姓族群為例〉。嘉義：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碩士論文。
- 彰化縣文化局
2005 《彰化縣客家族群調查》。彰化：彰化縣文化局。
- 劉益昌
2011 《雲林縣貓兒干遺址群內涵與範圍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雲林：雲林縣政府。
- 劉漢奎
2003 〈西螺與溪湖果菜市場蔬菜集貨圈結構之比較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班論文。
- 劉澤民
2004 〈從古文書看清代東螺社、眉裏社名制——聯名制之親名後聯型或永續性姓名制姓後聯型〉，《臺灣文獻》55（2）：1-39。
- 蔡志展
1999 《明清臺灣水利開發研究》。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蔡相輝
1994 〈以媽祖信仰為例：論政府與民間信仰的關係〉，收入於漢學研究中心編，《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頁437-454。臺北：漢學研究中心。
- 蔡素娟、鄭錦全、郭彧岑 黃菊芳
2007 〈崙背鄉客家話地理分布〉，收入於《第五屆數位地球國際研討會論文》，頁601-612。臺北：中國文化大學。
- 鄭振滿
2009 《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戴炎輝
1979 《清代臺灣之鄉志》。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謝英從

- 1990 〈永靖——一個彰化平原的鄉鎮社區發展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
- 1996 〈從「謝平安」祭祀活動看永靖地區的村落〉，《臺灣文獻》47(4)：69-115。
- 2010 《臺南吳郡山家族發展史》。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簡瑛欣

- 2004 〈宜蘭廟群 KHIAM (示簽) 祭祀圈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顏義芳

- 2003 〈清代臺灣鹽業發展之脈絡〉《臺灣文獻》54(1)：47-74。

魏等如

- 1953 《西螺鎮鄉土志》。雲林：西螺鎮公所。

貳、日文部分 (含中譯)

一、史料

- 1898 〈十二月中西螺辨務署行政事務報告 (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檔案》，第 9755 冊，文號 31。
- 1898 〈斗六廳布嶼堡吳昌記對李和刷外三人和解ノ件〉，《臺灣總督府檔案》，第 4418 冊，文號 8，頁 158、166、198。
- 1902 〈臺灣發達ニ關スル沿革調査ノ件〉，《臺灣總督府檔案》，第 781 冊，文號 1。
- 1902 〈臺灣發達ニ關スル沿革調査ノ件〉，《臺灣總督府檔案》，第 782 冊，文號 1。
- 1903 〈斗六廳長稟申西螺支廳用家屋其他物件地方稅經濟へ寄附受納認可〉，《臺灣總督府檔案》，第 4767 冊，文號 12。
- 1903 〈斗六廳大租ニ關スル舊記書類〉，《臺灣總督府檔案》，第 4422 冊，文號 43。
- 1901 〈濁水溪の調査 (一)〉，《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4 年 3 月 27 日，日刊第 2 版。
- 1901 〈濁水溪の調査 (二)〉，《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4 年 3 月 28 日，日刊第 2 版。
- 1901 〈濁水溪の調査 (三)〉，《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4 年 3 月 30 日，日刊第 1 版。
- 1901 〈濁水溪の調査 (四)〉，《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4 年 3 月 31 日，日刊第 2 版。
- 1905 〈糖廓爭奪利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8 年 10 月 24 日，第 4 版
- 1909 〈斗六の平埔蕃〉，《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42 年 7 月 3 日，日刊第

- 2 版。
1920〈一萬人の行列〉，《臺灣日日新報》，大正9年4月28日，日刊第4版。
1920〈西螺賽會〉，《臺灣日日新報》，大正9年5月3日，日刊第4版。
1929〈西螺祈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昭和4年3月9日，夕刊第4版。
日治法院檔案（嘉義地院）
1913〈年賦償還金錢貸借契約〉，《斗六公正證書原本第五冊》，第197號。
溫國良（編譯）
1999《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明治二十八年十月至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劉澤民、陳文添、顏義芳（編）
2001《臺灣總督府檔案平埔族關係文獻選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二、近人專著與期刊論文

- 五十嵐榮吉（編）
1915《大正人名辭典》。東京：東洋新報社。
不著撰人
——《寺廟調查書・南投廳》。出版項不詳。
不著撰人
——《社寺廟宇ニ関スル取調査・嘉義廳》。出版項不詳。
不著撰人
——《雲林縣舊制度考》。臺北：成文出版社。
伊能嘉矩
1909《大日本地名辭書》，第三臺灣。東京：富山房會社。
岡田謙（著）、陳乃藁（譯）
1960〈臺灣北部村落之祭祀範圍〉，《臺北文物》9（4）：14-29。
相良吉哉（編）
1933《臺南州祠廟名鑑》。臺南：臺灣日日新報社臺南支局。
參謀本部
1895《臺灣誌》。東京：八尾書店。
移川子之藏
1931〈承管埔地合同約字を通じて觀たる——埔里の熟蕃聚落（其二）〉，《南方土俗》1（2）：11-19。
富田芳郎
1944〈西螺探訪記〉，《民俗臺灣》48（8）：26-30。
1949〈臺灣街の研究〉，《東亞學》第6輯：33-72。
1955〈臺灣鄉鎮之地理學的研究（一續）〉，《臺灣風物》5（1）：23-45。
鈴木清一郎
1995《台灣旧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臺北：南天書局。
臺南新報社
1907《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臺南新報社。

臺南廳

——《南部臺灣誌》，第七編。出版項不詳。

臺灣新聞社（編）

1919《臺灣商工便覽》，第四編·大地主。臺中：臺灣新聞社。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3《臺灣私法物權編》。文叢第9種。

臺灣銀行（編）

1902《第一次臺灣金融事項參考書附錄》。臺北：臺灣銀行。

臺灣總督府官房統計課（編）

1910《臺灣之米作統計》。臺北：臺南新報社臺北支局。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

1928《臺灣在籍漢民鄉貫別調查》。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編）

1925《臺灣鹽專賣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編）

1906《臺灣重要農作物調查》，第三編。臺北：臺灣總督府農事試驗所。

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場（編）

1918《嘉義廳土性調查報告》。臺北：臺灣總督府農業試驗場。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編）

1902《臺灣史料稿本（明治三十五年十一月）》。臺北：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

鄭津梁

1953〈雲林沿革史畧（三）〉，《雲林文獻》2（2）：379-380。

增田福太郎

1939《臺灣の宗教——農村を中心とする宗教研究》。東京：養賢堂。

1999《臺灣漢民族的司法神：城隍信仰的體系》。臺北：眾文書局。

2001《東亞法秩序序說：民族信仰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空社。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編）

1998《台灣土地慣行一斑（一）》。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1998《台灣土地慣行一斑（二）》。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編）

1905《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調查經濟資料報告》，上卷。東京：三秀舍。

藤山雷太

1936《臺灣遊記》。東京：千倉書房。

叁、西方語部分（含中譯）

江樹生（譯註）

2000《熱蘭遮城日誌·第一冊》。臺南：臺南市政府。

2003《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臺南：臺南市政府。

Barth, Fredrik

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Emily Honig

1992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John R. Shepherd

1996 "From Barbarians to Sinners: Collective Conversion Among Plains Aborigines in Qing Taiwan, 1859-1895." In Daniel H. Bays,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20-137.

